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WONDROUS
REALMS OF THE
AEGEAN

爱琴海

沿岸的奇异王国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李旭影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爱琴海 沿岸的奇异王国

WONDROUS REALMS OF THE AEGEAN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李旭影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美)布朗主编;李旭影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5080-2652-7

I. 爱… II. ①布… ②李… III. 爱琴海-沿岸国-古代史-通俗读物 IV.K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6283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1-0162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袁 平 王 进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李秀清 丁 华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开本 13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80-2652-7/G·1218

定价: 6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 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 爱琴海的一根手指伸进米洛斯岛上的一个小湾,洗刷着沐浴在阳光里的斐洛卡皮废墟(前景)。米洛斯岛是基克拉迪群岛的一部分,在这里的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三座年代相连的青铜时代的遗址,在这些地层的下面还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存。最后一个定居地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兴盛一时。米洛斯岛是黑曜岩的一个主要产地,这种类似玻璃的火山石被用来制作有锋刃的刀剑和工具。



本书顾问：

詹姆斯·C·莱特 布莱恩·茂尔学院古典和史前考古学教授，自1973年起便在希腊进行考古发掘。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奈米山谷考古项目的指挥。

杰拉米·B·卢特 达特默斯学院古典学教授，青铜时代史专家，在希腊南部的各考古遗址从事发掘工作多年。

乔治·F·巴斯 创建了得克萨斯A&M大学海上考古研究所，并在那里任海上考古学教授。他指挥发掘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的最古老的沉船（参见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及其后的图片说明）。

戴安娜·基兰·维特希 艺术史和考古学专家，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担任师资培训项目的协调员。她就瑟雷岛壁画的保护问题有过著述。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淳 王进

委员 区向明 彭匈 王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安那托利亚
(小亚细亚)

特洛伊

金酒爵

·以弗所

萨莫斯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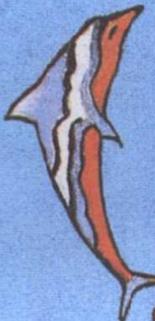
伊卡里亚岛

卡帕索斯

罗得岛

莱斯博斯

莱姆诺斯岛



安德罗斯岛

基克拉迪群岛

提洛岛

帕罗斯岛

纳克索斯岛



瑟雷岛

阿克洛提里

大地女神

克诺索斯

果尼亚

克里特岛

迈阿托斯

巴西里克

查克罗斯

珉斯托斯

基多尼亚

爱奥克斯

萨瑟利

布尔西阿

奥克迈诺斯

·哥拉

·底比斯

·迈锡尼

·梯林斯

·雅典

阿提卡半岛

·马拉松

伯罗奔尼撒半岛

·皮洛士

·斯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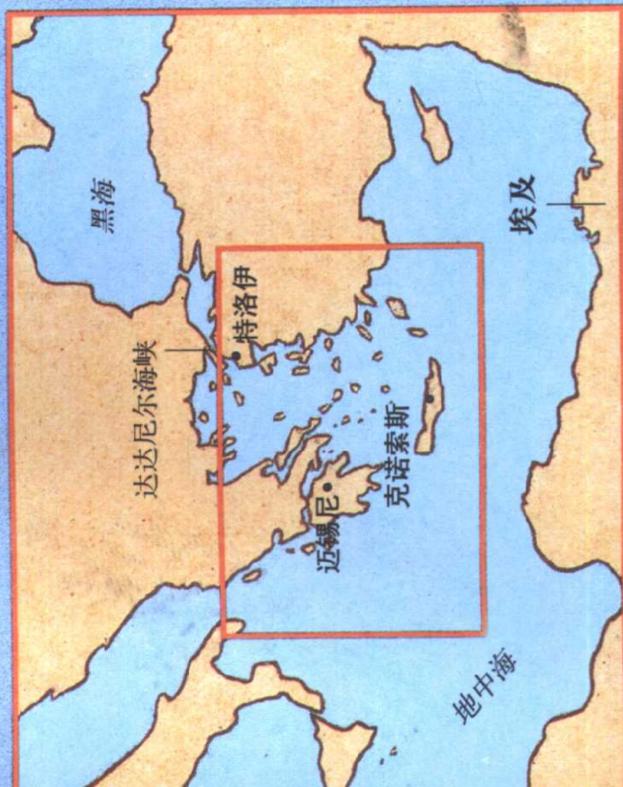
拉考尼亚

100 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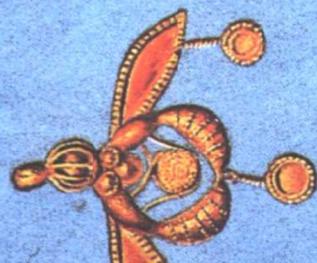
50

爱奥尼亚海

地中海



北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传说中的王国 /1

IN SEARCH OF LEGENDARY KINGDOMS

特洛伊的挖掘者 /36

THE DIGGERS OF TROY

第二章 斯特朗西利火山灰下的城市 /47

THE CITY BENEATH THE ASHES OF STRONGHYLE

永恒的春天 /78

AN ETERNAL SPRING

第三章 克里特：100座强大的城市 /89

CRETE, A HUNDRED CITIES STRONG

宫殿与迷宫 /122

PALACES AND LABYRINTHS

第四章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英雄的故乡 /137

MYCENAEAN GREECE: HOME OF THE HEROES

一个青铜时代的文物密藏器 /174

A BRONZE AGE TIME CAPSULE

年表：诞生于海上的文明 /192

CIVILIZATIONS BORN FROM THE SEA

第一章

寻找传说中的王国

IN SEARCH OF
LEGENDARY KINGDOMS

这座小山多沙，遍地砾石，外表毫无吸引人之处，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考古遗址之一。这座160英尺高的山丘由层层叠叠地堆积在一起的多个古代城市的废墟组成，在它粗糙的外形下有不少于10座特洛伊城，跨越了从青铜时代早期到罗马时代的3500年的历史。1988年，众多来自德国、奥地利、丹麦、英国、墨西哥、美国和土耳其的科学家麇集于此，着手进行挖掘。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其后的多个夏季里不得不重回此地继续工作。

这座地处土耳其西北部、被称作希萨里克的小山位于最早的欧洲文明的发祥地——爱琴海的顶端，距将欧亚两大洲分隔开的达达尼尔海峡以南约三英里。在希萨里克山西部，一串宛若宝石的小岛在碧蓝无际的大海中熠熠生辉，向希腊大陆伸展；而大陆上爪状土地的边缘便是天然良港，延伸至日影斑驳的海水中。基克拉迪群岛的众岛屿从位于希腊大陆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的顶端呈环状围绕着南爱琴海，由此继续向南便是有山峦横亘于中部的克里特岛和更加广大的地中海

■ 这只黄金打造成的狮头状水杯在将近3600年后的今天依然光灿如新。它是在迈锡尼——古代世界中一些最著名的武士的故乡——的一座坟墓里出土的。



地区。

当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时，这些岛屿上的居民像特洛伊人一样正处在兴旺发达时期。他们驾船到处漫游，建造宏伟的宫殿，创造文字，享受着不同寻常的高水准生活，并且创作出堪与埃及艺术相媲美的壁画作品——当时埃及亦正值其黄金时代。但到了公元初年前后，这些爱琴海的先民便失落在人们的记忆中了。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从企业家转行的考古学家才在希萨里克山揭开了记忆尘封的面纱。

希萨里克山如今位于岁月切割成的一片狼藉的壕沟和土坑中间，在它的沉积层中埋藏着一个要塞城市的废墟——这座城市便是产生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创作于约2700年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地方。这部史诗所讲的故事具有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推进情节展开的是强烈的情感——从无法平息的愤怒到各种各样的爱：情欲，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还有战场上的武士对荣誉的热爱。诗中描述了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复仇战争中高潮迭起的几个星期里所发生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率领一支来自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大军前去惩罚特洛伊人，因为特洛伊的一位王子——情感炽烈、性格鲁莽的帕里斯引诱并拐走了当时著名的美女海伦，她是斯巴达王后、阿伽门农之弟梅内莱厄斯的妻子。

故事的核心是两个强有力的武士之间不可避免的交锋：一个是与阿伽门农结盟的几乎不可战胜的阿喀琉斯，一个是特洛伊人赫克托耳。永远为神所操纵的命

■ 在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时期，商船经常停在特洛伊附近的比塞克湾，当时的比塞克湾要比现在大。在等待有利的航行条件时，海员们不可避免地会生病乃至死去。他们的遗骨被埋葬在1984年发现的一个陆岬墓地里







运将他们最后一次带到尘上飞扬的特洛伊平原上。赫克托耳不是阿喀琉斯对手，但直到最后表现得仍很英勇：“现在赫克托耳挥舞着利剑猛扑过去，怒气冲天、凶蛮悍勇的阿喀琉斯也向前冲去，用做工精美的盾牌护着自己的胸膛。”面对狂暴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以及其他任何特洛伊武士都没有取胜的希望。但特洛伊依然成功地抵抗了一段时间，直到阿伽门农的军队先是假装撤退、再将一些武士藏进一匹木马，从而巧妙地潜入城中，才最终导致了城市的陷落。荷马的另一部伟大作品《奥德赛》对这一妙计有详细的描述。

有这样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似火激情、英勇和背叛行为并存的传说弥漫其间，难怪学者们会被吸引到希萨里克来。然而，他们的兴趣相比较而言是新近才产生的。由于一位名叫亨利希·谢里曼的自学成才的德国挖掘者的努力，这座小山在19世纪后期便已为人所知。被发财和发现过去这双重冲动所驱使，才华横溢的谢里曼坚信《伊利亚特》的故事确实曾以某种方式发生过，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即古希腊传统上认为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

谢里曼对荷马的迷恋最终导致他发现了传说中的另一个民族——迈锡尼人。迈锡尼人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希腊的一个文明最终将从那里崛起。迈锡尼文化肇始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前后便已湮没无闻。迈锡尼人是欲望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对战争和狩猎尤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建造大厅宽敞的城堡，出海的船队规模不断扩大，用矛尖在整个爱琴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但迈锡尼人证明是一个更早、甚至更为高级的文化，即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化的继承者。紧随谢里曼的发现，另一位富有的考古学家英国人亚瑟·伊文思爵士发现了弥诺斯这个更为古老的爱琴民族，认为他们不像迈锡尼人那样尚武，更加富于公共精神，在工艺、艺术和建筑方面才具超群。

不久，其他考古学家将爱琴文明进一步向前推至公元前4000年，即青铜时代发端之时。在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爱琴海的岛屿上都形成了早熟的社会形态，尤其是这些岛屿的中心环节——宛如一条项链伸展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上土耳其西南部之间的基克拉迪群岛更是如此。因此，特洛伊仅仅是一部有关考古发现的伟大的现代史诗的起点，大批学者将在荷马笔下的绛紫色海洋周边的遗址上对迈锡尼人、弥诺斯人和基克拉迪社会进行研究。

于1988年夏天对希萨里克山进行挖掘的国际考古队由德国史前史学家曼弗雷德·考夫曼率领，考夫曼对荷马讲述的最伟大的战争故事有了一个新的解释。基于他80年代早期所得的一个发现，考夫曼认为，很明显，海上贸易，而不是美丽而任性的海伦，才最有可能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原因。在距希萨里克山西南约5英里处，考夫曼发现了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即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时期——的一个海员墓地。与大多数古代坟墓不同，这块墓地中容纳了多种大相径庭的丧葬习俗：有些死者是被火化的，其他人则是土葬，但坟墓的类型各不相同。既然附近没有发现定居地，考夫曼猜测这些人是暂且住在此地的临时栖身之处的。他推断该墓地与临时的贸易社区有关，这些社区由来自不同国度的商人以及驾船为其运送货物的船员们组成。

商人们贩卖贵金属、陶器、葡萄酒、食用油等货物，他们想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到开阔的海域。这是爱琴海航程中较为困难的一段。汇入那条狭窄的海峡的是黑海，而东欧和欧亚大草原上的几条大河——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则注入黑海。注入海峡的黑海海水形成了一道平均时速3英里、有时甚至达5英里的逆流。如果碰到顺风，一艘古代的船只是有可能征服这道逆流的；但即使在夏天，海峡上刮的大多也是从北方吹来的逆风。在风暴肆虐的冬季，根本就没有人敢冒险进入狂风劲吹的海峡。（航海者们直到公元纪年早期才学会如何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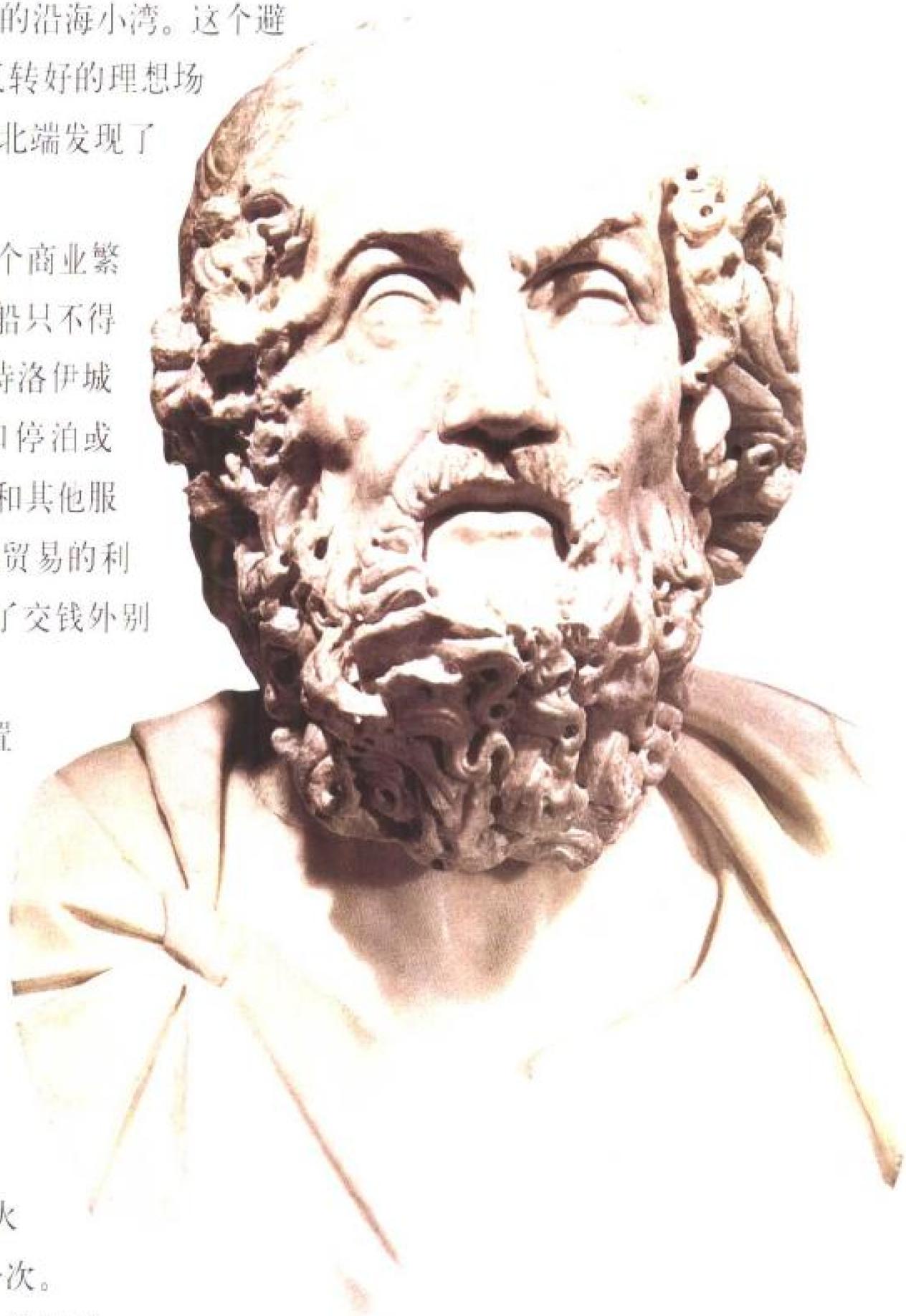
风航行。)

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常常要停泊在一个靠近海峡入口的港口，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数月，直到天气状况允许通航。这种情形对特洛伊十分有利，因为它拥有离海峡最近的港口比塞克湾，一个位于一块阻挡风自北向南吹过海峡的陆岬的背风面的沿海小湾。这个避风的港湾是古代海员等待天气转好的理想场所。考夫曼正是在比塞克湾的北端发现了海员墓地。

考夫曼断定比塞克湾是一个商业繁荣的所在，这大半是由于大量船只不得不在那里停泊、逗留。附近的特洛伊城堡很可能通过允许船只在港口停泊或在海岸登陆以及向其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来征收费用，从而分享海上贸易的利润。被风暴扣为人质的商贾除了交钱外别无选择。

特洛伊因其实力和地理位置而变得富庶起来。但据考夫曼推断，它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来自希腊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出于对特洛伊居民向其征收费用的不满，或者仅仅是由于觊觎特洛伊的财富，全副武装地回到特洛伊，对其发动了大举围攻，洗劫并且放火烧掉了这座城市——也许不止一次。考夫曼猜测到了荷马时代，逝去的岁月

■一尊希腊荷马塑像的罗马摹本把诗人刻画成一个年迈的智者。人们对荷马的生平知之甚少，以致他的瞥目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甚至连他是否创作了那两部令他青史留名的史诗都无法确定。





■ 小亚细亚一座坟墓上的沙岩雕带绘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场景。这块公元前4世纪的浅浮雕(上图,顶端)描绘的大概是特洛伊的赫克托耳与希腊的阿喀琉斯之间的肉搏战。下面的部分刻画的是特洛伊人朝入侵的希腊人扔石块以保卫他们的城池。

已使那些事件变得模糊不清,并且将它们从源于愤恨和贪欲的毫不留情的劫掠提升至荷马所赞颂的由宏大之师为捍卫荣誉和建立显赫战功而发动的十年战争。

荷马的身份至今尚裹在一团迷雾之中,但他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750年—公元前700年间,当时早期的希腊正从它所谓的黑暗时代中挣扎出来。黑暗时代是在迈锡尼文化于公元前1050年左右崩溃后到来的,这个晦暗的年代以简陋的乡村和无知的人民为特征。直到公元前1000年早期,全部传统都是由口头传承的;一代接一代的讲故事的人记诵着他们先辈的言语,荷马本人便是一位口头诗人和吟诵传说的大师。其他许多由讲故事的人代代相传

的民间传说讲述了神、英雄以及生活在远古的普通凡人的事迹。

对古典时代(公元前700年—公元前200年)的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是对他们的祖先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对真人真事的描述。这一时期也是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优里庇得斯的时代。这些思想巨人把古代的故事改写成令人震撼的戏剧,至今仍打动着全世界观众的心。

神话亦或现实

——探明特洛伊木马故事的真相

MYTH OR REALITY?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TROJAN HORSE STORY

世界上最有名的军事器械特洛伊木马可能确有其物，也可能没有。但即使有，这匹木马也与传统上对它的描述和刻画大不相同。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只是顺便提到过它，而维吉尔在其公元1世纪的史诗《伊尼特》——讲述英雄埃涅阿斯从被围困的特洛伊城中逃出并建立了罗马城的故事——中对特洛伊木马做了详细的描绘。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洛伊木马越来越成为幻想中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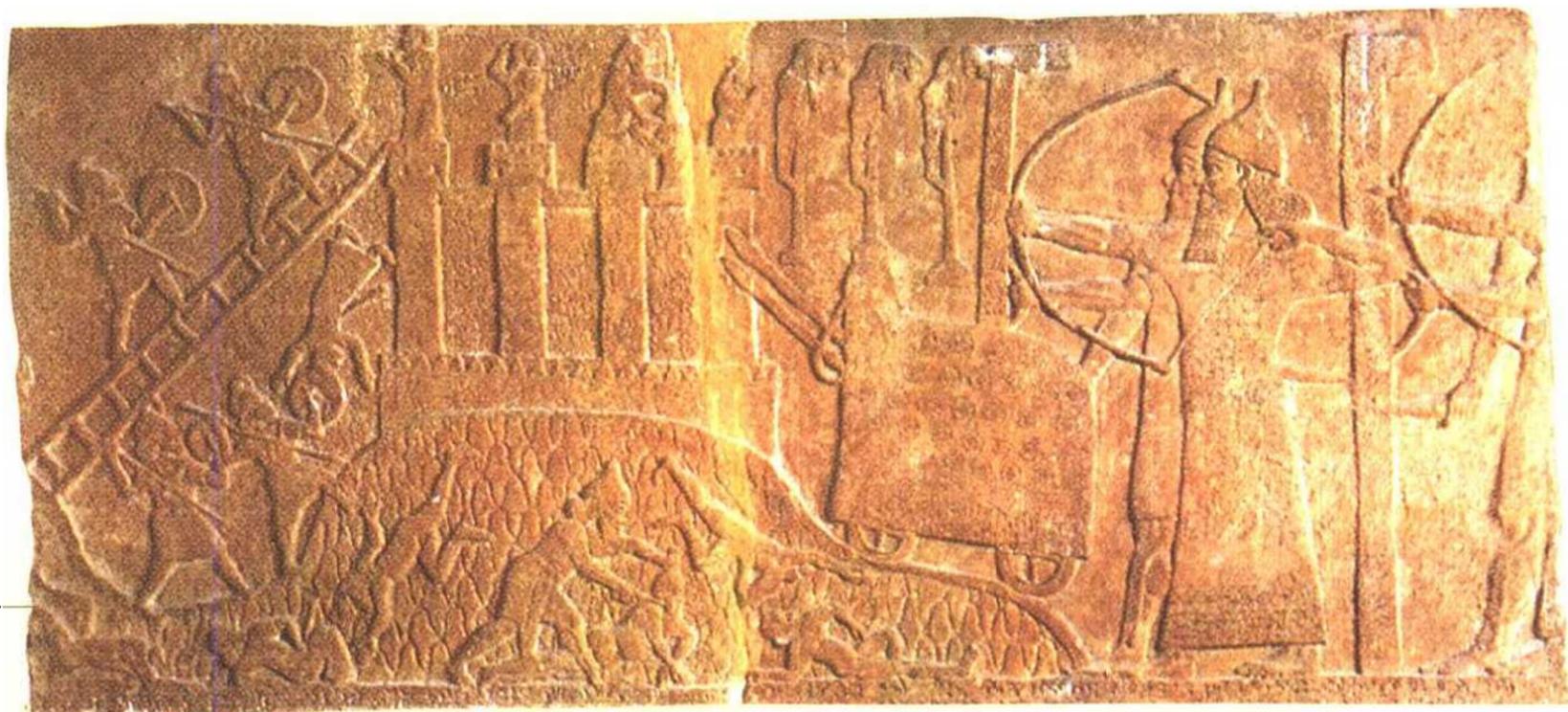
物。到了公元5世纪，希腊诗人特里菲奥多罗斯把它描绘成一匹有着紫金色鬃毛的白马，两眼中分别镶嵌着绿玉和红水晶，而牙齿则是用象牙做的。艺术家们进一步美化了这一形象。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艺术为人们最终了解特洛伊木马到底是什么样子提供了线索。在下图所示的公元前8世纪的浮雕中，作战的亚述人利用攻城槌来接近敌人。这件带轮的木制攻城器械由几个人从里面操纵。当然，是否有过一个与

之类似但年代却早得多的装置曾被用来撞击特洛伊的城门并将希腊人放入筑有墙垛的城中，今天的人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不管这个经常被重述的传说背后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今呈现在到访特洛伊的游客面前的是一匹三层高的复制的木马，它是当地的土耳其人为吸引观光客用木料组装起来的。



■ 在下图的一块亚述浮雕中，一种木制的攻城机械撞击着位于近东城市乌帕的一座城堡——特洛伊木马故事的灵感也许就源于这种器械。左图中一只在麦克诺斯岛上发现的公元前8世纪的双耳细颈陶罐上绘有已知最早的神秘的特洛伊木马的形象。





■ 在这幅由吉奥瓦尼·多米尼柯·提波罗创作的公元18世纪的油画中，毫无猜疑之心的特洛伊人费力地将装满希腊武士的木马拖进城中。这位威尼斯艺术家赋予木马和整个场景以他那个时代所共有的华丽的洛可可风格。

■ 一幅作于公元1世纪的庞贝壁画表现了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卡桑德拉(左)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接受希腊围城者奉上的木马。卡桑德拉从阿波罗神那里获得了预言的本领，但阿波罗并不让任何人相信她，借以惩罚她抵御了他的诱惑。





特洛伊不可避免地被攫升为一个希腊圣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在挺进亚洲征讨波斯王的途中曾在特洛伊停留。他向众神献上祭品以表达对这一圣地的敬意，还全身涂油、绕着据称是阿喀琉斯的坟墓裸奔——涂油裸奔是在希腊显贵的葬礼上所举行的运动会中的一个通常的项目。亚历山大在作战时自始至终都带着一本破烂的、写在莎草纸卷轴上的《伊利亚特》，据说他睡觉时就把这本书枕在头下。

到公元6世纪早期时，特洛伊已经完全没有有人居住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特洛伊这个名字——它最后的占领者罗马人称它为伊利昂——在爱琴海地区被人随意地传播着，但它的确切位置已逐渐被西方人淡忘了。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一次伟大的文学艺术的复兴；1488年，《荷马史诗》的第一个印刷本在佛罗伦萨出版——阿伽门农、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和海伦这些名字再一次铭刻在受过教育的西方人的脑海中。但是，人们在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不再把它们看成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学者们无法将希腊历史推至比公元前8世纪——即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时——更早的年代。先前的几个世纪模糊一团，令人难以捉摸；幸存下来的有关那个时代的为数寥寥的证据暗示，特洛伊这个爱琴海王国是一个落后、贫穷和愚昧之地，被无休无止的战争弄得四分五裂。学者们一致认为荷马所描述的宫殿、珍宝和英雄典范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要推翻这一观点，需等待一个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的出现。

亨利希·谢里曼——特洛伊的发现者——不仅极富想象力，还拥有敏锐的头脑、惊人的记忆力和无穷的精力。有些人也指责他自私、夸夸其谈和爱说谎。谢里曼1822年生于一个德国小村子里的牧师家庭，他是6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的童年毫无幸福可言。他父亲是个酒鬼，与家中的一个女仆公开有染，根本不把自己的妻子放在眼里。几十年以后，谢里曼在他的自传中满怀眷恋

地描绘出一幅浪漫的童年图景，讲述他爱过的一个女孩、他在当地废墟中所做的探险和他小时候对有关特洛伊传说的痴迷。他声称在七岁时他就相信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并发誓有朝一日他要找到并发掘荷马笔下的这座城堡。最近有些学者认为直到非常晚的时候他才对特洛伊表现出兴趣。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谢里曼浪迹天涯的年轻时代，他游历过许多国家，但直到四十几岁时才造访希腊。谢里曼一生都歪曲这一事实真相。但他童年时的确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很有可能在贪婪地阅读了荷马后，让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做出了许多大胆的狂想。

谢里曼14岁时，新的不幸向他袭来。在他父亲因玩弄女性和涉嫌贪污而被中止牧师职位后，他的家庭陷入贫困。虽然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生，谢里曼也只得辍学；家里人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的一家杂货店中做仆人，在那儿他一呆就是近五年，干的都是粗活。最后，郁闷到了极点的谢里曼离开杂货店前往汉堡港，他决定到美国去闯一闯。由于筹措不到去美国的旅费，他签约受雇于一艘驶往南美洲的轮船，做了一名练习生。这次航程是短暂而且灾难性的。轮船在北海被一场大风暴掀翻，并在靠近荷兰沿岸的海域沉没。谢里曼因拼命抓住一只酒桶达数小时之久而幸存下来，并被一艘救生船搭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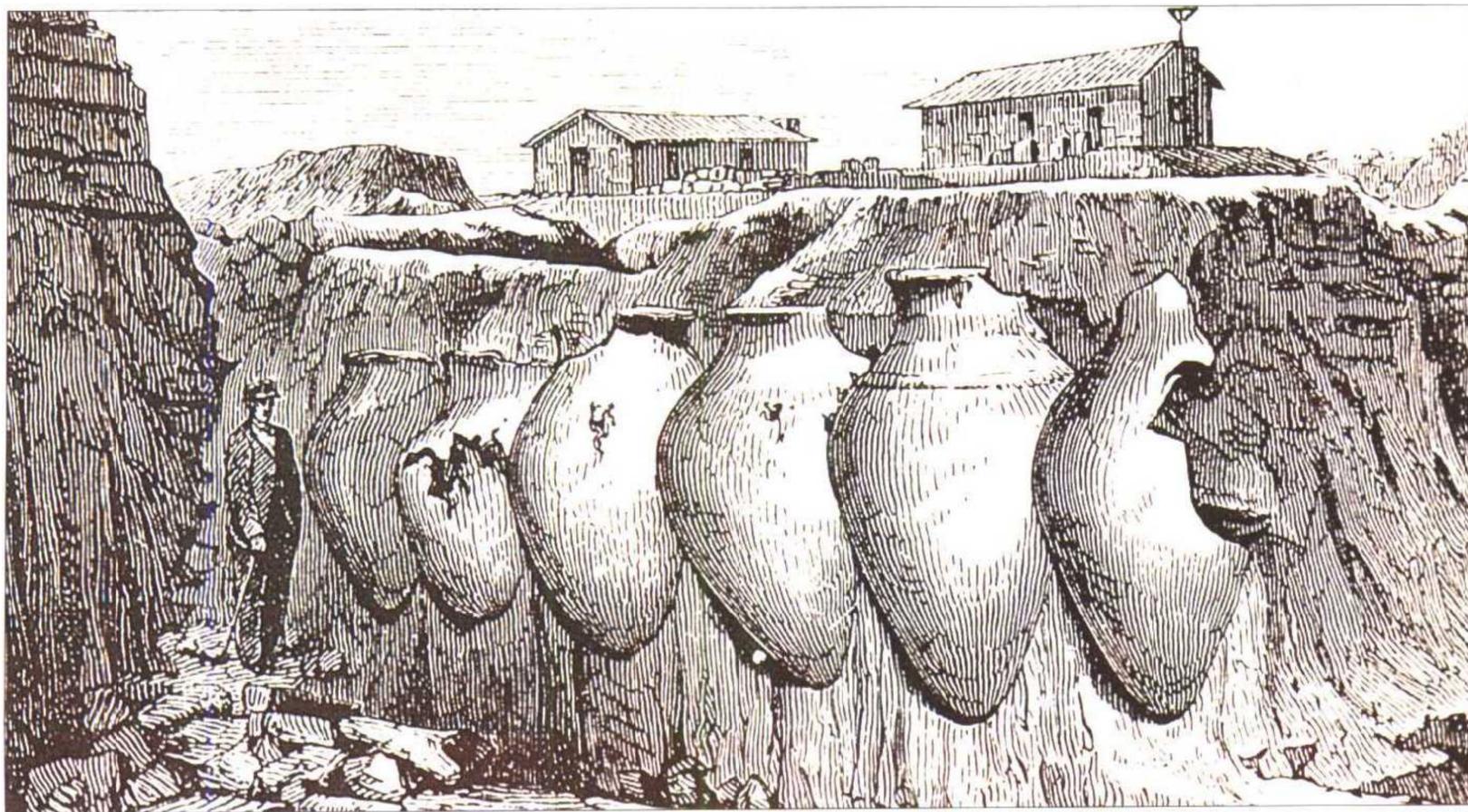
在海上面对了一次死亡的考验后，谢里曼暂时失去了穿越大西洋的欲望。他受雇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商号，成为一名职员。他的雇主不久便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谢里曼敏于计算，能观察到商业往来中最微小的细节并将其牢记在心。最重要的是，他有干劲——一种强烈、专注、不顾一切地想要成功的欲望。

生意上的成功意味着学习其他语言；谢里曼从不娱乐，也不追求舒适的生活，几乎没有朋友，也不去任何地方游逛，他把闲暇的每一分钟都用来学习外语，经常苦读到深夜，靠喝大量的糖



■ 考古学家谢里曼坐在挖掘特洛伊期间他和他的希腊妻子索菲娅居住的小屋外面，紧靠他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助手威尔海姆·杜菲尔德，余下的人则是一

些参观者。下图 谢里曼挖出了几只巨大的储物罐(版画)，其中一只被搬到了他们的住所并被一名工人当作夜晚的栖身之所。



■ 这张摄于1880年的照片上的三个人是索菲娅以及这对夫妇的孩子安德洛玛刻和阿伽门农。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索菲娅因为背诵《伊利亚特》中的诗句而赢得了谢里曼的心。谢里曼对希腊是如此迷恋，以致他声称他经常性地按摩阿伽门农的鼻子以期赋予他一个经典的希腊人的轮廓



茶来提神。凭借背诵长长的词汇表，他6个月内便自学了英语，又花了半年时间就掌握了法文。但他依然觉得这个过程太慢，便设计出一种读写练习的体系，他说靠这个体系只需6星期他就可以学会任何一门语言。在阿姆斯特丹做头一份工作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谢里曼分别用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同其他商人通信。最终他熟练地掌握了12门外语。

对谢里曼欣欣向荣的事业最有价值的语言是他于1844年掌握的俄语。两年以后，他被派往圣彼得堡经营公司在那里的生意。他几乎算不上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只有24岁，个头矮小，其貌不扬，嗓音尖利，还特别容易激动。但他才智超群，不久便靠做原材料生

意积聚了一笔财富。他的才干部分在于他对信息有一种不知餍足的渴求，他的信息一方面来自与当地人的接触，一方面来自与其他商人的通信——他总是站在笔直的书桌前源源不断地给别人写信。除了精力过人外，他还乐于冒大风险。他脾气暴躁，时而会发雷霆之怒，还喜欢向愿意倾听的人大肆吹嘘，从而发泄经商生活给他带来的紧张。

1850年，他接到弟弟路德维希在加利福尼亚死于斑疹伤寒的消息；据说路德维希因为到最近在河床里发现了黄金的加州淘金而变得很富有。谢里曼决定前往美国，对那笔钱提出继承要求。在旅途中，他坚持记详尽的日记。除了这个保持终生的自我记录的习惯外，他还



写了数万封信，最终还将发表有关自己的生活和工作18本日志和12部书。或许他已经感觉到传记作家将对他的生平感兴趣；不管怎样，他开始添枝加叶地美化自己的生活。在他日记里杜撰的故事中，有一则讲的是他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并且和梅勒德·菲尔莫尔总统及夫人进行了长谈。显然，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路德维希弟弟的财产同总统的盛宴一样虚无缥缈。在萨克拉门托，谢里曼开始买卖金沙，在9个月内便赚了4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他回到俄罗斯，感到足可以安定下来成家了。他选择的配偶是一个俄国商人的女儿——一个端庄又有些傲慢的女人，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但谢里曼继续拼命工作，几乎没有时间过家庭生活。他控制了靛蓝染料的市场，又投资房地产。随着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他成为最精明的获利者，经营用以制作弹药的硝酸钾和硫磺以及制造子弹所需的铅的生意。但不管他的财富堆积得有多高，他依然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还时常被一种想要证明自身价值的欲望啃噬着。

他离开了俄国，先是搬到德累斯顿，然后又于1866年来到巴黎。他在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同时投资地产。他的妻子留在了圣彼得堡，几乎不愿费心给他回信。1868年初夏，他游历了希腊的伊萨卡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据说曾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的小亚细亚地区。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

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是谢里曼的众多兴趣之一。现在，使人产生众多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联想的爱琴海及其周边地区，在他心中唤起一种对希腊传统的深深的迷恋，他感到凭借自己的财力和能力他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探索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游客。事实上，对他来说，成功的秘密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相信荷马史诗本质上的精确性。

这个假定首先被放在伊萨卡岛接受检验。伊萨卡岛是传说中

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家乡。奥德修斯参加了特洛伊战争，根据史诗《奥德赛》的描述，战争结束后他花了10年时间才辗转回到妻子珀涅罗珀的身边。当谢里曼到达伊萨卡岛时，他写道：“每一座山，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流，每一个橄榄树丛都让我想起荷马，于是我发现自己只轻轻一跃便跨过了一百代人，进入灿烂夺目的希腊骑士时代。”谢里曼决定触摸那个时代，他雇用了4个工人前往埃特斯山挖掘——根据传说，奥德修斯的

■ 这块谢里曼在希萨里克山发现，并曾在他的雅典花园中展出的大理石浮雕刻画了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的形象。在这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至2世纪中叶的浮雕上，阿波罗正驾驭着四匹骏马开始他带给世界光明的每日之旅。





宫殿就坐落在埃特斯山上。工人们在一段石墙的角落处挖掘时发现了两只盛有骨灰的瓮。激动万分的谢里曼在日记里写道：“这两只瓮里盛的很可能是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或者他们的子孙的骨灰。”

这样的突发奇想贯穿着谢里曼整个的考古生涯。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将一次又一次仓促地做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大多也是无法证明的，这使得许多职业考古学家将谢里曼视作一个爱出风头的人。然而，谢里曼离经叛道的猜想将导致考古发现中真正的奇迹的产生。

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在特洛伊作出的。1868年，他开始勘察被普遍认为是特洛伊古战场的地方。着眼于未来的挖掘，谢里曼着手选择最可能是荷马所描述的城堡的所在地。有两个候选地：一个是被称作波那波西的村子，距爱琴海大约5英里；另一个是希萨里克山，离海近3英里。在愿意考虑古特洛伊城有存在的可能性的学者当中，大多数人赞同遗址在波那波西，部分原因是由于它背靠一座高山，而山脉在古代会为城市提供重要的防御优势。有些人觉得希萨里克更有可能是古城遗址的所在地，因为它临近海岸，还因为罗马人相信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就坐落在那里——罗马人曾在希萨里克小山上建造过一座叫新特洛伊的小城。

谢里曼手握一卷荷马史诗，查看了这两个地点。荷马曾描述阿喀琉斯绕特洛伊城墙三遭追击赫克托耳的情景；因此，谢里曼试着环绕波那波西村奔跑，结果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做到。他还在波那波西的地表做了一些随意的挖掘，但毫无成果。经过了这次失望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名叫弗兰克·凯尔沃特的英国人吸引到了希萨里克山。凯尔沃特就住在此地，拥有这座小山的一部分。凯尔沃特确信希萨里克山中包含有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的废墟。他的德国来访者在希萨里克山上迈着大步踱来踱去，发现此地与《伊利亚特》中的描写有很多相吻合之处，于是发誓一旦从上耳其

政府那里得到允准发掘的敕令就立即开始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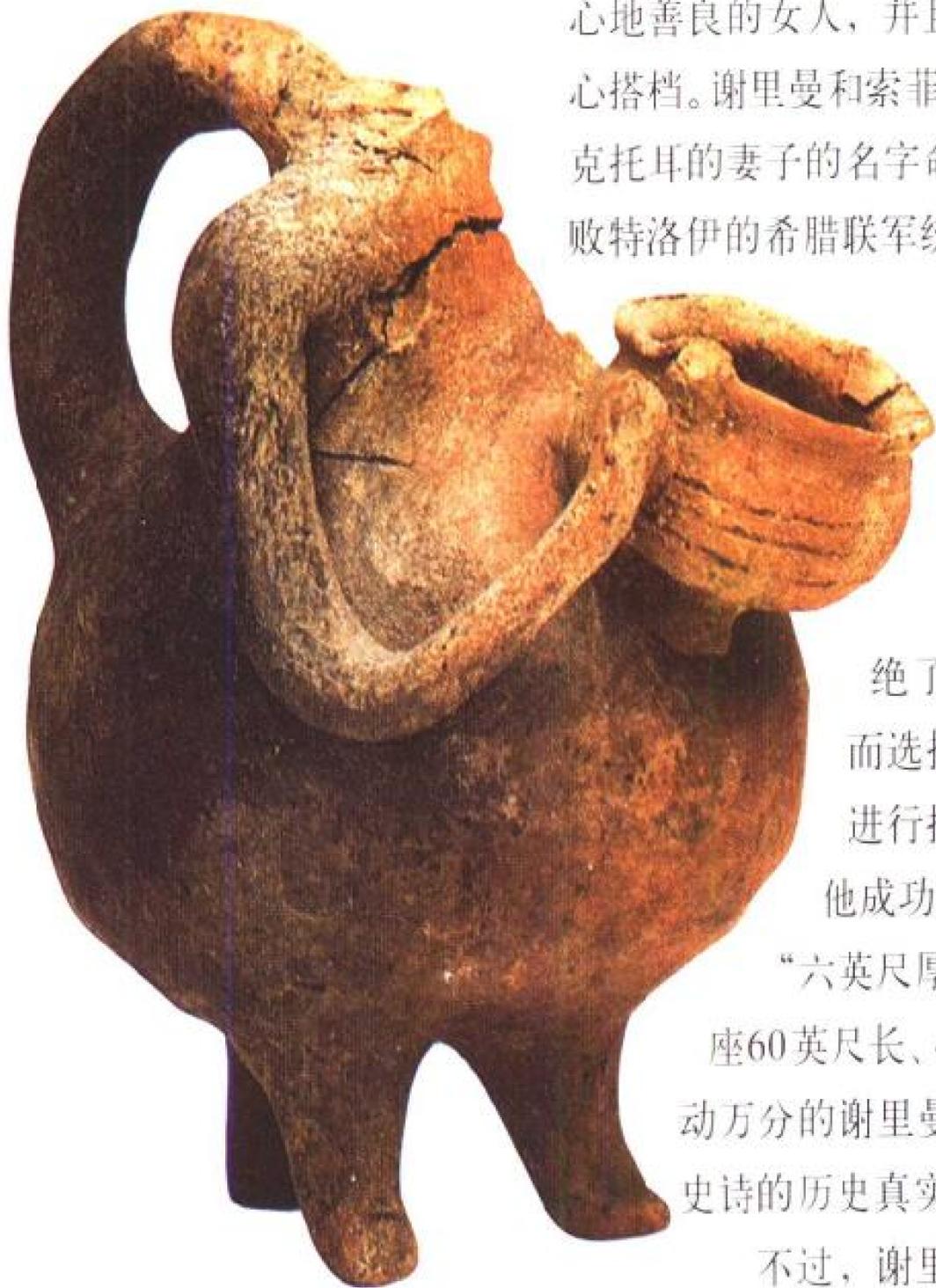
然而，将近两年之久，谢里曼的精力都转移到处理个人私事上去了。这位46岁的金融家与他的俄国妻子离了婚，然后请求雅典的一个熟人为他自己物色一个合适的年轻的希腊配偶。“她必须对荷马怀有满腔热情，”他在请求信中写道，“她应当是典型的希腊人，有着黑色的头发；如果可能，最好容颜美丽。但重要的是她要有一颗充满爱的善良之心。”谢里曼很快便娶了朋友推荐的候选人之一、17岁的索菲娅·恩格斯特罗摩诺斯。令谢里曼终生感到惊异的是，索菲娅果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并且将成为他考古事业上的一个热心搭档。谢里曼和索菲娅生了两个孩子：他为女儿以赫克托耳的妻子名字命名为安德洛玛刻，给儿子以击败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的名字命名为阿伽门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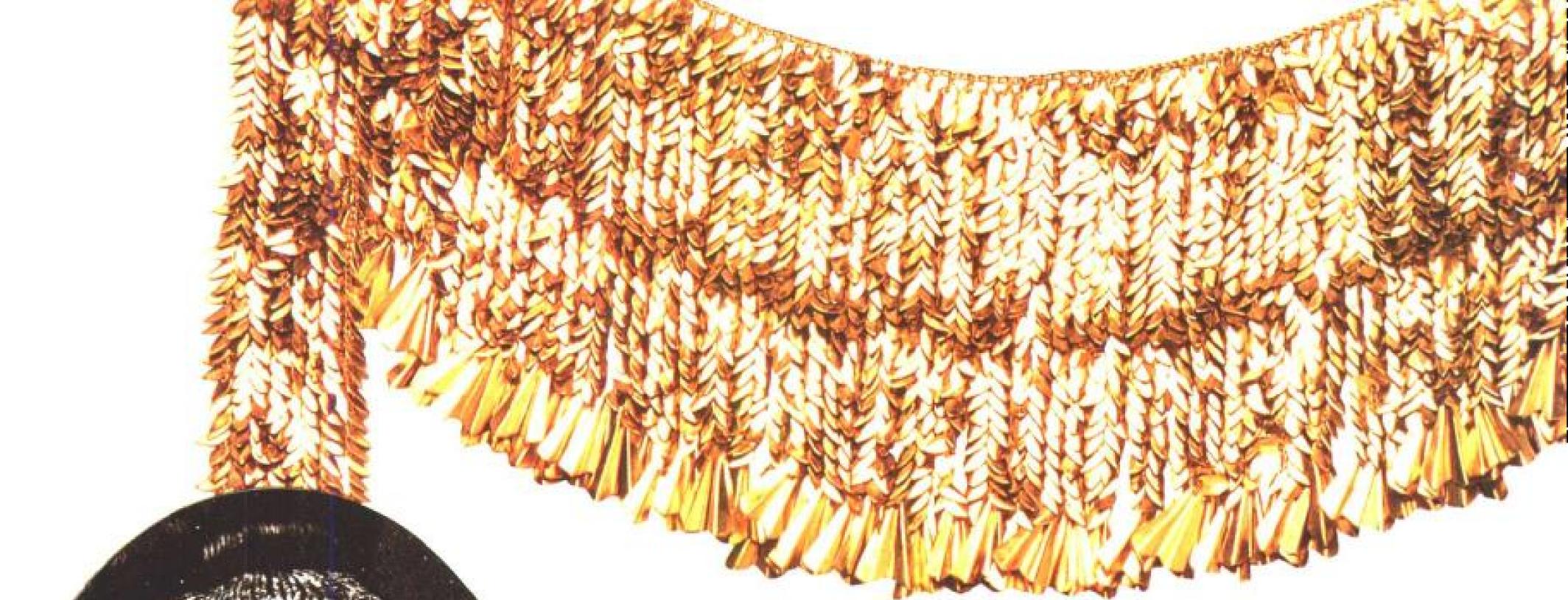
1870年，尽管尚未拿到敕令，谢里曼却已回到希萨里克山，并进行了13天的挖掘。他的非法挖掘被拥有那片土地的土耳其人所阻止，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凯尔沃特所拥有的那块地，转而选择了在朝向大海的那部分山丘上进行挖掘。在那段为时很短的挖掘中，他成功地发现了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六英尺厚、建筑精美”的石墙，它们是一座60英尺长、40英尺宽的建筑物的一部分。激动万分的谢里曼丝毫不怀疑他已证明了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

不过，谢里曼还是花了一年时间以及利诱

■ 这个模制的粘土罐是从一个早期的特洛伊定居地(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800年)出土的，它因其对罐体的独特处理而显得与众不同。罐子的注水口在头部位置，现已失去；而腹部的小碗则用作出水口。





悬而未决的特洛伊黄金失踪案

THE UNSOLVED CASE OF THE MISSING GOLD OF TR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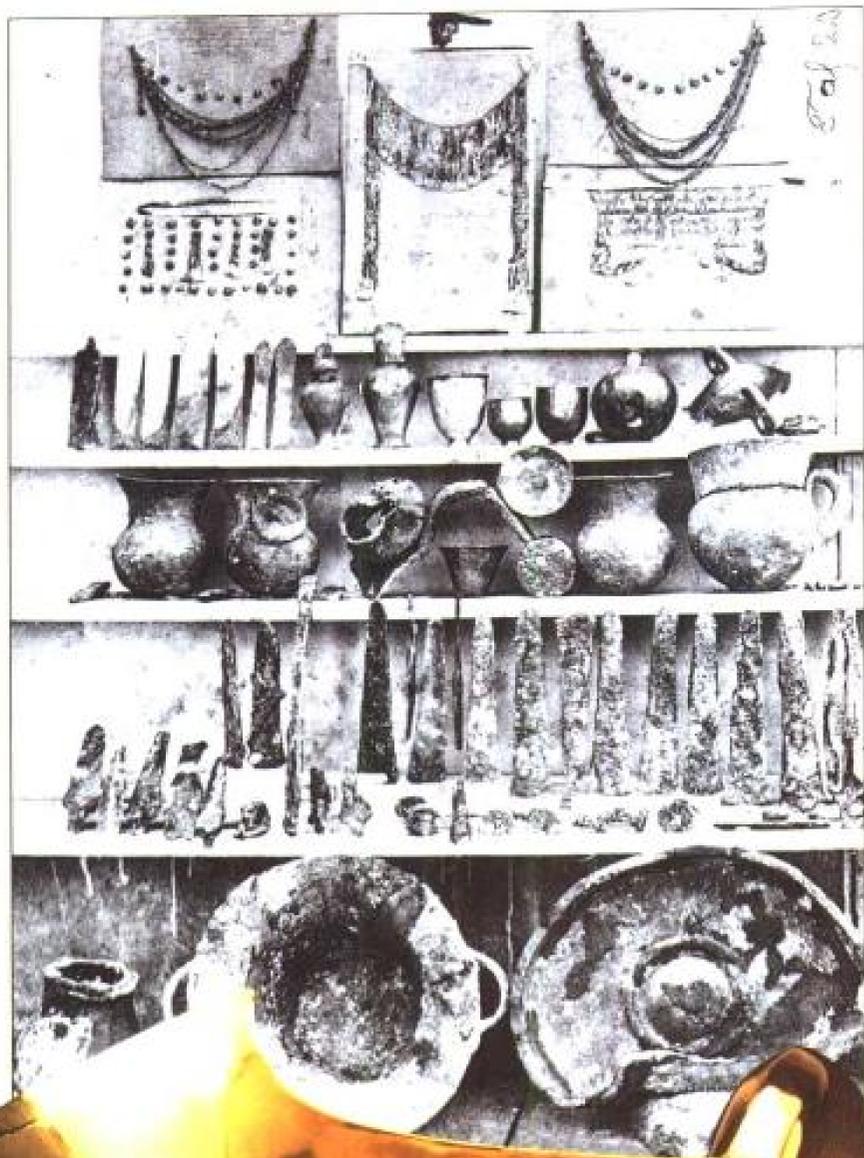
令土耳其政府愤慨的是，亨利希·谢里曼把他在特洛伊挖掘出来并骄傲地在其雅典家中展出的巨额黄金——即所谓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遗赠给了德国政府。在他死后的55年中，大量精美的器皿、武器和珠宝成为柏林国立史前和早期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收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确保安全，这批黄金被存放在一个混凝土掩体里；但在战事临近结束、苏联军队占领博物馆所在的柏林城区时，黄金

消失了。苏联政府否认拿走了珍宝。学者和崇拜者们绝望了，都认为这些奇珍异宝永远地消失了——或是毁于激战或大规模空袭，或是被洗劫柏林的苏联士兵熔掉以求快速脱手。

但在1990年，这笔宝藏依然留存于世的希望又被唤醒了——一位俄罗斯考古学家说60年代有人曾在莫斯科见到过宝藏。这条消息似乎又被从柏林发现的运输凭单和从莫斯科发现的详尽的收据所证实——这些凭单和收据是在1945年为了运送和接收包括那批特洛伊珍宝在内的货物所开具的。如今的谜团是：宝藏现在的位置不为人所知。

■ 索菲娅·谢里曼(上,左),考古学家的希腊妻子,佩戴着从特洛伊挖掘出来的金首饰加以展示:四只做工精美的耳环——其中两只从她的领口处悬垂下来——以及一顶精致的王冠和一条项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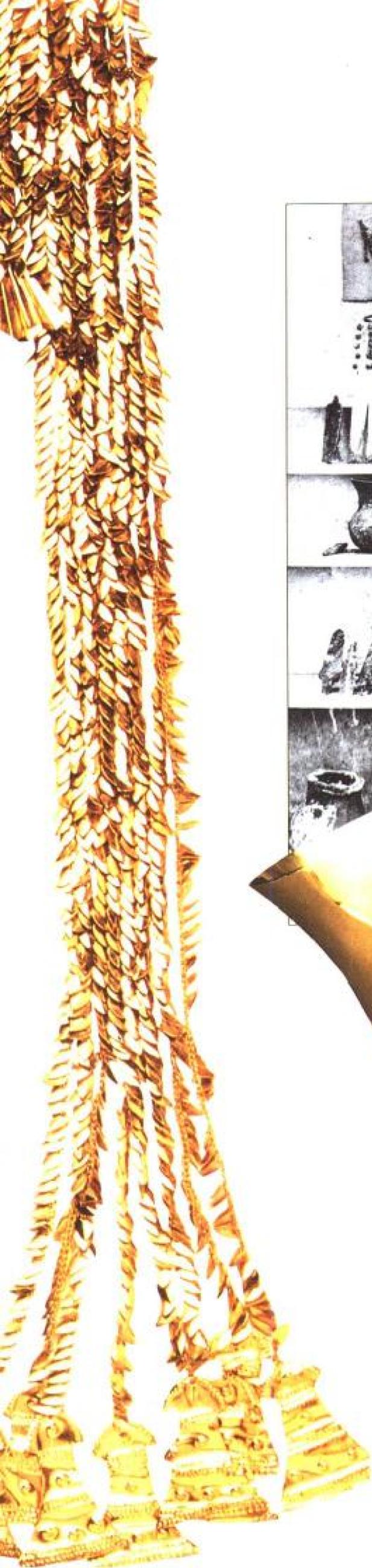


■ 谢里曼所拍摄的他的发现物的照片，展示了这些珍宝在其雅典家中的情况。金首饰陈列在书架上方。银和天然金银合金的杯子，黄铜武器，各种器皿，包括一只里面发现了许多小饰物的单柄大银杯，则排列在书架的其他搁板上。架子底层的铜制盾牌和大锅显示出在远古时代被火烧过的痕迹。

■ 下图中这只双嘴酒杯大概是为主、客共用而设计的，它是根据1990年在柏林和雅典展出的一件展品复制而成的。含有23克拉黄金的原件重达1.2磅。



■ 这顶王冠是也门珠宝匠以现已下落不明的普里阿摩斯宝藏中的原件的照片为蓝本复制而成的(左上图)，它由106条金链组成，而这106条链子是由12271个环和4066个形状各异的微小金片连缀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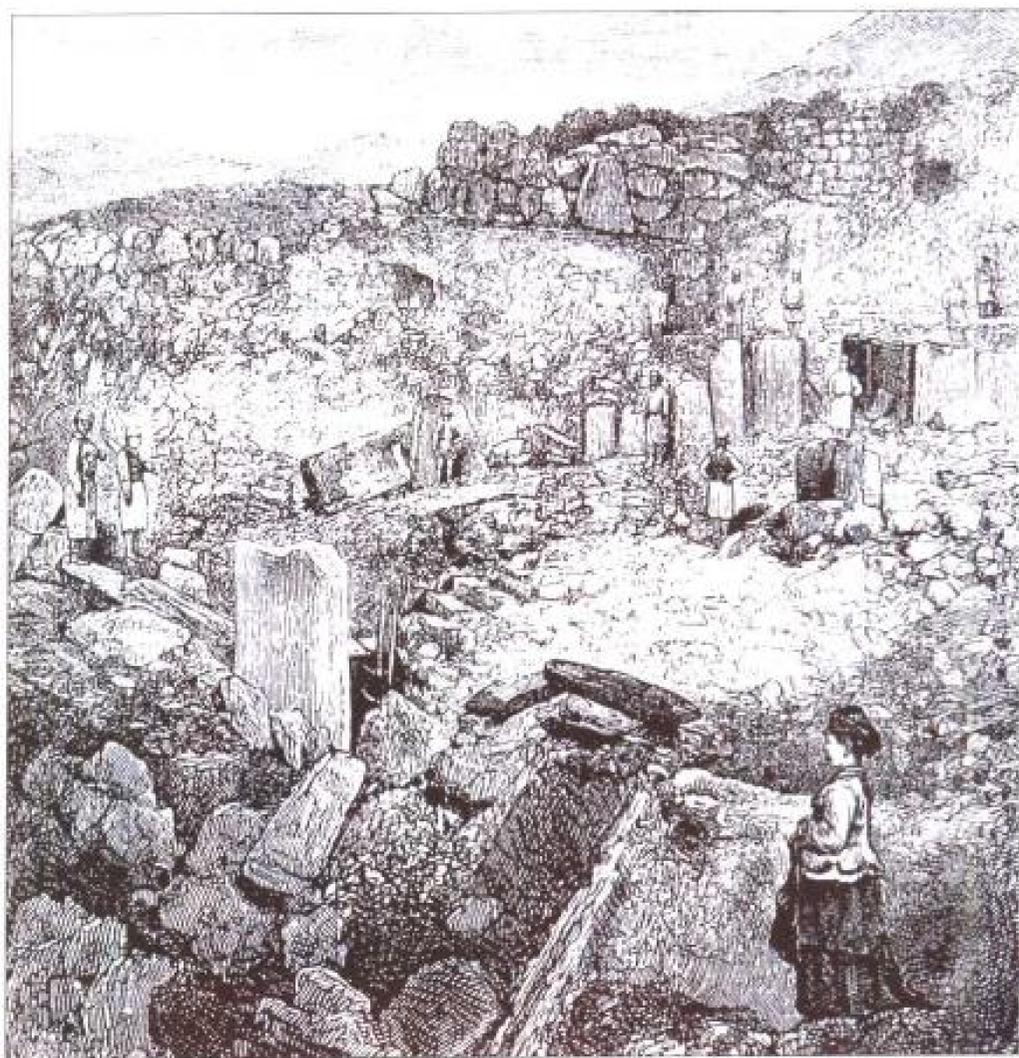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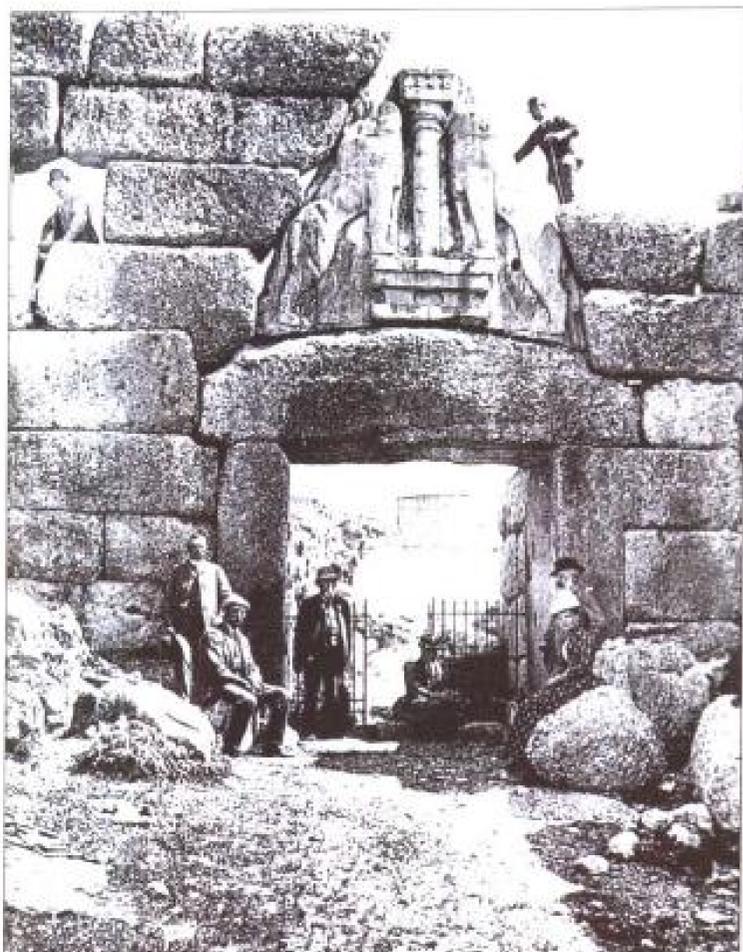




和威逼并用才最终从土耳其官员那里弄到了允准其挖掘的诏书。接着，他便雇用了一支由120名工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从10月到11月在山中挖了一条深深的壕沟。令他惊异的是，他发现了众多的特洛伊——墙上有墙，城上有城；此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陶器和手工制品的碎片。谢里曼确信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是遗址上最古老的城市，便直奔山丘的最底部——不论是什么挡了他的路，他或是弃之不顾，或是将其毁掉。他的毫不留情的挖掘招致同时代的学者送给他一些诸如“盗墓者”或“特洛伊的第二个毁灭者”这样的别号。

1872年春天，谢里曼回到特洛伊，他重申了他对“荷马不可动摇的信念”。但他在这一季节最大的发现却属于希腊化时代。他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至2世纪中叶的大理石浮雕，浮雕刻画的是阿波罗骑着太阳的四匹骏马的英姿。这件雕塑在艺术界被宣布为一个杰作，谢里曼尤其喜爱“那四匹喷着响鼻、狂野地注视着前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宇宙之气中奔驰的骏马”。尽管谢里曼声称对不是出自荷马时代的发现物全无兴趣，但他还是将这尊阿波罗雕像从土耳其走私出境，并将其保存在他雅典的花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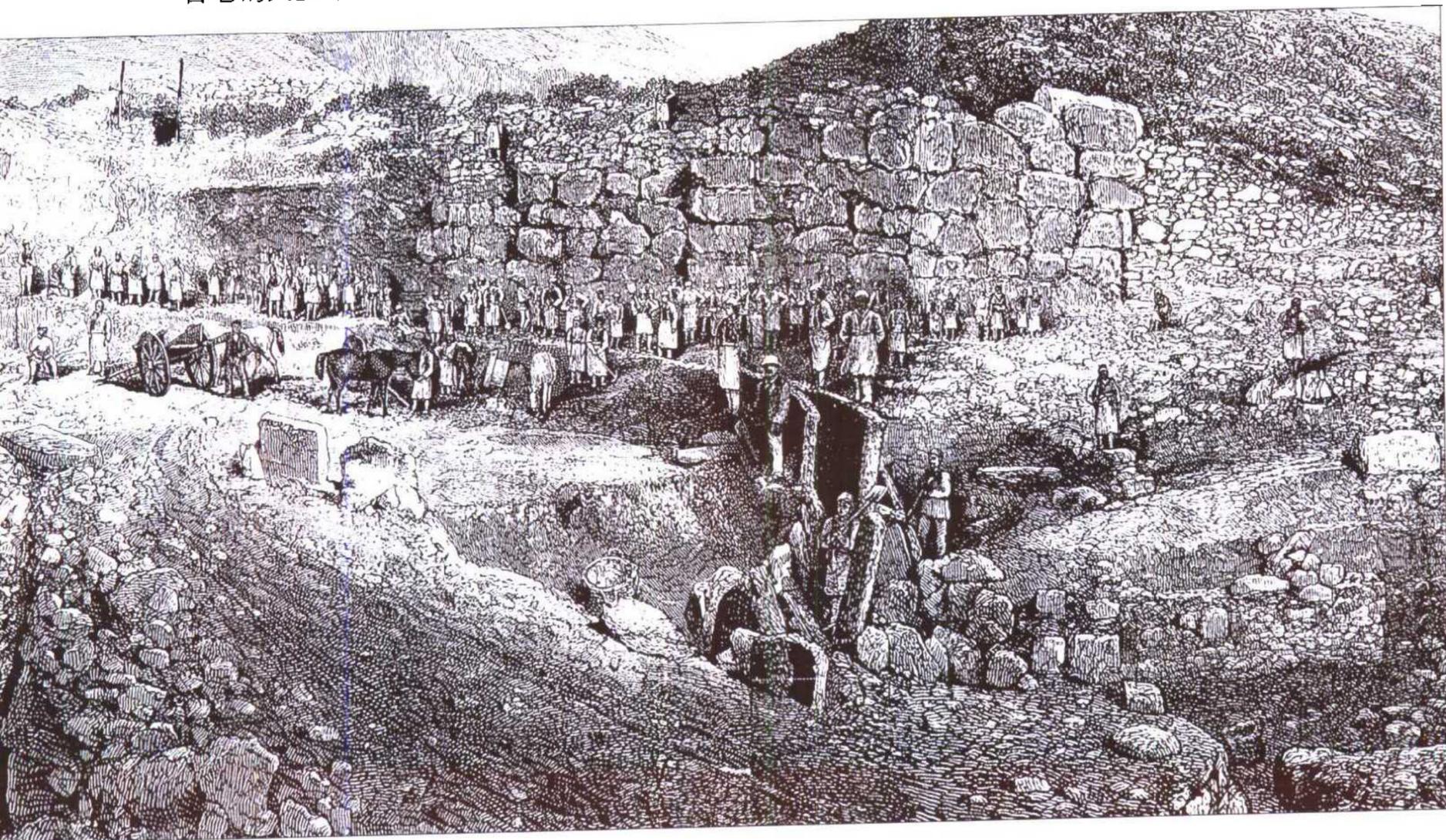
第二年，当他在较低的地层里搜索时，他发现了原始的陶器和石制的工具。面对如



此微不足道的东西，谢里曼的精神开始变得萎靡不振，但他和他的劳动大军依然勉力坚持着。突然，山丘的深处开始出现他要寻找的那种证据。4月，他偶然发现了一条铺好的街道和一些陶制储物坛，这些都暗示着一个发达的经济的存在。发现接踵而来。5月，他挖掘到了他一直在搜寻的东西：一座他称之为“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即荷马和所有古典作家都提到过的普里阿摩斯——的宫殿的废墟”的巨大建筑。在王宫前面是两座宏伟的石建筑的遗存，谢里曼断定它们便是锡安门，《伊利亚特》中最动人的情景之一的发生地——在那里，赫克托耳在临出征前向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道别。

5月底出土的文物的非凡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谢里曼认为是普里阿摩斯的王宫的建筑物的一堵墙里，谢里曼发现了一丝金子的微光。根据他后来对这个事

■ 这是一幅当时展示谢里曼在希腊大陆的迈锡尼进行挖掘的全景式的风景画(下图)。前景中的人物是索菲娅，戴着浅顶软呢帽的是谢里曼(右中)，背景中列队站立的则是挖掘工人。在左边的照片中，谢里曼靠在一尊无头石狮上，特洛伊城堡令人难忘的城门便以它命名；他的助手杜菲尔德坐在左上角城墙的一个开口处，而索菲娅则在下面与游客呆在一起。这座10英尺高的公元前13世纪的石灰岩浮雕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大型希腊雕塑。





件的记述，他狡猾地将工人们支走，然后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护刀挖掘起来。后来他将这个任务描绘成“最可怕的危及到我生命的冒险，因为我在其下挖掘的巨大的防御墙每时每刻都有倒下来砸在我身上的危险”。最后，他挖到了一批黄金宝藏。他解释说这些珍宝必定是被装在“像《伊利亚特》中提到的普里阿摩斯王宫中的那种木箱”里以便快速运走。他和他的妻子将特洛伊黄金包在索菲娅猩红色的刺绣披肩里，然后就偷偷地溜走了。

这一戏剧性的情节被人信以为真将近一个世纪，直到最近才被证明是杜撰的。在谢里曼的所有不实之词中，有一点便是关于黄金的出土地点：在1878年一家杂志的专访中，尼克劳斯·亚纳基斯——谢里曼最信

任的工人之一——说黄金的出土之地不是王宫的防御墙而是宫殿外面的一座坟墓。然而，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希萨里克山确实出上了货真价实的珍宝——一堆总共包括近1万件物品的令人目眩的黄金。通过建立一个由索菲娅的亲戚组成的走私网，谢里曼将这些珍宝偷运到土耳其人鞭长莫及的地方，然后向全世界宣布他的胜利。他说，他已经找到了普里阿摩斯国王的宝藏。

他并未找到。谢里曼错了大约1000年。在他狂热地一心要快速挖到山丘底层时，他与七个地层擦肩而过却没有注意到它们，结果在第八层发现了黄金。（在埋

■ 刻有自然图案的金片装饰着从迈锡尼5号坟墓中出土的六边形的木制化妆盒，公元前16世纪的浮雕造型表现了爱琴海地区不同基语的图案的融合，其雕刻的手法分明是充满活力的迈锡尼风格





■ 上图中黄金铸就的土冠是迈锡尼A圈坟墓中出土的珍宝之一。特意用作陪葬之物而打造的黄金制品通常放在石棺或裹尸布上，有时也直接放在尸体上。

■ 在一轮骄阳和一弯新月下，一位自然女神在一个仪式中接受崇拜者们献上的鲜花——这是迈锡尼出土的一枚黄金图章戒指上刻画景象。这枚直径只有一英寸的戒指上包含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象征符号，女人们的服饰和那把双刃斧暗示了弥诺斯宗教文化的影响。



有宝藏的这一地层下面还有一个第九层，1988年开始的考古挖掘将揭示出更早的遗存。)每个地层都有一座建立在下面地层的城镇之上的城市。后来被称作特洛伊I的最底下的地层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比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堡被阿伽门农的军队围困的事件早了近2000年。那些黄金珍宝来自上一个地层，这个被称作特洛伊II的地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像荷马史诗中被大火蹂躏的特洛伊一样，这个地层上的建筑也曾遭遇火烧。在最上面的地层中，特洛伊VIII是一个希腊城镇，亚历山大大帝曾在此向阿喀琉斯致以敬意；顶层的特洛伊IX是一个罗马城镇，城中建有装饰华丽的建筑。在匆匆忙忙去寻找《伊利亚特》中的城市时，谢里曼实际上与其失之交臂；后来的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被谢里曼所忽略的第六地层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荷马的特洛伊之所在地。

大多数人对他的以黄金为后盾的说辞暂时信以为



真，他立时名声大噪。谢里曼还通过与报纸通信、发表演讲和出版相关的书籍来尽可能地凭借他的发现赚取每一声喝彩。对大多数学者来说，特洛伊黄金证明了古典希腊不是从一个文化真空中突然产生的。无可辩驳的是，爱琴海地区在许多个世纪之前便享有过财富、辉煌和高级的文明。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谢里曼频繁地回到希萨里克山。他在1878年写道，他又发现了“三小批珍宝和一大批黄金首饰”。接着他抱怨说他获得的最后一道敕令期满时，“我不得不把我发现的所有物品当中的2/3上交给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博物馆”。事实上，无论他上交给土耳其人多少东西，跟土耳其国王为赎回他从土耳其走私出境并捐赠给德国的大约9074件文物所付出的赎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他曾将他的珍宝在他富丽堂皇的雅典家中展出。

与此同时，谢里曼将注意力转向了爱琴海的另一边——荷马史诗中描述过的另一个值得关注和具有挑战性的地方：迈锡尼城堡。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俯瞰阿尔戈斯平原，是阿伽门农的故乡，也是他横死之地。根据传说，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争中凯旋而归时，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杀害。迈锡尼还出现在其他许多传说中，它



■ 索菲娅委托人创作的谢里曼胸像守卫着这对夫妇建在雅典的神庙一般的陵墓。墓地是谢里曼在死前数年亲自选定的，可以一览雅典卫城和爱琴海的景色。

的宏伟的废墟——包括据认为是由被称作库克罗普斯的独眼巨人一族用巨石筑造的城墙——在古时候便已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满腔的敬畏，并且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学者前来参观。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保萨尼阿斯写道：“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被埋在墙外，因为他们被视为不配葬在墙里，而阿伽门农和跟他一道被谋害的人则安葬在墙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保萨尼阿斯提到的阿伽门农的安息之地指的不是迈锡尼的主防御墙而是城墙。

谢里曼却不这样认为。以他惯有的风格，他于1874年在迈锡尼匆匆忙忙地进行了一些非法挖掘。这些挖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在1876年，他带领一小队挖掘者又回到了迈锡尼，这一次他手中拿着政府的许可，不顾所有人的建议，开始在城堡之内搜寻墓穴。几只精美的花瓶、小刀、箭头、小雕像和其他物品相继出土。接着，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偶然发现了一些墓碑。一圈近乎连续的石凳环绕着墓碑，暗示这里是迈锡尼的公

■ 这是环绕谢里曼墓的雕带的一部分，刻画了这位考古学家在特洛伊为妻子索菲娅诵读荷马史诗的情景，而仆人和土耳其工人们则在搬运挖掘出土的手工制品。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谢里曼对荷马的迷恋与日俱增。“只有荷马让我感兴趣，”他告诉一位朋友，“我对其他任何东西都越来越提不起兴致。”





共聚会场所和宗教仪式中心。谢里曼飞速地继续挖掘。

大地一度紧紧地握住它的秘密。然而，挖掘者们最终还是发现了一个向下一直延伸至岩石的井状深穴。这是5座坟墓中的第一座，这5座坟墓的深度从3至15英尺不等。在这些井状坟墓里躺着19具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遗骨，全都用黄金装饰着：孩子包在撒满金箔片的裹尸布里，有些男人的尸体上戴着黄金打造的胸甲和面罩，而女人们的尸体上则华丽地装饰着蜜蜂、螺旋和章鱼形状的金片。武器、金制酒杯、胸针、别针和其他珍品充满了坟墓的每个角落。仅从数量上看，这批宝藏就远胜于谢里曼归于普里阿摩斯的那些珍宝。此外，这些迈锡尼珍品的做工——镶嵌和浮雕技艺，对宗教、狩猎或战争场面的令人惊叹的形象刻画——比谢里曼在特洛伊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高超得多。在最后一座坟墓里，他发现了一具戴着黄金面具(封面)的遗骨——这是一位蓄有上髭和连鬓胡须的君主的面具。谢里曼确信他认出了这位君主。在记述这一发现时他写道，“我凝望的是阿伽门农的脸”。

他又错了。基于陶器的风格和其他线索，这些坟墓的年代后来证明是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比普遍认为的特洛伊战争的时间(公元前1250年)早了几个世纪。然而，就连谢里曼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因为他发现的不是他期待在迈锡尼发现的早期希腊人，而是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文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谢里曼在希腊大陆其他几个城堡废墟上获取了证明这一文明的财富、工艺水平和强大势力的进一步的证据。后来，学者们以传说中的阿伽门农的城市将这一新的文化命名为迈锡尼文化。

在这些挖掘和后来在特洛伊更深入的工作的过程中，谢里曼成为一个更有技巧、也更为审慎的考古学家。1882年，他开始雇用年轻的建筑师威尔海姆·杜菲尔德作他的助手，杜菲尔德坚持遵循一套更为严谨的野外作业程序。他将在1893年因为确定特洛



伊的9个地层和确认特洛伊VI而非特洛伊II才是荷马史诗中的著名城市而为自己赢得声誉。谢里曼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也承认了7个地层的存在,并且制定了进一步勘查、挖掘的计划。

谢里曼在1890年一次耳手术后死于脑炎,享年68岁。去世后,他的领域便留给了杜菲尔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谢里曼的

■ 1900年前后,发现弥诺斯文明先驱者亚瑟·伊文思爵士(右)在克诺索斯查看迈锡尼风格的、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腊古罐。这位英国的文物收藏家兼研究者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克诺索斯古城的挖掘和修复上,并且撰写了一部洋洋四卷的巨著《弥诺斯的宫殿》,图文并茂地阐释了他的发现。在第二卷(左,下)中,伊文思详细讨论了那些最初将他吸引到克里特岛来的精雕细刻的印石。





声誉日隆，这大半是由于他撰述的多产，尽管有时他的作品是靠不住的。悼念他的信函源源不断地涌进雅典，连希腊国王都带着花圈来到他的宅邸。在谢里曼的棺木上放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诗卷，而一尊放在垫座上、仿佛守护神一般的荷马胸像则被置于他的棺头。

尽管谢里曼有诸多不是，但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一个考古学家像他那样令世人激动不已。在爱琴海的舞台上，他有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亚瑟·伊文思爵士。伊文思是一位富有而又极具天分的英国人，并且拥有谢里曼那样的无穷的精力。他也将揭示出一个先前不为人所知的多才多艺的民族的存在，他以传说中的国王弥诺斯将这一民族命名为弥诺斯人。那位统治者和他的领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有所提及：“在遥远的深蓝色的大海里有一个叫克里特的地方，那是一块富庶、可爱的土地，四面都有波浪冲刷着，人口稠密，拥有90座城镇……这其中有一个伟大的城市叫克诺索斯，弥诺斯国王在那里统治着他的国度，并享有万能的宙斯的友谊。”克里特岛和弥诺斯也出现在其他的许多传说中，但在希腊人对其过去岁月的记述中，这个岛国总被描摩得无足轻重；对后世的学者来说，克里特岛似乎纯粹是神话中的地方。直到伊文思开始他的勘查之时，任何人都会怀疑这个令人惊诧的事实——欧洲的第一个文明诞生在克里特岛的土地上。

亚瑟·伊文思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中有很多优势。他1851年生于哈特福德郡的一个村庄，在一所零乱的、仆人成群的大房子里长大，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并且享有谢里曼年轻时不敢奢望的经济上的保障。他的父亲约翰·伊文思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商人，还是英国最重要的古文物收藏者之一。他有许多学者朋友，房子里塞满了古钱币、罗马玻璃、凯尔特武器和其他零零碎碎的古物。被这种文化氛围所激励，亚瑟还是一个孩子时就陪伴他的父亲在当地进行了一些考古挖掘。

然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母亲在他六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很快便又结了婚。当他进入供上层阶级的子弟求学的哈罗公学时，他因为高度近视和身材矮小经常受到别人的讥笑；他成年时身高也只有5英尺2英寸。但他绝不是一个胆怯的年轻人，而是充满了自信和旺盛的生命活力。

从哈罗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然后又前往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求学。在暑假期间他去巴尔干旅行，这个地区的人民因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奴役长期以来一直感到不满。根据旅行时的亲身经历，他写了一本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书。1877年，他找到一份工作，担任《曼彻斯特卫报》驻巴尔干地区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伊文思非常有主见；他对土耳其人嗤之以鼻，热切支持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职位的危险性并未让他感到忧虑。1878年，他娶了牛津大学一位历史学家的女儿为妻，并将她带到拉古萨市(今杜布罗夫尼克)一起生活。在接下来的5年中，他继续将有关土耳其人的罪恶和斯拉夫人的英勇反抗的报道发送给《曼彻斯特卫报》。最终当局出面了，先是将他投入监狱，后来干脆把他驱逐出境。

所幸的是，到那时为止，伊文思已经写了第二本关于巴尔干的书，并且被视为一位颇有才华的历史学家。1884年，他就任牛津大学艾诗莫林博物馆馆长，当时那是一个不受重视的机构。面对相当多的异议，伊文思把这所博物馆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大大丰富了馆藏，并且把藏品保存在一座新建筑里；在他担任馆长的25年间，他将艾诗莫林变成了一座世界知名的博物馆。这项工作让他享有许多余暇；伊文思并没有浪费时间，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考古工作所吸引。

在1883年的春天和夏天，伊文思携妻子游历了希腊。他们到访过迈锡尼和其他史前废墟，拜访了当时在雅典的亨利希·谢里曼。谢里曼挖掘到的迈锡尼珍宝令伊文思着迷不已，尤其是那些



印章和图章戒指——它们大多是石制的小物件，用来在蜡和粘土上印下一个图案以表明主人的身份。在观察这些物件时，伊文思发现他的极度近视反倒成了一个优势：因为他必须把这些印章拿得很近才能看见它们，所以他发现了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特征——印章上的图画和象征符号似乎不是属于希腊大陆本土的。一个极小的章鱼图案暗示了海洋文明，而其他图案看上去有一些埃及的特征。

在 接下去的10年中，伊文思就许多有关古文物的课题举办讲座和撰写文章，同时思考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许一个先进的文明先于将大批珍宝埋入迈锡尼的坟墓并在爱琴海沿岸的大陆上修筑了宏伟城堡的民族而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文明或许拥有某种类似埃及的象形文字的书写系统。“在现在整个欧洲的文明地区，肯定曾经存在过类似于至今仍为某些较为原始的人群所使用的图画书写系统。”他写道。

那些印石是一个暗示。1893年，伊文思访问雅典时有机会见到了刻着更像是象形文字符号的类似护身符的小石块。商人们告诉他那些石块来自于被土耳其人所控制的克里特岛；该岛有160英里长，距希腊大陆以南65英里。伊文思已经听说过离克里特岛北岸不远有一个叫作卡弗拉的大土墩，几年前在那里出土过一些巨大的储物罐，传统上把这个方圆几英亩的土墩认定为传说中的弥诺斯国王的故乡——克诺索斯古城的遗址所在地。

谢里曼曾经考虑过挖掘卡弗拉。在一封写于1888年的信中他宣称：“我愿意以一件伟大的工作来结束我一生的辛劳——去发掘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城中的国王们的史前宫殿。”他甚至试图从土耳其业主手中买下那座土墩，但因怀疑受到了欺骗，便终止了与他们的谈判。1894年，伊文思将谢里曼的梦想据为己有。他购买了一部分土墩，实际上便阻止了任何人对它进行挖掘。不久，克里

特人和他们的土耳其统治者之间爆发了战争，伊文思——这个一贯直言不讳地反对土耳其的英国人——不得不再等上几年才能开始他的工作。

对他的计划来说，幸运的是，克里特人获得了自由。到1900年时，他已准备好进行挖掘了。那年他48岁，是一个没有孩子的鳏夫。7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结核病；妻子的死令他心力交瘁，在他漫长一生的余年里他一直在怀念她，无论做笔记还是写信，他一律都用黑边的信笺。克诺索斯和克里特将成为他投注全部激情的地方。

从一开始，卡弗拉-克诺索斯就证明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奇迹。在伊文思的指挥下，50名工人——不久便扩大到180名——在3月23日开始了挖掘。4天后，伊文思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揭示出

■ 在克诺索斯宫殿的大楼梯处，身着白衣的伊文思和旁边的助手杜坎·麦肯锡以及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多尔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站在一起拍照。大楼梯是克诺索斯最壮观的发现之一，也是最大的修复问题所在。在被伊文思称作对大楼梯的“复原”工程中，工人们用铁大梁和钢筋混凝土来取代被烧坏和腐朽了的木料。



来的“令人惊奇的现象”。他知道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文明，他推断这一文明“至少可以回溯到前迈锡尼的时代”。

又经过了几天的挖掘，人们终于可以一睹这个文明中的人的面貌了。在似乎是一个大厅的建筑物的底层，有一幅画在新鲜的石膏上的壁画的一个断片，断片上显示的是一个真人大小、手擎花瓶、围着腰布的男子的形象。那个男子所围的别有特色的腰布考古学家们在别处看到过：围着一模一样的腰布的男子出现在装饰古埃及贵族坟墓的壁画上。埃及人把这些男子描述为向法老进贡的人，称他们为克弗特——即“岛上的人”。现在，伊文思推测克弗特人必定就是克里特人。

随着挖掘工作的推进，这个文明的海洋属性日益显露出来。陶器碎片上装饰着章鱼、海胆、海星和海豚的图案。被一些人视为象征着海上霸权的三叉戟刻在墙壁、柱子和印章上。虽然埃及人把这些岛民描述为向埃及纳贡的人，但毫无疑问，他们自己的势力也很强大。

在卡弗拉挖掘出了一座历经几个世纪、不断重建的宏大宫殿。在这个土墩的西侧，伊文思发现了一些壁画的残片，它们必定曾装饰过一个彩绘绚烂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四周摆放着石凳，其中有一把座位高出其他凳子的高背石椅。伊文思写道：“这把卓而不群的石膏座椅的精美装饰，超出一般的大小和高度，足以说明这里是一间觐见室。”他确信，弥诺斯国王——或者是多位国王，因为他认为“弥诺斯”可能是一个王朝的名称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正是在这间屋子里统治着一个伟大的海上帝国。

第一个挖掘季节也引出了一些谜团。据推测有宗教上的涵义的公牛形象出现在许多壁画和浮雕上，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在某种游戏或仪式上，一个年轻人在一头公牛的犄角上翻着筋斗。还有很多被认为是女祭司或神祇的女性形象，有时和这些女性相伴出现的是鸽子和蛇的形象，更常见的则是双刃斧——一个无所



■ 根据伊文思的看法，这张从克诺索斯宫殿中出土的有嵌饰的赌桌是所有弥诺斯手工制品中最富丽堂皇的一件。这张22×38英寸见方的赌桌由象牙、水晶、金、银和铅质蓝玻璃刻制而成。玩家们也许掷骰子，玩一种将运气和技巧结合在一起、兼有巴加门和国际象棋成分的游戏。类似的游戏仅在同一时期的埃及坟墓里发现过。



不在的弥诺斯宗教的象征。除了所有这些形象外，挖掘者们还发现了几百个上面刻有数列图画文字的粘土块，这些文字可能是宫廷记录。正是发现这些图画文字的期望最初将伊文思带到了克诺索斯。他辨认出这些文字有两种形式，他分别称之为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但他无法破译它们，尽管尝试了几十年，却一直未能成功。

然而，第一年的挖掘依然应被视为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3月至6月考古活动结束后，考古队一共挖掘了遗址上两英亩多的土地。伊文思请来一位职业建筑师，帮助他根据柱子、门厅、楼梯、天花板和地板的标示画出一张该宫廷建筑群的总的平面示意图。克诺索斯证明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为数众多的厅堂、走廊、举行宗教仪式专用的房间和其他屋子，所有这些房舍都围绕着一个铺砌了路面的宽阔的庭院。进一步的挖掘将揭示出该建筑群占地6英亩，总共包括约1400间房屋。

伊文思借助陶器和其他手工制品推算出了最早的宫殿的建筑时间。在克诺索斯发现的诸如埃及石瓶这样的东西与在埃及坟墓中发现的装饰华丽的弥诺斯陶器联系起来——这些陶器的制作日期业已知晓——便指示出克诺索斯最早的宫殿建于公元前1900年。伊文思将探坑一直挖到处女岩层，发现了可以回溯到石器时代、年代几乎是连续的定居地的证据。他认为最早的定居地的年代大概



是公元前 8000 年，但后来的探测显示他错了大约两千年。

世界为之兴奋。伦敦《泰晤士报》评论道：“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即使超不过谢里曼的发现，至少也与之持平。”考古学家们纷纷奔向克里特岛，开始挖掘其他废墟，从而迅速丰富了弥诺斯作为一个复杂和强有力的文明的形象。与此同时，伊文思继续挖掘，和以往一样富有成果。1901 年，在中央庭院的东侧出土了一道壮观的楼梯。接着，他又发现了一张镶嵌式的赌桌。更多的壁画出土了，描绘的是宗教仪式的场面和花朵、蝴蝶等装饰性图案。

伊文思年复一年地回来，不断探索克诺索斯的建筑群。他一直都很富有，1906 年他在靠近遗址的地方建了一座别墅，地窖里储藏着葡萄美酒和来自弗特诺姆以及伦敦梅森的食物，用以款待源源不断的客人。他把相当一部分财产不仅用于发掘克诺索斯，还用于对其进行重建——修复墙壁、地板、楼梯和柱子。尽管原有的墙壁大多是以木板镶边的，柱子也是木头的，伊文思在进行修复工作时却大量地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只是加倍小心地尽可能使其与原貌相吻合。他雇用了一位有才华的瑞士艺术家艾都尔德·吉列伦将那些壁画的残片拼合在一起，并补上失落的部分。

考古学家们还从未见过与这些克里特宫殿非常类似的东西，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称克里特文化为宫殿建筑群文化，管理严密的经济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技巧与弥诺斯人在建筑和工程方面的天赋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艺术品中流露出一种对自然和海洋、游戏和庆典、奢华和享乐的热爱。显然，弥诺斯人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民族，没有感觉到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什么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他们的盛世延续了很长时间。伊文思制订出一个开始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一直延伸到大约公元前 1400 年的弥诺斯文明的时间表；某个未知的灾难结束了这一文明。

然而，对于那场灾难他有一些模糊但颇具说服力的想法。克

里特岛位于一个强地震活动区，非常容易成为地震的牺牲品。在他的挖掘过程中，他注意到相继建成的克诺索斯宫殿都被震动所毁。一场大火吞噬了最后建成的那座宫殿，许多墙壁和天花板都坍塌了。他认为一场突发性的强烈的地质灾难使弥诺斯世界土崩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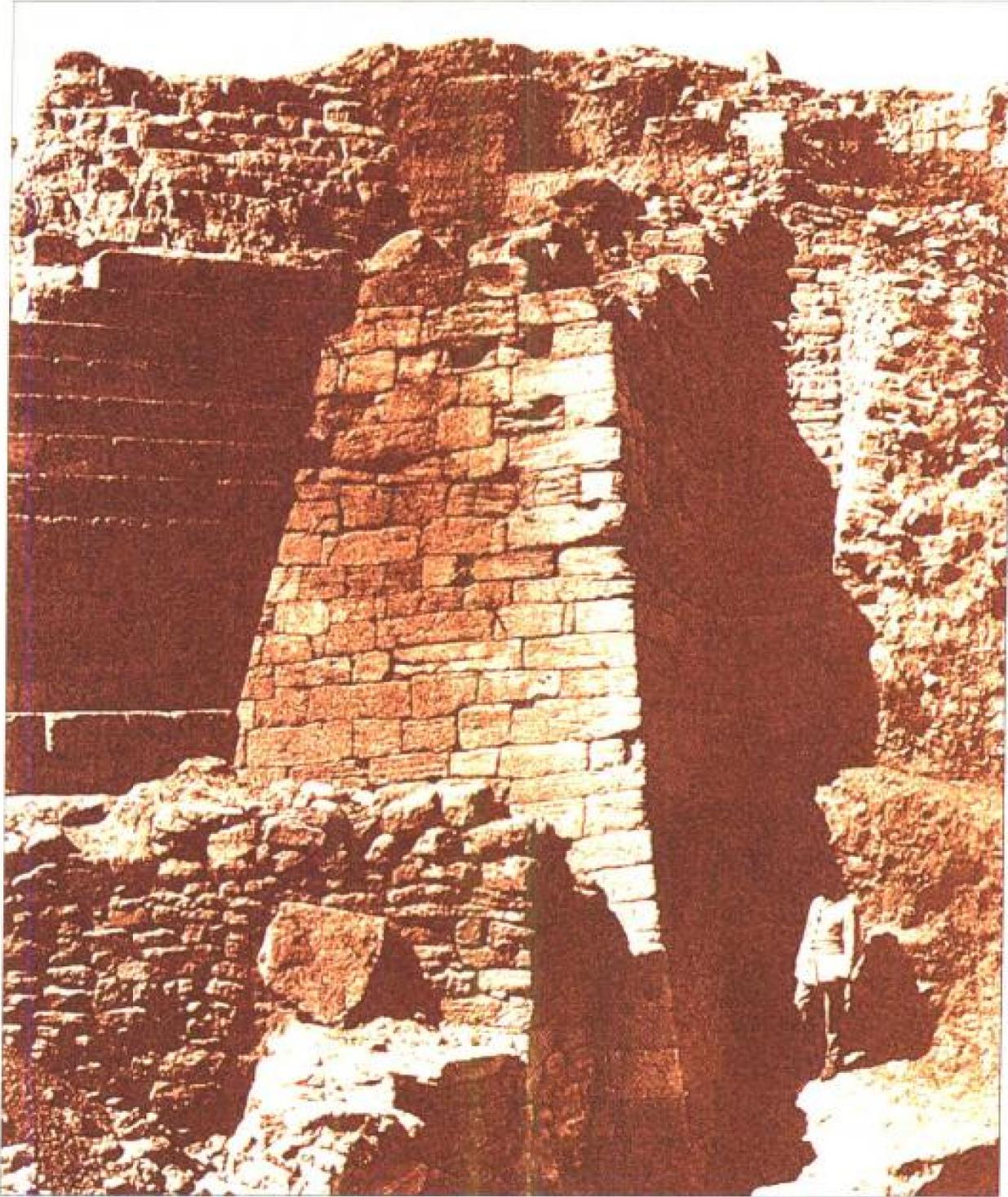
从1921年至1935年间，伊文思出版了四部有关自己的发现的书。这四本书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弥诺斯的宫殿》，它们全部是用一支羽毛笔写成的。最后一本书问世时他已经84岁了。他完成了一部学术杰作，但许多有关弥诺斯文明的问题还有待回答，其中包括这一文明与其他爱琴文化的关系问题。伊文思确信古典希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植根于弥诺斯世界之中，迈锡尼文化只不过是一段半野蛮的插曲。伊文思认为尽管迈锡尼人是出色的武士，但他们的文化只是一种衍生的文化——他轻蔑地称之为弥诺斯文明的“一个地方性的变种”。在这一点上他是错误的，就像谢里曼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样；新一代的考古学家将挖掘出许多证据来挑战他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结论。

理顺爱琴历史的各个方面——迈锡尼人的身份、弥诺斯人的命运以及早期基克拉迪文化的成就——将为谢里曼和伊文思的后继者留下大量的工作。这两位考古巨匠循着人类进步的踪迹回溯到黑暗时代和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千年，发现了人类的天才闪耀着比想象中更为璀璨的光芒。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讲述了在胜利者离开特洛伊回家前海神波赛冬如何抹去了人类留在那里的每一点痕迹：“他抚平了达达尼尔海峡峡口处的一切印痕，将无尽的海滩又深埋在沙下……”

谢里曼和伊文思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消解了波赛冬所做的一切：他们除去了岁月的泥沙，把古爱琴海地区昔日的容颜昭示于人。后来者追随他们的脚步，将这一地区不再为人所忘却的文明的其他遗迹逐一揭示出来。

特洛伊的挖掘者

THE DIGGERS OF TROY



一部有2800年历史、描述一场也许从未发生过的战争、其中的英雄人物极有可能纯属虚构、其作者可能是几个而非一个诗人的寓言诗，竟然激发了现代考古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反讽。《伊利亚特》从古代起便在西方文化中备受推崇，但数百年来严肃的学者一直将这部史诗视为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寓言。然而，在19世纪，所谓的“浪漫派”考古学拒绝了这种阐释。亨利希·谢里曼，一位富有的德国企业家和自我标榜为浪漫主义者的人，一心致力于证明荷马史诗的真实性。

1868年，谢里曼去拜访一位住在土耳其的英国侨民弗兰克·凯尔沃特，后者将他领到其产业附近的一座小山。凯尔沃特已经探查过这座叫希萨里克的土山，知道它是人造的。凯尔沃特使他的客人相信这个地点与荷马的描述相符，而谢里曼也确实断定这里就是特洛伊。在接下来的22年中，谢里曼指挥了7次在希萨里克山的重大挖掘。他招募他的同胞威尔海姆·杜菲尔德(左图，右下)作助手；不久，特洛伊也成为杜菲尔德的至爱。

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卡尔·布莱根的美国考古学家重新挖开了小山，进行了一次更为审慎的科学考察。布莱根像他的德国先辈一样，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认可《伊利亚特》“根本的历史真实性”，前往希萨里克山寻找支持它的实物证据。最后在1988年，另一位德国人曼弗雷德·考夫曼博士来到特洛伊，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工作日程，没有任何先入之见。这4个人的传奇以及将他们永远连在一起的那个考古遗址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史诗。



亨利希·谢里曼

一个对诗歌深信不疑并为之所驱动的人

A MAN DRIVEN BY A BELIEF IN POETRY

亨利希·谢里曼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一直被一个目标所激励——发现荷马笔下的著名的特洛伊城。然而，他的挖掘方法引来了激烈的争议，至今尚未平息。有些学者将他视为现代考古学之父，而有些人则痛斥他对希萨里克山不顾后果的挖掘，称他将遗址变成了一座“废墟中的废墟。”

凯尔沃特已经认识到不只有一座而是有几座特洛伊城，一个建在另一个的上面。他建议谢里曼慢慢地、小规模地进行挖掘，但这位德国人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挖了一条贯穿土丘的巨大壕沟。经过三个季节的挖掘，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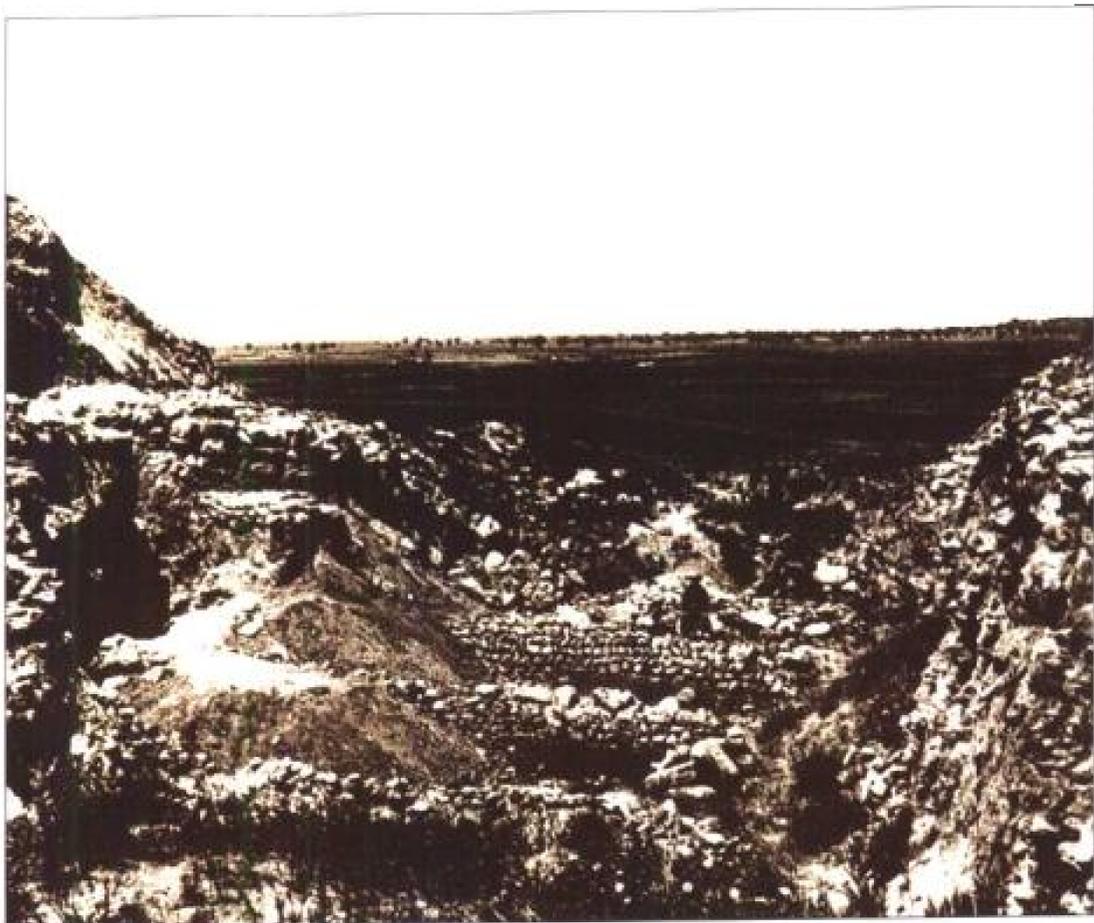
里曼断定倒数第二个地层——即特洛伊II（下图）——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说的“城墙陡直”的城市。后来，威尔海姆·杜菲尔德加入了他的行列，并且无意间帮助否定了他的理论。1890年，这两个人在特洛伊VI的地层中发现了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据认为特洛伊战争便发生在那个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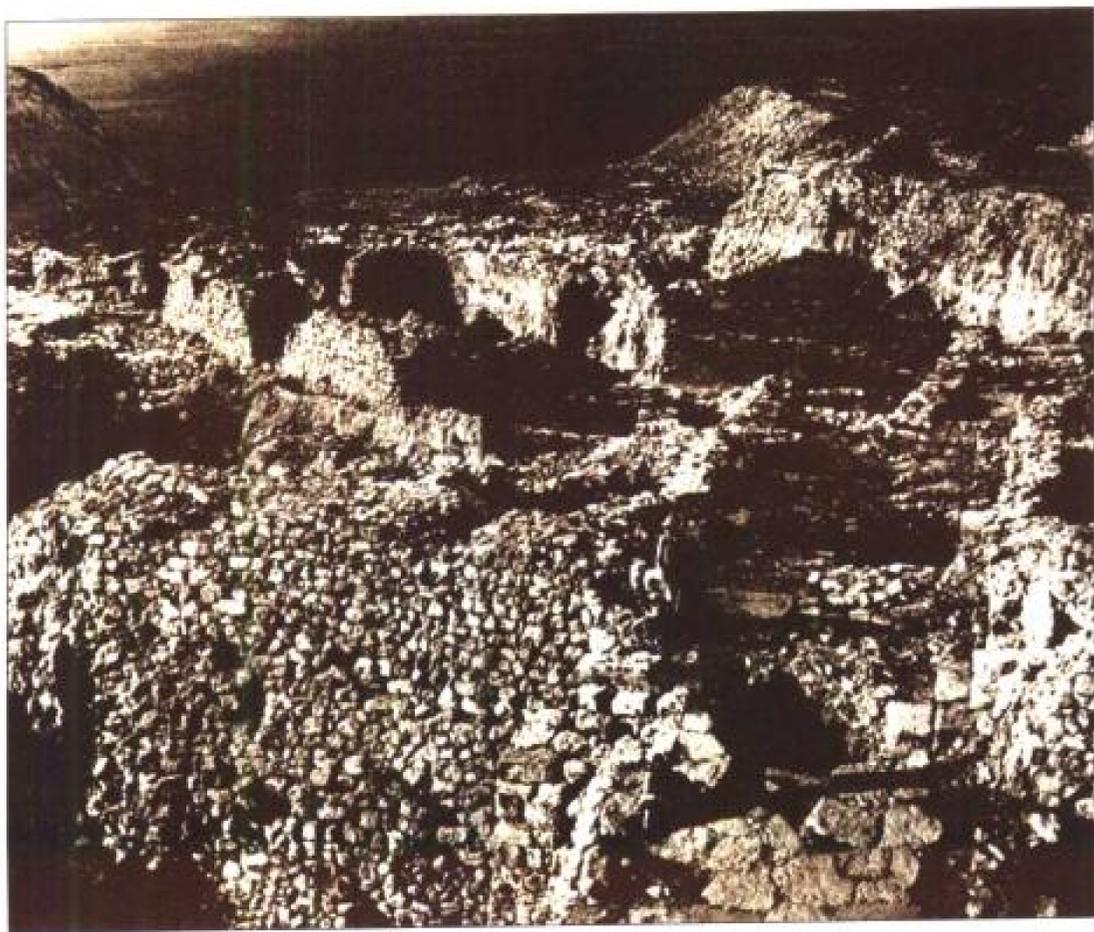
期——的陶器碎片。这一发现使杜菲尔德确信特洛伊 VI 才是他们两人要搜寻的城市。谢里曼在他的帐篷里反复思考了4天，然后轻声对杜菲尔德说：“我想你是对的。”他计划第二年回来对特洛伊 VI 做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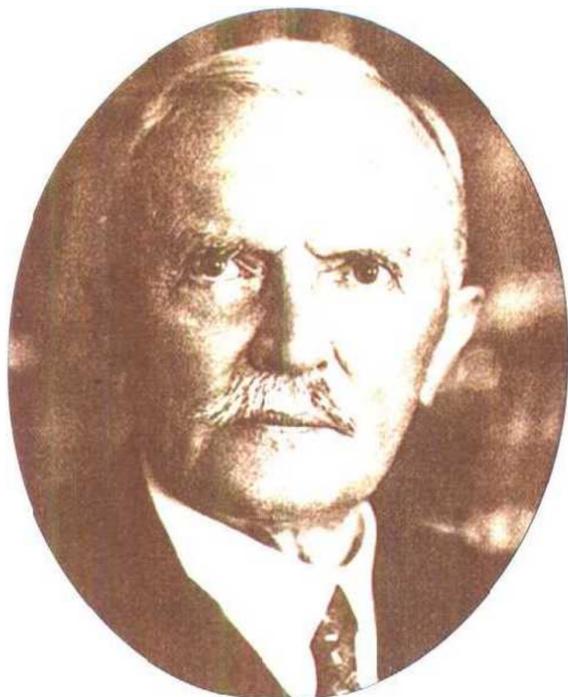
一步的探索，但不幸于那年冬天去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特洛伊 II 的满腔热情的发掘已经严重破坏了位于上面地层的特洛伊 VI。

■ 谢里曼认为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必定位于希萨里克山最深的地层，于是便让他的雇工挖了一条长131英尺、宽33英尺、切入山体的深沟。几百吨蕴藏着有关人类数千年定居史的实物证据的泥土和石头被清运走，随随便便地堆在山坡上。



■ 在距地平面36英尺以下的地层中，谢里曼挖掘到特洛伊 II 的遗存(右图)，并发现了黄金和其他珍宝。特洛伊 II 曾经是一个富庶的、防御良好的城堡，还表现出毁于一场大火迹象，所有这些都与荷马的描述相符。考虑到谢里曼对希萨里克山的地层时序缺乏全面的了解，他将特洛伊 II 误认为是毁于特洛伊战争中的那个城市是可以谅解的。





威尔海姆·杜菲尔德

从混乱中理出头绪

MAKING SENSE OUT OF CHAOS

1882年，谢里曼诱使杜菲尔德离开了奥林匹亚的一个挖掘现场，杜菲尔德把他作为一名建筑师的技艺运用到对希萨里克复杂的地层情况的勘查上，最终确定了9个不同的地层。

1890年谢里曼去世后挖掘便停顿下来，直到1893年才重又恢复。杜菲尔德集中精力发掘特洛伊VI所在的地层，发现了许多还没有被谢里曼破坏的东西，包括下

图所示的部分城墙。“我们的老师谢里曼绝不敢奢望荷马赞颂过的城墙保存得如此完好。”他写道。杜菲尔德还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与特洛伊II大为相似的是，这座城市也毁于一场暴烈的灾难。杜菲尔德没有把自己的发现吹嘘成对他已故导师的理论的否定，而是宽宏大度地说：“事实证明谢里曼是正确的。”



■ 杜菲尔德考古队的成员在希萨里克山顶摆姿势拍照，背景是特洛伊平原。高耸在周边平坦的乡野之上的城堡在有敌人来犯时将会提供足够的警示。在特洛伊VI的时代，古时候被称作海勒斯邦特的达达尼尔海峡距离希萨里克山只有一英里。





卡尔·布莱根

用刷子而非铁锹工作的人

WORKING WITH BRUSH RATHER THAN SHOVEL

遭到破坏的希萨里克山直到1932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的到来才重又被人触及。布莱根带来了一种新的、更为小心谨慎的挖掘方法。他把每一个步骤的挖掘都用胶片如实地记录下来；现在，考古工具不仅有铁锹，还有刷子。他致力于挖掘为数不多的尚未被触及的几个区域，将杜菲尔德的9个主要地层又进一步细分为“不少于46个地层”，并用字母来标明这些再次细分的地层。现在，学者们有了一份涵盖人类在希萨里克山3000多年定居史的详尽而连续的记录。

但布莱根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哪个地层中包含荷马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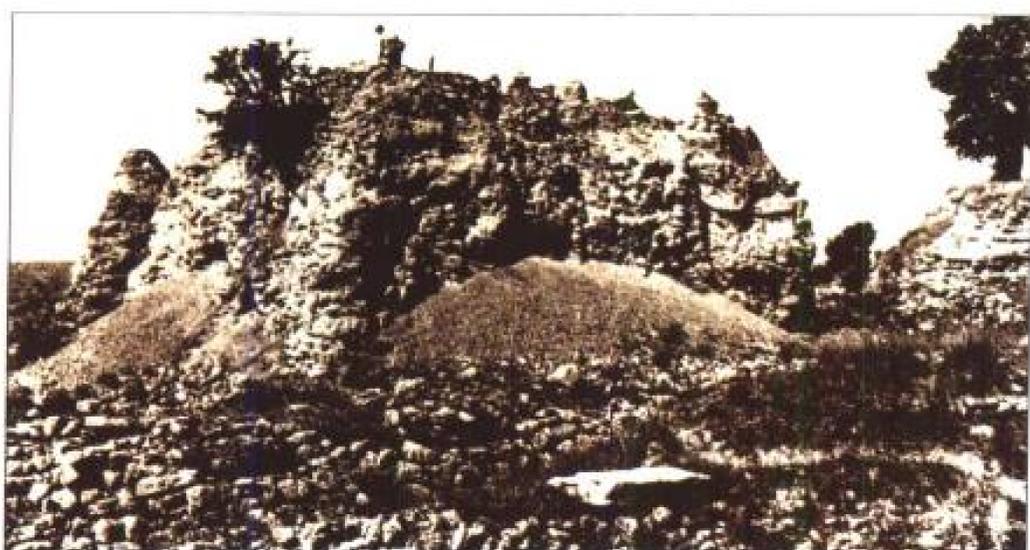
下的特洛伊。他推断杜菲尔德所选择的特洛伊VIh——第六个城市的最后一个分地层——毁于一场地震，而不是希腊军队的围攻；于1935年到访遗址的杜菲尔德同意了这一观点。

在紧接着的特洛伊VIIa地层中，有证据显示在城墙之内出现了突然性的人口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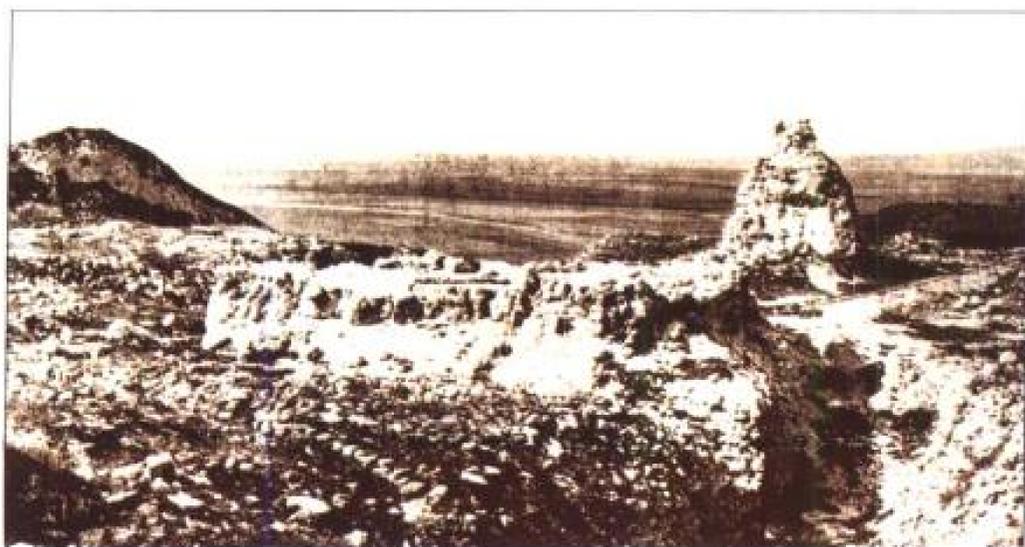


增，在房屋的地板下还出土了巨大的储物罐(左页，下图)，这表明曾经发生过围城的情况。布莱根在这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一具男性骷髅，那男子“看上去似乎是被人击倒的，而且一直以那种姿势躺在地上”。除

此之外还有范围广大的火烧的痕迹。据此布莱根写道：“Vila 地层必定是命运悲惨的特洛伊城堡的所在地。”尽管他做了这样的声明，但是这件事远非尘埃落定。



■ 谢里曼和杜菲尔德有意未触及希萨里克山的某些部分以反映其最初的高度；布莱根称其中的一部分为“岛”，并且在他为期7年的挖掘工程开始时在“岛”的左边拍了一张照片，拍照时“岛”的顶端站了一个人作为参照。岛上出土了大量有关特洛伊 III、IV 和 V 的证据，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沉积层从未被认定是《伊利亚特》中的那座传奇城市。



■ 这两幅照片显示的是处于不同挖掘阶段的“岛”的情况。上图中展示的是挖掘已经到达了包含特洛伊 IV 的地层时的情况。两年以后，在特洛伊 III 的城墙被移走后，“岛”只剩下了残余部分(左图)。谢里曼还留下了另一座被称为麦格伦的尖峰(背景)没有动，它坐落在一幢被谢里曼认定为特洛伊 II 宫殿的大型建筑的地基内。



曼弗雷德·考夫曼

以一种新鲜的眼光看待特洛伊

TROY VIEWED WITH FRESH EYES

在谢里曼去世100年后，特洛伊最终引来了一个不是到废墟中寻找荷马的人。“我们不是从《伊利亚特》出发，而是作为史前史学家从这个极其有趣的文化的交叉路口出发。”曼弗雷德·考夫曼博士说。考夫曼率领一支由众多学者组成的考古队，计划采用太空时代的技术、尖端的计算机和空中摄影技术对希萨里克山进行一次为期15年的全面彻底的发掘。这支队伍已经在特洛伊 I 之下又发现了一个沉积层，他们称之为特洛伊 O。

这项工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将谢里曼所挖的壕沟的边缘支撑住，将其他裸露的城墙稳定住，以防如今每年蜂拥而

至的 30 万名游客对遗址造成损害。他们像其先辈科学家一样，被特洛伊的神秘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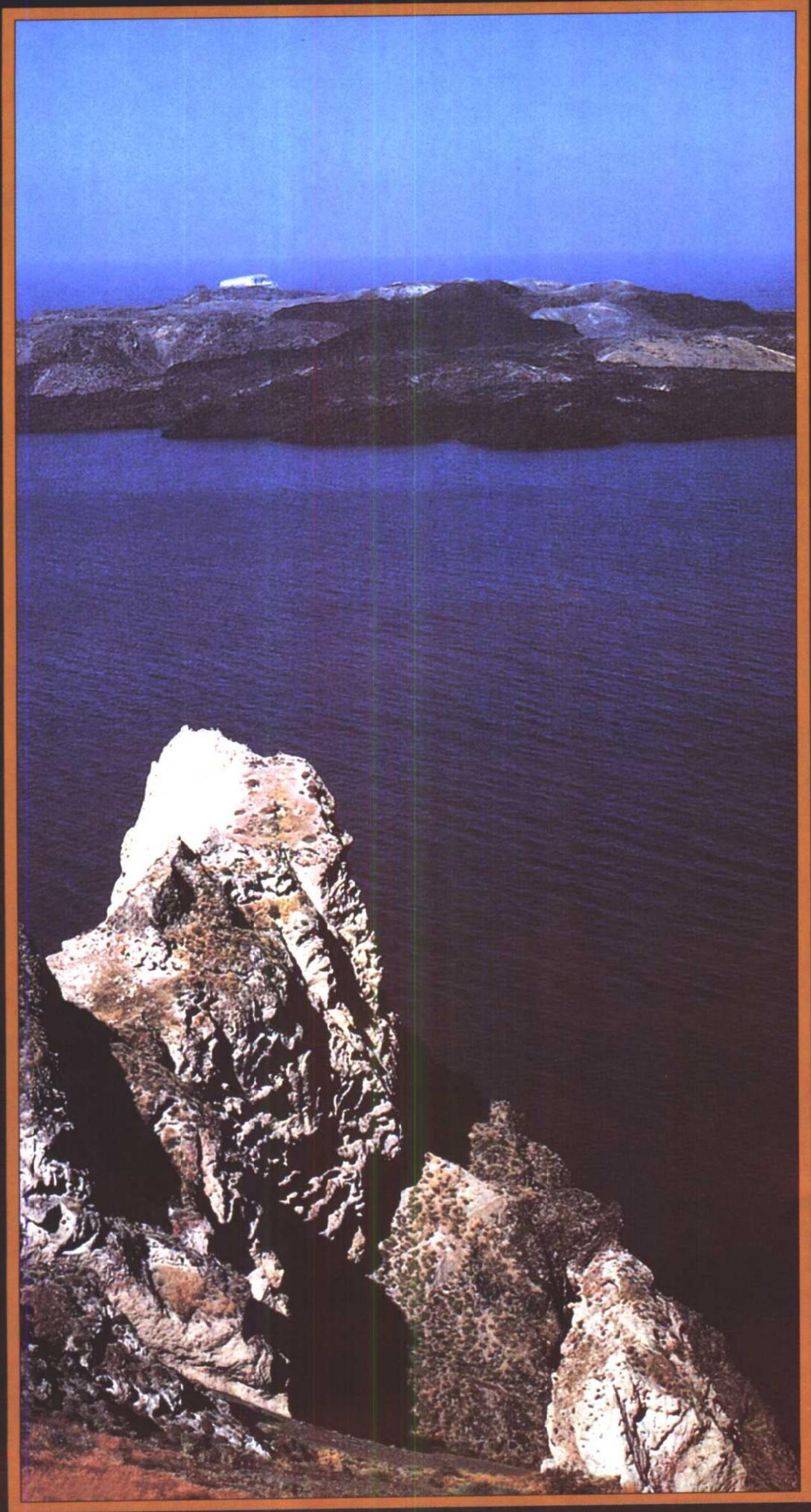
然而，考虑到这个遗址的考古史，考夫曼不能回避有关荷马的问题。和今天的大多数学者一样，他重又认为杜菲尔德的特洛伊 VIH 是特洛伊战争中的那座城市



——如果那场战争发生过的话。“我相信《伊利亚特》中包含着一个历史事实的核心：在这个控制着海峡和黑海入海口、在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地方，战争连绵不断。至于是否有一个帕里斯王子或美女海伦倒是次要的。”

■ 在清除了大壕沟中一个世纪沉积的瓦砾和植被后，工人们建造了一道支撑墙以防止它受到进一步的侵蚀。考古队的目标是将大壕沟恢复到谢里曼挖掘时的样子，使它成为考古研究史上的一个纪念碑。





第二章

斯特朗西利火山灰下的城市

THE CITY BENEATH THE
ASHES OF STRONGHYLE

当 镐和锤子敲击扬起的灰尘在他们的头顶盘旋时，爱琴海岛屿桑托里尼的采石场的老板们必定暗自诅咒着他们的工人刚刚有了一个新发现的消息。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想因为拯救几段不方便地戳在采石场中央的神秘石墙而耽误生产或牺牲利润。

作为有远见的19世纪的企业家，这些采石者非常清楚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企业在当时最大的工程——开凿苏伊士运河——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从这个小火山岛上采掘的浮石是制造一种抗海水侵蚀的耐久混凝土所必需的原料，而这种混凝土又是运河开凿者在塞伊德港建设新港口时所需要的。桑托里尼岛位于基克拉迪群岛的最南端，距克里特岛以北70英里，距希腊大陆东南最近的陆地115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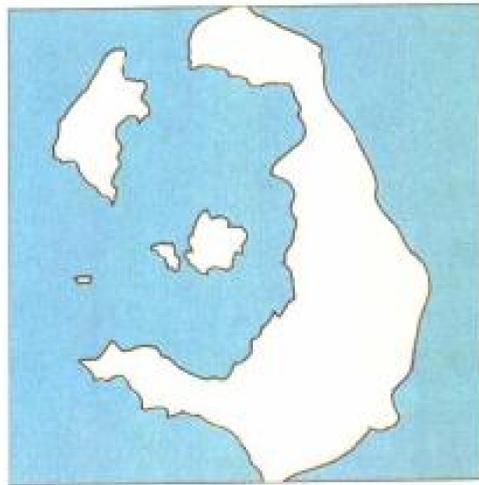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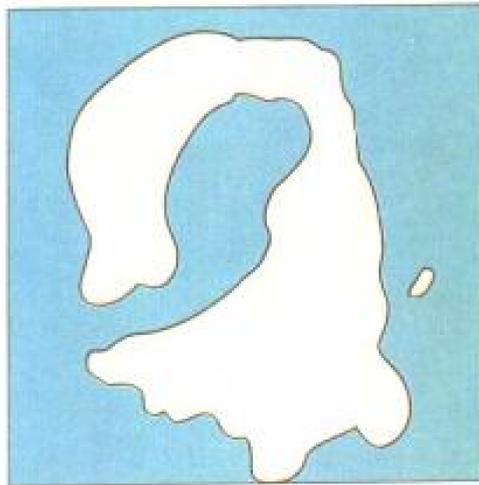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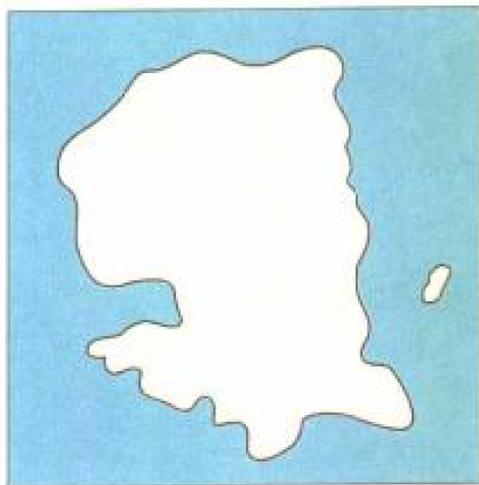
然而，1866年1月，在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始几个月之后，那座为工程提供大量浮石的长期休眠的火山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几位法国考古学家和一群希腊科学家来到岛上，以便身临其境地观察火山爆发的情况

■ 爱琴海蔚蓝的海水在曾经是古瑟雷岛中心的海域荡起丝丝涟漪。像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岛一样，瑟雷岛于3500多年前在一场剧烈的火山爆发后沉没于海底。

瑟雷岛的地形变化

THERA'S CHANGING TOPOGRAPHY

在岛上的斯特朗西利火山于公元前两千年喷发之前，瑟雷岛安适地静卧在南爱琴海之中(下图，上)。斯特朗西利火山爆发时，其内部的大部分岩浆向外炸开，致使海岛周围的堤坝坍塌，海水淹没了新的海



及其影响。那些一再被采石场老板忽略的石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来访者的注意。希腊政府科学使团的一名成员查看了墙上的石块，立刻认出它们比古代火山爆发所喷射出来的浮石和灰尘的年代还要久远。

采石场的经营者并没有分享那位官员的激动之情，而是继续采掘石块，对他们有可能将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化为齑粉毫不在意。这个小岛的业主显然对制止采石无能为力，但他还是同当地的一位医生合作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考古挖掘。他们发现了一幢有几个房间和一批陶器碎片的房屋。

这些发现激起了法国火山学家费迪南德·弗柯的好奇。当地的一位农民为他的勘察提供了帮助，带他去看曾经出土过文物的沟壑和两座很久以前便被洗劫过的小墓；此外，这位农民还向弗柯展示了他本人和他的邻居发现的一对金戒指。当弗柯开始自己挖掘时，他发现了一个地窖，地窖中央是一根用熔岩块砌成的柱子，窖里有很多用被称作黑曜岩的黑色火山玻璃刻成的刀片，还有一具人的尸骨以及装饰生动的陶器碎片——这些陶片的图案与任何已知的古典风格都不相类似。

被弗柯的报告所激励，两位法国学者亨利·马迈特和亨利·戈塞克斯在1870年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更为正式的挖掘。他们发现了其他埋在地下的房屋的遗存，这些房子都造得很坚固，面积也很大，里面有一些储物罐，罐子里的东西虽然已被烧焦、变黑，但仍可认出是大麦、兵豆和豌豆。

在一个葡萄园下掘洞时，他们发现了一条向下穿过一堆浮石和松动的砾石的通道，在通道的尽头他们



盆，改变了瑟雷岛的面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岛的西北部从主体分离出去，形成了瑟雷西亚小岛(下)；而主岛后来则被称为桑托里尼岛。火山的另外几次喷发导致了其他两座小岛的形。

直到最近，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那场扬起了20英里高的尘沙的火山爆发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考古学家斯皮里敦·马里那托斯相信斯特朗西利火山的最后一次喷发毁掉了附近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其他学者则猜测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可以解释《圣经》里记述的红海海水分离的故事，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些理论。

然而，对来自远至爱尔兰和加利福尼亚的木头样本的分析表明，在公元前17世纪20年代，树木的生长确实受到了妨碍，这或许是由烟云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冷造成的。格陵兰的冰样也显示，在公元前1645年时该地冰的酸度非常高，这说明此前或此后的20年间世界的某个地方有火山活动。在瑟雷岛上已经发现了证据，暗示火山活动的时期比从前大家认可的公元前1500年要早——以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埋在火山灰中的木头和种子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600年。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景象：墙壁上覆盖着平滑的白色石膏，石膏上画着栩栩如生、颜色鲜艳的壁画——壁画里所用的颜色有淡黄、鲜红、暗褐和令人惊奇的明丽的蓝色。但当他们试图挖走堆靠在墙壁上的火山灰时，壁画坍塌了。考古学家们知道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考察这一发现——他们头顶上方的砾石堆就处在倒塌的边缘。赶在地下“雪崩”发生之前，他们设法运走了一大批陶器碎片。一旦拼接在一起，这些抢救出来的碎片合成了100只花瓶，瓶上精美的装饰属于一种完全陌生的风格。

无论弗柯还是他的同胞都无法确认埋在地下的房屋及屋中花瓶的制造者的身份和年代；亚瑟·伊文思爵士使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青铜文明重见天日还是30年以后的事。最初的挖掘者只知道这个神秘的民族来自某个遥远的年代，不为现代学者所知，古希腊的诗人也未曾吟咏过他们。尽管由希勒·冯·哥特林根男爵率领的一支德国考古队将在19世纪90年代在桑托里尼岛上进行一些挖掘，但直到近100年后才有人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以调查岛上的谜团和发掘深埋在火山灰下的绚烂的艺术珍品。

当一次严肃而持久的挖掘开始时，古代世界的历史不得不重写。这一发现帮助填补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文化史上的一段空白，这段在古典希腊崛起一千年之前的历史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先前所认为的野蛮岛民一直在文化麻木期中打盹，直到被希腊文明的号角声震醒的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

埋在桑托里尼岛的灰烬和浮石之下的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开放性社会的遗存。这个社会的成员享受了



和平与繁荣的恩惠，在身后留下了有关自己的创造才能、艺术天赋和高雅品位的确实证据。青铜时代的桑托里尼岛的居民——该岛在古时候被称作瑟雷岛——所享有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会令今天许多社区的居民感到羡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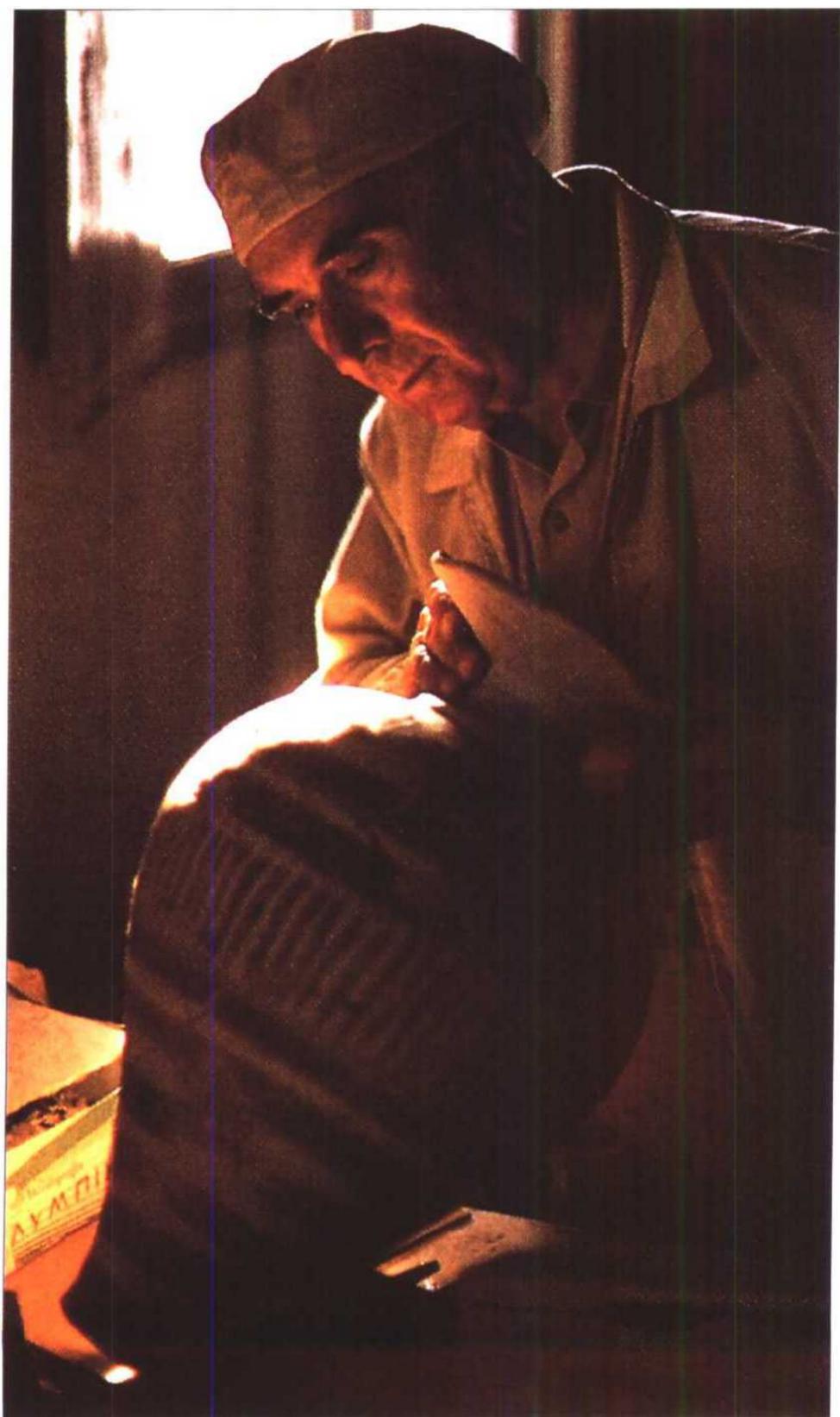
多山的瑟雷小岛阳光明媚，凉风习习，风中散发着野生药草馥郁的芳香。岛上的居民住在一个小镇上，镇子里的房屋高大而精美。在有过梁的屋门后是比例精当的房间，房间里装饰着壁画家们创作的最优美的艺术品。镇上的居民透过窗子和屋顶可以看到海上往来的交通——渔夫将一天的捕获带回家，附近岛屿的邻人过来出售或交换他们制作的器皿，水手们则从遥远的海岸带来更具异域情调的物品。

在这怡人的环境中，岛民们生生不息，而且变得越来越富裕，收获着小岛有利的地理位置——瑟雷岛处于爱琴海最重要的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上——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小小的家园在最宽处也不过4英里，但却是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与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之间的航线上一块重要的踏脚石。瑟雷岛上的几代居民将尽情享受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显然未曾中断过的和平。

这个表面上如田园诗般宁静的小世界很不牢靠地处于一个地质定时炸弹上。即使在今天，零零落落的漂浮在蔚蓝的大海上的爱琴海诸岛让人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虚假的和平。事实上，这个地区的地质史包含了始于约100万年前的一系列灾难，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爱琴海本身就诞生于距今500万年的上新世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地质裂变中，当时地中海水涌流到爱琴陆块上，从而形成了爱琴海。在这一动荡中，位于非洲和亚欧大陆之下的构成地壳的两大板块互相摩擦、碰撞，熔化的岩浆从这些板块相交的裂缝处向上奔涌，成为不计其数的火山。这些火山的顶峰耸立于南

■ 在这张照片上，斯皮里敦·马那托斯在查看一只饰有弥诺斯风格图案的陶瓶，它是在瑟雷岛上灰土覆盖的阿克洛提里出土的。这位考古学家惊叹于落在自己头上的莫大荣幸——他“不是去挖掘通常的腐朽的废墟，而是去探索一个在几星期内被抛弃和毁灭的城镇”。



爱琴海的水面之上，在土耳其和希腊大陆的边缘有深缺口的半岛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岛屿。这些火山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喷发；经过了千年之后，大多数变得不再活跃。但位于南爱琴海的一座火山——古人称之为斯特朗西利，意思是“圆形的山”——远未熄灭，有朝一日它还将爆发，对该地区的居民造成威胁。

公元前两千年中叶，一次猛烈的喷发炸开了斯特朗西利火山；随着时间的推移，瑟雷岛变成了三块——

主岛桑托里尼(今天依其古名被称作瑟雷岛)和两个小岛瑟雷西亚、爱斯坡洛尼西。(今天，还可以见到两个新的陆块：尼亚-卡梅尼和帕勒亚-卡梅尼。)这些剩下的岛屿环绕着一个大海湾，斯特朗西利裂开的火山锥便倾颓在这个海湾内，埋在约200英尺深的水下的灼热的浮石和厚厚的粉末状火山灰之下。

专家们相信不仅爱琴海沿岸、而且包括环地中海地区及其临海岛屿在内的广大区域，都受到了这次火山爆发的影响。视人们住在何处而定，他们必定震惊于火山喷发时的巨响和由地震引起的摇撼，因天空变暗而感到恐惧，或者——根据盛行风的风向——为空中含烟的云和有毒的气体所窒息。



那些在这一事件之后幸存下来的人不可能忘记他们的经历。在某些学者看来,这些恐怖的记忆已经保存在神话中了:在希腊及其以远地方的传说中都有火山爆发这一灾难的意象。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兼编年史家赫西奥德是第一个已知的编纂有关本民族的神祇及众神在宇宙间争斗的古代传说的人。他描述了宙斯和尖叫的巨怪堤丰之间的战斗的可怕后果——堤丰的黑舌头从他的100条蛇的嘴里伸吐着,而火焰则从他的无数只眼睛里喷出来。“宙斯和堤丰激战时散发出来的热量——雷电的热量、庞然巨怪喷出的火的热量、灼热的暴风和燃烧的霹雳的热量——充塞了紫色的海洋,”赫西奥德写道,“整个大地、天空和海洋都沸腾了。狂涛打着旋、翻着泡沫从陆岬席卷而过,不可遏止的地震爆发了。”

其他希腊神话和传说中讲到了整个岛屿像漂流的船只一样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这或许是对火山喷射出来的轻得足以在海上漂浮的泡沫一样的大块浮石的曲解。历史学家们还对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关一块叫作亚特兰蒂斯的消失了的大陆的描述感到迷惑,不知道这则关于那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的传说——据称该传说是雅典立法者梭伦在某一次拜访埃及祭司时听来的——是否的确会有一些事实上的根据。这个传说涉及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它取得了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成就,但所有荣耀在一个灾难之夜全都淹没在波涛之下了。

根据柏拉图书中的叙述者克里提阿斯的描述,这块消失了的陆地曾是一个被冷—暖泉水滋润的岛屿帝国,它肥沃的平原盛产“每一种食物”,而森林则丰饶得足以养活包括大象在内的所有野生动物。克里提阿斯说:“大地上无论何种芳香之物,不管是根茎植物、草本植物、乔木,还是从果实和花朵中溢出芬芳的香料,都在那块土地上茁壮生长……美丽、奇妙、不可胜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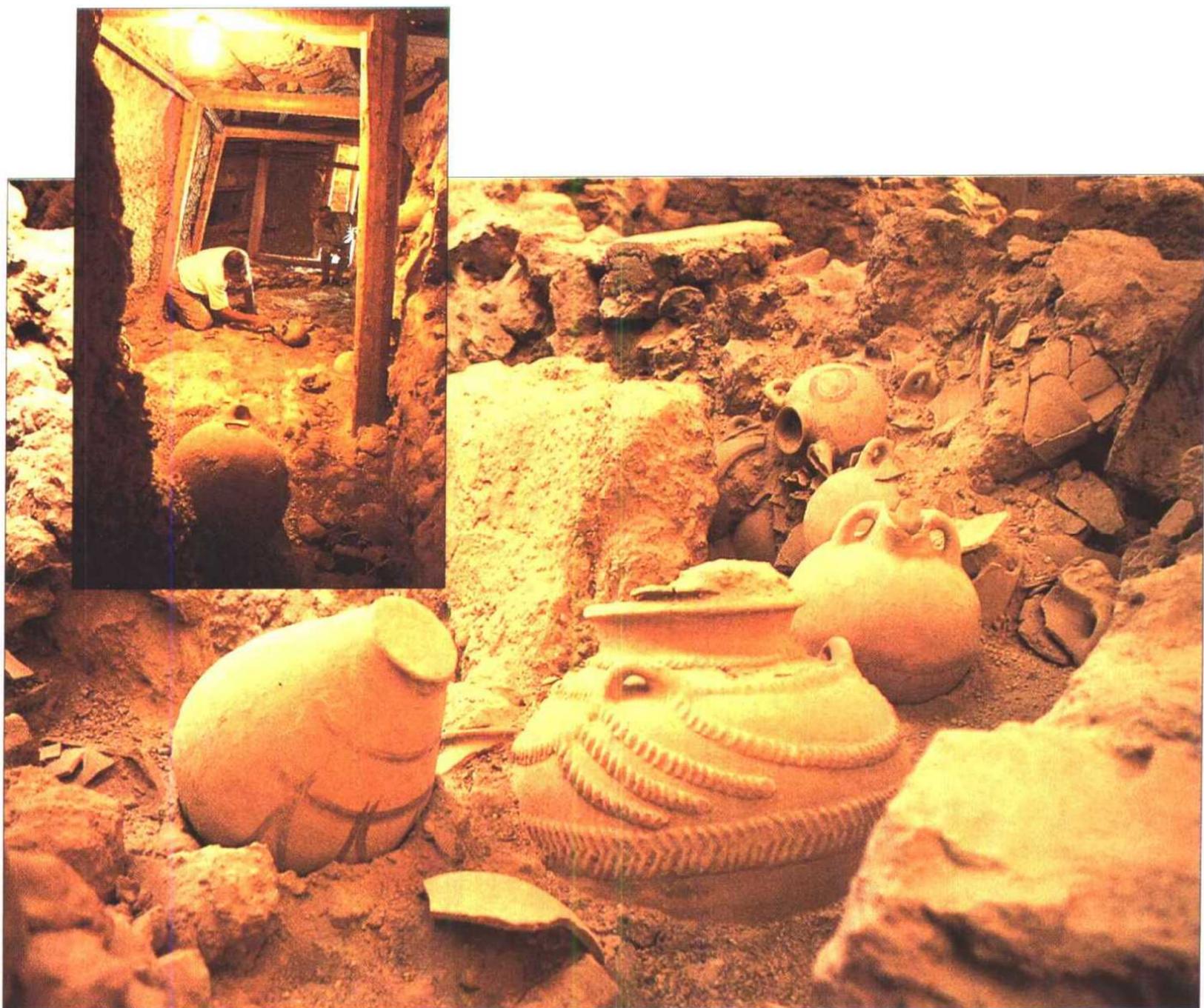
亚特兰蒂斯最初的居民是一个凡间女子和海神波赛冬结合所生下的孩子。他们明智地管理和利用岛上的自然资源,为自己建

造了一个美丽的都城：城里有宽阔的水道，河水上架着造型美观的桥梁；城墙上包着贵重的金属；宫殿镶嵌着色彩缤纷、闪闪发光的宝石；还有一个象牙顶的神庙，庙里摆放着黄金的雕像。和平与和谐在这个王国内持续了几个世纪，古老的法律和习俗得到忠实的维护。但当亚特兰蒂斯人性情中卑劣、凡俗的一面胜过他们从其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神性的光辉时，他们幸福的国度便走到了尽头。他们被野心所腐蚀，渴望得到权力，成为披着虚假外壳的伪君子。

众神之父宙斯看到惩罚他们的时候到了。柏拉图写道：“发生了猛烈的地震和洪水；在一天一夜的灾难过后，亚特兰蒂斯岛消失在大海深处。”但这块陆地全部沉没了么？是否有小岛留下？不管这个被人们重述了千百年的故事中有多少曲解的因素，它的许多方面与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年期间的斯特朗西利火山爆发这一地质事件大致相符。

1885年，周游四方的维多利亚游客詹姆斯·西奥多·本特来到瑟雷岛，他称该岛为“火与锻冶之神伍尔坎的神秘作坊”。对岛上阴沉的景色、黑色的海滩和弥漫的凄凉氛围他感到一阵恐惧的颤栗，并且“着迷于它的丑陋”。然而，本特对这个空旷的荒野阴郁而浪漫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除了依然在忙于剥掉小岛外壳的采石者外，岛上还有一个农民群体——他们在灰色的火山土上艰难谋生，在自家葡萄藤的荫凉下休憩。当第一批满怀激动之情的19世纪勘查者到来时，当地的农民就已帮助他们挖掘了。观察过父辈挖掘、看到过尘土被小心翼翼地最早的发现物上刷掉的小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将在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希腊考古学家斯皮里敦·马里那托斯越来越相信瑟雷岛深埋的废墟中包含着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谜团的答案。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克里特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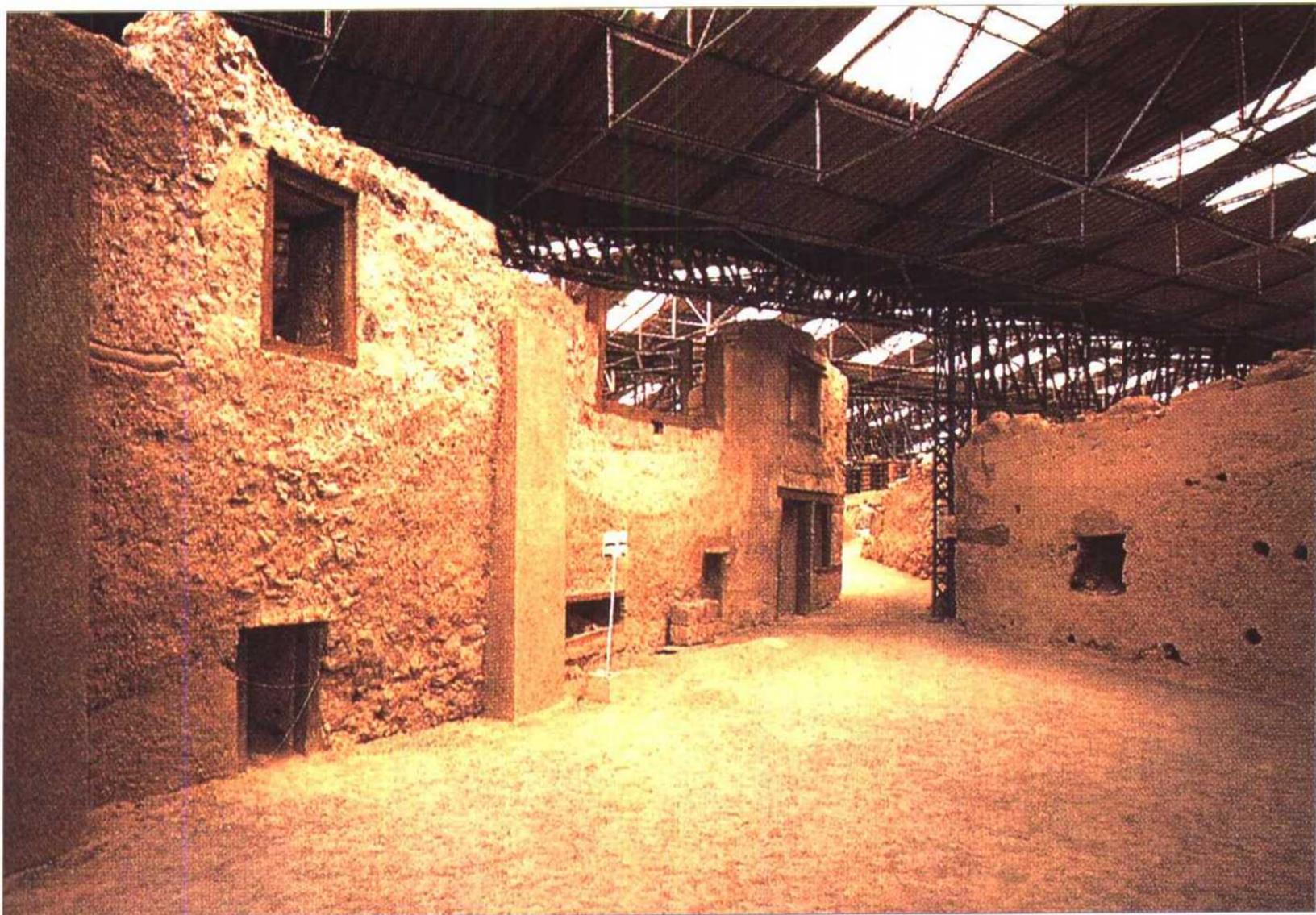


上的宏伟宫殿以及整个弥诺斯帝国都是被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年的彻底毁掉了瑟雷岛的那次火山爆发所毁灭的。他将毕生坚持这一理论，尽管从一开始该理论就被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希腊内战阻止了马里那托斯实地检验他的观点。1958年，在一次地震袭击瑟雷岛后不久，他回到了岛上，旨在考察地震造成的影响，或许还期望发现支持他的论点的证据。马里那托斯爬上一座1200英尺高的石灰石山脊，考察山顶上的古希腊和罗马废墟。但直到60年代他被任命为希腊考古局总干事时，他才得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发起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挖掘。

马里那托斯最初在雅典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1956年成为希腊考古局古物和纪念性建筑部主任。在

■ 阿克洛提里的挖掘者在150英尺深的火山灰和浮石之下掘洞，发现了大量陶器。上图中那个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古罐便是刚刚出土的。与一条未铺路面的瑟雷岛马路相接的通道(上，嵌图)是为了保护地下古迹免受天气破坏而修筑的。墙壁和天花板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最终迫使考古学家们采用不同的挖掘方法。



■ 被全部挖掘出来的西屋——据认为是一位富有的船长的宅邸——笼罩在金属脚手架和一个玻璃棉屋顶之下。它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建筑的典型特征：房屋共有二层，门旁有一扇窗子，屋前有一条铺了路面的街道

该部门的支持下，他在阿提卡挖掘出了地下遗址，在克里特岛上的阿墨尼索斯和瓦西佩特罗发现了弥诺斯建筑的遗存，在希腊大陆上的墨西尼亚探索过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定居地和公墓。现在，他的职位使他得以发起一次重大的挖掘，这次挖掘不仅将为他的考古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还将满足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因为当时爱琴海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挖掘都是由外国组织发起的。

1965年，马里那托斯对瑟雷岛进行了勘察，计算在哪里挖下第一条壕沟。他推测下陷的山体曾经保护了小岛南岸免受猛烈的西北风的袭击。在这里，有一个风景如画的阿克洛提里小镇，镇上有白色的小房子和教堂，整个冬天都阳光普照；即使是今天，这个小镇也是一个躲避风暴的安全港。



此时，由马迈特领导的法国考古队在1870年所进行的挖掘和由冯·哥特林根领导的德国考古队在19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挖掘，在农民的犁下几乎已全部湮灭无踪。但通过请求某些年老的岛民尽力回想他们的童年往事，马里那托斯得以重新确定曾经吸引过先辈考古学家注意的遗址的位置。老人们把他领到靠近阿克洛提里的土地已经下沉的地方——土地下沉显然是由埋在地下的废墟的运动造成的；或者带他去地表有奇怪的石头突出物的地方——这些突出物暗示地下有墙壁和门廊。马里那托斯在一些地方发现驴从圆形的石水槽里喝水，他认出这些水槽是巨大的史前石臼。

在对这个大有希望的地区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勘察并且绘制了地图、在空中拍摄了照片之后，马里那托斯开始在将今日的阿克洛提里镇与大海连接起来的沟壑中挖掘。在把铁锹插进土里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便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市的遗存。

很快便弄清楚，遗址上的建筑通常有两层或三层高。马里那托斯在挖掘这些建筑时为了不引起上面楼层中已经部分坍塌的墙壁完全塌落而费尽了周折。原来的建筑者是用砾石和粘土建房，之后再用木料加固的。但木料早已烧毁，粘土也变干、碎裂了。在马里那托斯看来，很显然，20世纪的一场暴雨会将这片废墟变成一堆青铜时代的烂泥。他的解决办法是用瓦楞金属片和玻璃棉建一个屋顶罩在挖掘现场上，同时又可以让阳光射入。他用一系列独立式的预制钢梁来支撑这个屋顶。这些保护性的结构随着挖掘的进展很容易组装、扩展和搬运。

为了固定这些钢梁，考古队渐次将坑挖到了基岩上。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对地层进行有系统的探测，逐步揭示出遗址的历史。发掘者们挖了一些穿过浮石和火山灰的探索性坑道以确定遗存的位置。泥土、岩石和瓦砾被从遗存上运走以开拓出大片供研究的区域。

在木制支撑椽和过梁已经腐朽碎裂、只在环绕的浮石块上留下凹陷的印迹的地方，考古队员们将混凝土浇注进这些缺口里。混凝土凝结后，便附着在残存的石头结构上，成为缺失的木梁的形状，确保这些建筑保持原貌。当这样的建筑遗存被发现时，便在它们的上方搭起可拆装的屋顶以对其进行保护。

马里那托斯在继续发掘和探索10幢完整的建筑时，经常抛弃一些传统的做法。比如，在为这些建筑命名时，他没有采用单一的体系。他根据希腊字母表中的头几个字母将四座建筑分别称作 α 、 β 、 γ 、 δ 。其他建筑则根据其建筑材料被逐一称作Xeste 1、2、3、4——Xeste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琢石。令人困惑的是，阿拉伯字母既用来区分不同的琢石建筑，又用来标明单个的房间。最后两幢建筑根据它们的某些特征来命名：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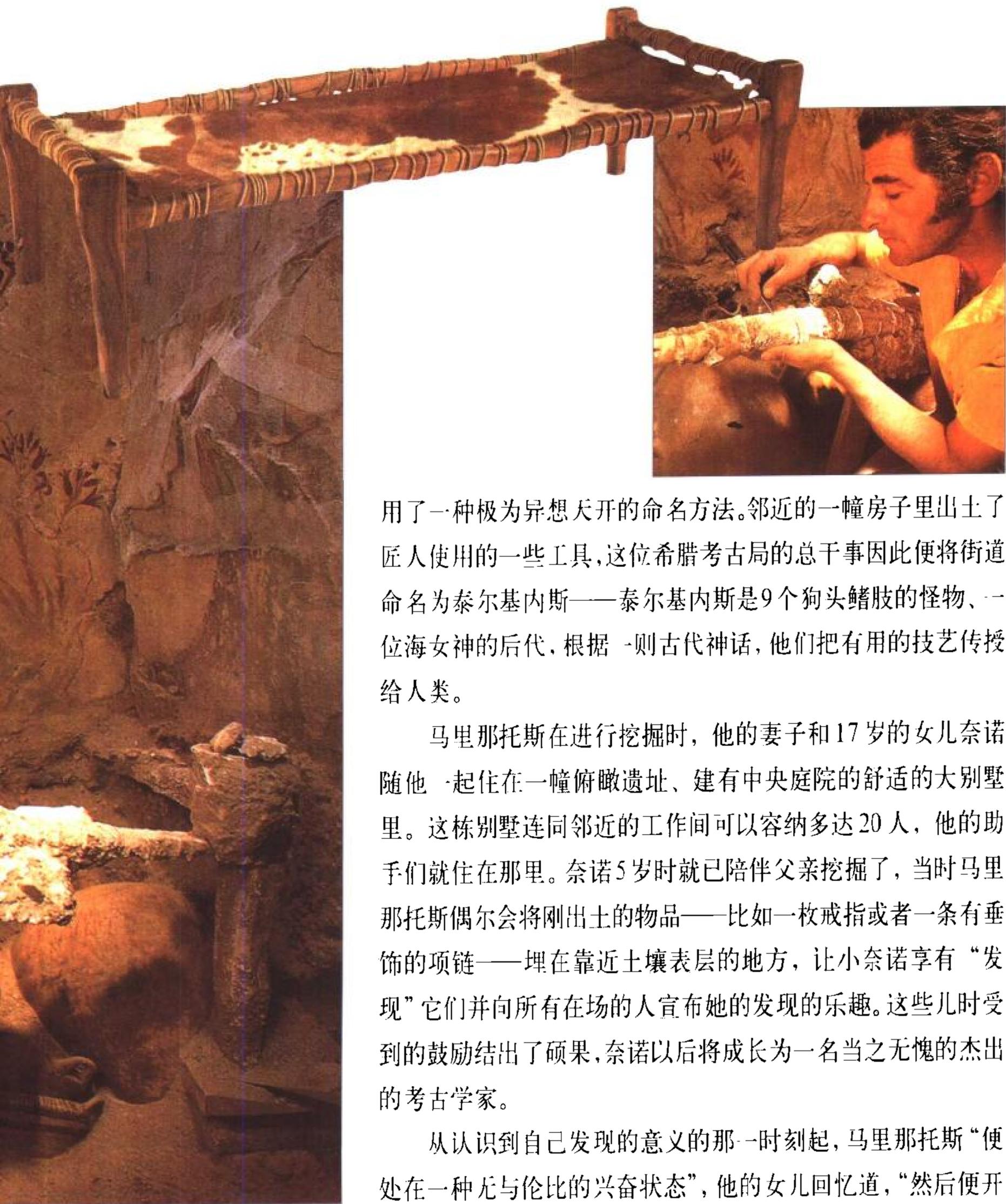
■ 在阿克洛提里 δ 号建筑内，一张三条腿的木桌朽烂后在变硬的火山灰中留下了一个凹穴：考古队员将灰泥浇入那个凹穴，便形成了这个15英寸高的铸件。千百年后木头已经腐烂，但一些柳条和灯心草编的篮子留存了下来，尽管它们也已变成粉末状。

上绘有身着弥诺斯服装的妇女的被称为“贵妇房”，位置在西侧的被称为“西屋”。

马里那托斯就这些房屋最初的居住者可能的身份作了种种猜测。西屋中绘有航海主题的壁画，因而在马里那托斯看来，它必定属于海军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也许是瑟雷舰队的司令，或者它归一整代船长所有。在 α 号建

筑中，他将一个通向一条走廊的自成一体的封闭的小空间确认为看门人的住所。当挖掘者们发现了显然是一条贯穿各房屋之间的街道时，马里那托斯采





用了一种极为异想天开的命名方法。邻近的一幢房子里出土了匠人使用的一些工具，这位希腊考古局的总干事因此便将街道命名为泰尔基内斯——泰尔基内斯是9个狗头鳍肢的怪物、一位海女神的后代，根据一则古代神话，他们把有用的技艺传授给人类。

马里那托斯在进行挖掘时，他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奈诺随他一起住在一幢俯瞰遗址、建有中央庭院的舒适的大别墅里。这栋别墅连同邻近的工作间可以容纳多达20人，他的助手们就住在那里。奈诺5岁时就已陪伴父亲挖掘了，当时马里那托斯偶尔会将刚出土的物品——比如一枚戒指或者一条有垂饰的项链——埋在靠近土壤表层的地方，让小奈诺享有“发现”它们并向所有在场的人宣布她的发现的乐趣。这些儿时受到的鼓励结出了硕果，奈诺以后将成长为一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考古学家。

从认识到自己发现的意义的那一刻起，马里那托斯“便处在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状态”，他的女儿回忆道，“然后便开



始了一系列飓风般的极度活跃的行动。”奈诺后来记述道，“风暴的中心是瑟雷岛南岸，而风暴眼则是斯皮里敦·马里那托斯。”

马里那托斯对他的下属要求很严，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人。虽然他自己不断凭空想出新的概念，有时却不能接受助手们的新想法。助手们发现让马里那托斯接受一个观点的最容易的办法是“提醒”他这个观点是几天前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周围的人知道当记者和电视摄像师到来时，他们最好被立即引到这次挖掘的首席考古学家马里那托斯身边。当为了将一块壁画的残片从地下取出而需要进行精细的挖掘时，工人们会首先尽力将马里那托斯的注意力引到别处，否则很可能将承受他们这位狂躁的领导者神经质的厉声训诫——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些毫无必要的话，警告他们务必多加小心。

马里那托斯具有那种将谢里曼引领到爱琴海王国的非凡的想象力，只要情况允许，他就会让一则古老的希腊神话在他眼前复活。像他的先辈一样，他也痴迷于荷马。每当他扬帆启航时，他总喜欢想象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就陪伴在他身旁，而且自己也将经历与奥德修斯相似的冒险奇遇。他的女儿还记得在遗址上的漫漫长夜中着迷地听他讲故事的情景，他的故事既有当场杜撰的，也有自己改编的《荷马史诗》的片断。

马里那托斯的创造性思维在实际场合中也帮了他的忙。当一个农民指给他看挖井时发现的咸的地表水和滩沙时，马里那托斯立刻在想象中看到了农田下面的船只和港口。他知道曾将瑟雷岛撕开了一道口子的火山爆发在岸上到处都留下了砾石和火山灰，但直到那个时刻，对于该岛最初的海岸线在哪里他一点线索也没有。

从 这个工程一开始，引人注目的发现物便层出不穷，共计有数千件家庭用具、石制工具、陶器和家具碎片。接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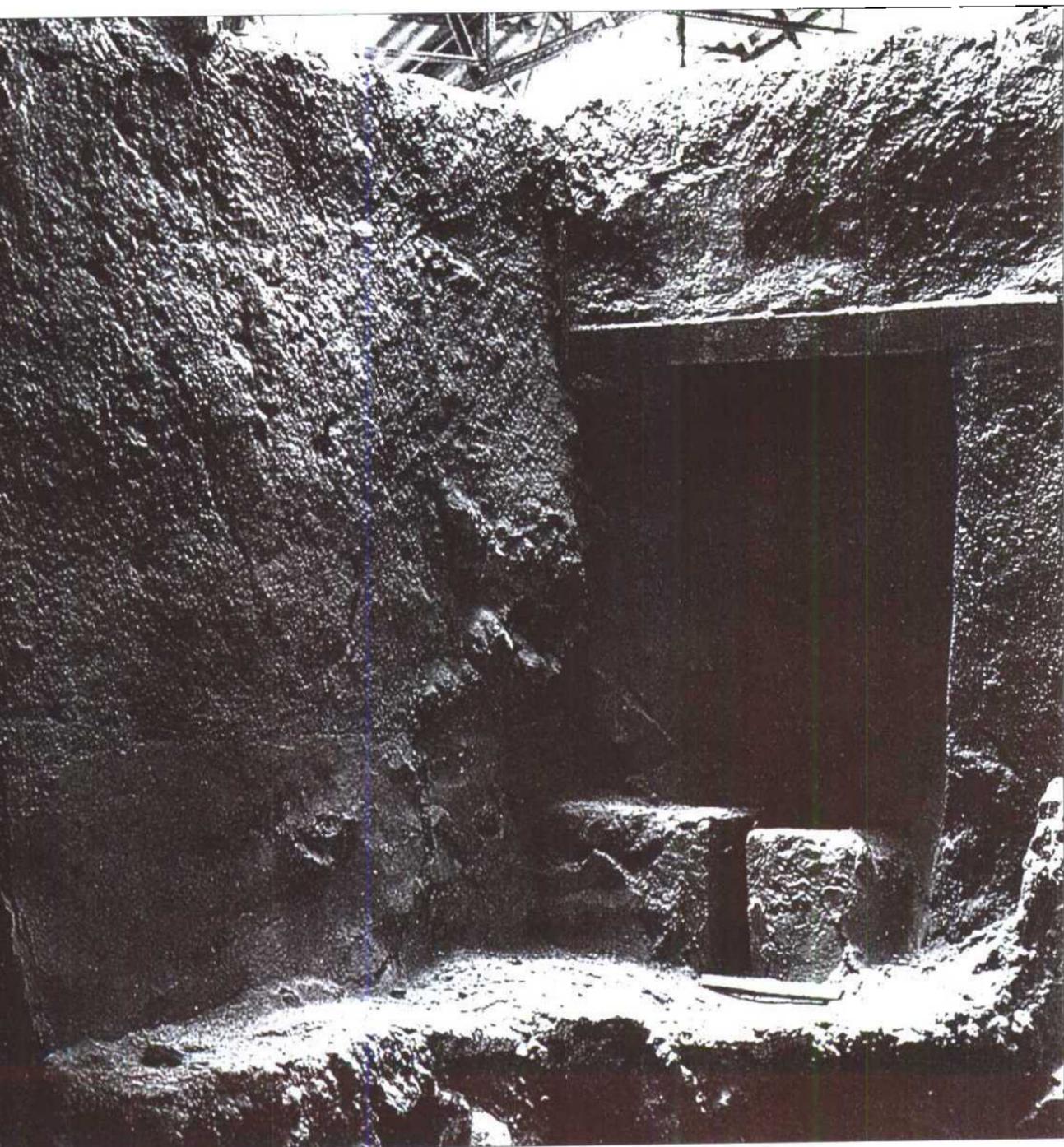
1968年9月，即第二个挖掘季节期间，马里那托斯有了一个真正壮观的发现——一幅绘制精美的彩色壁画的断片，壁画上绘有一个男人的头像、几只展翅高飞的蓝色大鸟和同样是涂成蓝色的一只猴子的头。在日志中详细记述了这一发现后，马里那托斯开始苦苦思索这些形象的含义。难道那最初的场景是对一个著名的希腊神话极其古老的诠释吗？“我开始疑惑那个男人究竟是奥菲士还是弹着竖琴、森林中所有的鸟儿都在他面前飞舞的泰米立斯？”他写道。

不论画家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发现这幅鸟与猴的壁画仅仅是一个开端。新的瑟雷艺术品——不完整

但常常保存得令人惊异地完好——不断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用柔软的刷子轻轻拂去壁画断片上堆积的岁月的尘沙，这自然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进度如同龟行。比如，挖掘西屋的考古队员在一块满是火山灰的方形庭院里每天只能前进一英寸。

在另一个房间里，考古队员发现了描绘一队蓝色的猴子攀援一大片岩石的壁画，而这片岩石所描绘的内容同挖掘现场附近的景致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在，有一点已变得毋庸

■ 西屋上层的一间浴室里依然保留着两条凳子，凳子之间是一条四英寸的窄缝，废物就通过这条缝隙，经由粘土管子流到街道下面的阴沟里。在盥洗室左侧空着的地方，也许曾有一个用烧过的粘土做成的浴缸和一只用来淋水的三条腿的器皿



置疑，那就是阿克洛提里镇的居民曾经住在墙上绘有流光溢彩、细节逼真的壁画的房间里，这些壁画中充满了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象征。

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来自1970年：在δ号建筑中的一个房间里，一幅壁画还保留在最初的位置上，而且完好无损。到那时为止，马里那托斯发掘出的壁画大多已裂成断片；有几幅虽然还很不牢靠地留在原位，但已不再能固定在墙上了。许多壁画很可能是在地震袭击瑟雷岛时被毁，其他的则是在更为晚近的时候当洪水渗入一部分已被埋在地下的城镇时遭的殃。但δ号建筑里的艺术品依旧奇迹般地散发着最初的光彩，依旧留在昔日主人向它投去最后凝视的位置上。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兰弗路在壁画显露出来时在场。“我们都认识到，”他回忆说，“这是史前时代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最完美的艺术品之一。”

克里斯托斯·多默斯——当时挖掘工程中仅次于马里那托斯的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为该考古项目的指挥者——描述了壁画从盖在它上面的灰尘中一点一点显露出来时现场高度紧张的气氛：“用刷子拂去火山灰的缓慢过程以及这件伟大的艺术品一寸一寸地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情景，让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都激动莫名。”发现者们将这幅壁画命名为《春天来了》，它描绘了燕子在百合花和多彩的岩石间飞翔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瑟雷岛风光。这幅画的作者对燕子的飞行方式和行为有着敏锐的观察，形象逼真地将它们再现出来。该壁画将往昔岁月中的一个时刻凝固下来、呈现给今人，它照亮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马里那托斯看来，科学家们也许会发现，画中的景象将为他们了解斯特朗西利火山爆发之前瑟雷岛的地质特征提供宝贵的信息。至于那些燕子，马里那托斯声称它们大概从来也没再回到过这个小岛，尽管今天在瑟雷岛周边所有的岛屿上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在机



制改变了这些鸟儿的迁徙习惯，警告它们永远离开瑟雷岛。

发现所带来的激动很快便被焦虑所取代——人们认识到承载壁画的墙体是如此脆弱以致随时都有可能坍塌。马里那托斯把希腊最杰出的三位古艺术品修复专家召集到一起。专家们把自己关进遗址上的一间小屋里，进行了长达48小时的紧急商谈，苦思冥想及时将壁画拯救出来的应急措施。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的计算倘若稍有差池，也许就会导致壁画全部毁掉。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壁画从仿佛是它的第二皮肤的墙体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复杂而棘手，每一步都充满悬念。首先，为了将壁画连在一起、不致塌落，保护者们用一片浸透了粘合剂的网纱盖住它的整个表面，网纱上还覆着一层更加结实、坚韧的织物。接着，从壁画底部开始，他们把一系列垂直的皮条用胶粘在那层织物上，而皮条的顶端没有缚住。下一步是将这些皮条的顶端牢牢地绑在一根固定在壁画上方的横梁上。这样，在剥离它的过程中，悬在梁上的壁画就可以保持不动了。

修复者们为覆盖着织物、支承着壁画的墙面做了一个聚苯乙烯铸模，这样就确保了墙表面上任何不规则的地方都将在铸模上再现。然后，修复大师斯塔马提斯·派拉基斯开始用专门为这一任务设计的长长的钢针撬开那层托着壁画的灰泥。一旦分离完毕，整幅壁画连同它的包裹物、支撑梁以及现在它已容身其中的铸模被极其缓慢地放低，直到它面朝下落到地面上。最后，又做了第二件聚苯乙烯铸模，这次是为壁画后面的支撑墙做的；做好后，这件铸模被小心地放到了壁画裸露的背面上。安全地夹在两层铸模之间后，这件珍品又被安全地送到先前已在阿克洛提里镇建好的工作间和贮存室以供修复。修复者用一种溶剂除去盖在壁画上面的织物，未对壁画造成任何损坏。

即使是破碎的壁画，也能重新拼装起来。在小心翼翼地临摹完每个片断并且准确地记录下它们最初的位置后，修复者将用丙



酮和稀释的环氧树脂对其进行处理，以去掉壁画表面具有破坏作用的潮气，保护画上的颜色。然后，他们用网纱罩住壁画运到实验室去清洗和分析。经过有系统的组装——加上那种解决极其复杂纷乱的难题时所需要的想象力和机敏——这件儿近失落的艺术珍品逐渐回复到与它最初的完整性相接近的状态。然而，完成每一步的工作都要花上几年时间，有时甚至有多达12位的专家同时为修复壁画忙碌。

不久，各个领域的专家——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动物学家、博物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士都加入了考古学家和壁画保护者的行列。经过他们的努力，这个埋没在地下的小镇开始从长眠中苏醒过来。甚至仅从引人入胜的壁画断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点：瑟雷岛上消失的居民曾经是一个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民族，他们具有艺术天赋，对艺术品也有敏锐的鉴赏力。

这些研究者没有花很长时间便确认阿克洛提里小镇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镇上一排排耸立在海岸线之上的高大建筑必定给在港口登陆的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瑟雷岛也许面积不大，但依当时的标准，它的港口却是一个庞大的都会，占地可能达到了31英亩。

建造得坚固而宽敞的房屋通常有两三层甚至四层高，它们也许是单个家庭的大宅子，也许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挤进有限的空间而设计的公共住所。这个定居地内住宅的稠密程度，预示了中世纪欧洲拥挤不堪的海港。镇上曲曲弯弯的狭窄街道组成了一个迷宫，这些窄得几乎容不下一头驮畜走过的小街通向奇形怪状的小广场，而一条条黑漆漆的巷子则从各个广场向四

神秘的大理石雕像 令人想起 被遗忘的岁月

MYSTERIOUS FIGURES OF MARBLE EVOKING A FORGOTTEN PAST

当19世纪早期去往爱琴海地区的欧洲旅客随身带回来一些被他们视作原始古玩的大理石文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些物件比古典希腊的年代还要早。直到数十年后考古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大理石雕刻品才被确认是在公元前3500至2000年间在基克拉迪群岛上盛极一时的强有力的文化的遗留物。

英国学者詹姆斯·西奥多·本特是第一个在基克拉迪群岛上进行系统挖掘的人（“基克拉迪”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呈环状的”，这反映出诸岛屿环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得洛斯岛排列的地理位置）。本特在19世纪80年代的发掘导致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在群岛上曾经存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史前帝国”。其他对这一文化感兴趣的人紧随本特的脚步来到诸岛，其中包括希腊考古界的前驱克里斯托斯·特桑塔斯。特桑塔斯惊诧于这个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他从地下挖掘出



来的大理石花瓶和雕像、装饰性的陶碗和银首饰就是明证——和社会成员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的能力。那些头向后倾斜的风格化的雕像尤其惹人注目，它们大多是女性，从不到两英寸高到接近真人大小不等。

然而，这个文化肇始于何时却很难确定。接着，在1949年，另一位希腊考古学家尼克斯·坎

图伦在格洛塔岛上发现了一个早期的文化中心。11年后，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在萨列戈斯和凯洛斯岛上发掘出了石器时代的定居地。在基克拉迪群岛上，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来自矿产贸易的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死后的陪葬品也日益增多，包括右上图所示的黑曜岩刀剑和用来制造这些刀剑的岩芯。但随葬品中主要的是雕



像，这
些雕像大都

是用石头工具刻成的，有凿刻用的刚玉以及雕琢细节和刮平表面用的黑曜岩。

这些雕像显示出磨损甚至修补的痕迹，很可能主人在在世时就使用过，大约是被用作祭祀时的奉献物。雕像上的些许色彩暗示它们之中曾有很多是涂有颜料的。既然雕塑中女性形象居多，有些学者认为它们表现的是一位对岛民非常重要的女神。

■ 这种令人联想起现代艺术的不加渲染的质朴风格是基克拉迪群岛雕像的特征。这个在阿墨戈斯岛上发现的大理石头像可以追溯到那一个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即大约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



■ 在纳克索斯岛一个大理石采石场上坐落着一尊无头“萨列戈斯胖妇人”雕像(左下), 这尊长近2.25英寸的新石器时代的雕像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刻制而成的, 有些研究者推测后来出现的与之相同的雕像可能表现的是一位生殖女神或者其他神祇。

■ 群岛上最有名的艺术形式就是这种双臂交叠的标准像——之所以称它为标准像是由于它符合刻板的规范。右侧的这尊在纳克索斯岛上发现的雕像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 它有着这一艺术形式所特有的锥形头颅、切削开的阴部三角区、尖尖的双脚和交叠的双臂。

■ 左图中的这个“小提琴小像”删繁就简地表现了抽象的人体, 类似的雕像代表了早期基克拉迪文化的初始阶段(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700年)。只有少数石板墓中有这样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陪葬品, 这反映了墓主高贵的社会地位。



■ 这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200年间晚期双臂交叠的标准像(中图),比早期的作品显得方正而肥胖,这表明大理石雕刻技艺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以解剖学的眼光来看,这尊雕像不太符合比例,它的左臂也反常地放在了右臂之下。

■ 这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弹竖琴者的雕像(左图)是在克洛斯岛上的一个坟墓中出土的,它是已发现作品中最为复杂的一件。鉴定这尊雕像的年代非常困难,因为它是非法挖掘出来的,并且在得到适当的研究之前就已被贩卖了。

■ 穿过胸前的带子和握在手中的匕首表明下图中的这尊雕像是一位武士——猎人。这样的武士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200年间,它们是一个处在动乱和灭亡边缘的文化所创作出来的最后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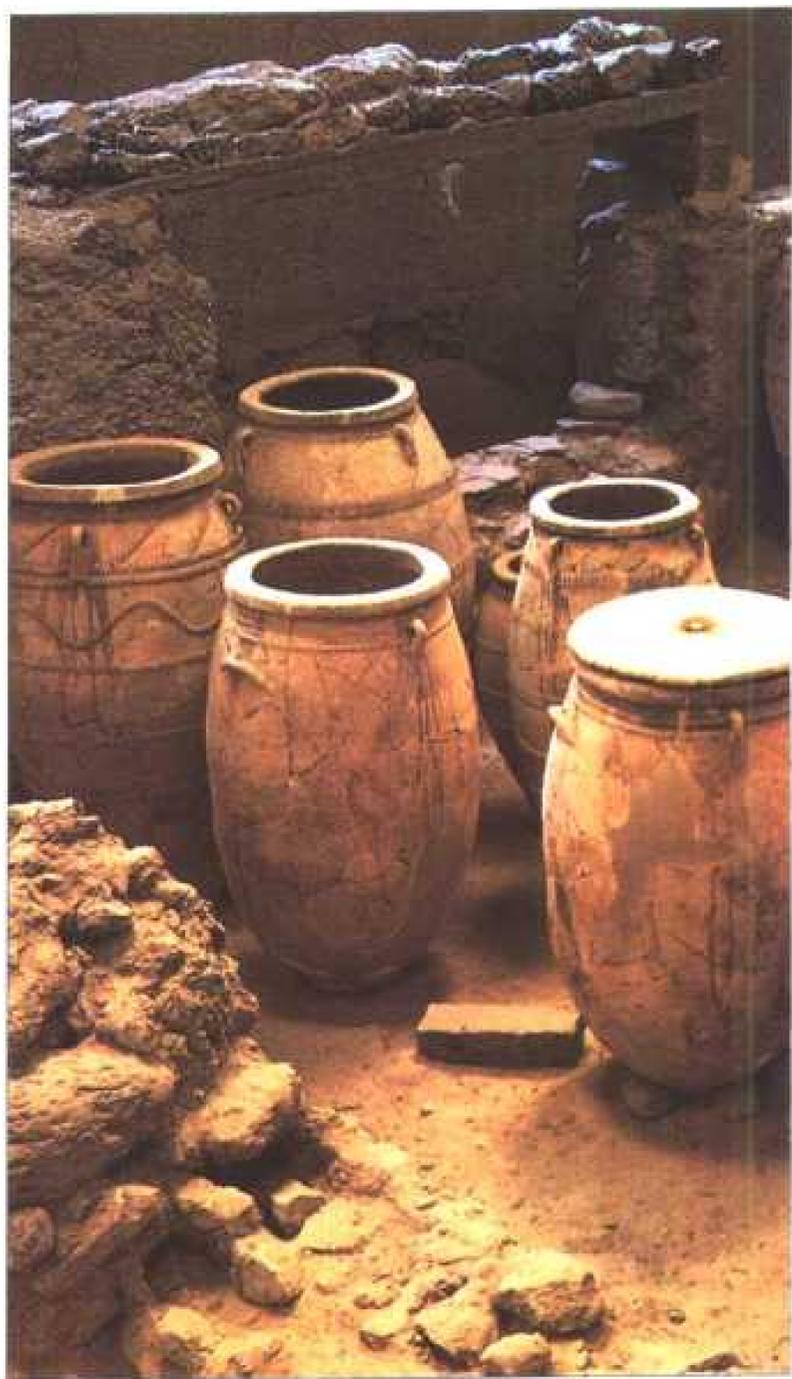


面八方延伸。住在这座迷宫里的居民们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水准。他们的家里装着结实的门和楼梯，从大窗子里射进的阳光洒满了宽敞的房间。这些房间里的木制家具很久以前便腐朽、消失了，但桌子、床和凳子所留下的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轮廓还在，印在厚厚的火山灰上。根据这些印迹制作出来的石膏家具模件显示出优雅的造型和精美的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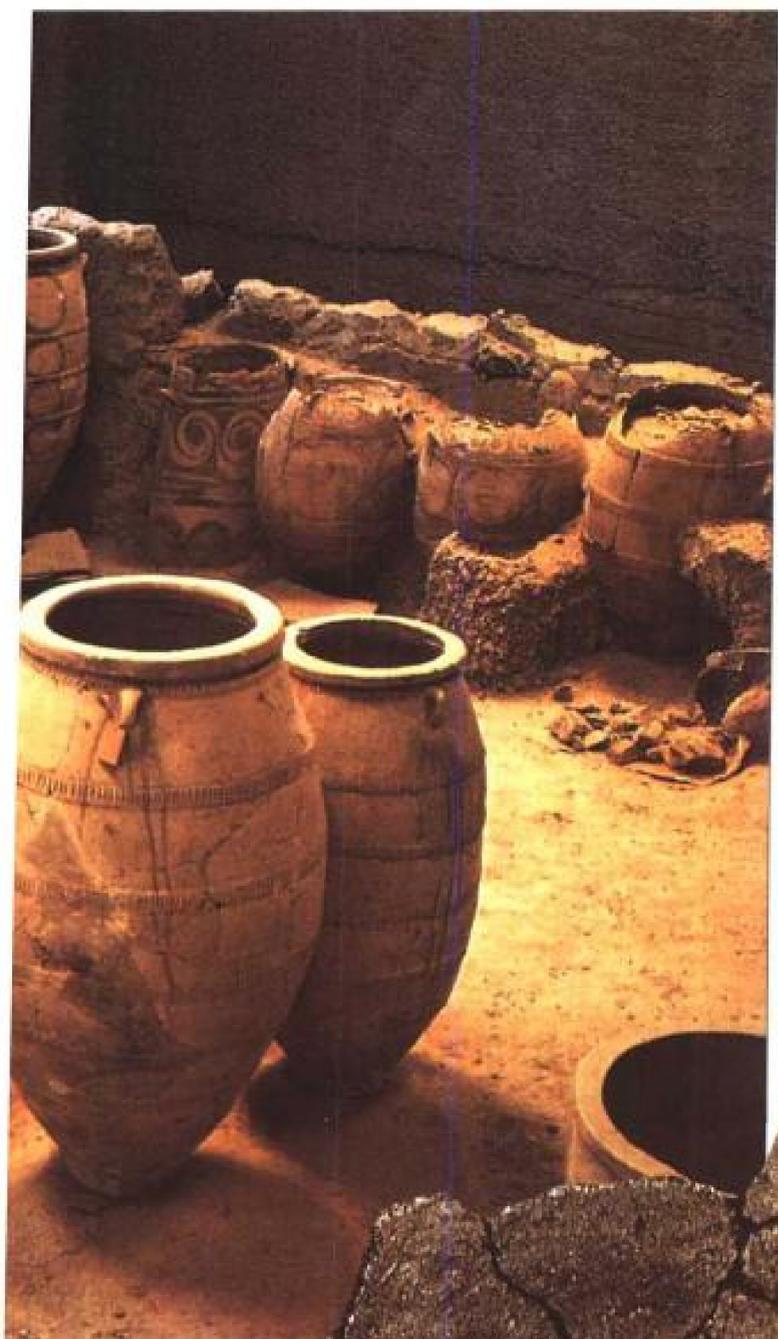
除了喜爱舒适和良好的设计外，瑟雷岛民还十分注重个人清洁。他们的房子里设有配备着赤陶浴缸和石便池的浴室，便池上也许还曾配有木座。浴室通常位于房屋的二层，通过嵌在厚实的墙壁里的粘土管子与位于街道下方的复杂的公共排水系统相连。

目前还未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岛上曾有过住在宫殿里的君主，但无论其政府形态如何，瑟雷岛必定曾处于某种形式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将住户家中的污物运走的排水沟和维护良好的人行道这样的公共设施的存在，证明了一群或一个统治者为了公共利益管理资源和制定决策时所取得的成功。

岛民们张网捕鱼，在朝向岸边的农田里种植庄稼，还饲养家畜，这使得他们获得了充足的营养。此外，家家户户都有磨房，可以将大麦磨成面粉、做成面包，他们的碗柜里还储满了杏仁和阿月浑子果仁。留存下来的牛骨胳上几乎没有屠夫斧砍的痕迹，这表明农夫们把牛作为驮畜和奶及奶酪的来源。他们喜欢的肉类包括绵羊肉、羊羔肉、山羊肉、猪肉以及各种长有毛皮和羽毛的野味的肉。那时，野猪已不在瑟雷岛的荒野中出没，但大量出土的野猪獠牙表明沿海岛屿的猎人们在阿克洛提里镇为野猪肉和它的长牙找到了一个方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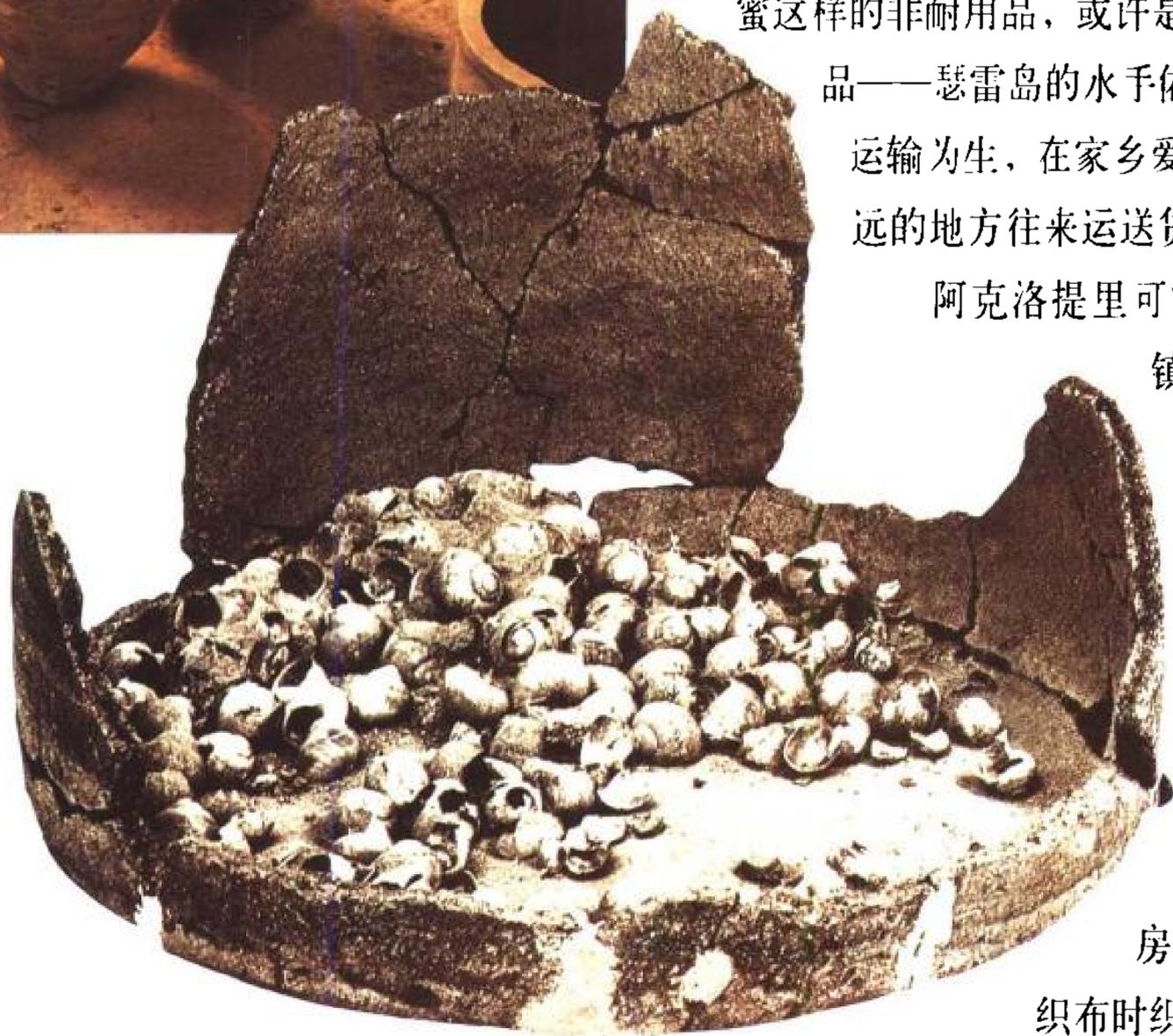
■ 这些被称作“匹特霍伊”的大陶罐是在阿克洛提里遗址北端的一个储物间里发现的，罐子里曾经贮存过葡萄酒、谷物和橄榄油，这些东西可能是从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进口以补充当地岛民需要的。另一只陶罐破碎的底部还盛着许多蜗牛壳（右图），这必定是瑟雷岛民在享用了一顿鲜美的蜗牛大餐后剩下的东西。



市场——野猪的獠牙可能被用来装饰武士的头盔。

岛上自产的葡萄也许足以装满人们的水果盘，酿了酒后也足够盛满他们的酒坛；但岛上发现的盛有橄榄的异域器皿暗示橄榄和橄榄油都是从其他岛屿进口的。巨大的储物罐据认为来源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这是瑟雷岛与近东或埃及有贸易往来的证明。在废墟中发现的大量海贝壳表明，软体动物——尤其是一种需要从克里特岛进口的异常鲜美多汁的蜗牛——像笠贝和从海胆壳中挖出的咸肉一样，是一道广受欢迎的佳肴。马里那托斯将这些发现称为“青铜时代的盛宴”。

显然，为了支付这些进口货，瑟雷岛必须拿出自己可供出口的产品。它们或许是诸如藏红花、葡萄酒和蜂蜜这样的非耐用品，或许是航运服务这样的无形产品——瑟雷岛的水手依靠从事欣欣向荣的商业运输为生，在家乡爱琴海周围的水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往来运送货物。



阿克洛提里可能是一个繁忙的工业重

镇，生产的产品可以同时满足岛内消费和对外贸易的需要。每幢建筑里都有住户从事生产的迹象——作坊、仓库、工具以及一堆堆大概是用来制作紫色染料的压碎的骨螺壳。

房子里必定曾充满了妇女织布时织机发出的嗡嗡声，因为



遗址上几乎每户家庭的遗存中都发现了织机上使用的粘土锤。此外，还有证据显示镇上的石器制造业非常兴旺，而且生产规模足以满足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克里特岛上出土了大量别具特色的三条腿的石臼，它们是用一种被称作瑟雷斑岩的带有白色晶粒的灰色岩石制成的。

除了利用这种本土原料外，瑟雷岛的石匠们还从来洛斯进口了数量庞大的黑曜岩——米洛斯岛是爱琴海地区最重要的黑曜岩产地，这种玻璃质的黑色火山岩被用来制作边缘锋利的工具，人们之所以对它有大量需求，可能是由于它比青铜便宜得多。然而，在瑟雷岛上还是发现了一些青铜瓶，从设计风格来看，它们或是来自于克里特岛，或是来自于希腊大陆。金属匠人们还进口含银的铅在瑟雷岛的作坊里冶炼，这些金属可能大多来自希腊大陆的劳力安矿，也可能来自基克拉迪群岛。

尽管还未发现瑟雷人的窑，但事实上陶工们生产了大量的陶器。他们使用的原料既有本地纹理粗糙的暗黄色粘土，也有进口的含有一种不同的矿物质的粘土。总共发现了50多种器皿——厨具、香炉、水果架、大口水壶、坛子、酒杯、储物罐以及显然是在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器物。除了最为实用的火盆和锅外，几乎所有的器具上都不乏装饰。每次用餐时，岛民们都能拿出一套色彩缤纷的餐具：盆、杯子和罐子上绘着番红花、百合、大麦穗、飞翔的小鸟和在海中穿梭的鱼儿。并非所有的陶器都产自本岛，阿克洛提里出土了大量的克里特陶瓶。

瑟雷岛上存在众多克里特陶器的原因一点也不神秘。到公元前两千年时，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通过

米洛斯岛： 用黑曜岩串起的 交往之链

MELOS: THE OBSIDIAN CONN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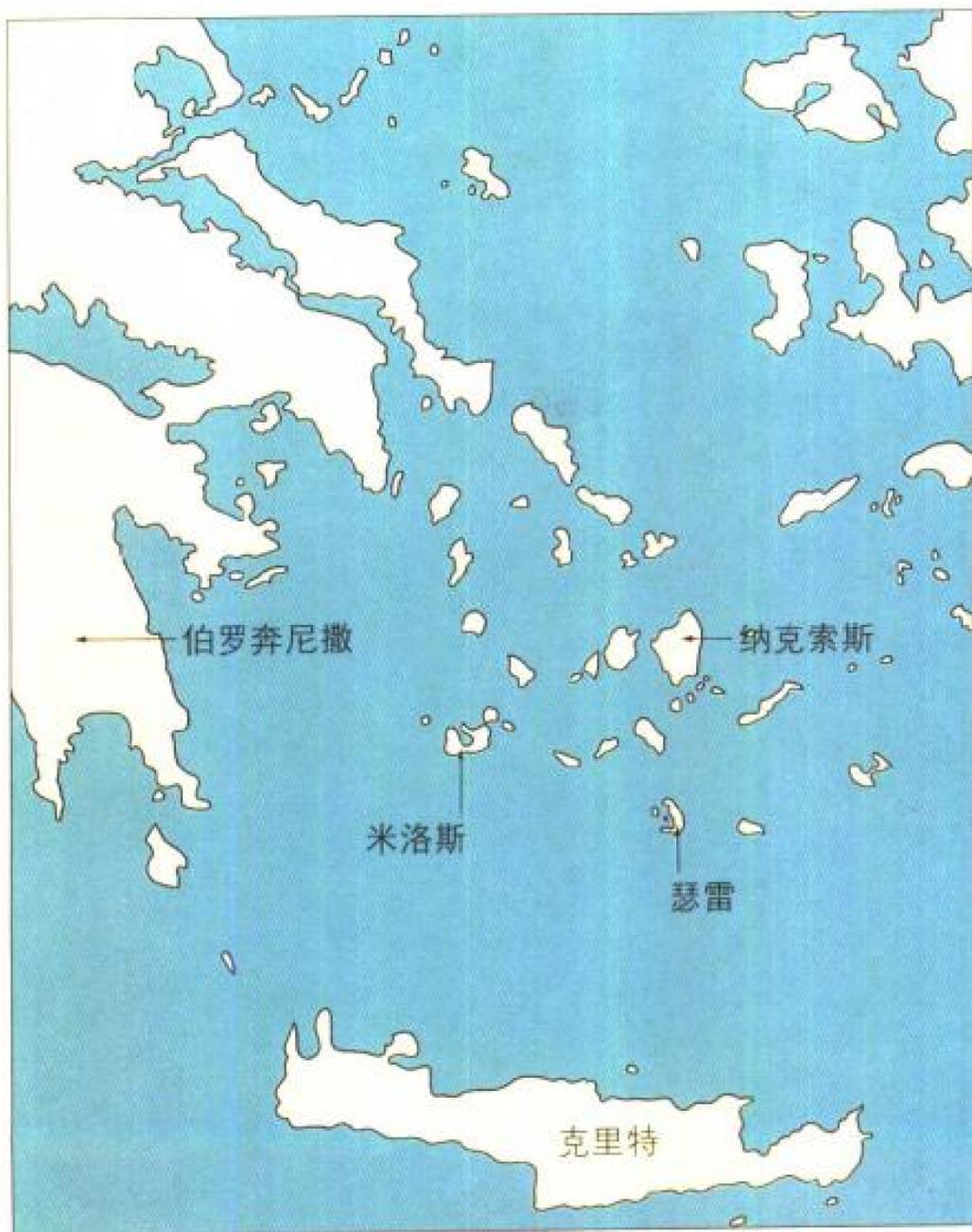
早在公元前1万年，往来于爱琴海的水手们便航行至距瑟雷岛西北50英里的米洛斯岛，寻求被称作黑曜岩的黑色火山玻璃。因其锋利、耐久和易于得到，黑曜岩在金属开始普遍使用之前的千万年间，成为人们打制工具和武器锐利的切削边缘的上佳材料。

大多数样品所共有的分子识别标志表明，米洛斯岛是整个爱琴海地区几乎独一无二的黑曜岩产地。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青铜时代早期，米洛斯岛的居民并未声称对岛上丰富的矿产资源享有所有权，也没有利用这一资源同希腊大陆、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中的其他岛屿发展起一种可为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贸易关系。在米洛斯海岸登陆的水手和商人似乎大胆地、毫无顾忌地来到石场，使用粗糙的工具从多岩石的矿床上随意地采掘黑曜岩。回到家后，他们留下自己所需的，用剩余的来交换各种货物和原材料。

在这段时期，水手们是乘

坐一种被称为狭长快船的窄船前往米洛斯岛的；在瑟雷岛以北、米洛斯岛以东的纳克索斯岛上已经发现了这种船只的小模型(右, 上)。直到约公元前1800年帆的使用提高了航海技术时, 这种造型优美的船只全部由桨手驱动——据认为桨手最多时可达50人, 至少也有25人。装满了口粮、原始的设备和其他必需品——还要为承载的货物留下空间——这种优雅的狭长快船在持续约两星期的双程航行中大概至多可以行驶200英里。

■ 这些狭长快船的铅制模型——最大的一个长近16英寸——是在纳克索斯岛上一个基克拉迪坟墓中发现的, 人们借此可以了解古代的水手是怎样在爱琴海上航行的。米洛斯岛上的黑曜岩——右图展示的是这种矿物的原生状态——吸引了众多的狭长快船前往其海岸。



■ 蕴藏着丰富的黑曜岩资源的米洛斯岛是基克拉迪群岛中一座较大的岛屿, 从包括瑟雷岛和纳克索斯岛在内的群岛中几乎所有其他岛屿都可以驾着狭长快船抵达米洛斯海岸——因为该岛与其他各岛的距离大约都是100英里, 恰好位于狭长快船的航程之内。或许通过贸易途径, 米洛斯的黑曜岩销售至诸如今天的保加利亚边境以南和土耳其以西的希腊境内的一些偏远之地。



文化渗透或是政治辐射使其影响力在整个爱琴海南部地区都显而易见。在重新发现的青铜时代的瑟雷岛世界中，弥诺斯文化与本土基克拉迪文化相融合的证据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说服力。

乱糟糟的平顶房挤在狭窄的街道两侧——阿克洛提里的这种街景会让一个克里特游客感到熟悉而亲切。这些房屋内部的某些建筑特征——比如，每个门厅旁边都有一扇窗子——暗示当地的工匠在建房时所遵循的传统与他们的克里特同行相类似。在瑟雷岛房间的墙上绘满了生趣盎然的壁画，艺术家们所使用的技法与克里特画家相同，只不过瑟雷壁画更多地显示了不同艺术家的独特的风格。在阿克洛提里的店铺和仓房里，商人们根据弥诺斯的度量衡体系出售自己的货物。他们使用的天平已经没有踪迹了，但铅砝码还在，与在克里特岛发现的砝码大小和价值完全相同。

然而，无论与弥诺斯文明的联系有多么紧密，瑟雷岛绝不仅仅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文化外围区。在希腊大陆上崛起的迈锡尼文化，其时也开始在爱琴海诸岛上发挥影响。事实上，有些学者暗示是基克拉迪群岛的水手们最先驾船航行至大陆，将迈锡尼人带往各个岛屿的。无论这种交通的性质怎样，大陆人和岛民都受到彼此的影响，人员



■ 上图中这只举行仪式时用的器皿被称作角状杯，它是用一枚鸵鸟蛋制成的，其颈部和底座皆为釉陶。既然鸵鸟并非瑟雷岛的土生动物，这件在δ号建筑里发现的陶器极有可能来自埃及。



和物资的交流是双向的。在瑟雷岛上发现了大陆烧制的陶器；在迈锡尼也出土了可以证明是来自基克拉迪群岛的罐子。在迈锡尼井墓中发现的一对金耳环与阿克洛提里一幅壁画中一个采摘藏红花的少女的耳朵上垂挂下来的耳环一模一样。

■ 这个被马里那托斯称作“卡姆比”的浴缸状容器非常罕见，除了瑟雷岛外在爱琴海其他岛屿上都没有发现过。它的表面饰有类似纸莎草的植物和岩羚羊的图案，岩羚羊的形象只出现在这些卡姆比容器上。



■ 这张高仅 11.5 英寸的石祭桌(左图)是在西屋的一个窗台上发现的。上面以拉毛粉饰法装饰着海豚和其他海景图案。桌绘的风格与瑟雷壁画风格十分相似。

即便我们设定瑟雷人从他们的弥诺斯邻居那里学到了书写的技艺，但至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只是在几块碎陶片上——陶器还有可能是从克里特岛进口的——发现了被称作 A 类线性文字的克里特文字的印

迹。考察没有留下书面文献的古代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习惯上称它们为沉默的遗址。但瑟雷人通过他们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壁画向世人清晰地诉说了很多很多。许多形象的意义或许已不可解，先民们的信仰和习俗的细微之处也永远

不能为世人所知，但他们的艺术家所创作的壁画使我们得以一睹他们眼中的世界：可爱的鲜花纤毫毕见，野生和家养的动物在花园中嬉戏，男孩们在斗拳，鸟儿在花丛中飞翔，船只到访不知名的港口，一个采摘藏红花的女孩停下来小心料理一只受伤的脚。

仪式在瑟雷人的艺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他们的生活中大概也是如此。一幅壁画表现的是一行人列队登上一个多岩石的山顶去履行某种仪式——可能是向一位牧神致敬，因为附近有牧羊人在放羊。在另一幅壁画中，女人们采集番红花的雄蕊并将它们奉献给一位坐在王座上的女性——她比别人魁伟得多，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一位女神。这位女神的两侧有两只动物，一只是瑟雷岛上所没有的颇富异域色彩的猴

子，另一只是虚构出来的怪异的狮身鹰首兽。

然而，无论多么强有力的女神也不能保护瑟雷人免遭毁灭其岛屿的灾难的打击。尽管岛民们失去了家园，但在岛上尚未发现人的尸骨和贵重物品，这说明大多数人在灾难到来之前设法及时逃脱了。无疑，在火山爆发数月之前，地震袭击了瑟雷岛，但岛民们并未将地震视为大恐怖来临的先兆。地震结束后，一些感到已足够安全的岛民开始着手修缮他们被毁的房屋。挖掘者们已经发现了半途而废的重建行动的证据：用绳子将大卵石串在一起——这种类似于今天的落锤破碎机的装置显然是用来拆毁危险建筑的；在一个房间里挖掘者发现了工人们用的碗，碗里装满灰浆，准备涂在重新修整好的墙面上。

但在某一时刻重建工程突然停止了。也许是从火山锥冒出的缕缕青烟和一阵阵飘进城中的危险气体给了他们警告，瑟雷人感到某件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号召大家撤离小岛的时刻来到时，工匠们放下工具，将所用的原料和大量半成品留在了岛上。之所以几乎没有金属制品留下，大概是因为岛民对它们极为珍视，也是由于它们比较轻，容易拿走。瑟雷人收拾好他们最为贵重的财产，只扔下诸如陶器这样的太笨重或太微不足道的东西，还特意留出一些储物罐，并在里面装满了食物，以备他们希望中的回归之日的需要。在做好了这一切之后，显然，他们坐上船驶往某个不知名的安全之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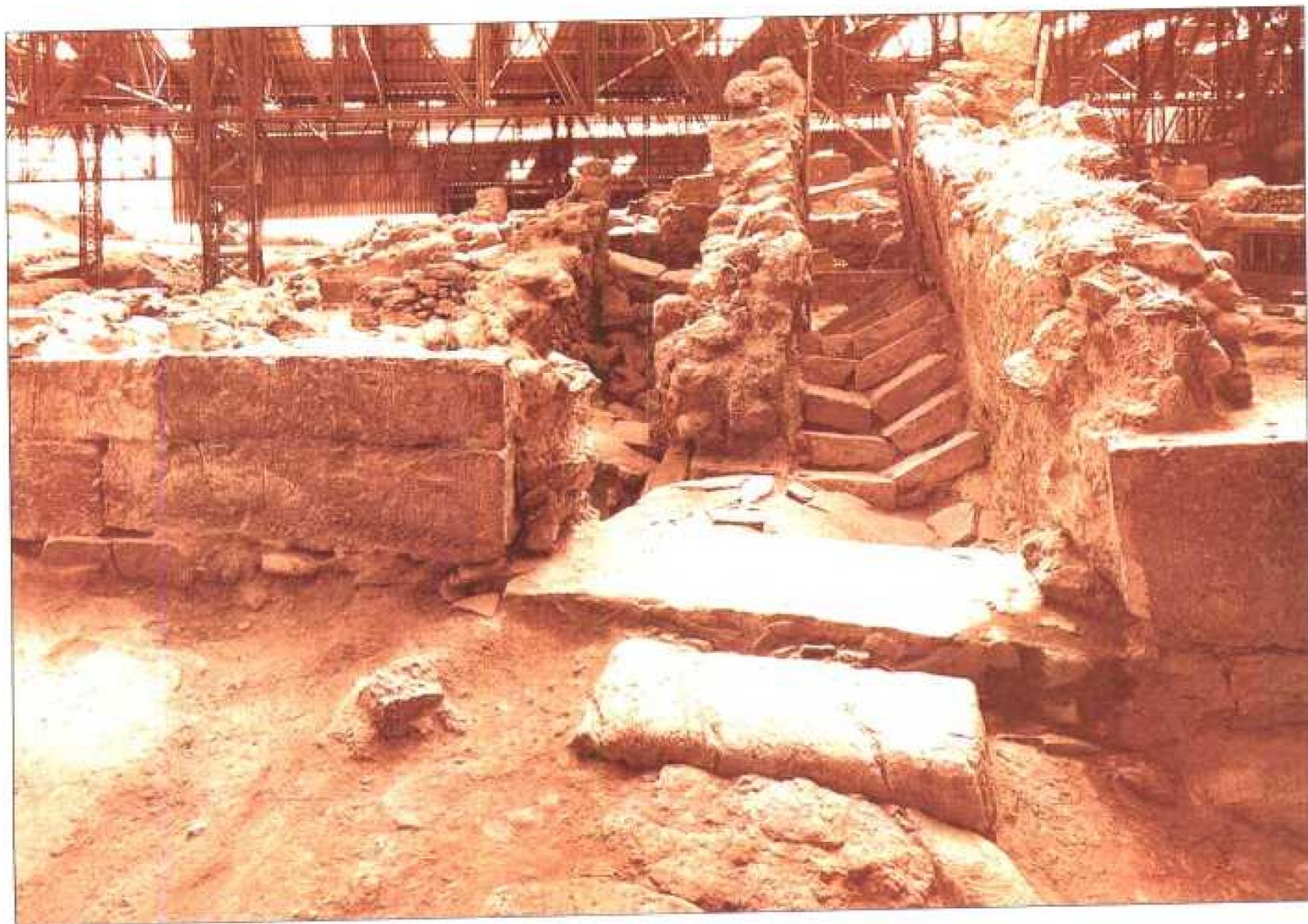
王必 雷岛并非永远不再有人居住。在几个世纪内，人们回到岛上，在为其先祖所抛弃的铺满了火山灰的废墟上或者附近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了一则甚至在他的时代也很古老的、有关瑟雷岛重新融入希腊世界的传说。奥林匹斯神宙斯变作一头公牛，掳走了少女欧罗巴，她的母亲和兄弟离开腓尼基到爱琴海各岛去寻找她。其中一个叫卡



德摩斯的兄弟在爱琴海中四处搜寻，中途来到了瑟雷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献给海神波赛冬的神龛，并且将他的一些腓尼基战友和亲戚留在了那里。据推测那个岛并非完全没有女性居民，因为这些被抛弃的人设法在那里繁衍生息，整整8代人在岛上过着富裕的生活，直到来自斯巴达的希腊大陆人来到此地，并声称这座小岛归他们所有。

不论新来者是以何种方式入主瑟雷岛的，他们的子孙都感受到了老火山灼热的呼吸。希腊历史学家斯特莱博描述了发生在公元前197年的火山喷发的后果：位于瑟雷湾海床深处的地下熔炉将一座新岛喷出海面。“在瑟雷岛和瑟雷西亚岛之间，火从海底喷出，”他写道，“喷发持续了4天，整个海洋都沸腾了，并且熊熊燃烧起来；火焰抛出了一座岛屿，这燃烧着的一团似

■ 这段位于δ号建筑内北面的石楼梯由于不堪火山灰的重负——在远古时代火山灰曾经覆盖了整个瑟雷岛——坍在了曾经很坚固的木框上。这些被部分挖掘出来的楼梯使得考古学家们不由得遐想楼梯的后面以及其余尚未发掘出来的阿克洛提里遗存中到底有些什么。



乎是被杠杆渐渐抬升起来的。”这座极小的岛今天被称作帕拉力·卡米尼。

这种地质激变一直持续到现代。1650年，瑟雷岛上一次火山爆发时喷射到空中的烈焰使远在克里特的赫拉克莱昂都能见到，这次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卷走了一支来犯的上土耳其舰队。在1866至1950年间的5个火山活动的时期内，一堆堆新的岩石出现、下沉、又再次浮起，直到形成了一座独立的新岛——尼亚·卡米尼。经历了古代的爆发后，瑟雷岛上又出现了一座新火山，如今依然有灼热的蒸汽从这座火山口冒出。

马里那托斯对复活古城的激情投入为自己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1974年，在监督安装一件将火山灰从遗址清运走的新器械时，踏在一堵墙上的马里那托斯向他的员工发狂似地喊叫该如何操作以及应注意的事项。突然，他痛苦地弯下身子，倒在了地上。他的一根脑动脉破裂，他死于跌倒引起的中风，他的生命终结在靠近他挖下第一锹土的地方。根据他的愿望，他的妻子将他安葬在δ号建筑中的第16号房间里；古代火山爆发时，一层厚厚的浮石通过敞开的窗子落进了这个房间。在生前挖掘这个底层的房间时，马里那托斯发现了两只用鸵鸟蛋做成的酒杯，酒杯上还装饰着与埃及器皿相类似的彩釉——他认为这表明了在瑟雷岛和法老的国度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

众多专家将继续对瑟雷岛进行探索，但其中有两人会特别受到马里那托斯的影响，尽管他们后来的研究已沿着新的方向进行。克里斯托斯·杜马斯曾经长期担任马里那托斯的助手，后来接替他做了瑟雷岛考古挖掘的指挥。马里那托斯辞世时，他的女儿奈诺24岁，后来她成为一名举世公认的分析瑟雷壁画的专家。“当我的父亲发现西屋的墙上绘有一支舰队时，他把它解释成某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奈诺·马里那托斯回忆道，“但当我研究这些壁画时，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们。我的注意力尤其被吸



引到诸如从船的索具上垂挂下来的花朵饰带这样的东西上来。对我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次航行，而是在爱琴海上举行的一次宗教庆典，或许是向一位弥诺斯的海神表达敬意。这就是我与父亲的关系的复杂之处所在——他对我的影响极大，但我还是常常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

这个遗址依然是进行考古探索的一块宝地。事实上，这座古镇的边界至今尚不为人所知。自从马里那托斯去世后，在一块方圆1.1万多平方码的区域内已经挖掘出了更多的房屋；在该挖掘区以西1英里和以东1/4英里的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废墟。

马里那托斯本人断言在这块满是考古瑰宝的土地上，发现和阐释那些等待关注的东西需要花费的时间不是几年，而是几个世纪。照杜马斯的估计：“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如此繁多，以致我一个人绝对招架不了，得需要一大批像我这样的人。”

在数英亩的浮石之下，阿克洛提里有大量的秘密等着人们去揭示——开辟了新的阐释途径的也许多达数千幅的壁画，还有主人在逃离时来不及带走而丢弃在岛上的过于笨重的财物。也许岛上有一座装饰精美的宫殿，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阿克洛提里镇是如何管理的。还有可能发现一座公墓，墓里的生物和仪式遗存会使它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文物宝库。除了一口锅上的一小块铭文外，至今还未发现文字；或许一大堆粘土字简正在等待着一位现代解读者。同时，也没有人敢确定每个瑟雷人都及时离开了小岛。也许在那个古代港口附近会有惊慌失措的岛民的尸骨挤在一起，这些错过了最后一班船的人也许还紧紧抱着他们最贵重的财物。

永恒的春天

AN ETERNAL SPRING



在罗马城市庞贝毁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1600多年以前，瑟雷岛——爱琴海中的庞贝——也在一场火山灾难中消亡了；像庞贝的情形一样，覆盖岛屿的火山灰也将瑟雷岛悬置在时间的长河中，使它免受接下去的3500年岁月的风吹雨打。

阿克洛提里遗址位于后来被称作桑托里尼的瑟雷岛的南岸，从这里发掘出来的壁画被火山灰和浮石保存了数千年之久，它们揭示出了一个复杂得惊人的文化。装饰古阿克洛提里建筑物墙壁的没有肖像画，只有静物画。色彩缤纷、鲜亮的植物和动物(左图)与人物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充满动感和戏剧性的画面。大多数壁画讲述了一个故事，但许多画面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致人们根本无法对其做出阐释。此外，见多识广的瑟雷人在画中运用的意象不仅来自附近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还来自诸如埃及这样的遥远异邦。

像罗马人一样，瑟雷艺术家把心中的想法直接画到墙壁的灰泥表面，然后再用卵石磨平。尽管在使用颜料之前画家们都先要在要作画的区域上打出草样，但他们会细节进行连续不断的修改——比如，他们会尽力让动物的一个结构特征或一朵花在风中的姿态显得完美。他们调色板上的颜色包括用赭石配制的红、黄、橙和褐色，用碳和锰配制的黑色，用海绿石磨制的蓝色，还有白色。然而，最华丽的颜色是埃及蓝，这种昂贵的进口颜料很难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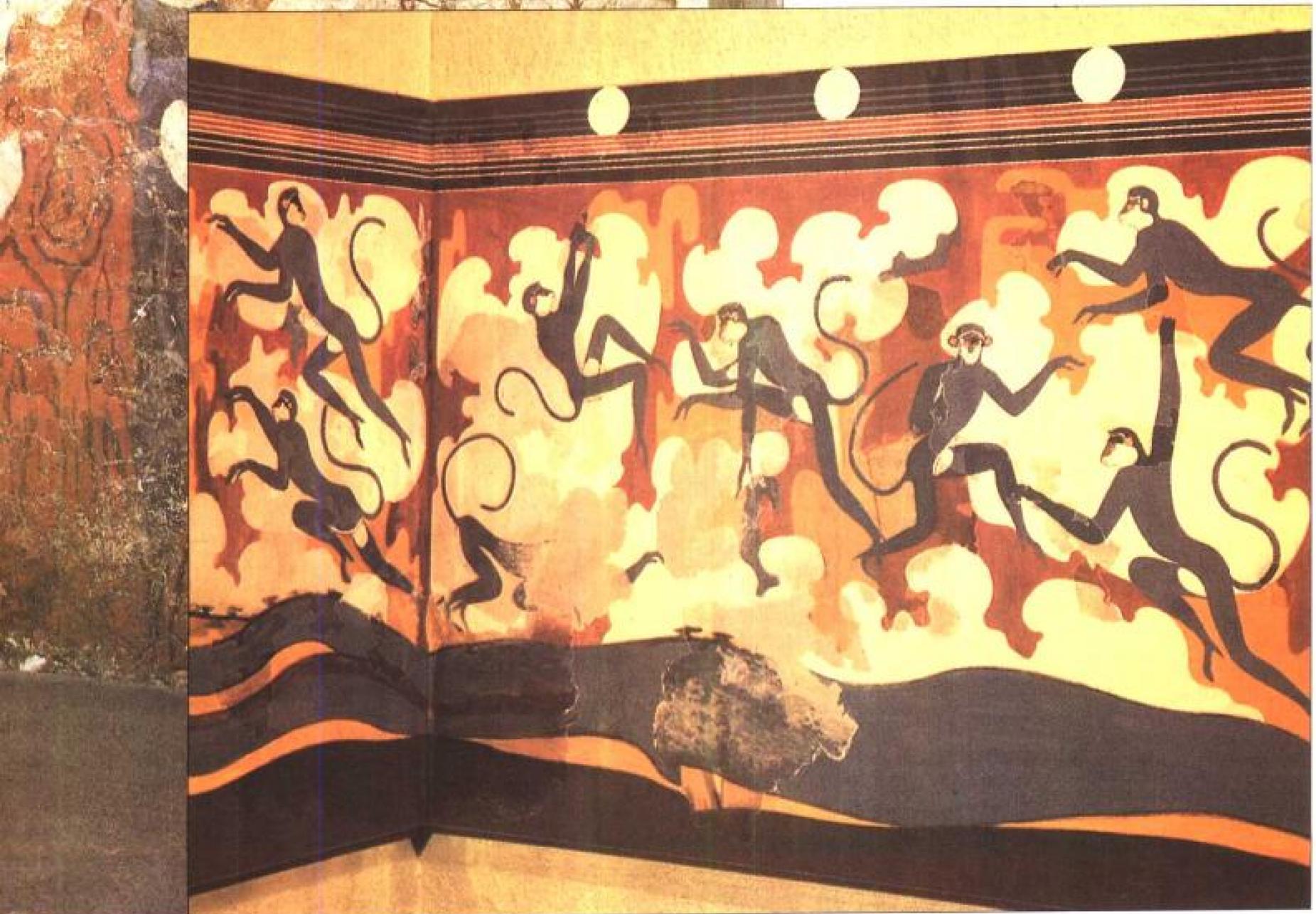
部分由于火山喷发造成的壁画的成片剥落、坍塌和损毁，这些作品大都需要某种程度的修复。通过精心将断片拼合在一起，考古学家和修复者使得多幅古代杰作重现生机——接下去的篇幅将展示其中的几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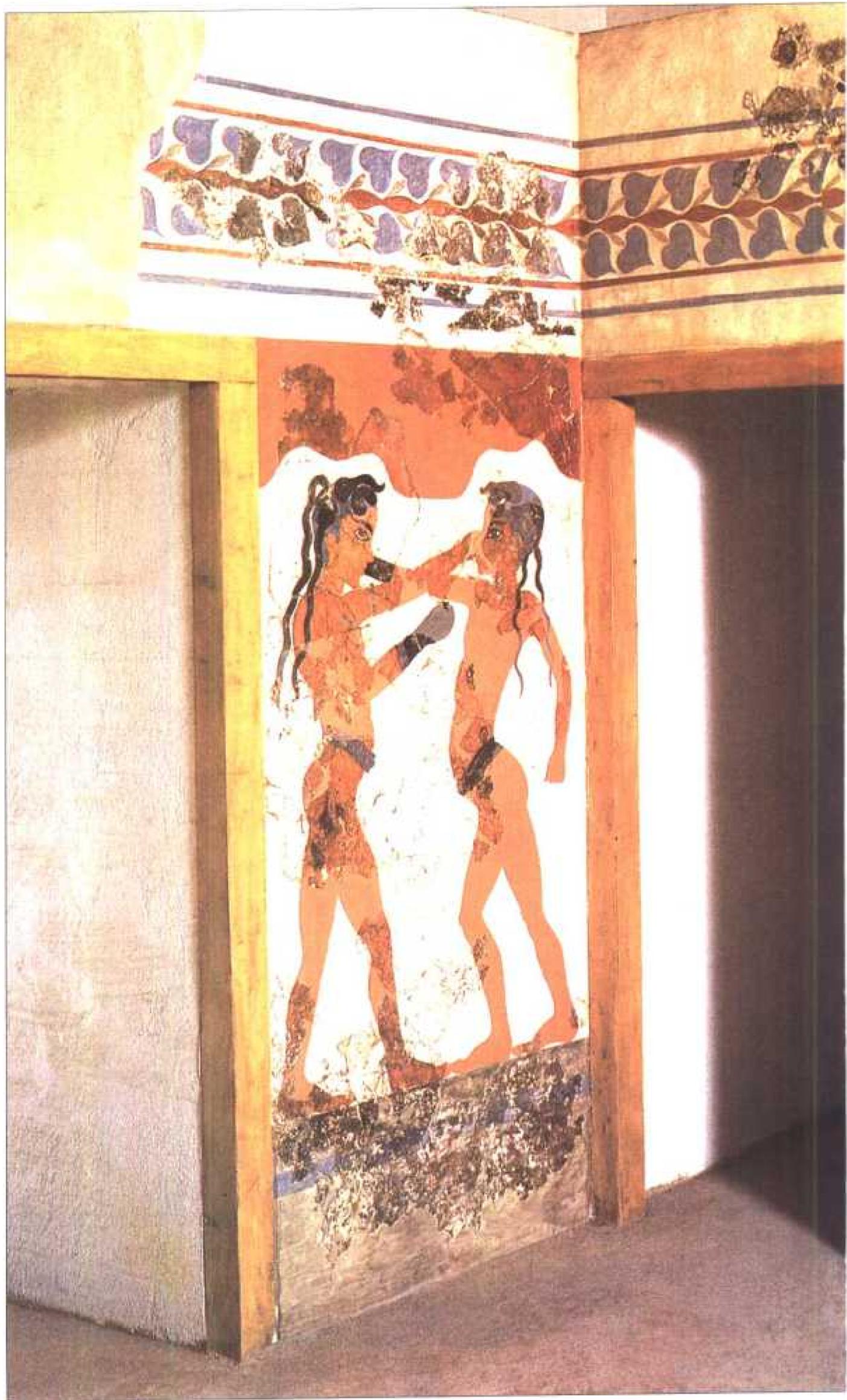


■ 在阿克洛提里δ号建筑中底层的一个房间里，这幅被称作《春天》的壁画沿着三面墙伸展开去，面积超过16平方米，它是在所有古爱琴废墟中发现的最大的保存完好的壁画。在火山岩的背景下，处在各种花期的百合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而燕子则在蓓蕾和花朵之上轻快地飞翔。

■ 在β号建筑6号房间的两面墙上，一群活泼的蓝色猴子——其中一些显然是果园里的偷儿——在荒凉的景致中蹦来跳去。这些灵巧的灵长目动物今天只有在非洲才能见到，它们在画中嬉戏的逼真情态暗示作画的艺术家到访过它们的栖息地，或者是这些动物被进口到了瑟雷岛所在的基克拉迪群岛。



■ 在一个标准的弥诺斯造型——叶饰雕带之下，两个青年在斗拳。而两头如今只有在东部非洲才能见到的叉角羚在角落里打架或是含情脉脉地嬉戏。斗拳的年轻人的形象是用数千块灰泥片重新拼起来的，有的碎片还不到1英寸宽。两个青年的小腹下方都系着带状腰布，右手上戴着手套——这是已知的对从事拳击运动的人的装束的最早描绘。他们的蓝色头颅据认为表示他们的头皮只刮了一部分，这说明他们尚青春年少。







■ 星饰雕带下的这两个女子的脸颊和嘴唇上都涂了胭脂，她们身着开胸长袍和旋动式女裙，这也许是古爱琴海地区的妇女参加宗教仪式时的典型装束。除了这两位女子外，壁画上还有一个女性形象（未在此处刊印），这使得发现者们将该壁画所在的建筑命名为贵妇房。

■ 这幅出自西屋的描绘一个裸体青年手提他捕获的两捆鲭鱼的壁画，在历经了千年之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像β号建筑壁画中的格斗少年一样，这位青年刮过的头皮上的长发卷周围显出了新长出的发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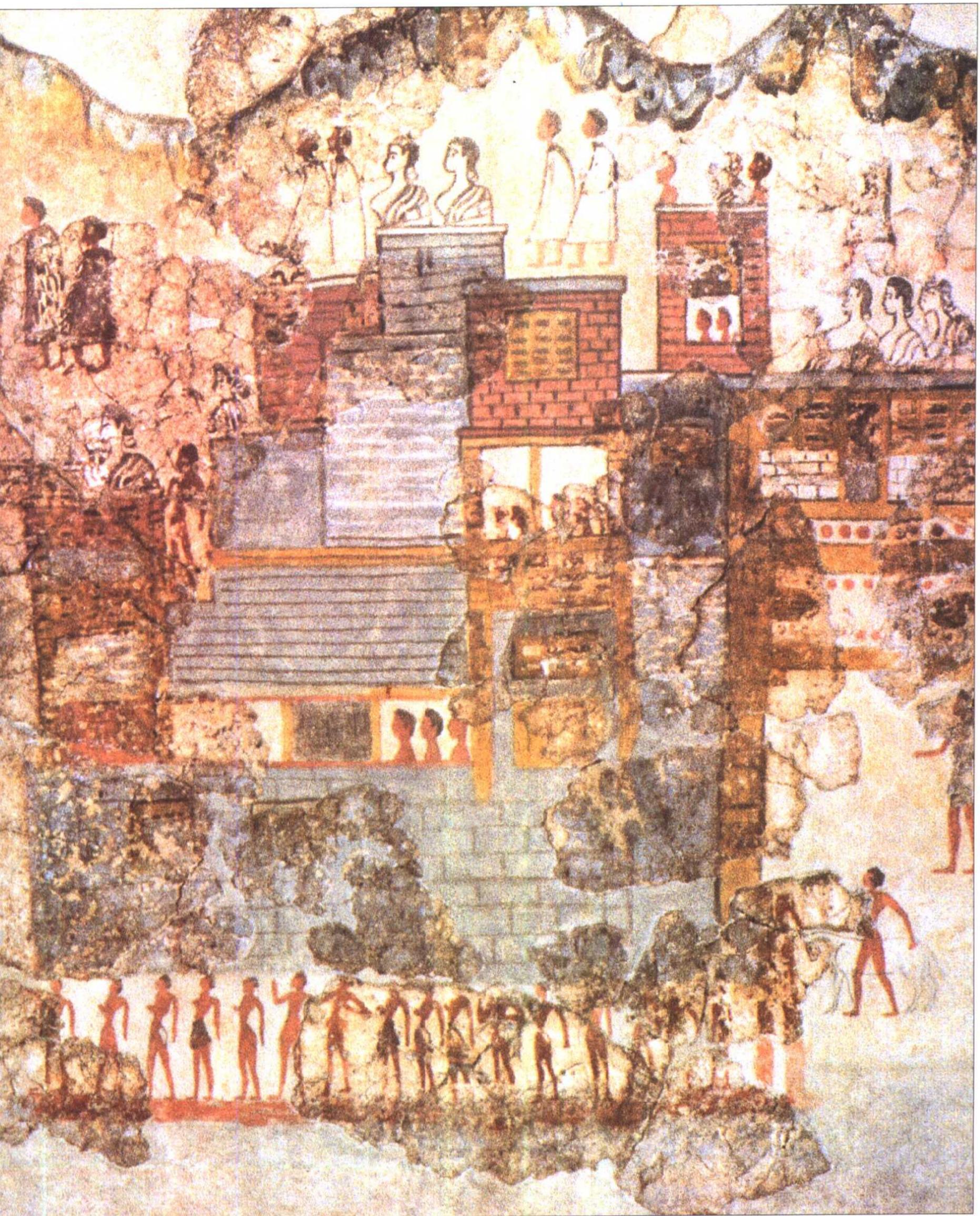


■ 在西屋的一整面墙上有一幅16英寸高、20英尺长的壁画。在图中所示的这一部分中，一支舰队中的两条船正缓缓驶入也许是阿克洛提里镇的港口，而镇上的人们则出来迎接靠港的船只。这幅壁画可能是为一位富有的瑟雷海军军官创作的，也有可能只是为了装饰一幢举行宗教仪式的房屋。有些学者认为该画记录的是一个意义已不为今人所知的宗教仪式或庆典。



■ 沿着西屋5号房间东墙迤迤伸展的是一条碧蓝的河流，河的两岸是在风中摇曳的亚热带植物。尽管这条小河无法与尼罗河相提并论，但两岸的棕榈树、纸莎草和鹅群使人联想到埃及绘画中的景致。几头黑豹和一只飞翔的狮身鹰首兽使这幅色彩缤纷的壁画更显得生机盎然。







第三章

克里特：
100 座强大的城市CRETE, A HUNDRED
CITIES STRONG

希 腊考古学家詹尼斯和艾菲·萨柯拉勒基斯夫妇在克里特岛北部发掘弥诺斯文明的遗存已经有16年了。1979年初夏，在一个山坡上搜寻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废墟时，这对夫妇发现了在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看来似乎仅仅是一大块凿刻的石灰石的东西。然而，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想知道这块石头是否是从一种被称为“祭祀牛角”的弥诺斯雕塑上剥落下来的——“祭祀牛角”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公牛之角，像后世宗教中的十字架和新月一样，这种角雕有时指示一处圣地的所在。在发现了一些弥诺斯陶片后，这对夫妇决定对这个土墩进行挖掘。在这宁静的乡村环境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土墩下埋藏的东西将对有关爱琴海考古学的一些最受重视的假说提出挑战。

这座位于查克塔斯山脉北坡的小山被当地村民称为阿尼莫斯匹力亚，意思是“风的洞穴”，因为传统上认为山上岩石中的空洞是被冬天横扫过爱琴海的劲风吹出来的。小山飘着药草香味的顶峰距离克诺索斯以南四英里；克诺索斯被荷马誉为克里特岛上最富庶的

■ 这只用黑皂石、贝壳和水晶制成的奠酒具呈牛头形，公牛在弥诺斯文化中是力量和丰产的象征；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这个酒具或许曾盛过献祭动物的血。



城市，20世纪早期亚瑟·伊文思爵士对它进行过挖掘。

在阿尼莫斯匹力亚山的上方耸立着自成一系的查克塔斯山脉，从北坡望去，查克塔斯山酷似一个巨人的头颅。在后弥诺斯文明时代，克里特人有时将这座山脉巨大的侧影想象成古典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形象。一则神话讲述了这位天神如何化装成一头白色的公牛，将一位有着意味深长的名字“欧罗巴”的腓尼基公主劫持到克里特岛的故事。欧罗巴与宙斯结合后生了三个儿女，包括克诺索斯的统治者弥诺斯。不论这个故事的核心有多少幻想的因素，但克诺索斯城却是真实存在的，一点一滴都像神话故事中描绘的那样不同凡响。在城中有一个光彩照人的宫殿建筑群，它是弥诺斯文明的中心；人们在宫殿里享受到的舒适的城市生活可以与古埃及的大都市相媲美，远远走在了其他欧洲城市的前面。

荷马曾在《伊利亚特》中赞颂过“拥有100座强大的城市的克里特”。事实上，自从伊文思集中精力对这座面积广大的爱琴海岛屿进行考古发掘时起，至今已经出土了数百个定居点(其中有许多属于弥诺斯文化)；除了克诺索斯，还有另外三个宫殿建筑群——珉斯托斯、马利阿和查克罗斯以及若干座规模较小但很坚固的别墅。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大量令人惊叹的建筑和手工制品，但弥诺斯人这一民族却很难得到确切的证实。很清楚，他们的王国是一个主要的海上霸主，其艺术作品表明他们与大自然高度和谐地相处。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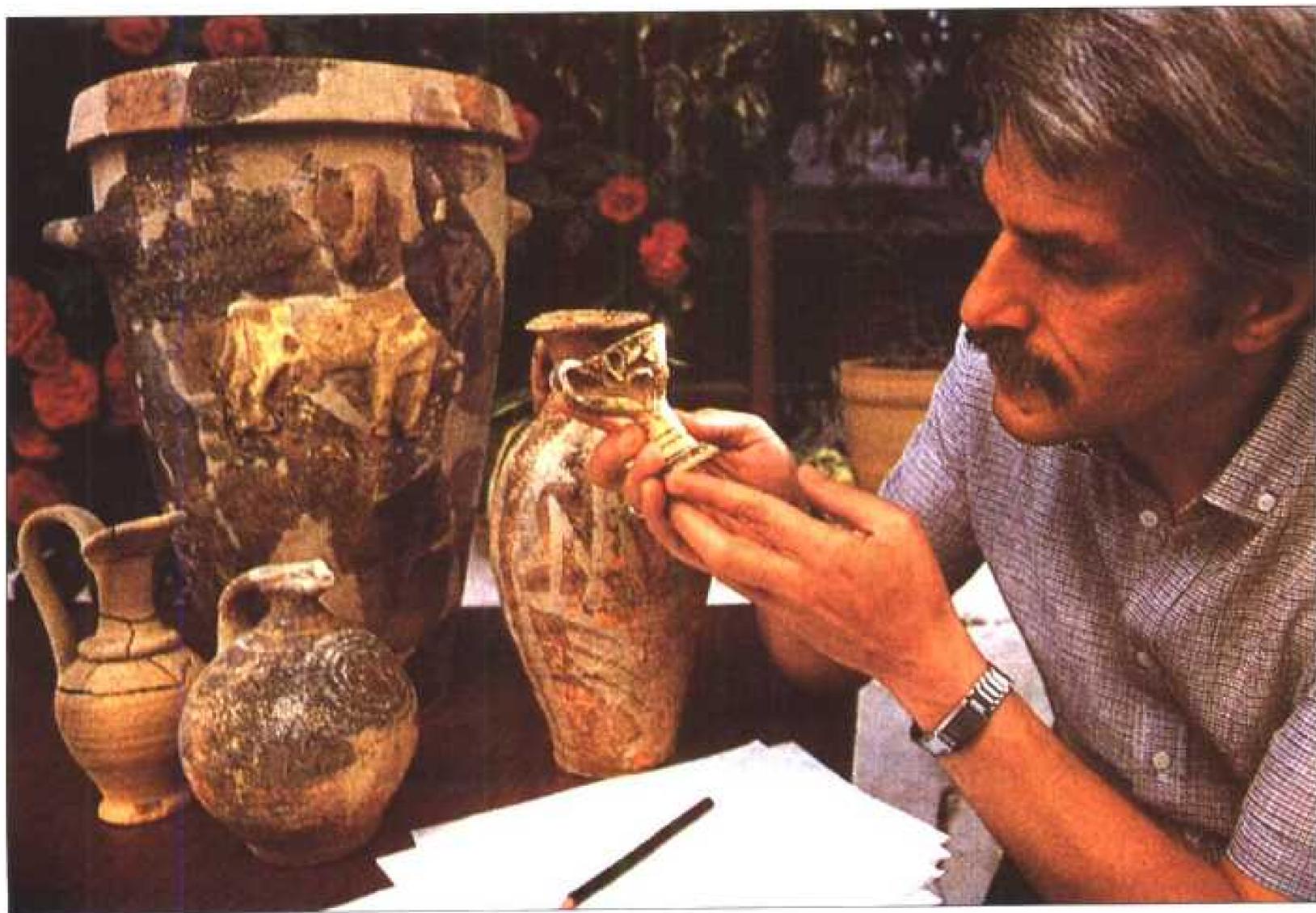
■ 希腊考古学家艾菲·萨柯拉勒基斯手里拿着她与丈夫詹尼斯1979年在阿尼莫斯匹力亚发现的4名古克里特人中的一个的头骨。正是这一发现导致他们做出了颇具争议的结论——弥诺斯人实行人祭。上图照片中与艾菲在一起的是人类学家亚利桑德罗·康托普罗斯博士，他帮助萨柯拉勒基斯夫妇的考古队对其所发现的骷髅进行考查

以来，人们对考古学上的证据做了这样的阐释——它们证明了弥诺斯人是一个热爱和平与享乐、生活在某种青铜时代的乌托邦里的民族，他们过着公社生活，并且乐于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合作。但最近的发现——包括萨柯拉勒基斯夫妇的挖掘成果——暗示了弥诺斯人的生活中存在着较为阴暗的一面。

怀着破解更多的弥诺斯人的秘密的希望，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扩大了对他们发现过那块石灰石的小山的探索。为也许会发现一座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的可能性所激励，这两位考古学家召集了一支由雅典大学的学生和附近一个镇上的村民组成的考古队，着手进行挖掘。

到第一天的挖掘结束时，这对夫妇已经发现了一座被他们确认为宗教圣地的有围墙的建筑的些许遗存。虽然遭到某种灾难的严重破坏，但依稀可见这座建筑

■ 詹尼斯·萨柯拉勒基斯正在查看一只小粘土杯。在阿尼莫斯匹力亚一处宗教圣地出土的400多件陶器，使得这位考古学家和他的队员对可能在圣地内举行的宗教活动做了种种猜测。





似乎由三个狭窄的房间组成——中央正房的两边各有一个侧室，考古学家推想献祭品先是在侧室里准备好然后再送到正屋里的祭坛上。进入每个房间都要经过一条公共走廊，这对希腊夫妇考古学家就是在这里倾注了他们最初的努力。（后来考查这些证据的其他考古学家暗示，在走廊的另一侧也许还有3个房间。）

一些寻宝人过去曾试图闯入这座遭过火灾的坍塌的建筑。然而，令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感到宽慰的是，他们发现走廊里的东西虽然被火烧过但没有被劫走。一排排的陶器还站在那里，大概里面曾经装满了诸如水果、谷物、牛奶、蜂蜜和葡萄酒这样的祭品。虽然多数器皿已经破碎，但有些却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而且里面还盛着烧焦的水果籽。

这些陶器被证明是一种特定的、可以推算出年代的类型，通常以用浅色颜料在暗色背景上粗线条地勾勒出植物图案为特征。对这些陶器的考察暗示阿尼莫斯匹力亚的神殿建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大概只使用了约150年。构成神殿的精心凿刻过的巨大石块和其中的陶罐在倒下时都有一定的倾斜度，这说明它是在某种自然力——很可能是一场地震——的摇撼下倒塌的。也有证据表明神殿在毁坏后便被弃置不用了；遗址上没有后期的陶器出土。

考古队在走廊里发现了一具被压碎的性别不明的骷髅，这是第一具在墓室之外出土的弥诺斯人的骨骼，这一发现为该地毁于一场灾难性事件的假说提供了支持。被这一发现所激励，考古学家们焕发出新的活力，着手对中央房间进行挖掘，他们想知道这个房间里是否有一些关于神殿供奉的是哪一位神祇的线索。在克里特岛的一些宗教圣地已经发现了男、女偶像的遗迹。这样的偶像在弥诺斯壁画、印章和象牙小雕塑上，通常表现为身着华丽长袍、头戴精致饰物的形象。尽管木制偶像一定存在过，但至今只发现了用石头或青铜雕刻的头发和四肢的遗存。

靠着好运气，萨柯拉勒基斯夫妇在中央房间里继续挖掘时的

■ 被萨柯拉勒基斯夫妇认为是一尊弥诺斯神祇的雕像如今只剩下了这双大小与实际相仿的粘土脚。这两只脚是一种所谓的石首石肢木身雕像的一部分，显然雕刻脚的材料与躯干的不同——躯干在很久以前便已灰飞烟灭了。因为在任何弥诺斯遗址上都没有发现过真人大小的雕像，所以这一发现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确发现了一尊偶像的遗迹。在那里他们发掘出了烧焦的木头的残片和一双粘土做的大脚，这双脚的踝关节呈木钉一样的正方形，也许曾安在一座穿着下摆很长的袍服的木制躯干像上。这双脚的型号暗示雕像有真人大小，大概曾矗立在一个高起的石平台上，这个占据了房间的后墙、更像是一张凳子的平台，是从山坡上凿刻出来的。岩石的一端未经削刻，它的自然状态大概象征着神圣的大地。破碎的陶器铺满了房间的整个地面。经过进一步的探索，考古学家们在东边的侧室里发现了几只放在一个毁坏了的有阶梯的祭坛前的陶瓶。这

些陶器是用来盛放献祭的水果和液体的，其中位于中央的器皿的边缘有一行用被称为A类线性文字的早期弥诺斯文字书写的铭文——这

种文字尚未被破译。考古队接着把注意力转向西侧室，在令人有气无力的炎炎夏日里，队员们每天都要花上几小时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发掘，结果却几乎什么也没找到。

然而，当又发现了三具尸骨时，他们重新激动起来。两具躺在地上的尸骨被立即确认为人的遗骸，而且这两个人显然是死于地震。第三具尸骨位于一个很低的祭坛上，被假定为一头小公牛或其他献祭动物的骨骼。

当一位工人除去祭坛上



面的骨骼上的瓦砾时，这具尸骨的腹部露出了一件金属制品，仔细检查后证实那是一件青铜武器，可能是一把刀或一个矛尖，长16英寸，重1磅有余。它锋利的刃的两侧蚀刻着同样的形象——一头兼具多种动物特征的怪兽：它有着狐狸的斜眼、野猪的口吻和獠牙以及状如蝶翅的耳朵。

詹尼斯开始清理这具骨骼，他期望将它确认为一头动物的遗骸。突然，他变得紧张起来。“这是一具人体，”他宣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我们已经发现了人祭。”意识到这种解释可能引发的争议，考古学家们请来了雅典医学院人类学博物馆的两位生理人类学家和雅典大学的一名犯罪学助教来为遗骨做法医鉴定。在检验了所有证据后，专家们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这具遗骸属于一名十八九岁的男性，他身高5英尺5英寸，死时的姿势是侧卧。他的双腿向后弯得如此厉害，以致脚后跟都碰到了股骨，这暗示他也许像一头要献祭的公牛那样被结结实实地捆住。对萨柯拉勒基斯夫妇和专家们来说，结论似乎是无法逃避的：这名青年的确是献祭的牺牲。他的喉咙已被割开，他的血已经流干，然后地震便发生了。

一位专家暗示这一牺牲品在被杀之前可能被灌了迷药。然而，其他人则认为他也许是为了平息众神的愤怒而自愿就戮的——大地的晃动已经昭示了神的不满，甚至就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神的恼怒必定撼动了圣殿。

但向青年挥舞尖刀的是神殿里的哪个人呢？离祭坛最远的是一个大约28岁的女性的尸骨，她是面朝下倒地的。虽然妇女在弥诺斯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这个女子可以被排除在屠杀参与者之外。离祭坛最近的那具尸骨倒是极有嫌疑，它属于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六英尺高的男子；他佩戴着一枚银铁戒指，这是晚些时候皇家墓葬中的墓主的典型饰物。戒指中所含的铁覆盖在银之上，因为当时铁比银更为稀有和贵重，



■ 这个死时大约 18 岁的青年的遗骨是在一个祭坛上发现的。萨柯拉勒基斯夫妇认为这是一具牺牲的残骸。这对夫妇从尸体的姿势上推断那个年轻人像献祭的动物一样被牢牢捆住，脚跟向后弯到了大腿。他们还暗示那把躺在尸骨上、刻有一头怪异的杂种动物形象的青铜刀就是刺向青年的利刃，青年的血从刀口处涌出，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通常是从陨石中提取的，只有位尊和富有之人才能得到。在那个男子的手腕附近发现的一方石印章也显示了他的尊贵，印章上刻画了一名男子用一根长竿驱动一只小船的形象。

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把那个女人和那个高个子男人称为女祭司和男祭司。他们的死被归因于地震中从屋顶上掉下的岩石和在神殿的瓦砾堆中发现的油灯翻倒时所引起的火灾。

现在，考古学家和他们的同事对在走廊上发现的这具尸骨做了更为仔细的考察。这具被压碎

的遗骨丝毫也没有揭示出这个男子在仪式中扮演的是何种角色，但他身旁的 105 块陶片却有许多东西要向世人倾诉。拼合起来后，这些碎片组成了一件美丽的陶器，它状如一只带喷嘴的桶，上面装饰着一头带红色斑点的公牛的浮雕，可能是用来倒奠酒的。但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推断这种陶器是用来收集献祭的公牛的血的；在这一仪式中，他们认为，陶器盛的是那个青年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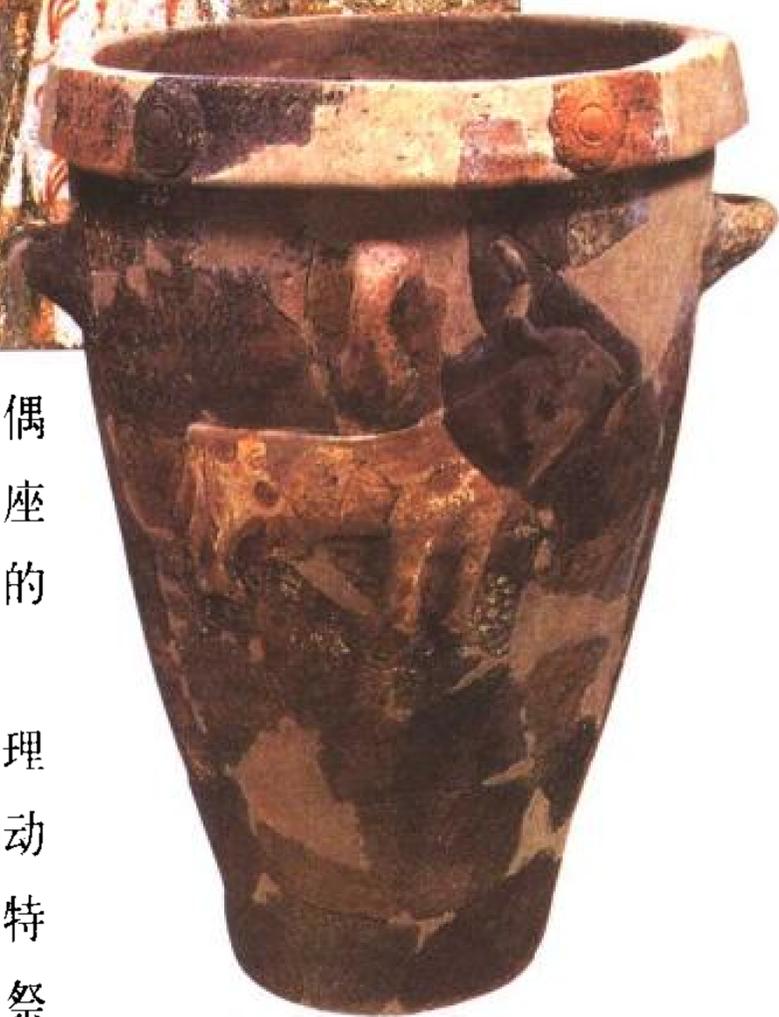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为 3500 多年前那灾难性的一天中发生在阿尼莫斯匹力亚神殿的事件建构了一个粗略的梗概：当地震摇撼克里特岛时，一位主祭司在两个随员的陪同下为遏止灾难做了孤注一掷的努力——他献上了一名人祭，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在割开牺牲的喉咙后，主祭司放下刀去收集涌流的鲜血。第二位祭司拿起



装有奠血的带嘴的桶，准备献给中央房间里供奉的偶像。然而，他刚刚走到走廊，一次猛烈的震动便使整座神庙轰然倒塌，将仪式的三位参加者连同那个献祭的青年都埋葬在里面。

正如萨柯拉勒基斯夫妇所预料的那样，他们的理论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于1980年在雅典人潮涌动的听众面前引发了一次公开辩论。他们的希腊同胞特别不愿意相信其爱琴祖先竟然举行过如此残忍的人祭仪式。许多考古学家似乎也不喜欢接受这个结论，因为这和大家普遍所持有的弥诺斯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的观点相左。

学术界的有些人指责萨柯拉勒基斯夫妇一心想追求轰动效应，并暗示他们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然而，有关阿尼莫斯匹力亚的考古发现的喧嚣刚刚退去，英国研究弥诺斯文明的专家彼得·沃伦就拿出了更具毁灭性的证据，证明人祭是弥诺斯祭祀传统的一部分。在克诺索斯宫殿的西北部挖掘时，来自雅典的



■ 这具从克里特岛南部一个坟墓中出土的石棺上涂着石膏，石膏上面以弥诺斯壁画风格描绘了仪式中宰杀一头公牛的情景(顶图)。一个人在吹长笛，另一个人将一篮水果放在祭坛上，而公牛的血则从脖颈处流进一只与在阿尼莫斯匹力亚发现的陶器(上图)十分相似的器皿里。这件约两英尺高的陶器是重新组装起来的，上面饰有一头带红斑点的公牛的形象。

英国考古中心的沃伦考古队在一幢优雅的弥诺斯晚期建筑的一间地下室里发现了散落的人骨。沃伦认为，这幢建筑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被一场地震夷为平地。将这304块碎骨拼接在一起后，专家们断定它们来自两名年龄约为8岁和11岁的健康儿童。

这些骨头中的27块上有刀子的印迹。它们不是用带刃的利器击杀某人时所留下的典型的粗糙疤痕；相反，细致的沟纹暗示那位操刀者一定是在孩子们死后从容不迫地运刀切骨的。事实上，这两位少年很可能是像绵羊一样先被割开了喉咙；带有类似的泄露隐情的刀痕的羊的骨头是和少年的尸骨一起被发现的。许多刀痕出现在远离关节的地方，这说明肉已经用刀先行切去了。

对来自这幢建筑的约37件陶器的考察进一步清楚地证明了这两个孩子不是一次普通的谋杀的牺牲品。有些陶器曾被存储在四只大口陶坛里，而这些放在一层一个房间里的大坛子在该建筑起火时塌落进了地下室。两只大口坛内装有用来倒奠酒的角状杯，沃伦推断这些角状杯是一整套仪式用具的一部分，存放起来以供祭祀、拜神时使用。一只角状杯上装饰的形象使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戈耳戈——一个生有翅膀的蛇发女怪，她长着狂野的暴突眼、巨大的鼻子和伸出口外的舌头。这一形象对确定和该建筑相关联的神祇的身份有着特殊的帮助。那位神祇可能是有时被描绘为身上盘着蛇的伟大的弥诺斯自然女神吗？旧时的一个理论暗示了希腊神话中的戈尔戈就起源于这样一位神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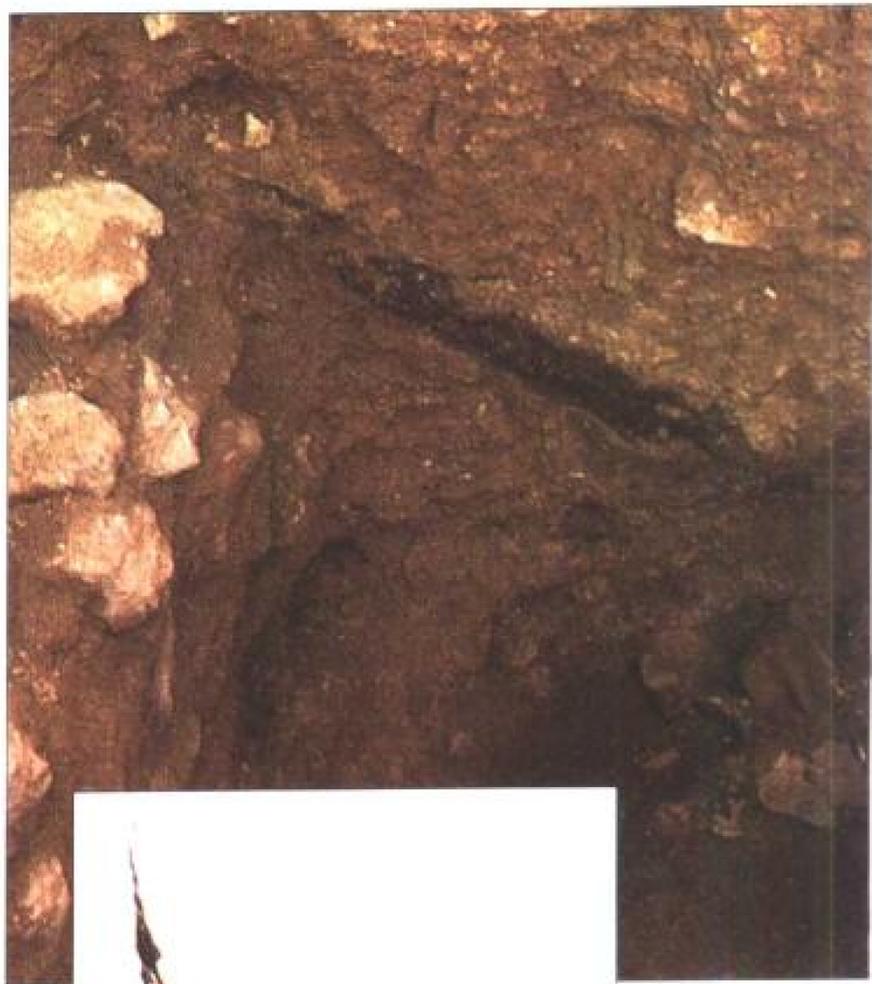
在发现这两位少年的遗骨的内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彼时彼地自然女神崇拜中另一个可怖的侧面被揭示出来。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盛有贝壳、孩子的指骨和一块带有刀痕的椎骨以及烧焦的泥土的容器——指骨和椎骨很可能是一顿饱餐后剩下的东西。彼得·沃伦认为容器里所盛的也许是献给自然女神的象征性的祭品，而膜拜者们在用迷狂的舞蹈乞灵于女神之后很可能将作为牺牲的少年的肉全部吃掉了。



沃伦的猜测部分地基于一则古典希腊神话，这个可能起源于克里特岛的神话讲述了一位名叫扎格列欧斯的神祇如何被泰坦们引诱、撕成碎片后吃掉，然后又复活的故事。在古典时期，扎格列欧斯常与克里特岛的一位青春年少的丰产之神宙斯·克莱特吉尼斯联系在一起，这位丰产神在被杀后通过与他的配偶——自然女神相关的仪式复活。有些人还将扎格列欧斯与狄奥尼索斯联系在一起，有关狄奥尼索斯的传说与宙斯的相同。（巧合的是，一位埃及神祇奥西斯也有着相似的命运，也是被杀后又复活。）沃伦相信弥诺斯人通过吃人肉与这位再生的神祇，并通过他与丰产之源——大地女神融为一体。

弥诺斯人参与食人仪式的可能性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描绘的国王弥诺斯位于克诺索斯城的宫廷。据说海神波赛冬送给弥诺斯一头白色的公牛作为献祭的牺牲，但贪婪的弥诺斯却将牛留下了。为了惩罚他，海神让弥诺斯的妻子帕西法厄对那头公牛产生了强烈的情欲。技艺精湛的工匠代达罗斯——一位来自雅典的流亡者——用木头做了一头母牛，让王后藏身其中，从而去引诱那头白色的公牛，这样他就帮助王后满足了她的情欲。这一结合的结果便是半牛半人的怪物弥诺陶路斯，代达罗斯将它囚禁在克诺索斯宫殿下方的迷宫之中，在那里，这头怪物以雅典人进献给弥诺斯的童男童女为食。

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离奇荒诞，但其中包含着与已知的事实相符合的因素。比如，对弥诺斯人的宗教仪式来说，公牛非常重要。孩子尸骨的发现暗示了食人习俗的存在，这进一步加强了某些学





■ 考古学家彼得·沃伦在挖掘位于克诺索斯古城、后来被称作“少年尸骨之屋”的建筑遗存(上图)时发现了颇能说明问题的一根肋骨、一根右股骨和一根锁骨(左图, 从上至下)。弥诺斯人可能实行人祭的令人备感恐怖的证据由此昭然于世。这些骨头上的刀痕表明上面的肉是被撕下去的, 人们对待献祭的孩子就像对待作为牺牲的动物一样。沃伦考古队的成员将 23 块碎骨拼在一起成为两具颅骨(嵌图, 顶部), 基于这样的证据他们断定这两具牺牲的年纪分别是 8 岁和 11 岁

者所持有的观点: 希腊神话往往反映了古人对真实的风尚和事件——尽管有时是扭曲的——的记

忆。其他考古学家主张神话的可信度太低, 不能用作历史文献或者与考古发现相比较。一位学者在苦思冥想后认为孩子的尸骨也许是弥诺斯的一些系列杀手为非作歹后留下的残迹。

然而, 许多仔细考察过遗址状况的考古学家都认为沃伦有关牺牲的实物证据有很强的说服力。既然那幢建筑被毁的时间明显地与孩子被杀的时间大致相同, 有些人就此推测与阿尼莫斯匹力亚的情形一样, 这里的牺牲也是用来避免灾难的。但在沃伦看来, 为了避免一场自然灾害而从人的尸骨上割下肉来大吃大嚼似乎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他坚持自己的推断: 童祭和在仪式上食人是弥诺斯宗教习俗中业已确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结论, 正如沃伦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 对弥诺斯人“作为古代文明中较为温和的一个民族”的传统形象“构成了一个颇为惊人的挑战”。

早期认为弥诺斯人是一个安详、和平的民族的观点部分地基于伊文思和其他考古学家的考察所得——弥诺斯城镇建在靠海的平地上, 他们的宫殿似乎也不设防。既然这看起来使他们极易受到攻击, 于是早期的学者就假定事实上他们既不需要防御外敌, 也不必彼此防备。这个曾一度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受到了几位考古学家的挑战。这几位考古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中、早期弥诺斯克里特文明中的军事要素, 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也许曾是瞭望塔的筑有防



御工事的遗址，还有一些在宫殿遗址上发现的极可能是防御墙的建筑。拿马利阿城来说，它就被一道泥砖城墙所环绕，而泥砖城墙的石地基至今仍可见到。

学者们传统上认为克里特岛拥有一支保护它的安全的舰队，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也抱有这一看法。有些人则暗示远离黎凡特地区和埃及海岸的克里特岛所处的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使它免受来自近东国家的海上侵略。只有爱琴海地区的居民才有可能踏上远征克里特的海路，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大概既没有这么做的能量，也缺乏长途远征所要求的团结统一。

不管怎样，到弥诺斯文明晚期时，克里特人拥有了当时有组织作战所必需的全部武器——匕首、剑、双刃长剑、战斧和投枪。但这些武器也许只是作为权力的象征保留在社区内部，或者用来维持岛上的治安。个人主要的防御武器似乎是一种标准长度的盾牌，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则状如阿拉伯数字8，是用公牛皮蒙在一个木框上制成的。人们不仅在准军事活动中戴头盔，参加拳击比赛的选手也戴头盔来保护他们的头部。一些学者暗示拳击和其他流行的弥诺斯运动项目也许起着准军事训练的作用。

惟恐夸大自己发现的证据的意义，萨柯拉勒基斯夫妇着力强调，在他们看来，发生在阿尼莫斯匹力亚的人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是克里特人在大难临头时一次孤注一掷的选择。克里特留下的艺术作品证明这对夫妇谨慎的解释是正确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弥诺斯艺术中没有诸如战争、对作恶者的惩罚和对卑贱者的侮辱这样的暴力主题，而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青铜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的艺术作品中。

除非有关军事的意象被完全摒弃于弥诺斯人的审美情趣之外，那么很容易便得出一个也许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就像很多人已经做过的那样)——弥诺斯人的确是一个安详平和的民族，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以致在某些现代人看来他们显得有几分颓废

和无精打采。有些人认为荷马在《奥德赛》中描写神话般的费阿刻斯人时头脑中所想的就是克里特人——这些“迅捷的赛跑者和最出色的水手”承认，“我们永远热爱的是宴会、竖琴、舞蹈、换衣服、洗暖水浴、谈情说爱和睡眠”。

在 弥诺斯宫殿和别墅里的生活非常舒适，环境优雅迷人。宫殿里的公共房间通常带有雪花石膏的镶饰，石膏墙上还绘着表现自然景色或宫廷庆典场面的壁画。房间大都宽敞舒适，风格和比例非常适合居住。房屋内的有些地方被考古学家解释为浴室，浴室设有复杂的排水系统。根据考古挖掘，克诺索斯城至少有一处公共厕所。采光井和内庭确保足够的照明和通风。通过有圆柱的门廊，居民们可以步入封闭的私家露台。

克里特岛一定拥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使得弥诺斯人基本上可以彼此和谐共处。克里特岛在青铜时代早期孤立的地理位置极有可能导致岛上的人口不同寻常地属于同一民族，由此产生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的一致性无疑促进了岛民之间资源共享与合作关系的发展，也许还排除了——至少最初是如此——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的需要。在这种友善的氛围中，第一批宫殿建筑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成形了；实际上，这些设有作坊、储藏室、市场、居室和宗教设施的建筑似乎更像是社区中心而不是君主的宅邸。

克里特社会不仅在民族上具有同一性，而且根据许多学者的看法，尤其是在弥诺斯文明发展的早期，它似乎还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尽管社会中肯定存在着某种类型的领袖人物。如同一座坟墓通常反映其墓主的社会地位一样，一个文化中的丧葬方式也为了解其社会分层状况提供了线索。最早的弥诺斯坟墓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中叶左右，大多是直径为5—14码的巨大的圆形建构，上面可能还盖着抹灰篱笆平顶。一些考古学家根据每座坟

牛背腾跃：
奇特而又危险的场面

THE ART OF BULL LEAPING:
A CURIOUS AND
DANGEROUS SPECTACLE



牛背腾跃也许是古克里特人最喜欢的一项运动了：青年男女在众多热切的观众面前表演着向死神挑战的高难技艺，以自己的敏捷和勇气同活力四射、充满威胁的公牛相斗。显然，这些勇敢无畏的男女——很可能是十几岁的少年——试图在牛角之间和牛背之上完成各种各样危险的空翻和腾跃；这些特技飞腾动作在现代斗牛者和骑术表演者看来即便是可能的，也具有潜在的致命危险。

弥诺斯艺术和雕塑作品中充满了牛背腾跃的场景——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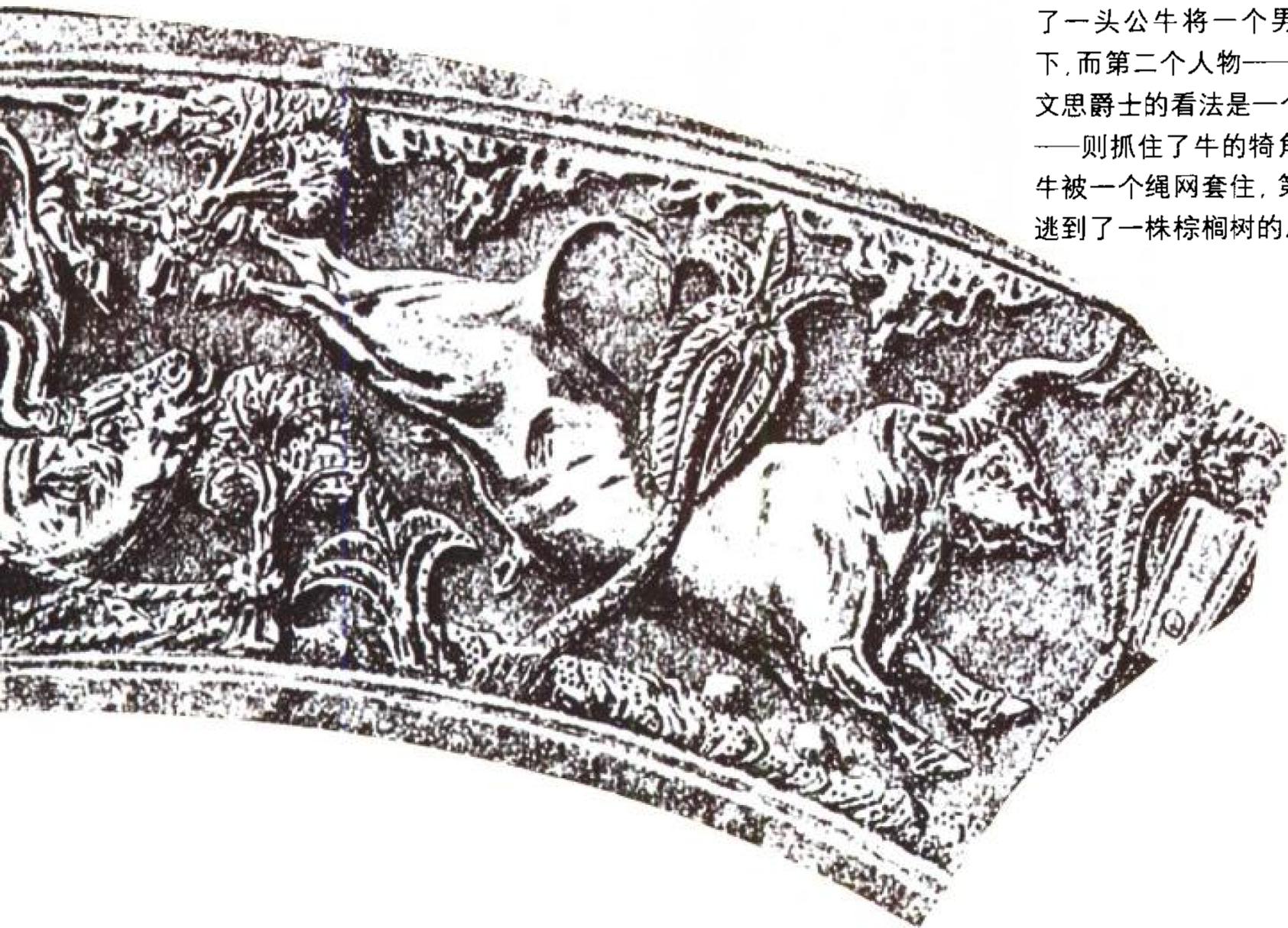
和浅色皮肤的人(分别代表少男和少女)单枪匹马或者成群结伴地在野外捕牛(下图)，或是在牛背上完成令人惊叹的动作(本页后)。然而，在弥诺斯文明的书面语言 A 类线性文字被破解之前，牛背腾跃中所蕴含的意义一直都是一个谜。

这些事件很可能发生在重大的节日里，也许是在庆祝丰产和再生的春天的节日中。但这仅仅是一项由技艺高超的运动员表演的紧张刺激而又场面壮观的运动，亦或是从捕获野牛作为宗教牺牲的活动演化而来的仪式，至

今尚不为人所知。

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就像现代的西班牙斗牛一样，公牛在牛背腾跃这项运动中并未受到伤害，尽管在活动结束后它们很可能被当作献祭的牺牲。甚至运动员所冒的风险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因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贮藏起来的尖锋已被钝化的公牛角。

■ 这只金杯上的压花装饰图案描绘了一次力图捕获野牛以供克里特岛上的运动赛事之用的行动。若将杯身延展开，其表平面有 3.5 英寸宽(如左图所示)，上面描绘了一头公牛将一个男子踏在脚下，而第二个人物——照亚瑟·伊文思爵士的看法是一个年轻女孩——则抓住了牛的犄角。另一头牛被一个绳网套住，第三头牛则逃到了一株棕榈树的后面。





■ 一个特技表演者几乎悬在半空中，显然他在一头向前冲的公牛的头部上方翻筋斗而没有碰到牛的犄角。这件7英寸长的纯青铜雕塑的一些部分已经丢失，雕塑中那个青年以他的长发和公牛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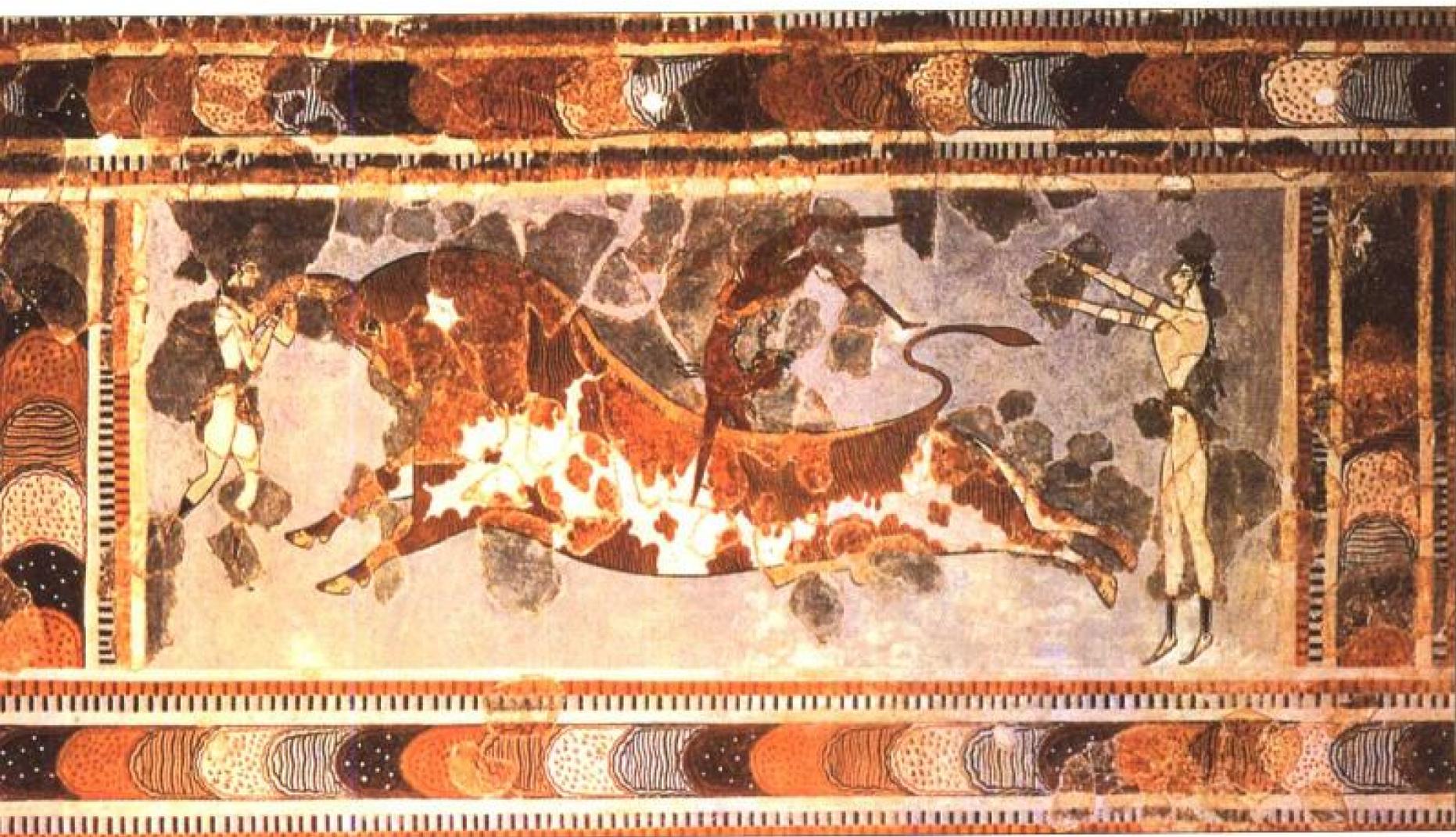


■ 这枚黄金图章戒指上描绘了一个人在一头公牛背上有有力的一跃，它极有可能是被人从克诺索斯附近的一座坟墓中盗走的，后来英国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爵士得到了它。



■ 这个四肢伸展、飞身腾跃的青年是在克诺索斯宫殿中发现的几件象牙雕刻中的一件，它展示了弥诺斯艺术的精妙细微之处：青年身上的血管和他的手指甲都清晰可见，而他长近一英尺的躯体不可能是用一根象牙刻成的，象牙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材料。

■ 这幅颜色鲜亮的壁画是出自古克诺索斯系列作品中的一件。画中的年轻人在一头飞驰的公牛身上做着高难的空翻动作，而另外两个人物——由其白色的皮肤判断是女性——则可能是在帮助他完成这一惊险的表演。从年轻人的手臂在牛背上极低的位置来判断，他所做的前手翻腾越动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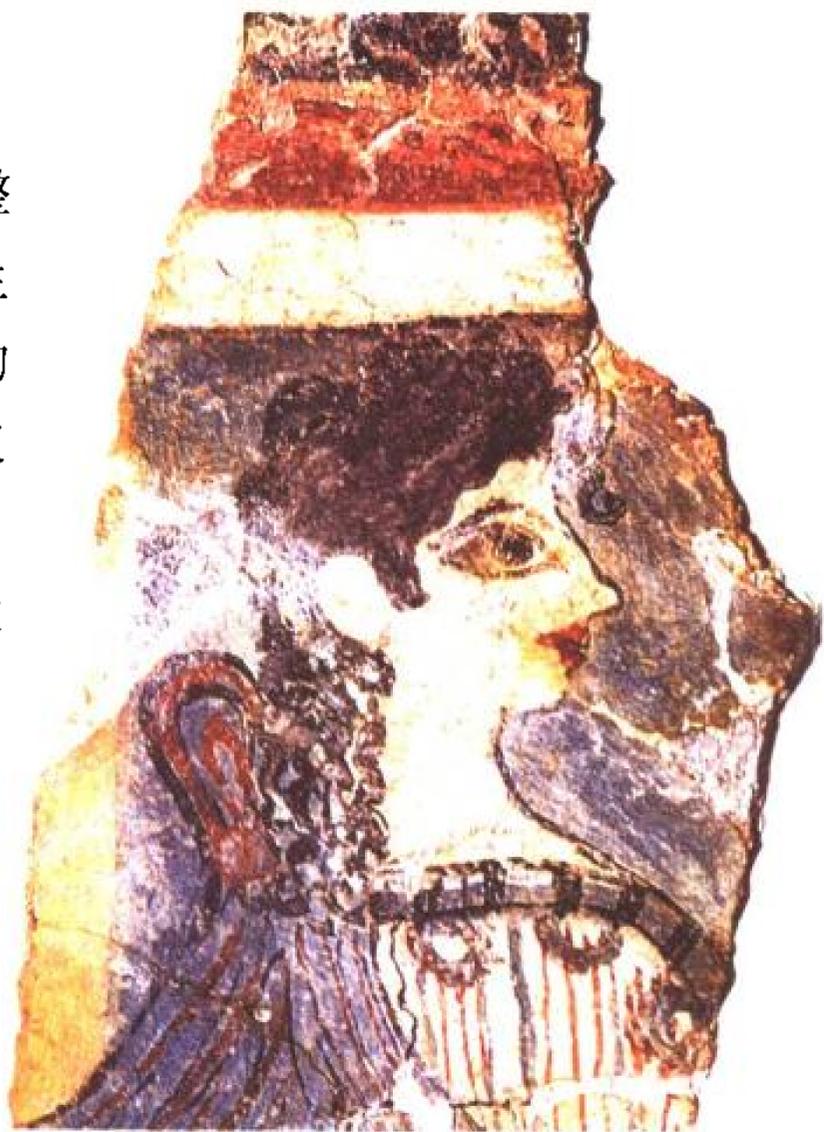




墓里为数众多的尸骨推测，许多墓穴里埋葬的都是整个家族的几代成员，这表明弥诺斯人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小村庄里。迈阿托斯就是一个这样的社区：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200年间，这个占地仅有1500平方码的村子里尽是些用石头和泥砖盖的小屋。

在弥诺斯文明的早期，随着较大的地域中心的发展，人们逐渐失去了一些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权，而有些地域中心则成为第一批宫殿建筑群。在这个被称为“旧宫殿时期”的时代，社会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旧宫殿时期始于约公元前1900年，一直延续到约公元前1700年；据称在公元前1700年时，一场地震袭击了克里特岛，将第一批宫殿建筑夷为平地。后来所有宫殿都被重建，一个新的建筑群在查克罗斯东岸形成了。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中，弥诺斯宫殿文化发展到了顶峰，考古学家把从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47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新宫殿时期”。

在岛上不断演化的社会结构中，住在宫殿里的人可能处在社会的最上层。在岛上各处都建有受控于宫殿的处于次要地位的别墅，这些别墅管理着流通于宫殿与乡村之间的货物。由于别墅的重要性，所以它们的管理者肯定处于社会的第二层，而市民和农民则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个人财富和地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标志，单独的墓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然而，公共丧葬的习俗还在延续，这表明阶级分化还有些模糊。考古学家们推断在克里特可能存在着一个基于宗教或非家族群体的统一的社会结构，一个人的职业或出身决定着他在这一结构中的身份。随着社会等级分化的加剧，地方的管理机构似乎变得越来越集权化。在这个阶段，



■ 克诺索斯宫殿壁画残片上这位迷人的女子因涂了胭脂的红唇而被称为“巴黎妇人”，她或许是一名穿着长袍的女祭司，甚至是一位女神。她戴在颈后的圣结似乎是仪式服饰的一部分，它也许表明了她在宗教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

■ 这件穿着金凉鞋的16英寸高的象牙雕像被认为是弥诺斯艺术品中的伟大杰作之一，它是用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碎片重新组装起来的。一些考古学家暗示这件雕像表现的也许是年轻的宙斯，因此这位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再熟悉不过的神祇也许早在几百年前就受到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人的崇拜了。



克诺索斯扩张了它的权力基础，有可能控制了克里特岛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到现在为止，宫殿是弥诺斯宗教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在宫殿建筑群的地域范围内出土了很多圣物，而且许多房间被专门辟为膜拜祭祀的场所。对岛上处在其控制下的地区来说，宫殿是制造产品，储存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以及通过对外贸易将这些东西分散出去的中心。农民们将他们生产的盈余送到别墅和宫殿，在那里，产品被储存起来或得到加工，用来支付进口，补偿宫殿管理者或其他工人，或者分发给在食物上不能自给的弥诺斯人。农民们把他们的收获送到宫殿是为了纳税还是以实物的形式交地租尚不为人所知；弥诺斯人如何分配器皿、工具、珠宝、衣服、仪式用品，以及他们在宫殿一个个拥挤的作坊里生产的其他产品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也不为今人所确切了解。既然所有这些经济活动的记录都保存在 A 类线性文字中，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破译，并且只有几个片断幸存下来，那么考古学家们便没有文献可以参照了。

另一个谜团是在弥诺斯文明的黄金时代谁是克里特的统治者。弥诺斯，克诺索斯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也许像法老一样只是一种称号。但弥诺斯或许并非岛上惟一的享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一些学者到希腊神话中寻找线索。传统上认为，宙斯和欧罗巴的三个儿子弥诺斯、拉德曼提斯和萨尔珀冬分别与克诺索斯、法斯托斯和马利阿的宫殿相关联。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之间的手足亲情非常有助于在岛上建立起一种友



好的平衡的权力体系。倘若神话可以为了了解现实提供线索的话，那么传说中的三兄弟便是好国王，因为弥诺斯和拉德曼提斯死后希腊人让他们成为冥界的判官，这是对他们生前所施行的公正统治的褒奖。

尽管弥诺斯宫殿的布局和陈设暗示里面住着国王和王后，但一些学者注意到与同时期的埃及艺术不同的是，统治者的形象并未在弥诺斯的艺术作品中占据首要地位。然而，其他考古学家主张如果对弥诺斯艺术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后，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伊文思认为他可以从克诺索斯出土的印章上辨认出一位国王和一个王子的肖像，但由于人像旁边的象征符号尚未得到破解，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这些人物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称号或权力。不管怎样，伊文思推断以至尊神祇——自然女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的祭司—国王的王朝在克里特岛上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凭借自身的实力施政。这种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一的观念自弥诺斯文明的黄金时代结束后便被摒弃了。

因为宫殿里如此多的房间都被留作举行仪式之用，所以一些研究弥诺斯文明的学者认为克里特的政体在本质上是一种神权政治。实际上，一位学者暗示只有全部人口志愿参加才能建成弥诺斯的宫殿建筑群，全体人民辛苦劳作不是出于对暴君皮鞭的恐惧，而是出于一种信仰——他们认为自己在为自然女神建造一个家，而国王只不过作为她的代表住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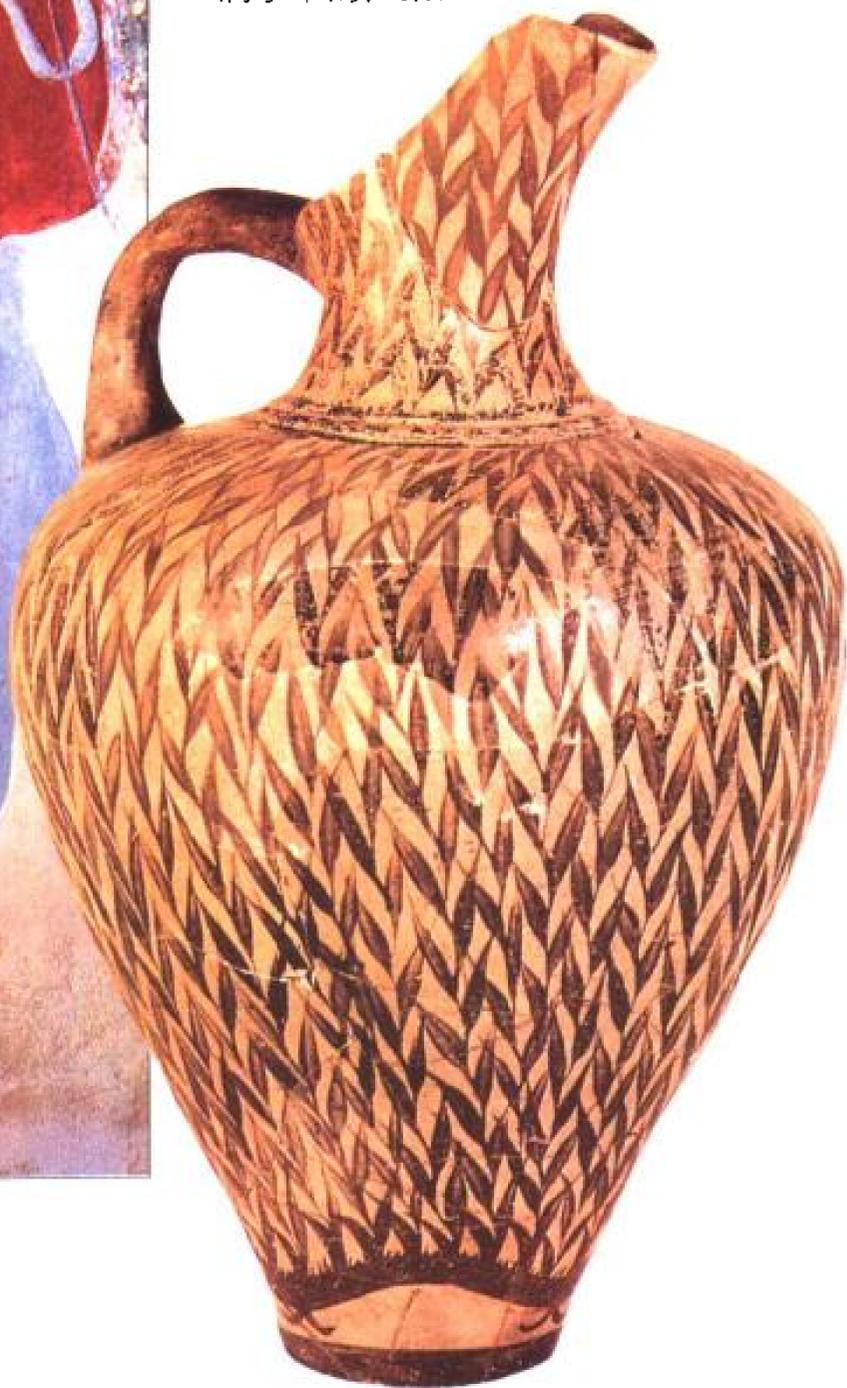
无论其权力源自何处，弥诺斯的统治

■ 一些从克里特和古希腊出土的最精美的艺术品上经常饰有怪异的野兽，像在这只从马利阿出土的石法螺的底部便可依稀辨认出一头怪兽的形象。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样的形象也许同埃及的河马女神塔沃莱特相关联。这一石法螺的整个表面都刻有新月形的花纹，这是在模仿螺壳实际的样子。





■ 弥诺斯艺术家是大自然的热爱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赞美世界，这里选取的是他们的几件作品：一幅出自克诺索斯“壁画之屋”的壁画，描绘了一只花丛中的蓝色鸣鸟（左）；在查克罗斯出土的一只用进口象牙雕刻的精美的蝴蝶（上），火已将它变成灰色；在珉斯托斯出土的一只造型优雅的陶罐，罐身上绘满了草的图案。





者在施政时受到一个庞大的顾问机构——长老会或贵族会的制衡；除了这个由住在别墅里的有土地的绅士组成的长老会外，甚至还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成员组成的民众大会来制约国王的权力。一些研究弥诺斯文化的学者认为，正是为了给民众大会的召集提供方便，才在宫殿外面修建了被称作“剧场区”的宽阔庭院。国王往往由侍从们陪同，沿着铺好的起始于宫殿入口处的道路，严格遵循着礼仪，庄重地走入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管这些领导者是谁，他们对遍及于弥诺斯壁画和艺术遗存中的安详宁静的画面负有责任。有一种看法越来越为后起的一代考古学家所接受，即有关田园和海洋的意象是被有意创作出来以强化克里特是一个高度统一、人民生活得心满意足的社会观念；换句话说，这些艺术作品是强化统治阶级作为大众恩主这一观点的宣传品。

弥诺斯社会中宗教信仰表面的一致性也许掩盖了其内在的冲突。尽管丰产和农业复苏女神通常被视为弥诺斯人至高无上的神祇，但她也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神，其他神祇只不过代表了她的不同特征。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有一个男性神祇的存在，尽管有关宙斯·克莱特吉尼斯或狄奥尼索斯这样的古典希腊神话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年轻的植物之神的死和复活的种种猜测。一则神话讲述了弥诺斯的儿子格劳克斯如何在一罐蜂蜜中被溺死(蜂蜜在古代世界被用作防腐剂)、又如何被一条蛇揭示出来的草药救活的故事。

希腊神话中还把众神的统治者宙斯的出生地放在克里特岛。在神话中，大地母亲把怀着宙斯的瑞亚送到克里特生子，并把他藏起来，以躲过他贪婪的父亲克罗诺斯。克罗诺斯受到警告说他的一个孩子将要推翻他，所以他习惯于将他的后代吃掉。当宙斯长得足够强壮后，他打败了克罗诺斯，并迫使他吐出了吞掉的子嗣。但考古学家们当然更愿意相信具体的发现——比如从克诺索斯出土的精致的彩陶女神像。这种身上盘着蛇的女神塑像穿着典

型的弥诺斯晚期服饰：镶着重重荷叶边的裙子和围裙，还有显出其丰满乳房的合体的束腰上装。尽管通常被视作一位女神，这位女性有时也被表现为一名参加仪式的女祭司。

虽然宫殿似乎履行着宗教职能，但崇拜活动绝不仅仅在这些堂皇的建筑内举行。在克里特岛上从未挖掘出被视作神庙的建筑，但已发现了一些举行宗教活动的小块圈地，比如萨柯拉勒基斯夫妇在阿尼莫斯匹力亚发现的那块地。既然弥诺斯宗教以一位自然女神为中心，所以大量与她相关的仪式便在乡间举行——有时围绕着特别指定的林木、树丛，有时在岩洞内，或者在神圣的山顶上。在众多有关乡间仪式的艺术作品中，有一幅被考古学家们称作《神圣的树丛》的壁画，它表现了在一个橄榄树丛中男人们举行仪式、妇女们翩翩起舞的情景。

如果一位或几位女神在弥诺斯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的话，那么弥诺斯妇女很可能在膜拜仪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女祭司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如今大多数考古学家都相信在克诺索斯“御座室”中发现的那张石凳并非如伊文思认为的那样是弥诺斯王的御座，而是一位女祭司——女王的宝座——因为那个房间类似一个中央祭室，而妇女们必定参加膜拜女性神祇的仪式。事实上，一些研究弥诺斯文化的学者断言克里特是一个由女祭司统治的神权制国家，女祭司为神传言的能力赋予她们指导国家行动的权力。

一位学者坚持更为审慎的观点，即弥诺斯克里特由国王统治，但他暗示“王位则传给与国王女儿结婚的人”。弥诺斯社会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母系社会的特征，比如孩子以母亲命名，所有遗产都通过母系传承。这样的习俗出现在原始社会，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理解婴儿和父亲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推断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些母系社会的风俗习惯直到公元前4世纪还存留在安那托利亚的卡利亚人和利西亚人中间，而根据传说，这两个民

一种朴实的膜拜方式

AN EARTHLY FORM OF WORSHIP

在弥诺斯人的眼中，自然界里充满了神灵——这一信仰使得他们将许多户外场所变成膜拜众神的圣地。比如，岩洞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各种各样的神灵和黑暗之力相交融的庄严场所。在克里特岛大约30个不适合居住的潮湿的岩洞的幽深处，出土了不计其数的粘土供品，这是宗教活动的证据。在几个给人以更加深刻印象的岩洞里还发现了黄金双刃斧、青铜小塑像以及动物牺牲的残骸。

许多远离宫殿和村庄的喧嚣的山顶上，都扔满了赤陶献祭品，除了几个呈膜拜姿势的人像外，这些赤陶供品大多是些牛、羊之类的粗糙的小东西。在山顶圣地上发现的粘土做的肢体暗示这些供品可能是献给一位康复之神的。弥诺斯人可能于夜幕降临之时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圣地上燃起大堆的篝火，然后把他们敬神的礼物投进熊熊烈焰之中。

从他们的壁画、珠宝和其他艺术品上的图案判断，弥诺斯人也常把开阔的乡间当作拜神的圣地——比如对他们的福祉和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果实累累的橄榄林和无花果林往往成为他们宗教活动的场所。



■ 这枚大概可以追溯到迈锡尼人占据克里特岛时期的黄金图章戒指是在阿克尼斯的一座坟墓里发现的，它显示了树木在弥诺斯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树叶拂过一名女子——可能是一位女神，也可能是一名女祭司——的头顶，而两个男子则显出狂喜的神态。

■ 《奥德赛》中曾提及这个山坡上的岩洞，它以神话中一位保护生产时的妇女的仙女艾蕾茜亚命名；岩洞地面上的陶器碎片表明从石器时代直到罗马时期都有人来此膜拜。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弥诺斯人在这个岩洞里膜拜的是一位生殖女神，但照片中见到的石笋也许可以视为一位母亲女神和她的孩子的天然的形象。



■ 这尊献祭的青铜像刻画了一名做出传统膜拜姿势的弥诺斯男子的形象，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名男子膀大腰圆，而弥诺斯艺术品中年轻男子的形象多为细腰。

■ 这只12英寸高的曾饰有金叶的角状杯(右)是在查克罗斯的宫殿里发现的，在这只石杯的表面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座位于高山之巅的圣殿的各种装饰——

在一个岩石遍地的贫瘠荒野上，一座大山拔地而起，山顶上耸立着一座圣殿，殿中有几个供举行各种仪式时使用的祭坛，几只野山羊坐在屋顶，还有几只鸟儿在山巅盘旋。最右图中显示的是杯身画面的一个细部：一只山羊正朝着山顶爬去。



族是弥诺斯人的后裔。

无论妇女实际上是否参与克里特岛的日常管理，她们出现在壁画中的形象都是活泼而富有生气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受到尊重，并享有很大的自由。妇女们在牛背腾跃的仪式中扮演极为活跃的角色——但她们是否拥有这项特权尚不十分明确。在一幅被称作《大看台》的描绘男人和女人一起观看一场运动赛事的壁画中，妇女在观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占据着贵宾席，或是与男人混坐在一起。

弥诺斯宫廷里的贵妇花费极多的精力去修饰容貌；在宫殿里有专门供她们梳妆打扮的房间，房间内有各种美容用具——青铜手握镜、木制和象牙制的梳子以及各种使嘴唇更红艳、使脸颊更白皙的化妆品。基本的女性服装是裸胸紧身上衣和镶着荷叶边的长裙。这些服装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装饰——有时上面饰有几何造型，有时则是精美的动物图案；像埃及服饰一样，这些图案很可能是绣到衣服上去的。在弥诺斯文化晚期，长裙在前面通常



■ 这只月皂石精雕细刻而成的“收获者之瓶”是在一座别墅的废墟中发现的。瓶身上刻画了一群农夫列队走向田野或是从田里回家的活泼的场面——这里展示的是石瓶的两个不同侧面。这27个农夫两两走在一起，有些人扛着扬谷用的竿条，还唱着歌，其中一个演奏着一种被称作叉铃的埃及乐器。这群人的首领——也许他还履行祭司的职责——穿着一件饰有鱼鳞图案和流苏镶边的长袍。这件衣服表明了他的社会地位。这组浅浮雕刻在仅有三英寸高的扁带上。

有一个V字形开口，有些还是开叉的。羊毛织物是主要的衣料，但亚麻布无疑也可以得到——大概是从埃及进口的。用矿物和植物制成的染料丰富多样。栽培番红花既能提供调味香料，又能用来制作黄色染料。一幅出自公元前17世纪的可爱的克诺索斯壁画表现了一只宠物猴拔番红花的情景。衣着迷人的妇女常在耳朵前留下一绺散垂的卷发（有些男人也这样做），但她们一般都梳着更为精致的发式，有时将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并用缎带、花冠、发网和装饰性的发针固定住。

一种闲适而优雅的生活方式必须有财富作支撑；很明显，弥诺斯的特权阶层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这种生活。弥诺斯人在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粮食和肉类、油和酒、燃料和衣服——方面都可以自给自足。曾为弥诺斯人提供木材的橡树和松树林如今已经消失，这是烧炭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恶果；但直到公元17世纪，这座

岛屿——它在中世纪和近代被称作坎迪亚岛——还被视为物产丰饶之地。1609年，苏格兰旅行家威廉·力斯格在描述克里特西部卡尼亚周围的乡间时写





道：“这个美丽、充满乐趣而又让人获益无穷的地方很容易被称作整个宇宙的花园，它像闪光的钻石、甘甜的蜜罐，是整个坎迪亚岛上最好的地方。”但这块富足的土地缺乏两样对一个伟大的青铜文明至关重要的东西——炼制青铜所必需的锡和铜。

弥诺斯金属工匠所用的铜和锡的确切来源至今仍是考古学上的一个未解之谜。爱琴海地区、塞浦路斯和阿富汗的铜矿都很有名；此外，矿产投机买卖集中在中欧的山区和土耳其，甚至远达英格兰康沃尔的小山中。贵重的金属也需要进口。黄金和白银从埃及、爱琴海诸岛、阿提卡东南部或安那托利亚西部运来。基克拉迪群岛中的米洛斯岛为克里特提供制作花瓶和一些印章的黑曜岩。用来制作碗和其他印章的上等石料来自伯罗奔尼撒南部，而用来打磨石材的刚玉则从纳克索斯进口。用来制作印章、梳子、护身符和盒子的象牙大概是从叙利亚运抵克里特的。弥诺斯人用来制作奠酒坛的鸵鸟蛋也许是从非洲西北部或埃及进口的，这两个地区也向克里特岛供应雪花石膏和诸如圣甲虫项链这样

■ 这些代表弥诺斯房屋的小型彩陶饰板也许曾装饰过一只木头盒子，它们显示了克里特岛上古代民居的建筑风格。平顶的房屋通常有两至三层高，房子的正面用石头和粘土砌成，并用木制品镶边，而双重门和直棂窗更为之增色不少



的珠宝加工成品。壁画上描绘的猴子大概是和猫一起从埃及引进的。小雕像和刻好的印章甚至是从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运抵克里特岛的。

所有这些东西一定是用克里特的产品交换来的。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都曾发现过弥诺斯的彩绘器皿、珠宝、青铜匕首和用贵金属做的用具。特别珍贵的是卡玛力斯陶器，这种在宫殿作坊里烧制出来的精美陶器，于 1890 年在伊达山上神圣的卡玛力斯岩洞内首次被发现，故而得名。这种陶器的典型装饰，是在黑色的背景上描绘出白色、橙色和红色的圈状、菱形和环形的旋涡及螺旋式图案。手艺高超的工匠使用质地极为纯净的粘土能烧制出像骨灰瓷茶杯那样薄的器皿来。

然而，克里特岛的大部分出口产品很可能由诸如

■ 这个 9.4 英寸高的赤陶模型为今人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弥诺斯别墅的三维视图。内部的一道楼梯通向二层，二层上的圆柱支撑起一个平顶，而圆拱形的椽子上方则伸出一个阳台。





食物、布匹和木材这样的基本生活原料组成，这些东西先送到宫殿储存起来，然后再用船运走。橄榄油作为该地区的主要产品可能是克里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伊文思在克诺索斯发现了一块地方，那里存放着无数只打算盛橄榄油的大坛子，这些巨大的坛子总共可以盛放超过6万加仑的油。岛上其他有价值的出口商品还包括用诸如薄荷、撒尔维亚和芹菜这样的当地植物调制成的香水和药物。

为弥诺斯对外贸易提供支持的是弥诺斯海军。自旧宫殿时期开始，克里特就与东地中海地区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海上交流。早期的船只很可能没有舵和桅杆，或者至多有一根桅杆。既然当时几乎还未修建什么港口，船必须造得足够小，可以停在海滩上或泊在浅水中。但到了新宫殿时期，印章上的图案及其留下的印迹暗示这时造的船可能已达到100英尺长，由50名船员驾驶，上面装备有帆、舵、甲板、舷门、船舱和攻城槌。沿海岸线修建的港口为吃水很深的船只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船可以沿着笔直的航线驶向四面八方的口岸。到这时，克里特岛的货物也许可以通过在异邦的土地上建立的贸易站点流通到海外市场。

克里特和埃及之间的联系似乎格外密切——而且不只是在商业上。埃及人留下了很多与这个被他们称作凯夫迪欧人的民族的交往记录，显然这种双边往来是极为热情友好的。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500年的法老的官方记录中，曾经提到凯夫迪欧人的船只将巴勒斯坦的木材运到埃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提到过克里特岛的药物，同时期的一块学校里用的石板上写有很多克里特地名，以供小学生拼写练习之用。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50年间统治埃及，在他的重臣拉克米尔位于埃及底比斯(希腊大陆上也有一个叫底比斯的地方——译者注)的坟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描绘围着非埃及式腰布——这种腰布曾出现在克里特壁画中——的外国人的形象的壁画，

这些捧着贵重物品的外国人被称为来自“凯夫迪欧人的土地和位于碧蓝大海之中的众多岛屿”。除此之外，另外大约六座坟墓中也绘有类似的壁画。

公 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把弥诺斯人在海上的优势当成一个历史事实来描述：“弥诺斯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最早拥有海军的国王。”学者们不知道克里特人是仅用他们的海军保护其贸易利益并为之提供服务，还是将其用于征服的目的，创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弥诺斯帝国。在修昔底德看来，人们会统治他们有能力统治的所有地方——他认为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所以弥诺斯人无疑实行了扩张主义的政策。他记述道，弥诺斯“使自己成为如今被称作希腊海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人，并成为基克拉迪群岛的君王以及其中大多数

■ 这条位于克诺索斯的铺有路面的“王道”至今保存完好，它通向王宫并将王宫与禁地之外用作列队行进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连接起来。克诺索斯是惟一幸存下来的弥诺斯宫殿，它最后的居住者很可能是占领了克里特岛、将弥诺斯人取而代之的迈锡尼人。



岛屿的第一位殖民者；他将卡利亚人赶走，让自己的儿子成为那里的总督。他还尽其所能地肃清海盗，希望各项收益都能更加便捷地送到自己的宫廷。”

依据弥诺斯人也许是殖民者这一观点，考古学家们已经在诸如基亚岛、米洛斯岛和瑟雷岛这些岛屿上发现了大量内部陈设具有显著的克里特风格的房屋，尽管它们的外观与岛上的其他房子没有什么不同。在罗德斯、麦特斯和塞浦路斯发现的弥诺斯陶器或壁画残片，暗示弥诺斯人曾在这些地方逗留过。这些证据证明了克里特在新



宫殿时期的强大的影响力，弥诺斯人的观念被那些地方的岛民所接受。弥诺斯人来到这些岛屿居住也有可能是为了便于进行原材料和制成品方面的贸易；实际上，有证据显示在基瑟拉岛上存在过一个弥诺斯商人的定居地。许多考古学家相信克里特人控制着一系列遍布于已经弥诺斯化的爱琴海诸岛上的贸易点。

公元前1500年左右，弥诺斯陶匠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海洋风格的陶器装饰风格：他们先在陶器上绘出逼真的礁石和海草背景，再描画出栩栩如生的章鱼、海豚、船蛸、有壳的水生动物、珊瑚和海绵的形象。弥诺斯人似乎是在借用这种风格的陶器宣示他们与大海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给岛上带来的累累硕果。随着对外贸易的收益源源不断地流回克里特，豪华的新宅在岛上各处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这是一簇行将熄灭的火焰所发出的最后的耀眼光芒。仅仅过了一个世纪，整个弥诺斯文明宏伟而又精致的大厦便土崩瓦解了。大约在公元前1470年，除克诺索斯之外的所有的壮丽宫殿及其周边的城镇和全部别墅都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与此同时，弥诺斯人在海外的贸易点和定居地也被废弃或毁掉了。

像众多围绕着弥诺斯文明的问题一样，它的毁灭同样引发了诸多争议。伊文思确信，弥诺斯人对爱琴海地区的支配权直到最后也未中断，是一场地震粉碎了克里特岛的辉煌时代并将克诺索斯夷为平地，后来克诺索斯成为一个身材矮小的民族的家园。伊文思的观点基于在克诺索斯发现的系列陶器，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观点首次受到了挑战。一些考古学家在研究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上的证据后断定，在克诺索斯陷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弥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人取得了胜利并控制了克里特岛。

这种阐释现在被认为是正确的。考古记录表明，在公元前1470年之后克里特岛上存在着一个外来势力。武士墓和大量的武器贮藏处使得当时的克诺索斯笼罩在一片冷峻的军事氛围中。更

能说明问题的是，弥诺斯人的书写系统——A类线性文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最早的希腊书面语——B类线性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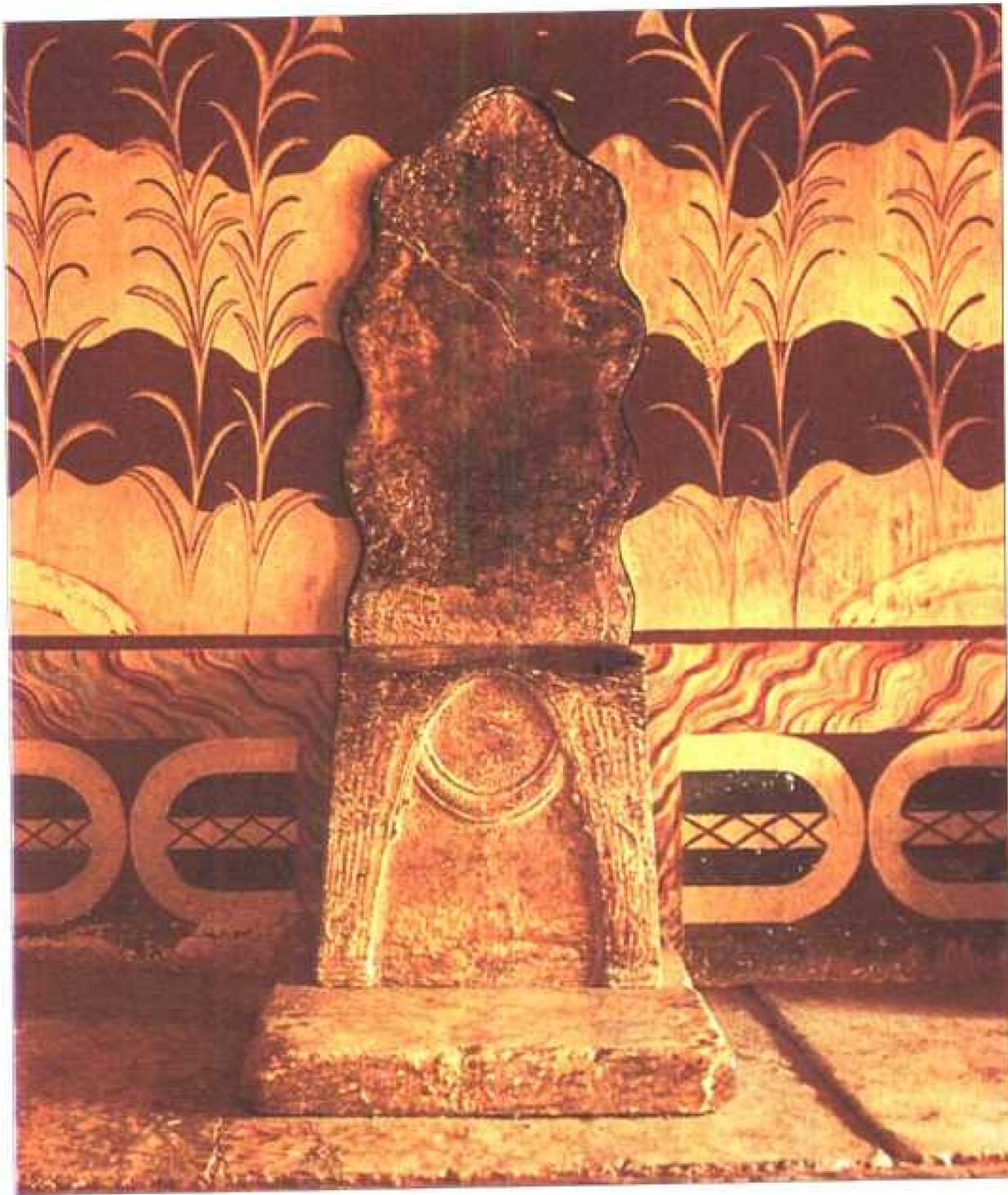
这样，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80年间的后宫殿时期，克里特岛便处于新来的迈锡尼君王的控制之下。在公元前1470年遭到部分毁坏的克诺索斯是唯一被重建的宫殿，大概是作为迈锡尼人统治全岛的中心。宫殿里的生活延续着，岛上的其他地方也呈现出勃勃生机，这种局面又维持了一个世纪。

迈锡尼人究竟是如何取得权力的至今仍在争论中。他们也许是通过武力征服从弥诺斯人那里强行夺取了对克里特岛的控制权；也许弥诺斯政权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削弱和分裂——比如像瑟雷岛上最早的火山爆发那样的自然灾害、王朝交替时的战争，或者是民众为了反抗日益暴虐和贪婪的政府而发动的起义。学者们普遍同意的是即使弥诺斯人侥幸度过了公元前1470年的动乱，这次动乱对岛上的经济、宗教和政治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者致使民众失去对宫殿体制的信任。这会使克里特轻易成为迈锡尼入侵者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既然这两种文化之间一定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迈锡尼人对克里特的接管也许使用的是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和平的方式：通过统治者家族成员之间的联姻。

然而，迈锡尼人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占领是短命的。大约在公元前1380年，宏伟的宫殿毁于大火——确切的原因依旧是一个未知数，又一场地震、内战，或者外来民族的入侵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惟一可以肯定的是，终结是在春天或夏天突然来到的，没有任何预先的警示。这一次，没有新的弥诺斯文化像凤凰涅槃一样从灰烬中重新崛起。黑暗和湮没无闻降临到这个爱琴海王国。它的伟大时代结束了，这个曾经繁荣兴旺的岛屿等待着另一个命运：500年之后，它将成为古典希腊世界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而它辉煌的过去会被依稀记起并在希腊神话中成为永恒。

宫殿与迷宫

PALACES AND LABYRINTHS



根据希腊神话的描述，强有力的国王弥诺斯在其位于克诺索斯的宏伟而豪奢的宫殿中统治着自己富庶的海上王国。20 世纪早期，亚瑟·伊文思爵士发掘出了这座宫殿的遗存，从而证实了弥诺斯这一古代强国的存在。与希腊大陆上的宫殿不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不仅是王室的住所，还是宗教、政治、工艺和商业的中心。克诺索斯是一个由繁忙的作坊和账房、装得满满的仓房、铺张的公共区和装饰华丽的圣殿组成的迷宫。在一间特殊的御座室中，女祭司会向那位端坐在一把精雕细刻的石膏椅上的丰产女神祈祷；于 1900 年将这张坐椅(左图)挖掘出来的伊文思称它为“欧洲最古老的御座”。

珞斯托斯、查克罗斯和马利阿是迄今为止在克里特岛上发掘出来的另外 3 处王室建筑群，它们部分地模仿了克诺索斯的设计。在每座宫殿的核心处都有一个宽敞的开放式庭院，这里也是宫殿生活的核心。向外生长的一圈圈的树木以及大小不一的房间，都围绕着这个内庭向外延展；一个沿着装饰繁复的西外廊伸展的外部庭院是供公众列队行进和举行仪式用的。

这种规划在弥诺斯宫殿存在的近 6 个世纪中一直得到了延续。它们最初是在约公元前 1900 年出现的。大约在公元前 1700 年，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旧宫殿时期终结时，一场灾难——也许是伴有大火的地震——毁掉了岛上的宫殿。富有而又无所畏惧的弥诺斯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他们建造的新宫殿比原来的更加富丽堂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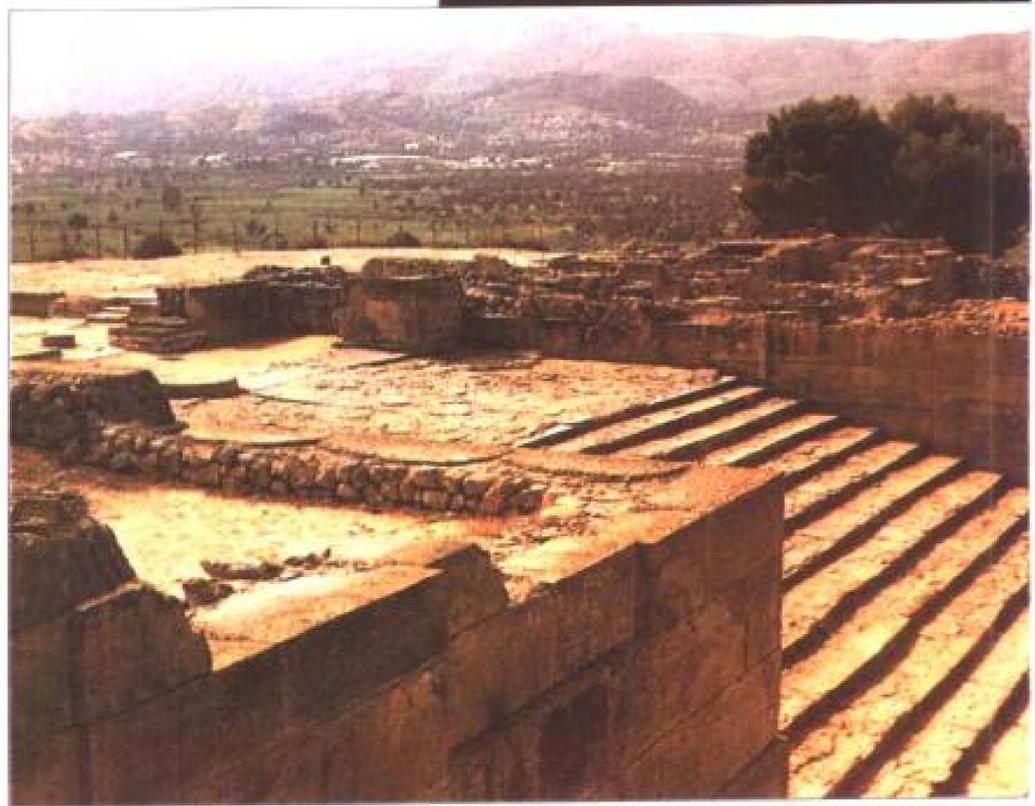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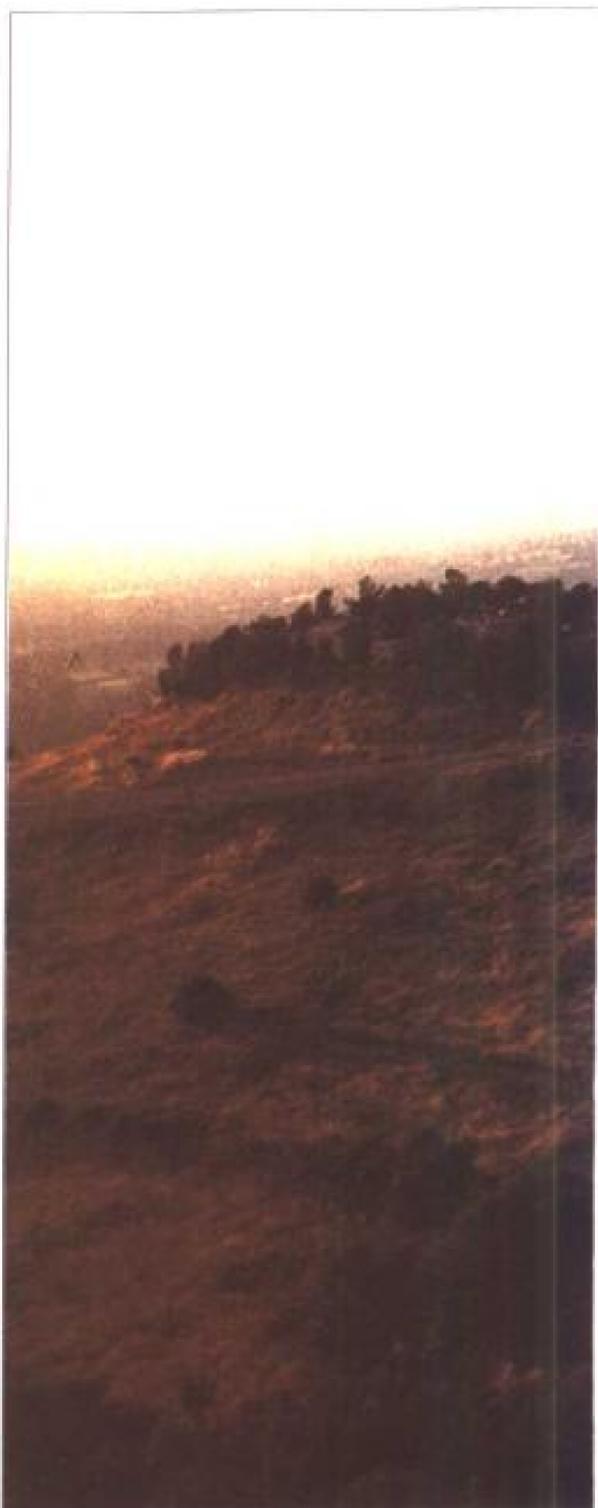
大约在公元前 1470 年，很可能是由外族入侵带来的一系列伴有大火的灾难，再一次将珞斯托斯、查克罗斯和马利阿的宫殿夷为平地，从而结束了新宫殿时期。只有克诺索斯的宫殿幸存下来，在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380 年的后宫殿时期被一个强有力的外来王朝所占据，这个王朝很可能也控制着岛上的其他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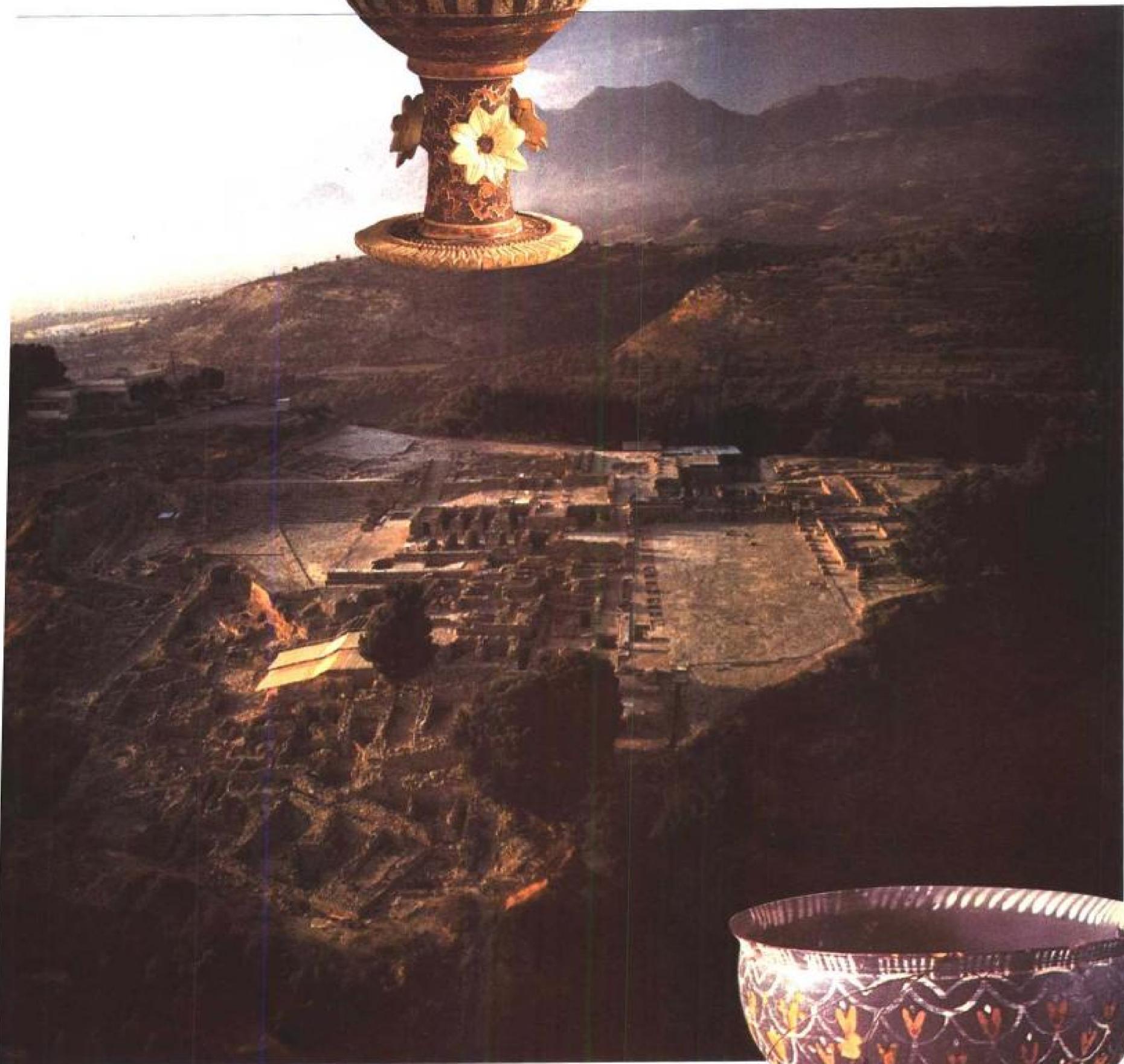
艺术的巅峰：辉煌一瞥

AT THE PEAK OF ARTISTRY
A VISTA OF SPLENDOR

位于6000英尺高的伊达山以北的珉斯托斯，是克里特岛上仅次于克诺索斯的重要城市和第三大宫殿，它大概拥有着全岛最壮丽的景色。从宫殿的中央庭院可以望见位于通往伊达山顶峰半途的神圣的卡玛利斯岩洞，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的大量精致陶器便以此岩洞命名，在整个王室建筑群内都有大批卡玛利斯陶器出土。在旧宫殿时期，这种色彩鲜亮、缤纷的陶器在作坊里被大批量地烧制出来。弥诺斯陶器在整体上所具有的流畅的装饰风格，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的灵感，上边嵌图中的那只从珉斯托斯出土的带有花形装饰的陶罐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薄得足以与金属器皿相媲美的蛋壳陶器——如右下方那只造型优美的陶杯——体现了第一流陶匠的最高超的技艺。同样的挥洒自如的设计也反映在宫殿本身的规划上。

珉斯托斯出土的文物所显示出来的敏锐而成熟的艺术感觉，表明统治该地的宫廷既富有又颇具文化修养。宫廷的成员住在优雅的房屋里，壮丽的自然景色尽收眼底。这是克诺索斯王族的消夏行宫吗？亦或是克诺索斯统治者的竞争对手在这里发号施令？基于考古证据惟一可以肯定的是珉斯托斯的君王管理着库存丰富的仓房、堂皇的公共大厅、举行宗教仪式的内室和大量圈满禽畜的栏厩；此外，君王们还是在宽敞的中央庭院和西侧庭院中举行的公众庆典的督导者。





■ 左图中这段保存完好的阶梯，使得法斯托斯建筑群西部的外观更加雄伟壮丽。12级45英寸宽的台阶为宫殿提供了一个庄严的入口。刻在台阶上蜿蜒曲折的蛇形沟槽是何用意尚不为人所知。

■ 俯瞰大海和丰饶的麦瑟拉山谷全景——法斯托斯在克里特岛的南岸占据着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它有着弥诺斯宫殿建筑群的典型的规划设计：面积大小不一的房间簇拥着一个带圆柱的中央庭院；在宫殿西侧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外庭，它通过一段宽阔的阶梯与内庭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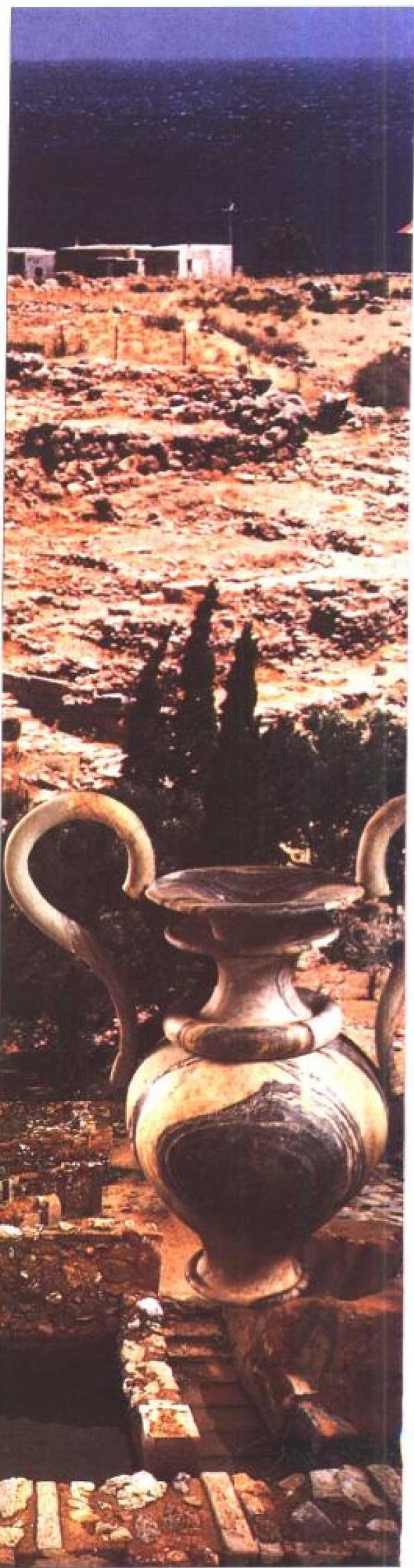
凝固在岁月长河中未被劫掠者触动的生活

LIFE FROZEN IN TIME
UNTOUCHED BY PLUNDERERS

查克罗斯是克里特岛上最晚发现的一座宏伟宫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数千年间从未引起人们的怀疑，直至20世纪中叶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见天日。当地的一位农民在为一次挽救他生命的外科手术付费时送给他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有见识的文物收藏者——3件在卡托·查克罗斯的田野上挖掘出来的用纯金精雕细刻成的物品，右下嵌图中所见的便是其中一件牛头挂饰。有关这些珍宝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考古学家尼克拉斯·普拉顿的耳中，他怀疑它们出自王室。1962年，他找到了珍宝的出处。

考古挖掘揭示出一幅特别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画卷。各种东西都还摆放在主人们于公元前15世纪70年代灾难降临的那一刻逃离时放置它们的地方。以新宫殿时期典型的海洋风格装饰成的美丽陶器，显示了宫廷匠人高超的技艺。色彩鲜明的鱼、章鱼和贝类——如右图中那只陶瓶上的图案——展示了弥诺斯人在艺术上的创新和他们对海洋生物详尽的了解。

事实上，大海在查克罗斯人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宫廷的财富和权势都要归功于在它上层房间的窗口便可望见的繁忙的海港。来自远方大国的船队带来了礼物和讯息。宫殿的仓房里塞满了进出口的货物，而王室的文书则记下了精确详尽的账目。宫廷里的织工、陶工、雕刻匠人和金属工匠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产品，发达的贸易则把它们带到远至埃及的地方。





■ 面向大海的查罗斯位于克里特岛的最东端，为一片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所环绕，但却能从与叙利亚和埃及的贸易往来中获取丰厚的收益。宫殿里供养着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朝廷，而设在宫殿中的作坊则以生产所谓的海洋风格的陶器而闻名。

■ 伊文思认为，弥诺斯人在举行神圣的仪式之前都要在如左图所示的池塘中沐浴洁身。其他学者认为这些池塘只是普通的洗浴之地。左图中这只双耳细颈石罐是在查罗斯的一个水池里发现的，发现时它已裂成碎片；这种类型的器皿以前只在描绘宗教仪式的画面中出现过，所以它为伊文思的有关那些水塘服务于一个神圣的目的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一座位于乡间的宫廷里 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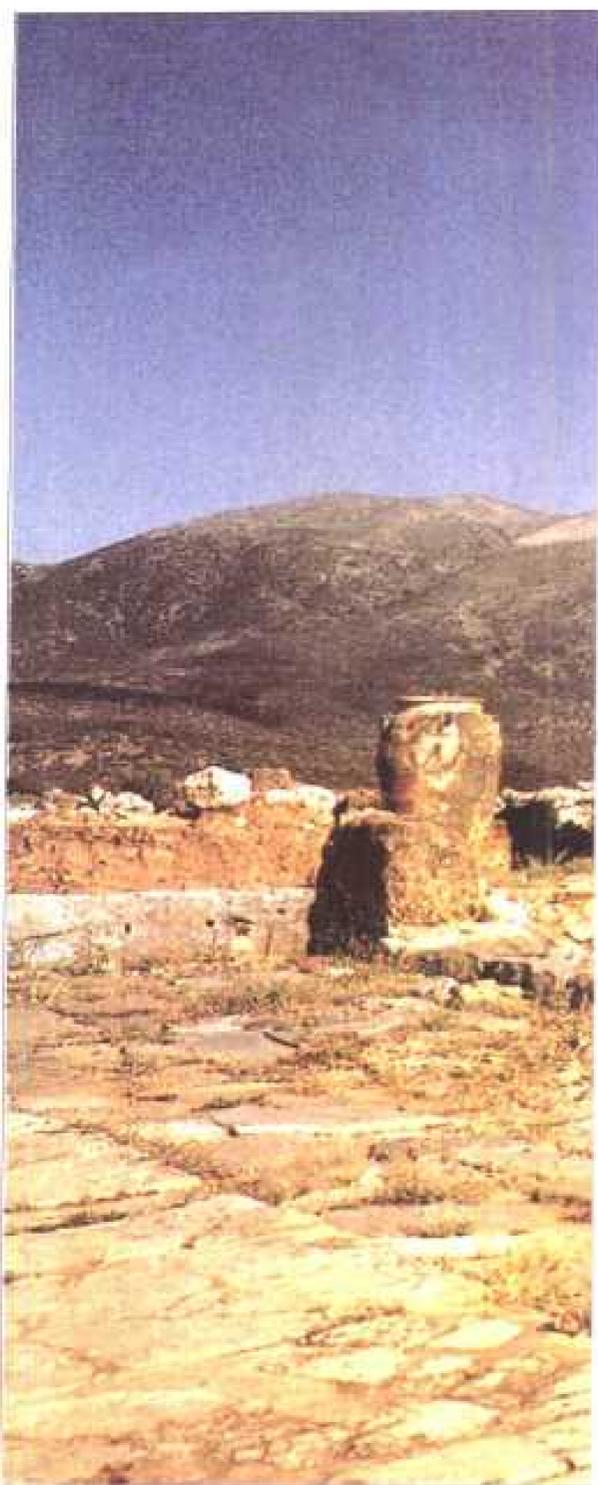
A STUNNING CACHE AT A COUNTRY COU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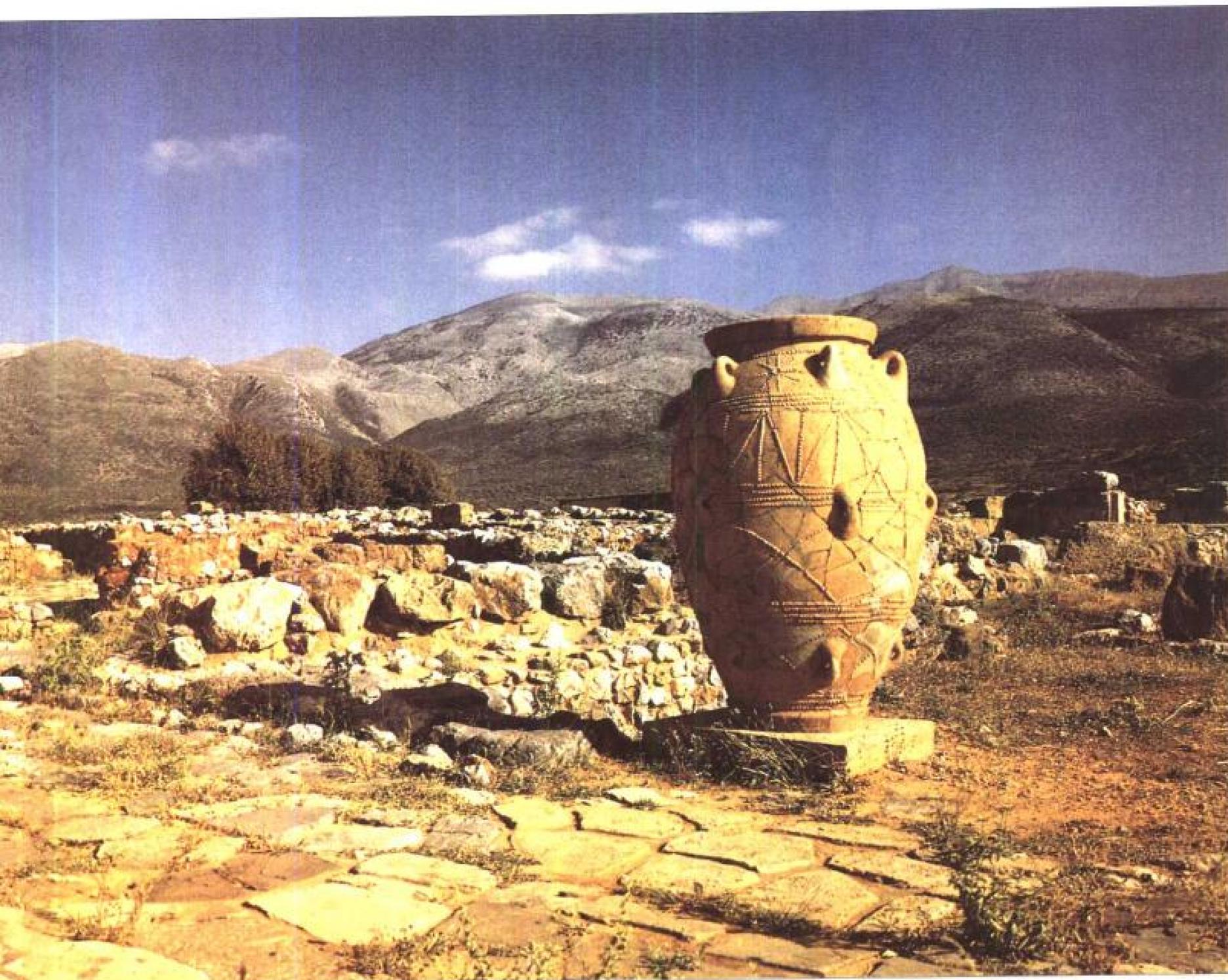
背倚迪克特山、坐落在一片富饶的海岸平原中间的马利阿宫殿俯临一个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的广阔而多样的地区。它的位置使它比克诺索斯和珞斯托斯更容易扩张——但后两处宫殿所在的山顶和山谷限制了它们的扩张。这样，马利阿的宫殿便成为一系列连结松散的城镇的中心。

马利阿在面积上与珞斯托斯的王室建筑大致相当，它与后者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宫殿用本地的石料建成；殿内明显缺乏在克诺索斯非常普遍的壁画和建筑装饰。然而，在规划和房屋布局上，马利阿与其他宫殿建筑群并无二致，它们都有中央庭院、外部庭院、神龛室、宽阔的阶梯、众多仓房和精美的居室。

地处平原的马利阿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乡村风格，其财富的基础来自周围乡间丰厚的农业收成——8个巨大的圆形石粮仓和众多储藏室里一行行排列着盛满了油和谷物的大坛子。

宫殿本身隐藏了更为丰富的珍宝。在一段狭窄阶梯后面的一个壁龛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装饰华丽的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武器，包括一把带镀金柄的青铜匕首，一把带水晶和黄金柄的青铜剑，还有一个藏在陶罐里的状如豹子的石斧头(右页下图)。作为高贵身份和神圣权力的标志，这些武器一定曾为一位威严的人物所佩带，也许是一位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于一身、管理着既是宫殿又是神庙的王室产业的国王。





■ 在克里特所有的宏伟宫殿中，只有马利阿的地面布局基本保持了古代的风貌。靠近海岸的马利阿处于承载商贸往来和交通的东西干道的交汇处。曾经装满了贵重物品的巨型大口陶坛，暗示着宫殿昔日积聚的财富。

■ 这些直径 15 英尺的石粮仓都涂有灰泥衬层。有一个理论认为它们是蓄水池，但它们在在地面以上的设置以及与埃及青贮窖的相似之处都否定了这个理论。



■ 这头用片岩刻成的纵身腾跃的豹子，是一位宫廷官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石斧的头。离马利阿最近有大型猫科动物出没的地方是叙利亚，这表明马利阿与外界文化交流的范围非常广大。

权力腹地的永恒荣耀

ENDURING GRANDEUR IN THE HEARTLAND OF P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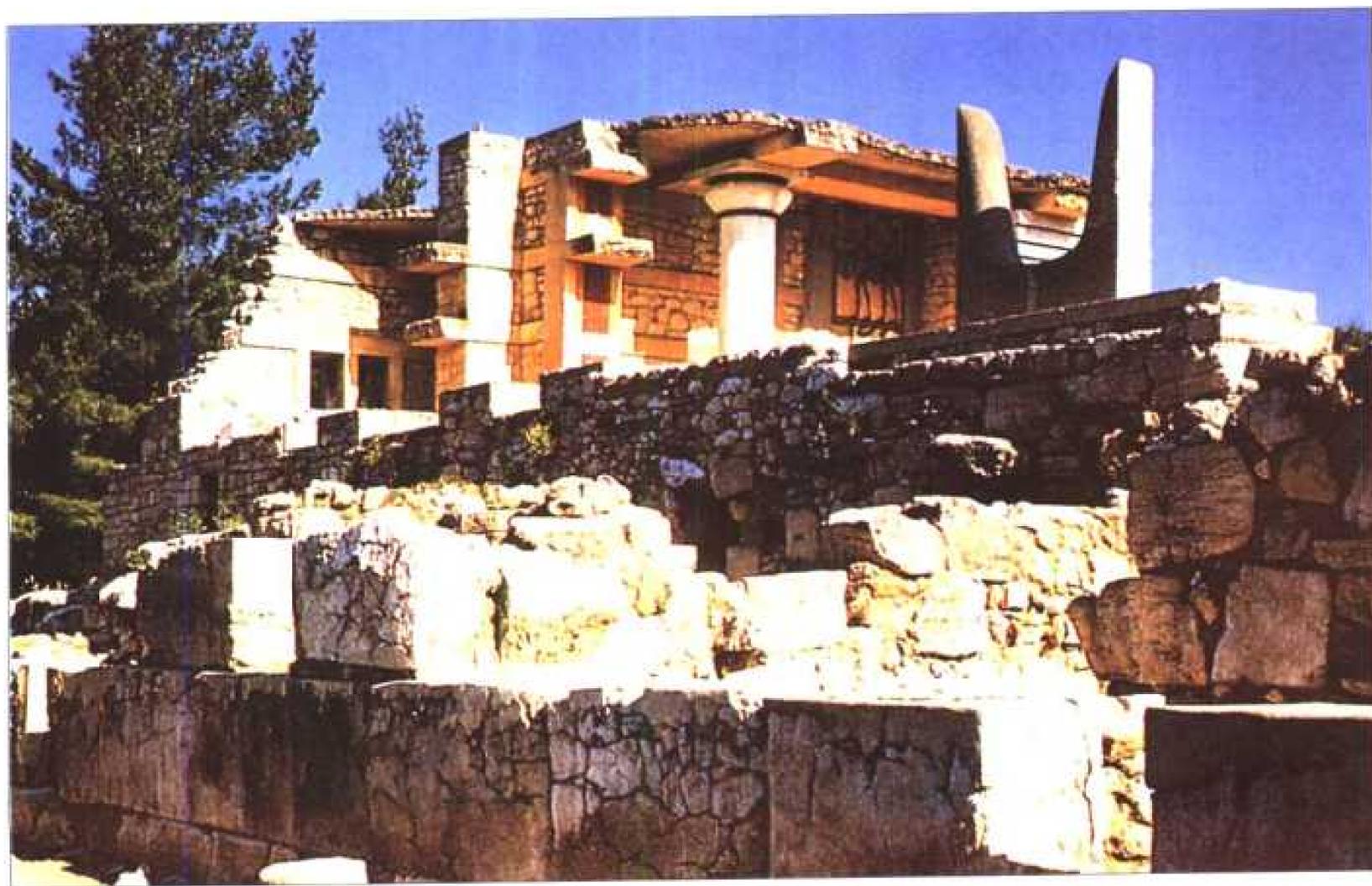
克诺索斯的宫殿建筑群延伸超过6英亩，是珞斯托斯和马利阿的两倍及查克罗斯的三倍；它代表了克里特建筑艺术的顶峰，曾是一个拥有大约8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中心。它那数不清的房间里住过很多人，也举行过各种活动。它还在克里特宗教中占有中心地位，如被认为代表公牛角的“神圣之角”（右下图）所表明的那样。这里所见的“神圣之角”是经伊文思修复而成的，它们矗立在宫殿的南入口前，举行宗教仪式时列队行进的人们都要由此通过。

最强有力的君王掌管着这些位于这座富庶而又颇具文化气息的岛屿上的庄严的宫殿；实际上，如果古代神话浓缩了事实的话，那么克诺索斯的君主也是整个爱琴海地区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这些宫殿的神话般的建造者、克里特岛上最著名的君王弥诺斯是主神宙斯的一个儿子——至少希腊人这么认为。在它的鼎盛时代——旧宫殿时期和新宫殿时期——克诺索斯无愧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祖先。在设计、装饰和室内陈设方面，克诺索斯的宫殿体现了丰富而高雅的本土文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后宫殿时期，当克诺索斯又一次从废墟中崛起之后，它的绘画和手工制品显示出一种新的外来的艺术灵感。比如，右边的那个花瓶饰有传统的弥诺斯双头斧的图案，但它所展示的风格、形式与希腊大陆迈锡尼的艺术而不是长久以来以大胆的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克里特艺术更为接近。考虑到艺术品风格的突然变化和文献记录开始使用迈锡尼人的语言——三类线性文字书写这一事实，学者们怀疑在最后几十年中控制克里特岛的是大陆人。





■ 这个由一枚石印章留下的印迹刻画的显然是一位弥诺斯显贵，它是在一堆粘土字筒中发现的，带有各种标志的印章在克里特岛上具有行政效用。



■ 查克塔斯山的轮廓据认为体现了宙斯的侧面形象，这座巍峨的高山俯视着幅员辽阔的克诺索斯。这个广阔的山谷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一个定居中心，它为弥诺斯人提供了比今天更为充裕的肥沃农田和水资源，便利地到达岛上爱琴海一侧最好的港湾的途径，以及对穿越全岛、通往珞斯托斯和南部海岸道路的控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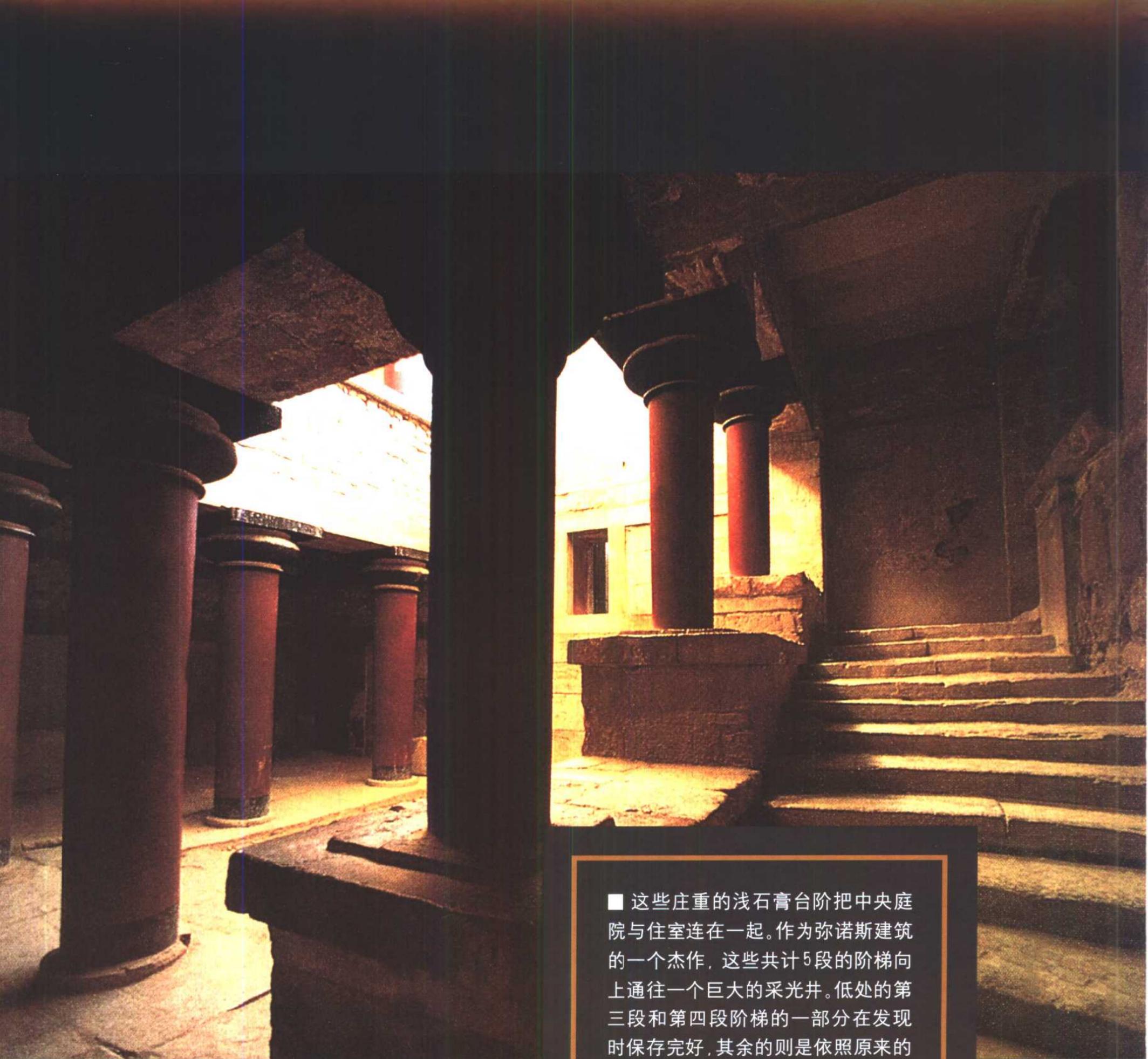


对一种神话般的生活方式的 颇有争议的回顾

A CONTROVERSIAL LOOK BACK
AT A FABLED WAY OF LIFE

为了理解他在克诺索斯发现的神奇文化，满怀热情的伊文思所做的努力远非挖掘本身。根据自己对弥诺斯世界的理解，他对宫殿的某些部分进行了重建——这一举措被后世的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指导思想错误并且过于大胆。他对被称作“百合王子”的浮雕壁画(右图)的重塑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虽然这件浮雕的肌肉系统看上去像是男性，但它上面最初的白色颜料却暗示着一个不同的结论——传统上白色代表女性形象。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坚信如果没有伊文思的重建，这些裸露的废墟的状况将会大大恶化：他们还认为虽然伊文思的“重塑”偶尔会犯些错误，但整体来讲还是提供了一幅有关这座宏伟宫殿内优雅而富于活力的生活的有益且极为精确的图画。荷马笔下“强大城市”灿烂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必定是在伊文思想象中的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房屋内上演的。





■ 这些庄重的浅石膏台阶把中央庭院与住室连在一起。作为弥诺斯建筑的一个杰作，这些共计5段的阶梯向上通往一个巨大的采光井。低处的第三段和第四段阶梯的一部分在发现时保存完好，其余的则是依照原来的梯段重修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向下变得尖细的圆柱是伊文思根据壁画上的形象建造的。



■ 伊文思推断在这些靠近大楼梯间的位置上会有士兵把守着通往王室住所的走道。一幅经过修整的盾牌壁画向周围传递着一种军事气息。

■ 伊文思把这间拥有私人浴室和通往上一层的庄重的内室称为“王后的起居室”。令某些专家颇感疑虑的是，他对那幅著名的海豚壁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构。





第四章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英雄的故乡MYCENAEAN GREECE:
HOME OF THE HEROES

很 长时间以来，迈锡尼考古学中一个令人迷惑的方面一直困扰着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和研究史前希腊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卡尔·布莱根。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名为“船目”的一节中，有一份参加了特洛伊战争的各个独立的迈锡尼王国的30多位统治者的名单。然而，到1939年为止，只有两座位于这些王国中心的宫殿——阿伽门农的迈锡尼和狄俄墨得斯的梯林斯被谢里曼发掘出来；而对埋没于现代城镇底瓦埃地下的俄狄浦斯的底比斯，人们仅做了试挖掘。对阿喀琉斯、梅内莱厄斯、奥德修斯和其他参与了特洛伊远征的大英雄的宫殿的搜寻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线索。

派遣了第二大舰队去征讨特洛伊的皮洛斯国王内斯特的宫殿被认为坐落在伯罗奔尼撒西岸，但它的确切位置自古典时代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沿伯罗奔尼撒西海岸一共有3个叫皮洛斯的地方。

布莱根的预感是内斯特的皮洛斯位于南部，在纳瓦力诺湾地区。在这一海湾的北部已经出土了几座被称为圆顶蜂巢墓的坟墓——这种坟墓是位于地下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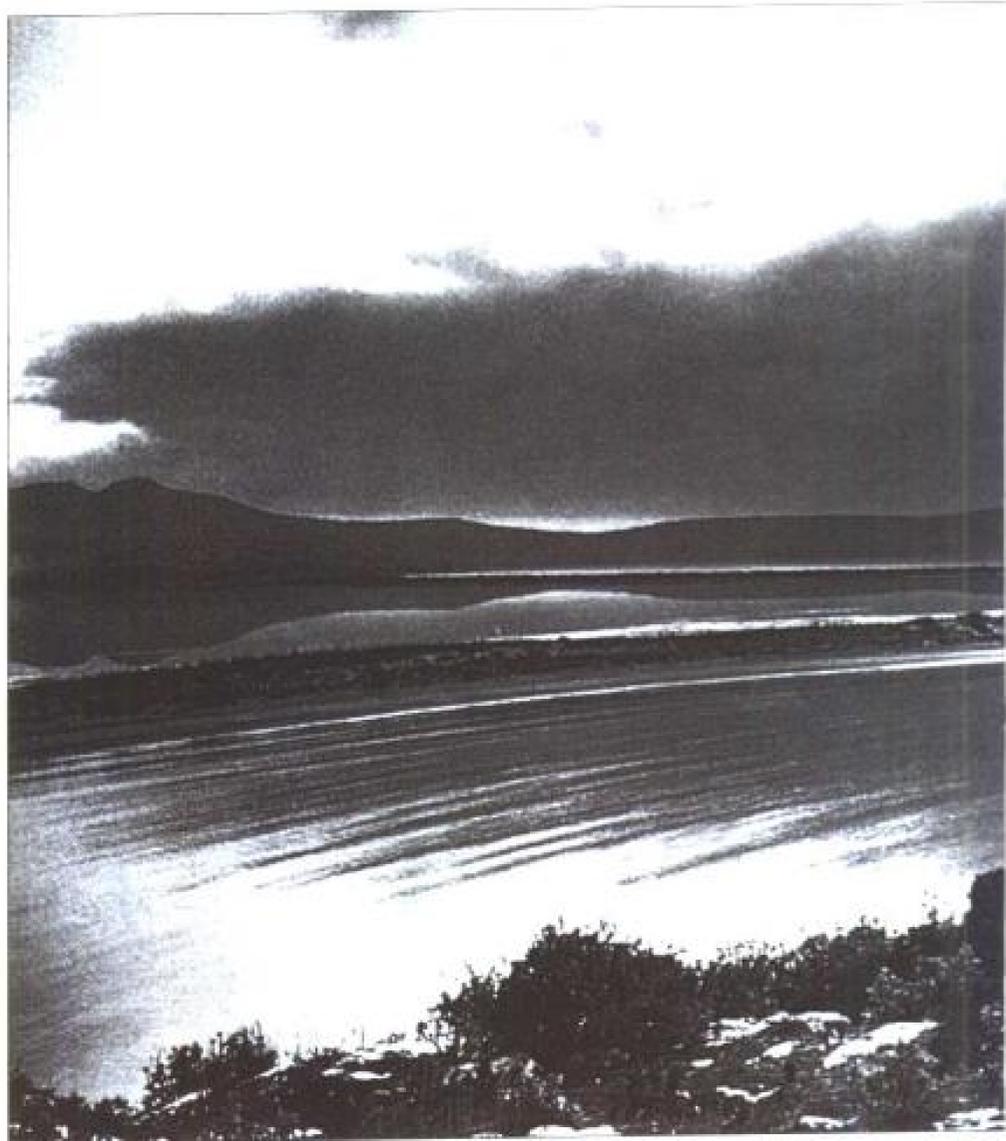
■ 迈锡尼人喜欢用庄重的物品作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比如这里所展示的一把仪式用剑的包金的柄和一把匕首的有嵌饰的刀身。





砌建筑，状如蜂巢，墓主通常是死去的王室成员或贵族。这些坟墓有力地证明了附近可能存在着一座重要的城堡，而这个小海湾将为一支舰队提供理想的躲避风暴的水域。

荷马将内斯特伟大的海滨王国称为“多沙的皮洛斯”。没有人——甚至包括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内——知道它究竟位于何处。但已于1932—1938年间在特洛伊指挥过考古挖掘工作的布莱根却对找到皮洛斯抱有很高期望。1939年春，布莱根开始探索海湾附近的一些内陆山脊。他从一份短短的古



代定居地的名单中选取了阿诺·恩格力阿诺斯作为最有可能的地点——这是一座便于防御的小山，附近有充足的水源，山顶上有一

大团看上去像是石灰岩的坚硬的东西凸出于地面之上，它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曾被烈火烘烤过。

在这座陡峭的小山顶上有一个海拔约400英尺的小高原。比起迈锡尼城堡或者雅典卫城来说，这里不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所在，但它视野开阔，站在那里可以看清每一条可能的进攻路线。此外，它离大海足够远，可以躲开海盗的袭击；又足够近，可以从西边开阔的沙滩或5英里以外的纳瓦力诺湾的天然避风港指挥船队。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人极有可能在这里建造过一座宏伟的宫殿。布莱根计划在春季开始挖掘。

1939年4月4日早晨七点半，这位考古学家和他的助手、当时还是雅典美国古典学研究院一名学生的威廉·麦克唐纳，从他们设在现代皮洛斯城的基地出发前往阿诺·恩格力阿诺斯。天气看上去并不有利于他们的挖掘。一阵阵冷风从海上狂吹过来，乌云怒视着大地，预示午前会有一场雨。虽然只有一段很短的车程，



■ 被斯伐克特里亚岛遮蔽着的纳瓦力诺湾是地中海最大的封闭性海湾，因而它很可能被当作附近迈锡尼社区皮洛斯的港口。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到的皮洛斯国王——特洛伊战争中一位英雄将皮洛斯的行政中心命名为内斯特宫。

但通往小山的是一条崎岖不平、颠簸难走的道路，因为这里是由多岩石的山脊和深深的沟壑、葡萄园和古老的橄榄树丛组成的僻远的乡间，一边是大海，另一边是高山。

到达目的地后，布莱根标出了一道大约54码长、2码宽的壕沟，由麦克唐纳指挥挖掘。挖下了第一锹——几乎还不到一英尺深——便触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一旁观察的布莱根兴趣越来越浓，他在他的田野札记中简洁地记述道：“看上去像是大建筑物的墙壁。泥土的颜色有黑有红，都是火烧过的。几乎未见到陶片。”

到上午10时左右，挖掘者们已经发现了遗址上第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一个

外观难以描述的、上面覆盖着一层白石灰硬壳的粘土块。一名工人注意到这一土块的边缘是圆的，便把它捡了起来。在任何人来得及阻止他之前，他的手已经擦过土块的表面，揭示出——更确切地说是几乎抹掉了——刻在粘土上的文字符号。不久又出现了类似的土块，饱含水分而且里面满是植物的小根，它们的轮廓几乎无法同泥土区分开来。

麦克唐纳在几年后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这个发现是“构成电影脚本的富有戏剧性的素材，而几乎从来不会在缓慢、枯燥、让人感到不舒服、并且常常是令人失望的考古探索的真实情境中发生。靠着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我们挖的第一条壕沟便揭示出一个里面依然有很多粘土字筒的小房间的遗存，刻在这些粘土块上的符号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与伊文思的‘弥诺斯’B类

用战时破译情报的方法来解读古代文字

DECODING ANCIENT
WRITINGS WITH
WARTIME
INTELLIGENCE
METHODS

自从爱琴文字在19世纪被发现以来，一大批学者和业余密码破译者便着手对其进行解读。英国建筑师迈克尔·凡特雷斯便是其中一位主要的业余破译者。靠着惊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洞察力，他于1952年成功地破译出了一种古代文字。

凡特雷斯孩提时代曾听过亚瑟·伊文思爵士的讲座，那次讲座燃起了他对早期爱琴文化终生的迷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对迈锡尼人的书面语言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上，做这项工作他一直与古典学者们保持着联系。凡特雷斯在工作中运用了军事上的密码破译技术，这种方法教他寻找反复出现的模式。对他来说，B类线性文字似乎是一种由音节组成的语言，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一组符号表示一个词。在文献中，词语之间夹杂着表示可交换的商品——例如马——的象征符号。表示数量的符号很容易确认，它们是一系列的圆圈、线条和点，加

线性文字一模一样。这样，在美西尼亚，布莱根发现了当对欧洲大陆上已知最早的一批文字记录”。这些文字注定在帮助人们对围绕着迈锡尼文明的种种谜团做出全新的解释。

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中，最初的壕沟被加宽了，更多的粘土字块被小心翼翼地地上捧起。到这间档案室被清理完毕时，字块的总数超过了600个。每个字块都被在太阳下晒干、拍照、画出素描、编号、包在棉絮里，然后送到考古队在现代皮洛斯城的驻地。布莱根从那里给雅典和辛辛那提发去电报宣布这条重大的消息。

他又指挥工人们挖了7条壕沟以确定这幢建筑的界限。这些壕沟揭示出一个由众多房间和走廊组成的复杂的网络，表明地下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座宏伟的宫殿。在布莱根看来，整个建筑显然是毁于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将他在废墟中发现的土简烘干，由此把上面的文字记录保存下来。根据陶器碎片，布莱根推断火灾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

与此同时，布莱根考古队的一些成员在距主遗址以南约半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位于一个变干的醋栗苗床之下的圆顶蜂巢式坟墓。在墓中工人们发现了许多用黄金、青铜、石头、象牙制成的物品和陶器，这些东西在古代的一次盗墓行径中被盗贼们忽略了。最终在皮洛斯地区总共找到了5座王室墓穴，仅次于在迈锡尼发现的王陵的数量。

到第一个挖掘季节结束时，布莱根确信至少已经解决了将他吸引到这里来的那个复杂难题的一部分。他在预备性报告中宣布：“即使是在考查工作的早期，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在阿诺·恩格力阿诺斯



在一起表达所代表的数目。凡特雷斯把大多数数字符号旁边的词认作名词。

凡特雷斯长期被一种认为B类线性文字不是希腊语的观点所支配，他相信这种文字是一种古老的爱琴语言。但他突然有了一种“轻浮的偏离正轨的想法”，他问自己：“书写这些文献的语言是否有可能就是希腊语呢？”

希腊语中的名词以元音结尾，元音根据这个名词是一个句子的主语、直接宾语还是间接宾语而发生变化。凡特雷斯能确认3个元音，因为它们位于他假定为名词的词语的末尾；接着他进一步推断出每个名词是它所在句子的主语还是宾语（直接亦或间接宾语）。

接下去凡特雷斯制作了一个表格，具有相同元音的符号放在竖列，具有相同辅音的符号置于横排。有时受到词语近旁的象

形字符的启发，他把希腊语中的音值分配给B类线性文字中的符号和符号群。随着他对表格中元音和辅音的掌握，希腊语词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与古典

学者约翰·查得维克合作，凡特雷斯完成了对这一古老文字的破译工作。在他意义重大的著作出版前的几个星期，凡特雷斯在一场撞车事故中丧生，年仅34岁。



■ 这块在珉斯托斯宫殿中出土的圆盘(上图)或许是印刷术最早的例证了，盘子上面的每一个符号都是用一枚印章印到粘土上去的。这些符号描绘了人、动物、植物和船只。这个盘子直径6英寸、厚近1英寸，是在公元前1600年以前烧制出来的。它极有可能出自克里特岛，或者是从位于弥诺斯贸易航线上的一个国度带到该岛上去的。



■ A类线性文字的符号(左图)出现在一块有3500年历史的粘土字简上，这块字简是在克里特岛上的一座叫哈吉亚·特里阿达的别墅的档案室里发现的。尽管A类线性文字中的符号与B类线性文字相近，但由这些符号所构成的词语却属于一种至今尚无法破译的语言。下方的这块字简迈克尔·凡特雷斯在破译B类线性文字时曾经使用过。代表三足鼎的象形字符证实了他对迈锡尼希腊语词“tripode”的解译。字符右方的是表示物品总数的数量符号。





新近发现的宫殿大胆地确认为荷马和传统上所说的‘多沙的皮洛斯’的国王内斯特的王宫。”

当挖掘工作于1939年5月结束时，工人们将壕沟填平以便当地的农民可以重新耕作。包括那些土简在内的许多出土文物都被送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进行清理和修复，其他的则留在附近村庄的一间储藏室里。布莱根回到辛辛那提，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对皮洛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掘。

几个月后，世界陷入了战争。希腊被入侵、占领，亚瑟·伊文思爵士在克诺索斯的别墅被征用为德军在克里特的指挥中心。布莱根与他的希腊同事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所幸的是，皮洛斯土简的全套照片资料在美、德爆发冲突之前已被安全送到布莱根手中。对这些土简的破译工作漫长而又艰辛，而布莱根的应征入伍又使他的工作搁置下来。又过了很多年以后，用来书写土简的文字系统被破译出来，土简上的内容才最终得以为人们所理解。

在布莱根用铁锹在内斯特宫遗址上挖下第一锹土后的岁月中，考古学家们对该地区进行了细致的探索，积累起一大批记录这一卓越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实物证据。布莱根则将继续他对保存最完好的迈锡尼宫殿——皮洛斯的发掘。此外，一位英国年轻人迈克尔·凡特雷斯凭借非凡的智慧一举破译出在内斯特宫的档案室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粘土简上的文字。这些突然之间变得可读的古代文字使学者们得以填补他们对这个迷人的史前世界理解中的许多空白。

在后世希腊人的眼中，原始希腊人是一些好争吵、喜宴饮、精力充沛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后人的记忆里占有传奇般的地位——后人将迈锡尼时代视作一个英雄的时代。考古探查和学术研究证明了迈锡尼人的确拥有许多荷马归于他们名下的特征：他们异乎寻常地高大、体格健壮、野心勃勃、对武装冲突特别偏爱。作为好战的扩张主义者，他们适应其周边地区的方式是控制和开发。

他们借鉴了弥诺斯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又对其有所发展，并且加进了新的观念。最明显的是，他们采纳了弥诺斯人将宏伟的宫殿作为统治中心的概念和管理这样的社区所必需的、基于文字记录的官僚体制。接着，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宫殿建筑群，很快便成为迈锡尼时代全希腊最重要的城堡。这些宫殿外观宏伟，内部陈设富丽堂皇，可能是要向所有到访者炫示实行统治的王朝的财富和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希腊内战，不仅使皮洛斯的发掘令人沮丧地推迟了13年，还延缓了在那里发现的粘土字筒抄本的发表。当时惟一可供学者们研究的出版物便是数量有限的克诺索斯字筒的副本，当然这就意味着在破译B类线性文字方面的任何进展都是缓慢而又带有试探性的。然而，随着《皮洛斯字筒》于1951年的出版，第一批完整、可靠的B类线性文字中的字符名录成了学者们现成可用的资料。第二年又出版了包含全部克诺索斯字筒抄本的《弥诺斯文字II》一书，这本书的起始篇章由亚瑟·伊文思爵士撰写，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约翰·麦利斯爵士完成。如此丰富的资料的突然面世，对破译这一古代文字系统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52年同时发生了两件事，它们改变了大多数学者对迈锡尼人的认识：布莱根回到皮洛斯继续他在那里的发掘；从英格兰传来了破解B类线性文字之谜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消息。

尽管布莱根的第一次挖掘并不完整，但它已经使学者们受到了震动。亨利希·谢里曼在迈锡尼开拓性的挖掘，以及他在发现迈锡尼文明后不久对梯林斯的勘查，引发了后来的考古学家对史前希腊的大量探索。然而，有关迈锡尼文明的图画依旧支离破碎。大多数学者接受亚瑟·伊文思爵士的理论——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不仅影响了大陆迈锡尼人的艺术和文化，而且在所有其他



方面都对其处于支配地位，并至少对其主要的人口聚集区实施政治控制。但布莱根在皮洛斯的档案室中所发现的字简却提出了一个问题。

很清楚，这些字简上的文字与伊文思在挖掘克诺索斯的过程中所发现的B类线性文字几乎属于同一类型。问题出在纪年次序上。克诺索斯字简似乎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刻写的，当时那里的宫殿被大火焚毁，弥诺斯政权走到了尽头。皮洛斯字简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近200年之后。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弥诺斯人于他们在克里特本土上的宫殿没落之前就已控制了迈锡尼人的城堡，两个世纪后他们依然在希腊大陆上掌握着权力。但另一方面，对这些考古证据也许需要进行一次重大的重估。伊文思相信，皮洛斯字简的发现意味着弥诺斯统治者已经将他们的宫殿官僚体制移植到了希腊大陆，他至死都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20多年来，布莱根一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迈锡尼文明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社会。B类线性文字可能就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证明。正统的观点认为B类线性文字是一种意外地出现在希腊大陆上的非希腊语源头的未知的克里特方言。但没有人对此特别肯定，因为没有人能读懂它。

在迈克尔·凡特雷斯于1952年6月通过广播发表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凡特雷斯是一个具有语言天赋的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业余密码破译者，他一直致力于B类线性文字的研究工作。他在广播讲话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克诺索斯和皮洛斯的粘土字简必定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一种难懂而古老的希腊语，比荷马使用的语言还早了500年，而且多为缩略语的形式，但不管怎样，它依然是希腊语。尽管仍有许多字简像从前一样不可理解，但也有许多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

人们对这个离经叛道的观点反应不一，但很快便出现了令人

意想不到的进一步的证据。剑桥大学一位古典学者约翰·查得维克加入了凡特雷斯的工作，他们将一份有关破译工作的进展的论文寄给了布莱根，1953年春季布莱根收到论文时正准备出发前往皮洛斯，开始他在那里的第二个季节的挖掘。前一年发现的新的字简已经在冬天清理出来，现在布莱根开始试着运用凡特雷斯和查得维克制订的以音节为基础的字母表来解读土简上的文字。

他的发现是如此惊人以致他立刻写信给凡特雷斯，信中还附上一块土简的照片——他说那块土简“显然与鼎有关”。在迈锡尼语词ti-ri-po-de 旁边有一个迈锡尼宫廷用来烹煮食物的三足鼎的意符，这个词与希腊语中的tripode一词几乎完全相同，而英文词tripod(意思是“三足鼎”)便是从该希腊词中派生出来的。“在迈锡尼语、希腊语和英语之间发现这种一致性，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偶然因素，”约翰·查得维克后来评论道，“同时这也是破译工作取得成就的无可否认的证据。”现在已证明，希腊语是欧洲大陆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从帮助人们解开迈锡尼文明的种种谜团方面来说，破译B类线性文字的重要性可以与谢里曼对迈锡尼的挖掘和布莱根发现皮洛斯的内斯特宫殿并驾齐驱。在迈锡尼、梯林斯和底比斯等宫殿发现的少量以B类线性文字书写的土简，证实了整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都在使用这种早期的希腊语。但土简只出现在宫殿中心或者邻近的依附于宫殿的地区，这暗示着B类线性文字基本上是一个用来记录行政活动的工具。这个证据，连同弥诺斯的A类线性文字在希腊大陆的阙如和B类线性文字出现在后宫殿时期的克诺索斯的事实，证明了弥诺斯克里特在其最后阶段是处于迈锡尼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如伊文思认为的那样——克里特人是迈锡尼的统治者。凡特雷斯与专攻希腊语早期历史的查得维克合作，准备对土简和土简上记载的迈锡尼人的生活做出一个全面的阐释。

但二人对土简的开拓性的解释工作注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



某些方面还是猜测性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土简上有许多模糊的名字和语词的确切含义已无法弄清。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字在迈锡尼文化中的特殊用途。B类线性文字的土简上没有私人交往的记录，没有个人情绪的抒写，没有信件、回忆录，也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这种文字专门用来记录一个组织严密的官僚社会复杂的日常活动——用英国学者戴尼斯·佩奇的话来说：“这个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一个永不安宁、无所不在的官僚大军的控制，他们对其分割、再分割，归类、再归类，不断地对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进行检视和约束。”作为对这种生活的反映，土简上的记录完全由

强有力的女神的非凡气派

A PANOPLY OF POWERFUL GODDESSES

在克里特岛出土的偶像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据此看来，一位主女神似乎支配着弥诺斯人的宗教信仰。很显然，她掌管着大自然的方方面面——每一根绿叶葱茏的树枝，每一片作物成熟的田野，大小生物，海洋里的物产，地上和空中一切喧闹的东西，甚至丰产和生殖本身。事实上，这位伟大的女神无处不在，弥诺斯人对她的信仰坚定而热切，以致迈锡尼人将她吸收进他们的诸神当中，作为畜群、收获和家庭的保护者。除了这位女神，迈锡尼人还把其他许多弥诺斯因素融入自己的文化。

这位女神是一个单独的神祇还是有几种不同的化身已经不可能确定了，因为没有书面文献来解释刻画她的有数千年历史的雕像和其他各种画像；在这些形象当中（其中几个在此处和接下去的篇幅中可以见到），她的服饰、形体和姿态呈现出极大的变化。

克里特不是惟一崇拜这样一位女神的地方。在整个爱琴海地区都出土了可以向回追溯大约8000年、直至新石器时代开端时的小圣像，在这些圣像当中，有着隆起的腹部和生殖器、代表生殖女神或者献给她们的贡品的女

性形象占了绝大多数。直到古典时代，当宙斯和他的众神获得优势地位时，男性神祇才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弥诺斯克里特宗教中有一位男性神祇扮演着圣子的角色，每年春天他以新生的植物的形式从主女神腹中降生。然而，当迈锡尼人把一位战争的守护神——弥诺斯文化中没有这一方面的内容——添加到他们的众神中去时，他们创造了一个女战神，她很可能是雅典娜的前身。

人物、宗教活动、地契、家畜、农产品和制成品的清单组成。

迈锡尼文献不愿意提及最明显的事实：它们从未记录过国王的名字和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的名字。荷马称这些人为亚加亚人，“希腊人”一词来源于罗马人对这些早期居民的称谓。今天，考古学家们为方便起见以他们最宏伟的宫殿将其称作迈锡尼人。

虽然皮洛斯档案室内只留存下来一年当中一小部分的档案资料，但它们记录了在数百个地方发生的数千宗交易以及每项交易的种种细节；所有商品，无论大小、贵贱，都被仔细地称量、分类、登记。因此，除了记录调配足够量的青铜去制作50万个箭头

■ 一个在塞萨利发现的塑造得非常逼真的粘土像(1)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她强调了女性的生殖功能。“迈托斯的女神”像(2)大约是在公元前2900至2600年间塑造出来的，她用瘦弱的双臂紧抱着一只大杯子，表明她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从前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发现的一只酷似母亲女神的角状杯(3)非常奇特——当从杯中倒出液体时，看起来就像这位女神从她的双乳中挤出奶汁。



或2300把剑外，土简还一丝不苟地记下了皮洛斯有两个“无用的”青铜包皮的车轮，以及总数达到几万只的绵羊的清单。土简档案上还记载了一个名叫考莫文斯的人的一只绵羊的产奶量、37名参加皮洛斯洗浴仪式的妇女的小麦和无花果的配给量，以及属于一个名叫塔查罗的人的两头公牛的名字——“光滑”和“黑子”。一位考古学家评论说：“人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社区中，每播种一粒种子、每炼一克青铜、每织一块布、每养一只羊、每一头猪变肥都要在王宫的档案里留下一个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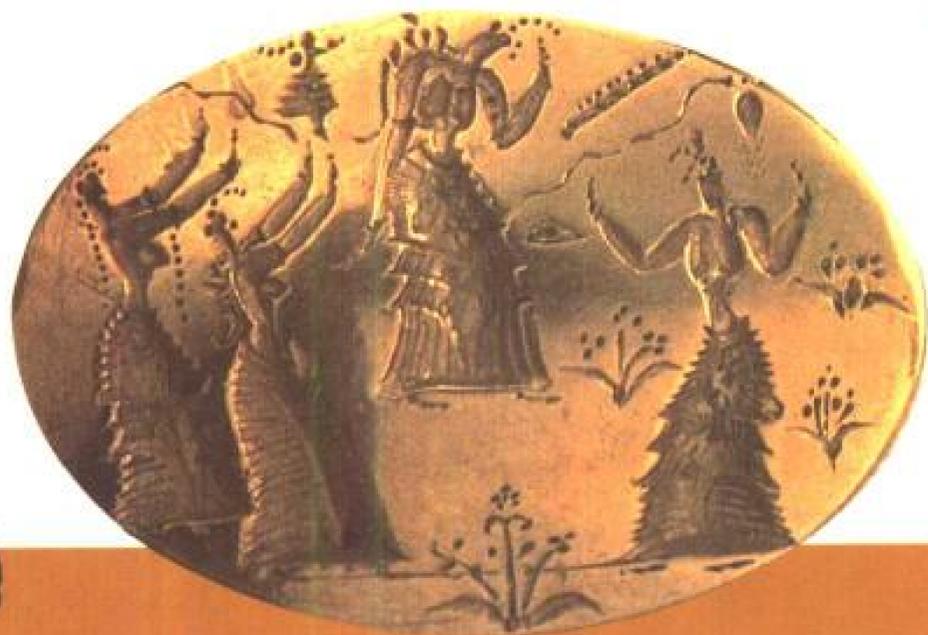
这些土简实质上是对新近发生的商业活动的追踪记录。学者



■ 一个在克诺索斯宫殿中发现的身着弥诺斯服饰的彩陶像(4)表现的很可能就是那位主女神，她目光炯炯地向外凝视着，双手高举两条扭曲的蛇。在一个弥诺斯工匠于公元前1550年前后打造的黄金图章戒指(5)的表面，三名女祭司在向一位被风格化的花朵环绕着的女神表达敬意。一个从迈锡尼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女神像(6)显示了迈锡尼陶器典型的装饰风格，在她的颈项和手腕处分别绘有项链和手镯。



4



5



6

们认为这些土简在制作时是在太阳底下晒干而不是用火烘干的，在土简上的内容被抄到其他更耐久的材料——莎草纸或是皮革上之后，它们通常被扔进一大盆水中，重新成为空白的粘土块。考古学家们之所以只能从像皮洛斯这样的宫殿中心发现B类线性文字的记录，是因为这些宫殿是被大火焚毁的，而土简在大火中被烘烤得足够坚硬以致可以历经千年保存下来。

尽管有种种缺陷，这些土简上的记录依然揭示出有关迈锡尼王国的组织形态的令人惊叹的细节。有些细节还帮助填补了布莱根在内斯特宫实地挖掘的空白。比如，在宫殿遗址上只挖掘出一

■ 这件迈锡尼陶塑描绘了一位怀抱婴儿的女性形象(7)，那位女性很可能就是主女神——她在履行她作为孩子的养育者和保护者的职责，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都出土过与这件作品类似的小陶像。这件从迈锡尼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象牙三人组合像(8)刻画了两名女性——很可能是女神和保姆照看一个孩子的情景。这件从克里特岛赫拉克莱恩附近出土的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粘土女性小像(9)戴着一个罌粟花头饰，她或许反映了千百年来在整个爱琴海地区由神祇施与的救治或生殖能力。



7



8



9



个浴缸，但土简上记载有3个。虽然在大火、时间和劫掠者的破坏下没有家具留存下来，但皮洛斯土简为人们了解王室细木工的手艺提供了一些线索。根据美国古典学者艾米莉·沃缪勒的看法，王宫中的一件家具是如此绚丽夺目，以致负责将家具登录在册的档案员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描绘它。“这是一把镶嵌着蓝玻璃、天然金银合金和黄金的椅子，”他写道，“椅子的支架上镶嵌着黄金打造的人的头像、金鹿头、金牛头、金棕榈树和蓝玻璃棕榈树。”沃缪勒暗示房间里摆着这样一件家具会让人的神经受到刺激，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王似乎是将它锁在一间储藏室里的。

这些土简档案还涉及到有关王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更为广阔的画面，可惜这些画面也是不完整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大陆没有发展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或统一的王国，更不用说一个正式的帝国了；相反，它被分割成数十个相互竞争的小王国。每个主要地区都有它的中心宫殿或城堡，独立于邻地，由它自己富庶而强大的贵族王朝统治和它自己的官僚机构管理。城堡对其周边的城镇实施严密的控制。比如，皮洛斯王国共有16个城镇，每个城镇都处在—位总督和一个地方官的管理之下，被分成一个“近区”和一个“远区”，而近区和远区又分别再被分成16个行政区。

每个地区的统治者称为E(wanax)，这一称号可能与英语中的国王(king)相近。很明显，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领域都享有最高权力，一位也许是军队中的统帅的领导者，辅佐王在他的宫殿中对全地区实施统治。在王的臣属中有被称作“赫魁泰”(意思是“王的家臣”)的穿制服的宫廷官员，他们也许拥有奴隶；作为迈锡尼社会上层的成员，他们还是王国中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此外，在迈锡尼社会等级中还有一个叫作“泰勒塔”(意思是“有土地的贵族”)的阶层，作为宫廷的代表，该阶层的成员控制其地产上的农民并向王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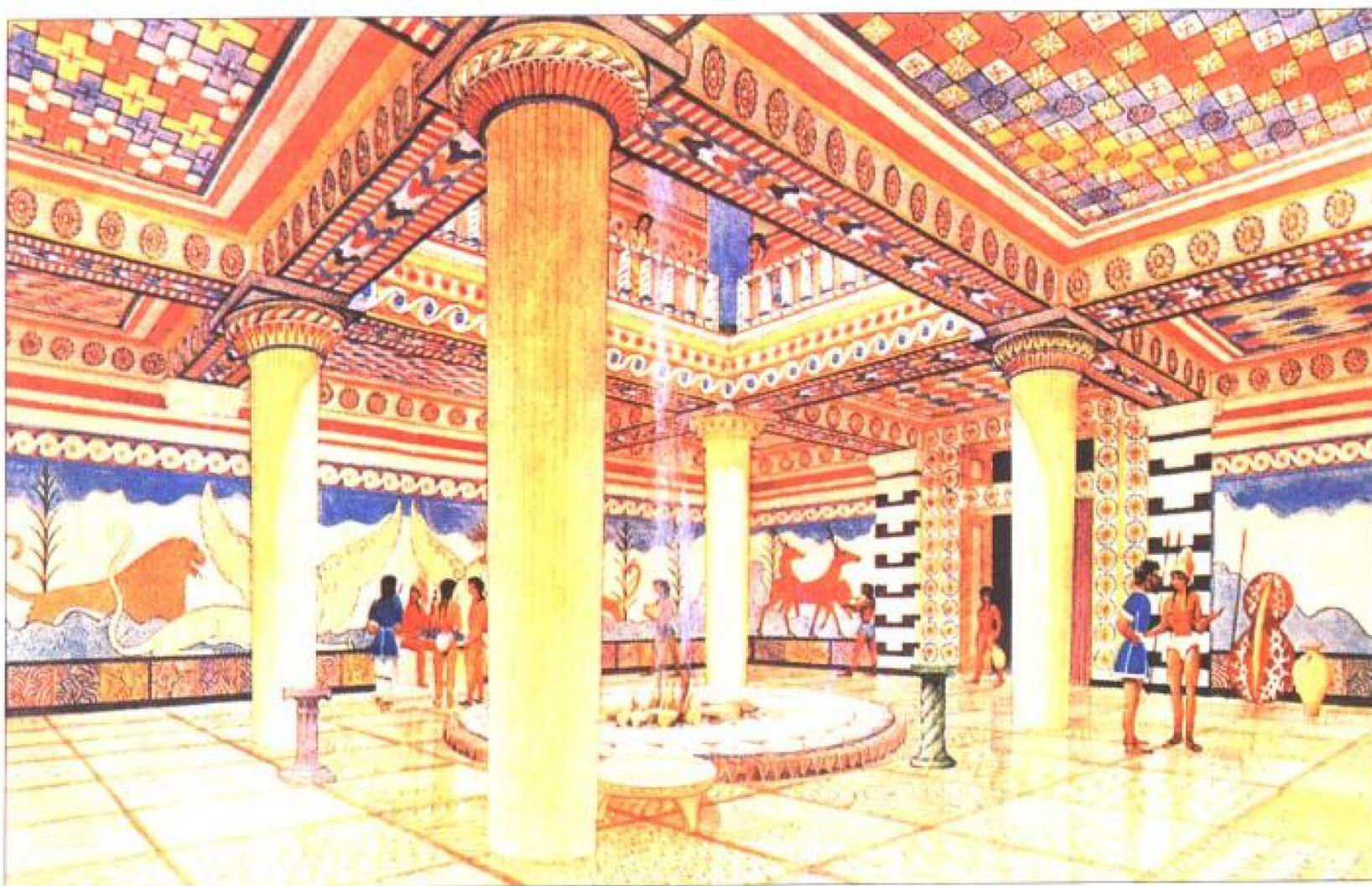
宫殿内的劳动力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分工细致，这表明该社会

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宫殿不仅是它所控制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还是手工业和经济中心。要使皮洛斯那样的宫殿建筑群平稳运转必须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其中有石匠、木匠、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者等。在每个行业内部都有进一步的分工。在武器制造业中，有制弓匠和许多掌握广博的冶金知识的锻造武器专家，仅皮洛斯一地登记在册的青铜匠就有大约270名，并且单有一类匠人专门制作战车的车轮。奢侈品由金匠、银匠、宝石匠、象牙雕刻师、细木工和香水调制师生产，其中香水师把芳香的物质(土简上提到了撒尔维亚干叶和玫瑰花)和橄榄油放在一起加热来制作香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皮洛斯土简上记录的约600名妇女似乎就属于这一阶层，因为许多人被称作“俘虏”。此外，还有很多人被分配干取水这样的粗活。

农业生产也有详细的分工，分别由绵羊倌儿、山羊倌儿、牛倌儿、猎人、伐木者、烧炭者和其他种类的农工承担。尽管绵羊在皮洛斯很重要，但当地主要的衣料是亚麻布和亚麻纱，而不是羊毛。人们的主食是谷物，先由女人将其磨碎，再由男人烘烤成食物。奶制品、橄榄和橄榄油、无花果、蜂蜜、葡萄酒以及一系列芳草和香料都是皮洛斯人膳食的组成部分，收集和准备这些食物也许是另一群有专门技能的人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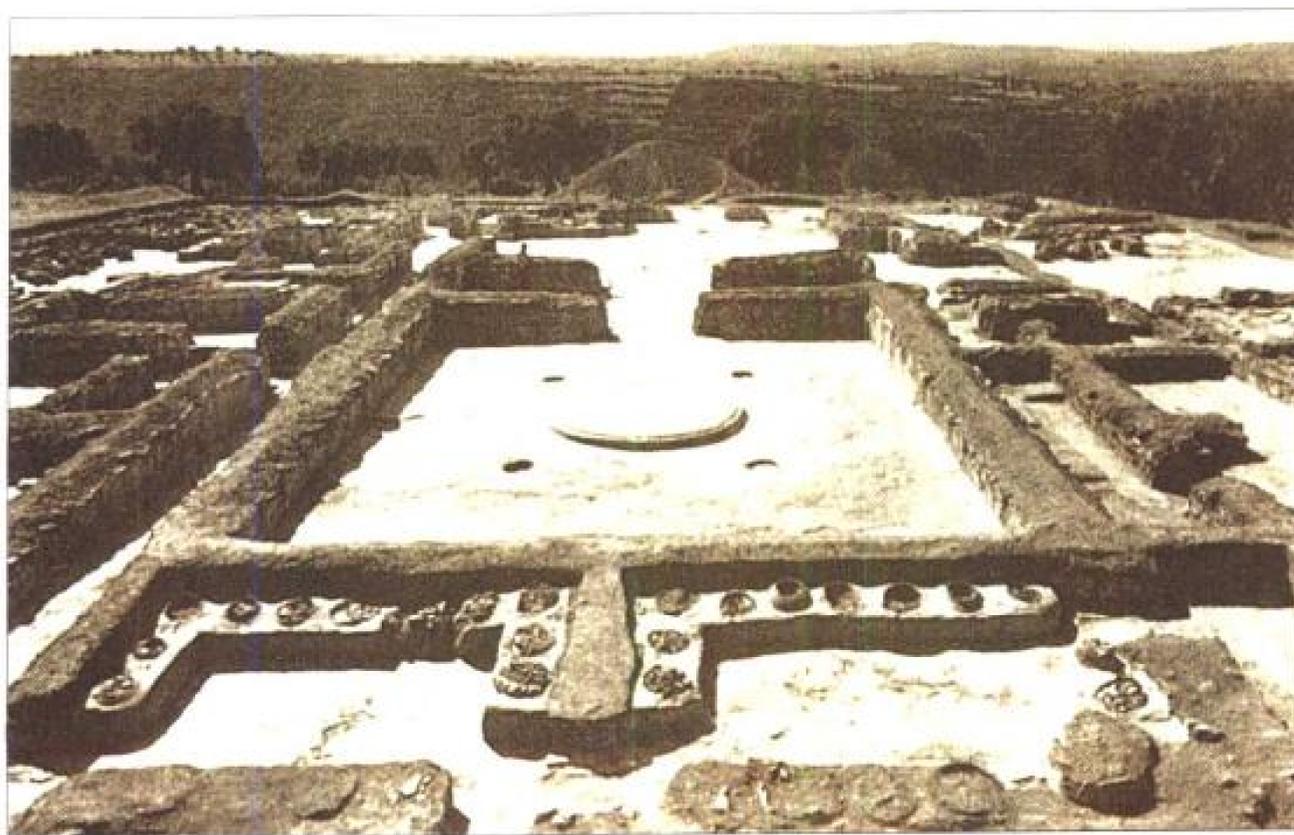
没有货币，也没有中心市场。宫殿是制作和重新分配这些产品的中心，分配时采取的一定是某种形式的配给制。宫殿工人做工得到的是实物补偿，而各行政区的城镇向宫廷纳赋时上交的也是各种货物。

土简除了使考古学家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外，还记录了许多有关宗教的事情，比如，人们向哪些神祇奉献诸如橄榄油和金器之类的贡品。有一块土简上记录着波赛冬接受了一头公牛、四头公羊、奶酪、葡萄酒和蜂蜜等贡品，这很可能是一次宗教盛宴。土简上揭示出来的是一个男祭司、女祭司和膜拜仪



下边的照片显示的是卡尔·布莱根在皮洛斯内斯特宫殿对御座室的挖掘情况。荷兰插图画家皮埃特·德·容格创作的一幅水彩画(上图),再现了这间宽敞、华丽的御座室在公元前13世纪的可能的面貌。所有迈

锡尼宫殿都拥有一间御座室,画中的御座室的主要特征是房间中央有一块由4根圆柱环绕着的壁炉地面。它的墙上装饰着壁画,甚至连天花板和地面都覆以石膏,饰以彩绘。



式齐备的充分发展的多神教。然而，能够容易地得到确认的只是那些通过后来的古典希腊时期的传说而为人们所熟悉的神祇——宙斯、赫拉、波赛冬、赫耳墨斯、雅典娜和阿耳特弥斯。土简的记录中还暗示了其他几位神祇的存在，包括一位也许是阿波罗的前身的神，阿瑞斯，可能还有狄奥尼索斯。很清楚，宗教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土简上并未阐述这些神祇的名字背后的神话传说或宗教信条。

土简上没有提及法律与司法、犯罪与惩罚或者高压统治方面的事情，但通过几乎每座城堡都建有大型工程这一事实，可以明显看出统治者一定对大众实施非常严密的控制，这样才能中断其正常的生产活动而强行征用他们来建造宫殿。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皮洛斯土简上没有发现当地与希腊其他地方以及外部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往来的记录，也没有任何资料是有关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场景的，这部创作于400年之后的作品被认为描写的是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所发生的故事。尽管B类线性文字破译后仍有许多有关迈锡尼文明的谜团未被揭开，但它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极富启发性的成就。“B类线性文字给史前希腊沉默的纪念碑提供了一个语言上的注解，”约翰·查得维克总结道，“尽管这些文字记录不完整，也有欠清晰，但可以确定这一文字的发明者是希腊人。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将早期希腊文字的年代向前推进了7个世纪，因此也拓展了我们对希腊语的了解——现在，希腊语拥有了一个长达3300年的、连续的、有记录的历史。”

B类线性文字的破解所引发的兴奋转移了公众和学术界对布莱根在内斯特宫发掘的注意。在凡特雷斯于1952年5月30日发布广播声明前不久，布莱根已经重新开始了他的挖掘工作。布莱根当时已经65岁了，在完成他一生中最后的伟大工作之前他将年满77岁，但他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从未衰减。

布莱根新挖的壕沟所揭示出来的御座室连同它前面的门厅和



柱廊是宫殿建筑群的中心。御座室是一个 42×37 平方英尺的宽敞的封闭式房间，在它地面的正中央布莱根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圆形壁炉用地，那上面可能曾燃着无遮盖的明火，在壁炉用地周围还有4个有凹槽的高大木柱的基座。这些柱子可能支撑着二层的阳台和屋顶上一个高起的通风处。开在这个通风口侧边的小窗子使炉火冒的烟得以散发出去。

布莱根在埤着石膏的地面紧靠东墙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空洞，这里是安放国王御座的地方，御座毁于那场吞噬了整座宫殿的大火。从御座室的瓦砾中布莱根发现了从御座后面的墙上掉下来的壁画残片，壁画上绘有狮子、狮身鹰首兽、一只水杯、坐在桌边的男子、坐在岩石上弹竖琴的人和一只在空中飞翔的白冠鸟的形象。御座室的地面由覆以石膏的压实的粘土构成，被分割成许多方块，并饰以各种各样的彩绘图案。位于御座前的方块上装饰着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章鱼图案，章鱼可能是王室的象征。有楼梯通往二楼的各个房间。

挖掘工作一季又一季地进行着，揭示出一系列走廊、储藏室、餐具室、通道、小隔间、楼梯、庭院、等候室和一套房间的存在，其中还包括一个被认为是皇后的御座室的房间。到1956年时，宫殿主建筑已被完全清理出来。在废墟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可辨认出来的珍宝，因为最贵重的物品都被逃离的居民带走了，或者在宫殿遭灾时被进攻者抢走了。布莱根和他的考古队发现的少量金、银、青铜、象牙、骨和石膏制的小物件，已被猛烈的大火损坏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御座室后面的几个储物间里有很多盛橄榄油的大坛子，在最后的大火中橄榄油很可能起到了助燃的作用。餐具室和其他储藏室里装满了家用的锅、碗、杯、碟，总共有大约6000个，其中包括近3000只堆放在木架上的高脚杯；当木架起火时，这些杯子也跌进烈焰中摔成了碎片。

在宫殿里发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大概要算粘土字筒了；在档案室附属的一个房间里又发现了468块土简和碎片。到挖掘结束时，从宫殿里找到的土简的总数已接近1000块。

内斯特宫殿中最引人入胜的发现之一是紧挨着宫殿入口处的一间设备齐全的浴室，它是迄今在迈锡尼时代的遗址中所发现的惟一完整的浴室。室中的浴缸有石膏镶边，还配有一个台阶、一个也许是搁放海绵的支架以及两只大概是用来将水或油淋在洗浴者身上的状如冠军奖杯的粘土杯。浴缸里没有洞，所以里面的水要由人舀出去，沿着一条污水管流走。

在浴室的角落里立着两个大坛子。一个可能盛水，另一个可能盛芳香的橄榄油；在古代，这两样东西都是用来清洁身体的。一个带有灰埧地面的房间通过一条走廊与二楼的御座室相连，在这里布莱根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早期的厕所的设施。厕所里的污物流入一个将宫殿的不同地区连在一起的地下排水系统。

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建筑后布莱根发现像别的迈锡尼宫殿一样，内斯特宫的主建筑四周也环绕着一系列附属建筑——葡萄酒仓房、武器库、牲口棚、作坊和仓库。城镇已经延伸到了宫殿所在高原之下的山坡上。在一个斜坡的最底部布莱根发现了令人兴奋的东西——3000块旧宫殿时期的壁画残片，这些残片在对宫殿进行修复时被沿着卫城的边缘倒了出去。拼合在一起后，有些壁画描绘的是一只船蛸壳的一部分，有些画的是蓝色鸣鸟，还有一组表现了人们列队行进的情景。

与诸如迈锡尼或梯林斯等其他伟大宫殿不同的是，皮洛斯的宫殿没有防御墙。然而，它拥有一个很好的全方位的视野，可以观察到其卫城之下的所有进山通道和陡坡。由于没有自己的水源，内斯特宫不得不通过一个木制导水管从邻近山上的一个泉眼抽水。布莱根推断，防护墙若是不将这个水源地包含在内的话便毫无用处。更为重要的是，皮洛斯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非常孤



立的面积广大的王国的中心。像迈锡尼和梯林斯这样的筑有防御工事的遗址大都彼此相距很近，或是面积相对较小。既然皮洛斯王国幅员广阔，它的统治者也许更关注保卫整个国土而不仅仅是宫殿。



与此同时，考古活动在希腊全境都异常活跃。在迈锡尼、雅典、底比斯、爱奥柯斯、梯林斯、奥克曼诺斯、阿西尼、阿格斯、索力克斯和马拉松都挖掘出了更多的迈锡尼时代的实物建筑。通过运用人类学领域的一些分析方法，几位研究迈锡尼时代的学者开始重新阐释田野考古学家们早期获得的证据。宫殿现在被视为不只是国王的住所，还有一个辅助性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它们宏伟的建筑明白无误地向世人传达出王室的尊严和国王压倒一切的权力。

现在，学者们断言在皮洛斯、迈锡尼、梯林斯和底比斯宫殿中拥有大体近似的设计的御座室不仅是殿内最大的房间，而且在一排排通往王权核心的屋子中它也代表了建筑艺术的最高峰。在御座室内，国王的世俗权力由四根圆柱、宽阔的壁炉地面和倚靠东墙的御座传达出来，而壁画的主题则强调了他的宗教地位。神秘世界的象征——比如画在御座后面石膏墙上的狮身鹰首兽——表达了国王与超自然领域之间直接的关联，这种关系要胜过祭司阶层与神秘世界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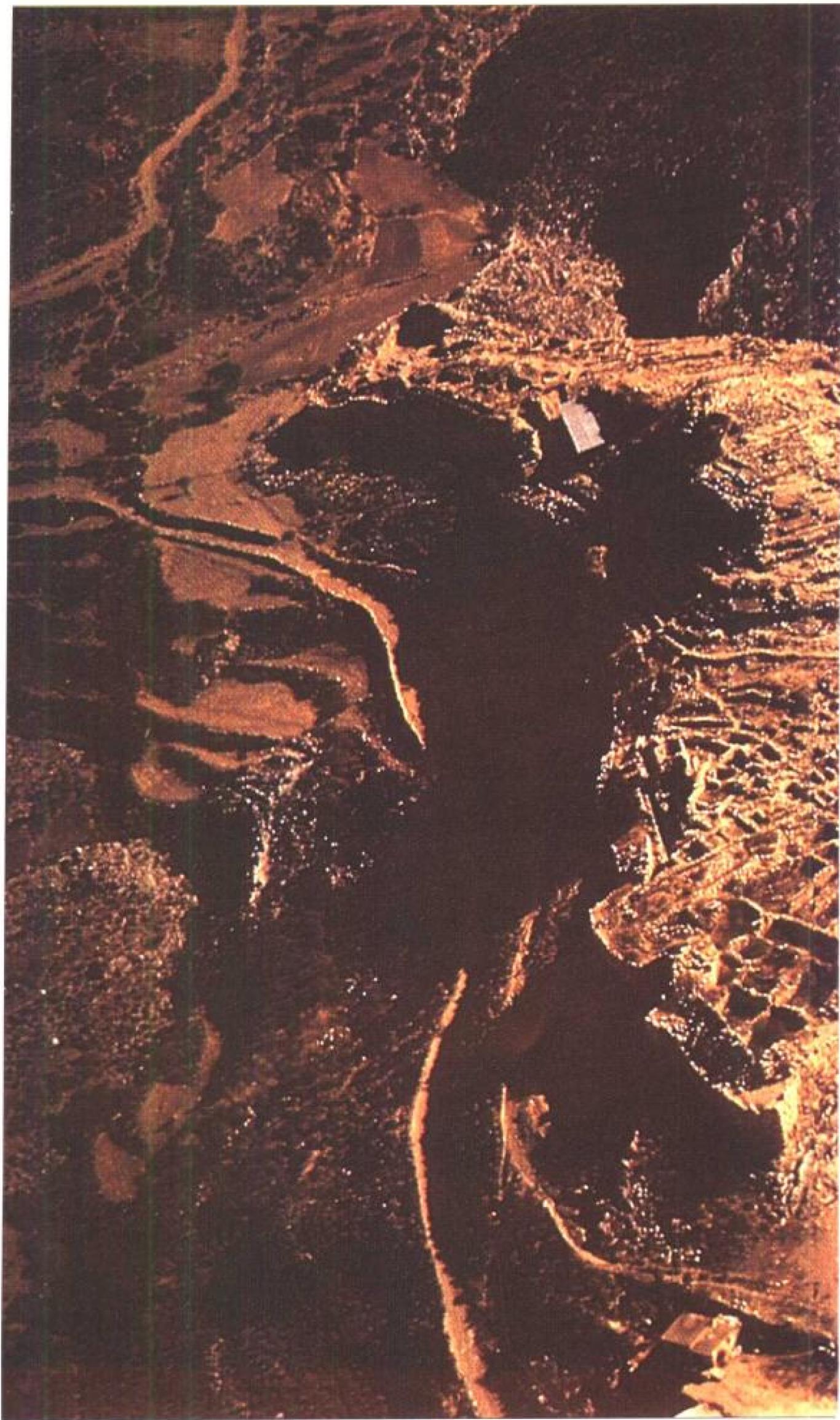
■ 一间或许是供来访者洗浴的宽敞的浴室坐落在内斯特宫一个入口处的旁边，它因优雅精致而独具一格。室内的赤陶浴缸以粘土和绘有螺旋形图案的石膏包住，还有一个供洗浴者进出之用的台阶以及一个碗在内部搁放海绵或化妆品的支架。

宫殿内部精致陈设的微妙含义只有极少数精英阶层的成员才能领会。但宫殿雄伟壮丽的外观(比如迈锡尼卫城)则是一个公共象征,旨在向最广大的观众——尤其是向希腊大陆上敌对国的人们彰显本国的力量和千秋永存。一些学者暗示,建造最宏伟的城堡、在装饰得最华丽的宫殿中居住,也许是迈锡尼君主们互相攀比的事情。这些建筑似乎是迈锡尼统治者个性特征的有力证明,他们张扬的个性与更注重公众利益的弥诺斯克里特君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雄伟的建筑在昭示统治者的威权和业绩的同时,无疑也是人民的骄傲。

这种通过建筑来显示财富和权力的冲动,似乎也体现在这些统治者最后的安息之地上——他们的陵墓极为宏伟,又装饰得富丽堂皇。比如,在迈锡尼,将去世的王室成员安葬在深深的井墓底部的早期习俗已被抛弃;宫殿建成后,一种不同形式的坟墓——拱顶蜂巢式石墓开始受到统治者的偏爱。这种建在地下的石砌拱顶墓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型建筑,要想靠近它需要走过一条两侧筑有石墙、开在山坡里的通道。

最为壮观的一座拱顶蜂巢式石墓是以晚期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国王命名的所谓“阿特柔斯的宝库”。仅在面积上它就是别的陵墓所无法匹敌的——拱顶直径近50英尺,从墓顶到墓底高43英尺,入口高17英尺。在壮观华丽方面它也同样引人注目。它的正面用砾岩刻成,入口两侧是两根装饰精美的双层绿岩柱。在绿岩柱的上层,刻有螺旋形图案的红石盖在由饰有浅浮雕的横梁组成的镶板之上。红石和绿岩都是从距迈锡尼西南60英里的拉哥尼亚进口的。这座墓的过梁由一整块重约120吨的砾岩板构成。墓顶的每块石头都刻成弧形;每层石头的大小随着陵墓的升高而递减,直到所有石块在陵墓最顶端极其精确地汇聚成一块平石——这种技术被称为托臂。这个最负盛名的陵墓的拱顶至今仍像它在约3300年前刚建成时那样既坚固又能防水。

■ 这是一张在空中拍摄的迈锡尼卫城的照片，卫城的四周环绕着防御墙。在防御工事以内，A 圈坟墓和宫殿中心的突出位置显示了它们的重要性。在 A 圈坟墓右侧和宫殿中心以远的地方有一些较为朴素的建筑，里面住着工匠和扈从，又兼当作坊和储藏室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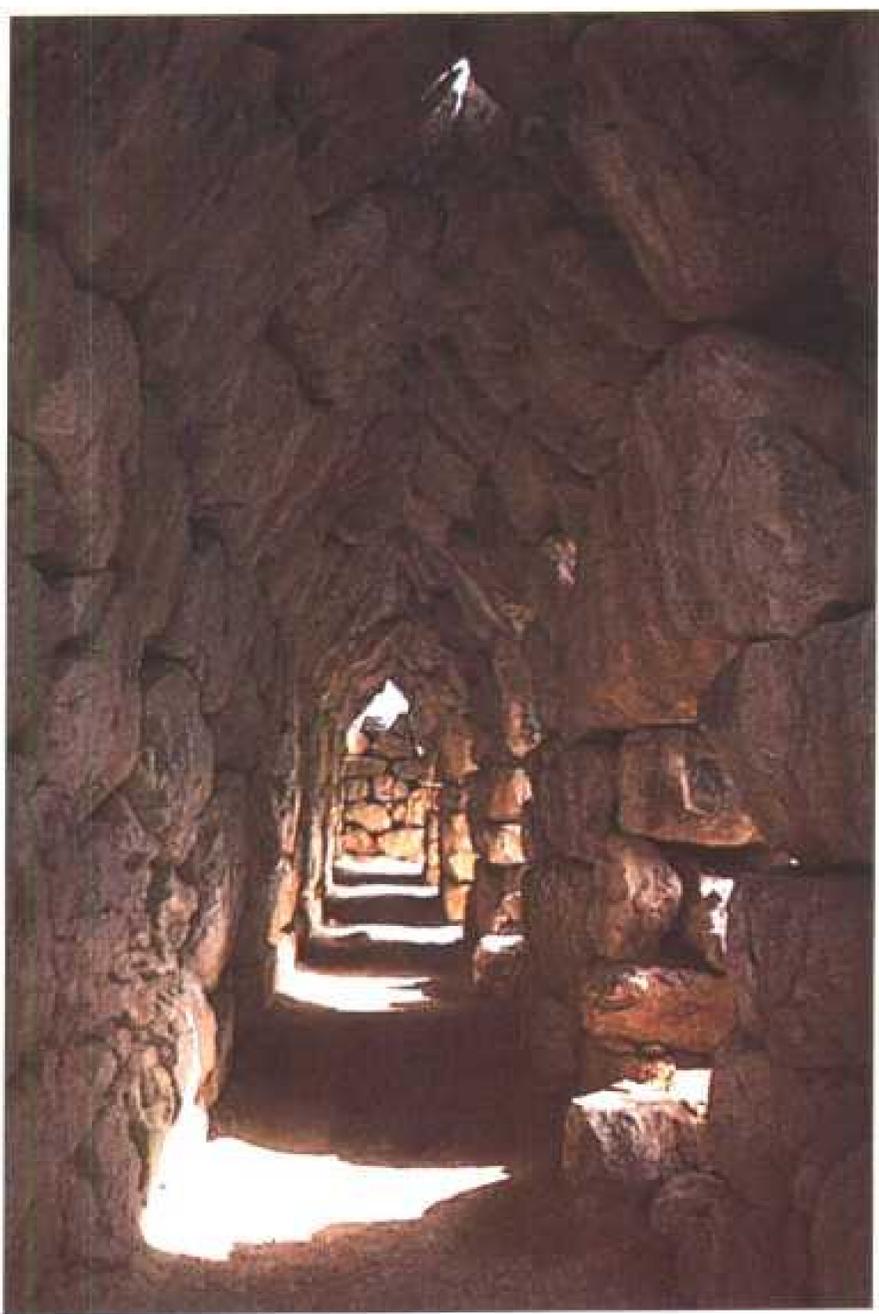






自 从1876年谢里曼在迈锡尼城堡遗址挖下第一条壕沟起，学者们就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突然享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们究竟是谁？他们是像伊文思以为的那样来自克里特岛吗？亦或像有些人暗示的那样是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因为他们的一部分手工制品似乎将他们与巴尔干半岛和欧洲大陆联系起来。有些考古学家主张他们来自近东，迁移到希腊时带来了战车。另有一些人坚信他们仅仅是本土的希腊大陆人。

迈锡尼人的身世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但在进行了几十年的田野挖掘和档案研究工作之后，考古学家们已经制订出一个约略的迈锡尼世界的历史年表。迈锡尼最古老的地位尊贵者的墓群是由希腊考古局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B圈坟墓，它们位于卫城之外，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550年。这是一圈井墓，与宫殿时期出现的风格繁复的拱顶蜂巢式石墓大不相同。B圈中共有24座墓葬，大都简单、传统、陈设粗陋；然而，其中5座却包含有大量的财富。这些随葬品包括金银器皿、青铜武器、一个用天然金银合金制成的死者的面具和一只带有鸭头形状手柄的精致的水晶碗——它们的丰富性和工艺水准明显超过了当时大陆青铜时代的水平。亨利希·谢里曼于1876年发掘出来的被称作A圈墓葬的王室井墓现在被认为年



■ 梯林斯城堡所谓巨石式建筑最突出的地方是建在宫墙之间的托臂式廊道。梯林斯的防御工事像邻近的迈锡尼一样庞大，有些地方高30英尺、厚27英尺。早期的希腊人相信这些防御墙是由被称作库克罗普斯的独眼巨人建造的。

代更近一些，大约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50年间，标志着迈锡尼文明在财富和复杂性方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下一个阶段——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3世纪的宏伟宫殿时期——是迈锡尼文化的顶峰，其时井墓被抛弃，王室成员死后安葬在拱顶蜂巢式石墓里。

大约从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1400年，已在大陆站稳脚跟并与爱琴海诸岛建立了长期交往的迈锡尼人，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外扩张行动。这条称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事件是对弥诺斯克里特岛上大多数主要定居地的征服，其中于公元前1450年左右对克诺索斯的占领成为他们此次扩张行动的顶峰。这样，迈锡尼人便得以取代弥诺斯人在爱琴海地区的艺术和商业活动中所享有的近乎垄断的支配地位，同时被他们据为己

■ 希腊大陆上最早的拱顶蜂巢式石墓之一是所谓的特拉西米德斯墓。特拉西米德斯是内斯特的儿子，内斯特的宫殿就在该墓附近。这些安葬去世的王室成员的拱顶石墓大多在很久以前就被劫掠过。在这座坟墓的遗存中发现了一头献祭的公牛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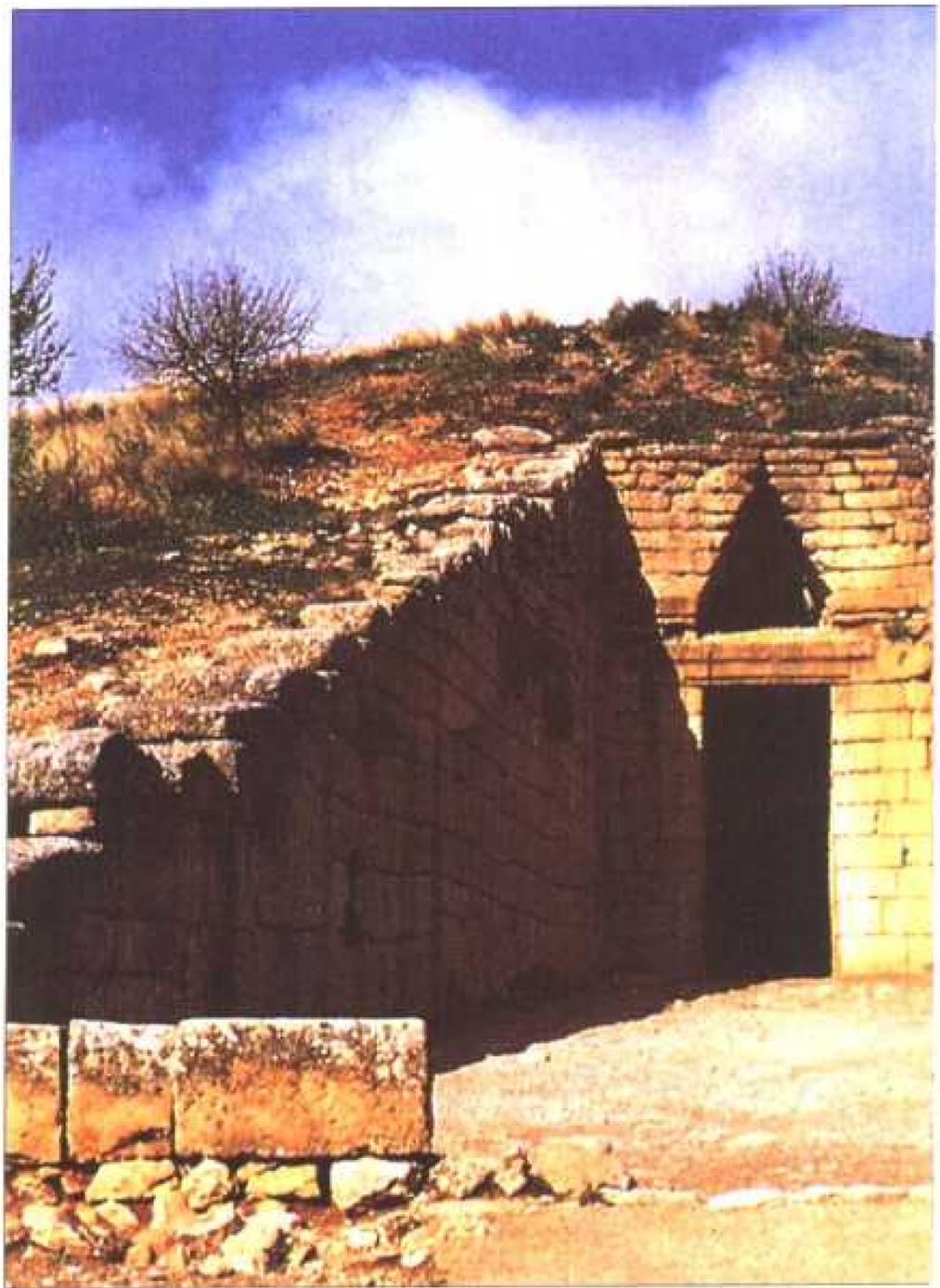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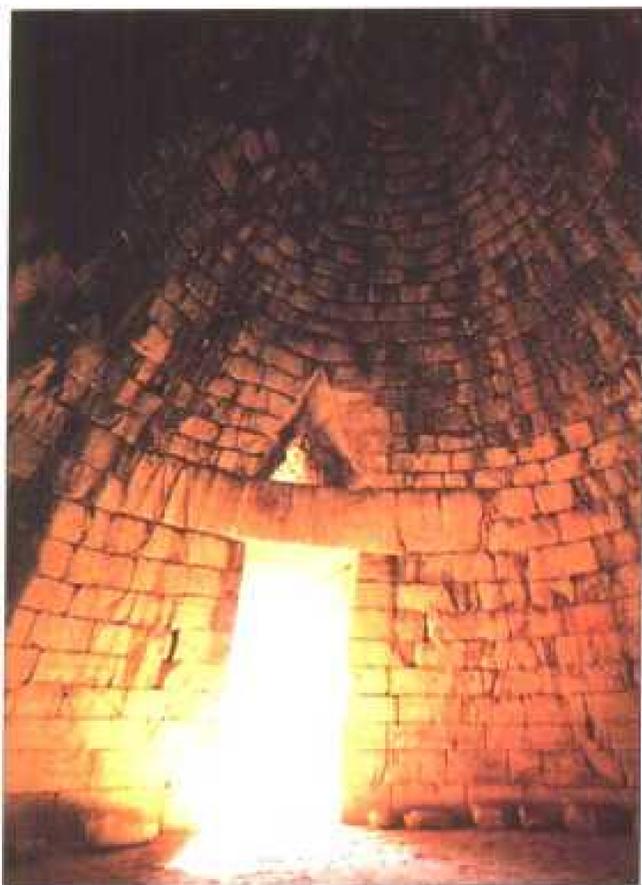




有的还有弥诺斯人的技术诀窍以及他们在冶金、制陶、首饰制作和宝石及象牙雕刻方面的精湛工艺。

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期间，蒸蒸日上的迈锡尼宫殿王国通过从海外获取原材料和为自己的产品开拓市场而使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克里特曾经是该地区的海上强国，但在克诺索斯陷落后，迈锡尼人接管了弥诺斯人的制海权，并迅速扩张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商贸网络，结果不仅仅是迈锡尼产品取代了弥诺斯产品，迈锡尼人还取代了弥诺斯人。

迈锡尼的出口商品包括橄榄油和制作香水的精炼油、羊毛、亚麻布、青铜剑、匕首和双头斧，还有诸如葡萄酒、纺织品、木材，甚至雇佣军这样的在考古学上难以追寻的东西。但对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最显而易见的商品是那些工艺高超、装饰精美的迈锡尼陶器，整个地中海地区对这种商品都有始终如一的需求。通过追踪留存下来的迈锡尼陶器，考古学家们已经勾画出了一幅覆盖地中海、近东、埃及和欧洲大陆等广大地区的贸易网络图。迈锡尼的海上贸易在其鼎盛时期所波及的地域是如此广阔，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断定迈锡尼人在当时是绝对的海上霸主，控制了航运路线，把东地中海实际上当成了一个迈锡尼内湖。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迈锡尼货物的传播要归功于迈锡尼、塞浦路斯还



■ 被称作“阿特柔斯的宝库”的拱顶蜂巢式石墓在今天看来依旧十分壮观，想必它在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初建时一定更加富丽堂皇。在17英尺高的坟墓入口两侧矗立着两根带有之字形凹槽装饰的绿色大理石柱（下图）雕刻华丽的彩色大理石板排列在过梁上方。以青铜玫瑰花形饰物装饰的坟墓内壁上还留着钉眼的痕迹（左上图）



是近东地区的商人？

从一开始，迈锡尼强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以英勇善战的贵族阶层为基础的。迈锡尼艺术作品中有大量武装格斗的场景，而迈锡尼的历史和传说——如后来的荷马史诗所描述的那样——通常除了战争之外几乎不涉及其他任何方面的事情。到公元前13世纪时，迈锡尼人已经拥有了一支技术先进、战斗力极强的武装力量，其中步兵配备有剑、匕首、长矛和战斧等武器，此外，还有由弓箭手和弹弓手组成的小分队来辅助步兵作战。迈锡尼士兵的防御性武器有长长的四方形“塔盾”和较小的呈“8”字形的盾牌。他们的敌人还要面对由两个人驾驭的双轮双马的战车，这种战车在迈锡尼的战争机器中极富攻击力。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在军事实力增强的同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如日中天。众多的定居点表明希腊的人口从来也没有这样稠密过，再过8个世纪后希腊的人口总数才能恢复到迈锡尼时代的水平。大多数人的生活大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而统治者所握有的至高权力也未被后世超越过。在迈锡尼，不断延伸的防御墙将卫城的更多部分包括在内，在墙的内外都建造了一系列作坊和商业场所。正是在公元前1340年—公元前1250年这段鼎盛时期内，梯林斯和皮洛斯两地都建起了新的宏伟宫殿，位于底比斯西北一个湖中的小岛上的格拉也修筑了一个面积广大的卫城。

像古代史上其他的强大政权一样，迈锡尼也逐渐走向衰落，进入一个黑暗时代。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格拉和位于迈锡尼以北的茨格里斯显然毁于大火。在同一时期，似乎发生了波及广泛的社会动荡。像迈锡

武器与人： 战场上的迈锡尼武士

OF ARMS AND THE
MAN: MYCENAEAN
WARRIORS ON THE
BATTLEFIELD



“这些是尘世中最强壮的凡人”，荷马这样描述迈锡尼人——一个发明了令其战场上的对手敬畏的“恐怖武器”的尚武民族。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英雄手中挥舞着长矛和利剑、驾着战车冲向战场，同时用金属盾牌、保护性的甲冑和野猪獠牙做的头盔避开敌人的攻击。但这些传说都是真的吗？毕竟，当荷马将迈锡尼人写进他的史诗从而使之名垂千古时，迈锡尼文明已经消亡很久了。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大量考古学上的证据做支持。比如，在迈锡尼的王室墓葬中已经挖掘出了很多青铜武器。许多坟墓里都出土了贵族的私人武器库，包括多达12把装饰繁复的剑和匕首，还有大量的长枪、刀、矛尖和箭头。在所有这些武器中，武士上战场时几乎肯定要带

的是一把用来刺向敌人的3英尺长的剑和一把近距离搏杀时用的匕首。偶尔武士们也许还会用到一支长枪以刺穿敌人的盔甲。

在那些坟墓里没有找到巨大的迈锡尼盾牌，这种盾牌对武士从下颏到踝关节的躯体都能提供保护。由于盾牌是用一层层的牛皮制成的，它们在很久以前便腐烂、消失了。但盾牌的图像留存了下来——如下图匕首上的图案所示。柳条战车也消失了，但它的形象却保留在花瓶、印石和墓碑上；在皮洛斯和克诺索斯出土的粘土字筒上也提到了这种战车。这些土筒上逐一登录了宫殿军械库中的武器，其中便有200辆战车；此外，土筒上还记录了分发给驾战车者穿的重型盔甲——如最右图中所展示的那套青铜甲冑。

■ 一块迈锡尼印石(上图)和它所留下的一个印迹，表现了一名全副武装、挥舞着长矛的战士驾着一辆操纵灵活的轻便柳条战车的形象。另有一个驭手帮他驾驶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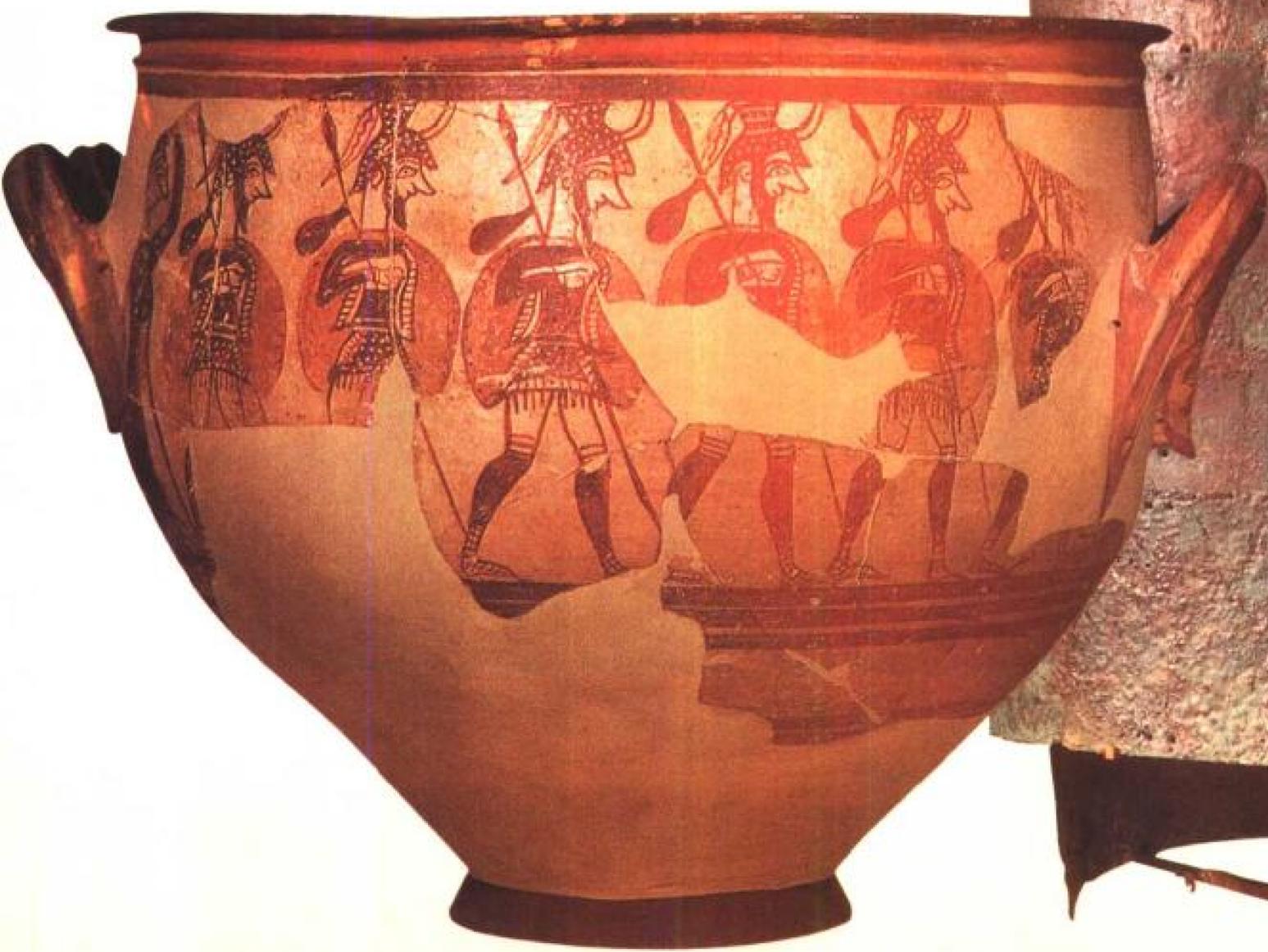
■ 这把青铜匕首上装饰着以金、银和乌银镶嵌而成的图案，再现了猎狮过程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刻。猎手们用标枪和弓箭制服了狮子，用“8”字形和塔状的长方形盾牌来保护自己。有嵌饰的匕首大都为王室成员——甚至是王室中的女性——所拥有，很明显它们是在某些仪式中佩带的。





■ 右图中用从丹德拉的一座坟墓中发现的碎片重新拼合起来的头盔和左图象牙浮雕中的头盔都是用野猪獠牙制成的。制作一顶头盔需要将多达40对獠牙缝到一顶皮帽上。在丹德拉的那座坟墓中还出土了一套青铜铠甲，这是罕见的逃过盗墓贼之手的样品。如此贵重的装备只有最尊贵的武士才能拥有。

■ 如这个钵上的图案所示，在迈锡尼文明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与首领们不同的是，普通士兵穿戴更为轻便的皮制胸甲和角状头盔。笨重的护体盾牌也被更适于集体作战的圆形小盾所取代。但长矛依旧是步兵所使用的一件重要武器。





尼、梯林斯和雅典这样重要地区的统治者纷纷采取措施将其供水系统包括在防御墙之内，而梯林斯更是大大扩展了所有的防御工事。

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也许部分地来自于对其他宫殿中心的不轨企图的忧虑，尤其是当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时——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每一个地区性的重镇都惯于把自己视作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权，对邻邦既妒又怕。后来的希腊传说中记述了大量迈锡尼王国之间彼此攻击偷袭的例子。偶尔，某些具有侵略性的王国会联合起来发动大规模的远征——比如传说中征讨特洛伊的冒险行动，这大概是迈锡尼军事强权的强烈征服欲的最后一次集体发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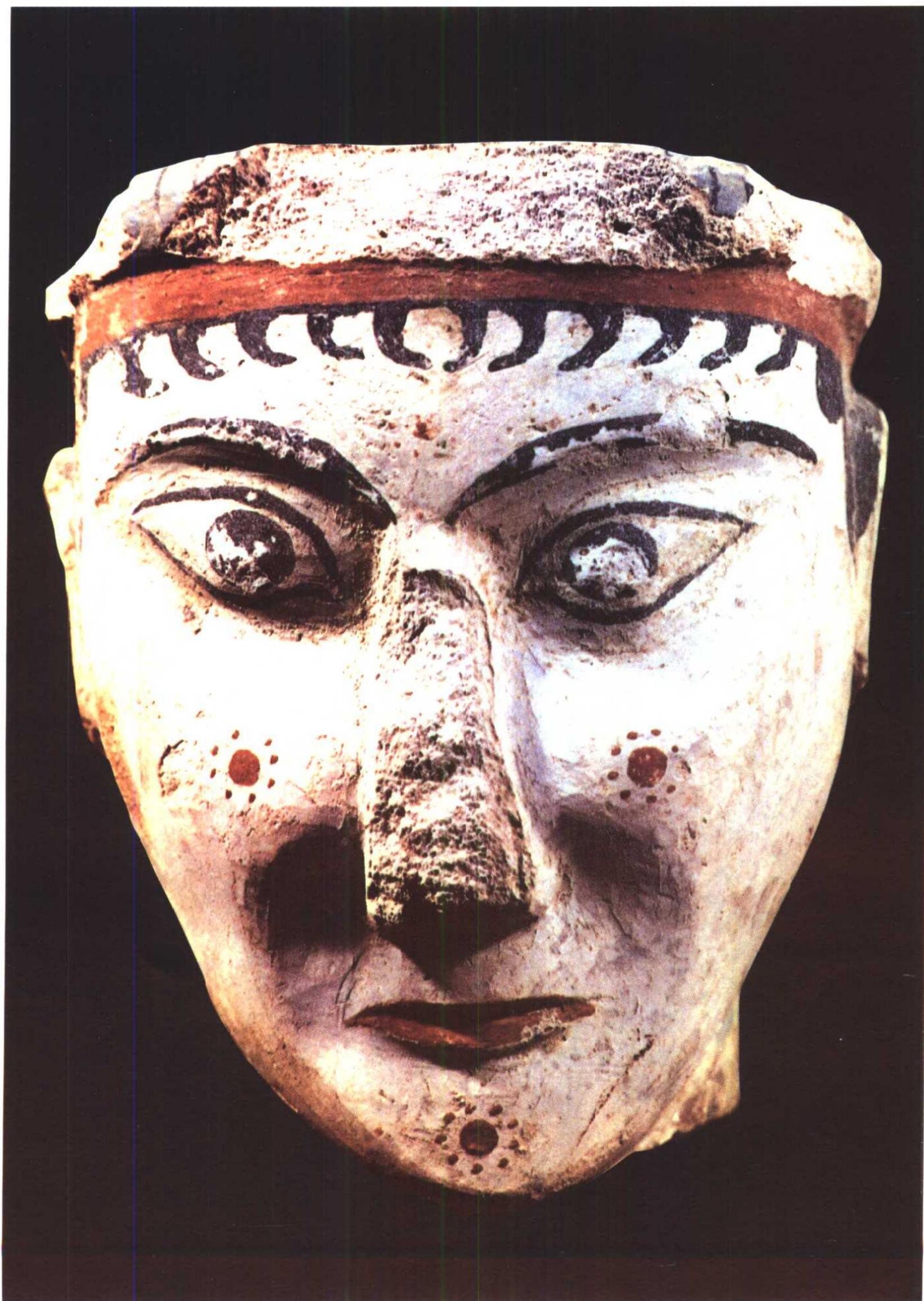
有关迈锡尼文明灭亡的考古学上的证据是支离破碎、并不令人信服的，而且还在学者们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是多种原因的综合——被提出来解释这一文明的最终消失：内战、社会革命或是奴隶起义；外敌从陆路或海上入侵；与东方贸易的中断和接下去由谷物进口中断所导致的饥谨；气候的变化（太干旱或是太湿冷而无法种植庄稼）；灾难性的传染病；由滥伐森林引起的土壤受侵蚀；诸如一系列的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

不管是何种原因，多处迈锡尼定居地在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都变成了废墟。接着，在公元前12世纪初，像迈锡尼、梯林斯、丹德拉和克里萨这

■ 这尊近乎真人大小的石膏头像是在迈锡尼一座房屋的废墟中发现的。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其三维立体的形式。这张色彩艳丽但令人恐惧的脸也许是长着女人的头颅和狮子的躯干的斯芬克斯。她的面颊和下颏上的斑点令人想起了有着彩绘脸孔的早期基克拉迪小雕像。

■ 这只六英寸长的用水晶刻成的带嘴的碗，是从迈锡尼B圈坟墓的一座坟墓中出土的。碗的手柄是一个仿佛在梳理自己羽毛的栩栩如生的鸭头。这只水晶碗也许是用来装祭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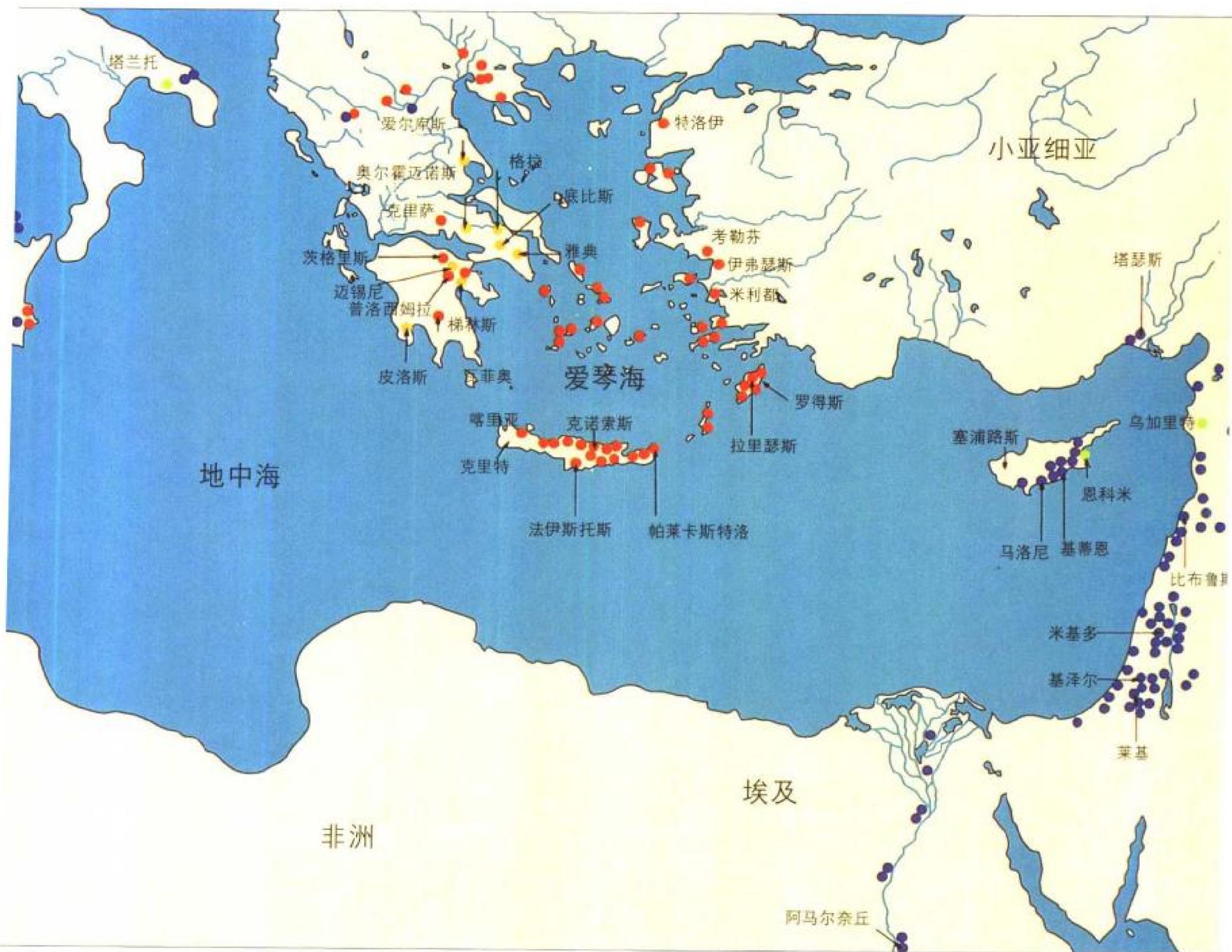


样的宫殿中心以及其他众多的定居地都遭到了毁灭和废弃。像普洛西姆拉这样较小的地区也被焚毁或抛弃，有证据显示，这次范围广大的毁灭也许是由一场来自远方的大灾难的余波引起的，其时这场大灾难不仅席卷了迈锡尼世界，还波及到从近东到意大利的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近东和北非，业已建立的青铜文明摇摇欲坠。在公元前13世纪早期之后，埃及人和赫梯人的帝国都开始失控。

结果，边疆的稳定瓦解了，内陆的部落开始迁移。大概是由于人口压力和饥饿，孤注一掷的部落民族向南出巴尔干半岛、外高加索，经赫梯领土，沿迦南海岸，如潮水般地涌向埃及边境，对从陆路和海上经过的城市与商业中心大肆进行劫掠和破坏。与此同时，所谓的海上民族——他们的身份是青铜时代晚期历史上的几大谜团之一——在这一地区也很活跃。海上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或种族，而是由几个被迫离开家园的族群构成的混合体；有时他们与大国结成松散的联盟。他们长年在东地中海沿岸和航线上进行劫掠。

皮洛斯宫殿的档案员在粘土筒上记录其海岸线上设置的几个军事部署时，他们头脑中想的也许就是这些海上民族，注定没有好结局的皮洛斯人要防范的也是这些人。根据为考古学家所认同、但也颇有争议的看法，皮洛斯其时正处于一种军事上的高度戒备状态。威胁似乎来自海上，但到底是何种形式的威胁土筒上并未提及。皮洛斯人沿着100英里长的海岸线建立了众多的防御点。这些地名有时被记录在土筒上，同时记载的还有哨兵(近800人)和可以布防在舰队上的桨手(约600名)的数量。

■ 紧随弥诺斯人的脚步，迈锡尼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众多殖民地和贸易点。在公元前14和13世纪，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意大利南部、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张地图上，金色的点代表迈锡尼人在希腊大陆上建造的宫殿；红色的点代表迈锡尼人在爱琴海沿岸的定居地；紫色的点表示在那些地方有迈锡尼文化的遗存出土；绿色的点表示当地实际建有迈锡尼人的贸易站。



土简上还有可能提到了士兵的部署情况。士兵主要集中在离宫殿最近的地方，但海岸线和边远地区也有人驻扎，他们都归王宫的军官统一指挥。这些有关军事防御的记载或许暗示了当时的皮洛斯处于一种紧急状态。

迈锡尼世界的崩溃不可能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海上和陆上匪帮的劫掠行径以及迈锡尼帝国外围的动荡不安，很可能彻底粉碎了希腊与东方的贸易联系，切断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渠道，使迈锡尼人无法得到

锡和铜之类的原材料，从而削弱了迈锡尼宫殿中心的中央集权式的经济基础。可悲的是，在对外贸易陷于瘫痪之时，迈锡尼人口对食物供给恰好造成了最大的压力。原材料，尤其是诸如谷物这样的大宗食品原料进口的中断必定导致了一场危机，致使许多人处于饥饿状态。连年的庄稼歉收使得仓房里储存的以备不时之需的粮食日益减少，人们吃不上主食；手工业生产以及依赖于手工业的贸易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如果宫殿官僚体系没有能力对危机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精英阶层很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没有中央政权的指导，依附于宫殿的地方社区对处理危局大概也无能为力。恢复元气变得非常困难，对经济情况较好的邻近地区进行抢劫成为唯一的选择。“攻打附近的城镇可能对窘境带来暂时的缓解，”考古学家菲利普·贝坦考特写道，“但这会使更多的人离乡背井，从而使灾难在整体上进一步扩大，贸易中断并引发更大的混乱。”他暗示“迈锡尼人现在只剩下了逃亡他乡这一条出路，而逃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更多的劫掠和对沿海地带的破坏”。

不论是何种原因，很清楚，从大约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0年，迈锡尼宫殿统治体系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走向了灭亡，并且永远地消失了，而后宫殿文化则苟延残喘，慢慢地窒息而亡。

随着伟大的宫殿中心的终结，木工、石工、书写、壁画以及象牙和石头雕刻的技艺也都消亡了。从公元前13世纪早期开始，某些种类的陶器逐渐失去了共有的迈锡尼风格。公元前12世纪，当共有的文化走向解体时，带有显著地方性特征的陶器渐渐发展起来。





■ 上图中的三件器皿显示了弥诺斯和迈锡尼陶器之间的不同和相似之处。它们都展现了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地区的陶器所共有的形式，都装饰有当时非常流行的枪乌贼或章鱼的图案。这些软体动物的形象最初出现在克里特陶器上，它们柔软的形体非常适合在陶器上表现出来。那只弥诺斯瓶（中）上的图案非常写实，章鱼的触角扭曲着。左边那只陶瓶上的章鱼图案显示了迈锡尼人对艺术形式化的追求。右边的那只搅拌碗出自迈锡尼时代的塞浦路斯，它上面的图案进一步简化了，章鱼的多条高度夸张的触角简直具有了现代抽象画的特征。

在 50 多年间，迈锡尼世界的结构经历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变化。卫城一个接一个地被废弃。虽然大陆人口从未完全灭绝过，但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似乎都离开了家园；迈锡尼人以民族大迁徙的形式移居到希腊世界的边缘地带——海滨和岛屿。

一些更为纯朴的民族成群结队地从未开化的多山的北部慢慢向南迁入已是文化落后、群龙无首的迈锡尼地区，他们掌握的技艺较为低级，对生活的期望也不是很高。这些人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多利安人。他们也讲某种形式的希腊语，但与巴尔干和中欧地区更不开化的部落而不是与有着良好文化修养的迈锡尼人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现在，他们在迈锡尼人废弃的农田上游荡，在被抛弃的宫殿的废墟上露营，在一个走向穷途末路的文明所留下的高墙之内为他们的家畜找到栖身之地。这些新居民占领曾盛极一时的迈锡尼王国靠的不



是武力——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显示他们到来时有过纵火和破坏行为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而仅仅是靠在这些现已人口稀少的昔日王国里定居下来。多利安人并未造成迈锡尼帝国的崩溃，他们只是利用了致使其崩溃的主要条件。就我们所知，除了一种粗陋的抛光陶器外，多利安人大概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可供考古学家追寻的蛛丝马迹。

迈锡尼人于公元前11世纪的消失意味着青铜时代的结束和铁器时代的开始。一个将延续400年之久的黑暗时代降临到了希腊大陆和各个岛屿。迈锡尼人中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可识别的社群消失了，最终不再有人记得迈锡尼人相貌如何、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有着怎样的谈吐。

留存下来的是迈锡尼人的遗产。以纯物质的角度来说，这些遗产的总量不是很多，主要由城堡废墟组成，包括防御工事、城门和建筑物的墙壁。迈锡尼人还留下了一些坟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宏伟的拱顶蜂巢式石墓；后来的居民在犁地时或者当墓室坍塌时发现了一些坟墓和墓中的陪葬品。迈锡尼人也有可能留下了迈锡尼、雅典和斯巴达等地的主要家族的重要血统，而这些家族的故事成了伟大的传奇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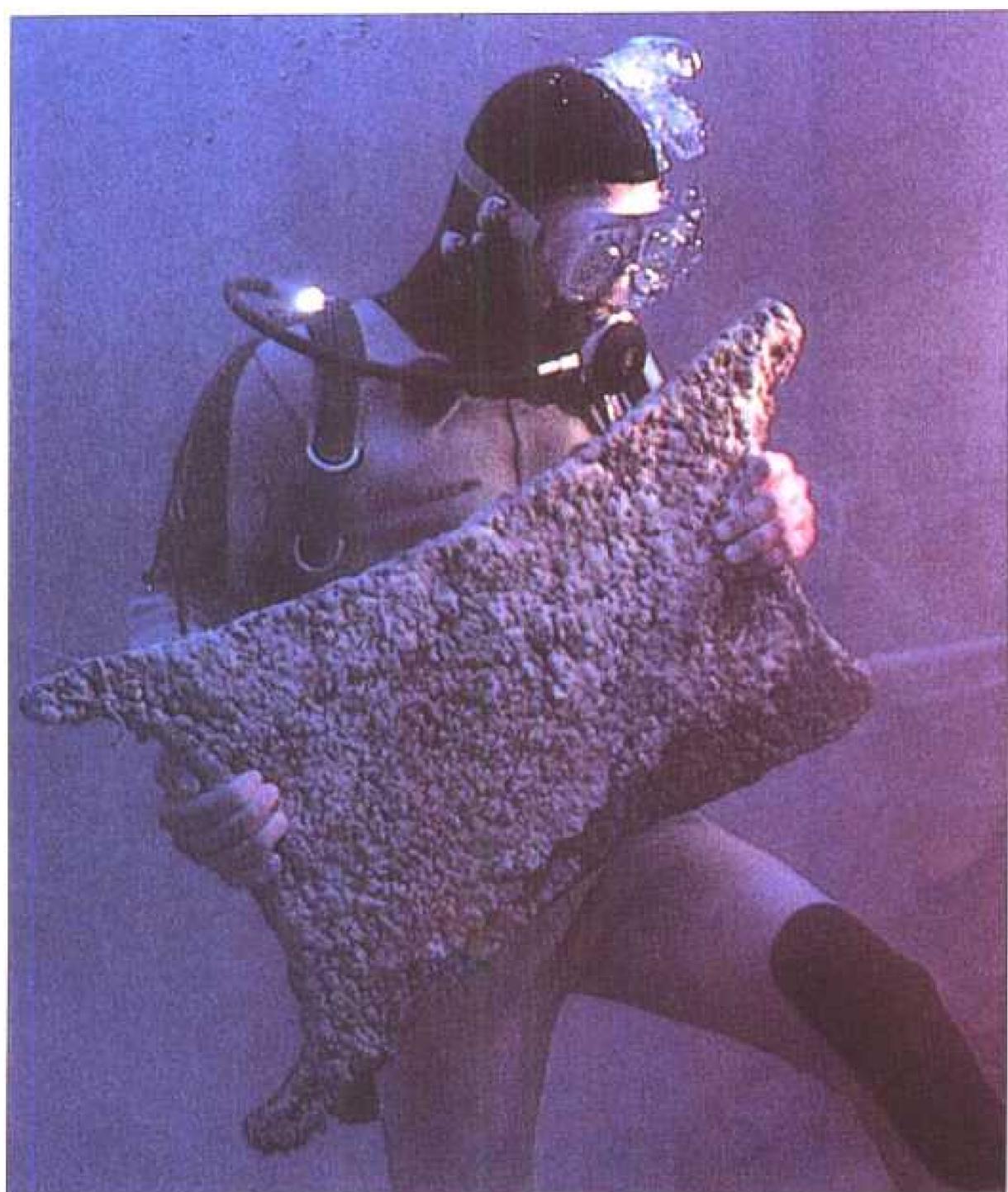
迈锡尼人和弥诺斯人将其宗教中的某些方面遗留给了后世的希腊人，而这些宗教传统将成为古典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很可能以诗歌、神话和传说的形式——留给了子孙后代；这种语言将成为在迈锡尼文化之后大放异彩的古典文化中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基石，而古典希腊文化则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起点。

由于书写技艺已被遗忘，在整个漫长而乏味的黑暗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被记录下来。但在这段长长的时间的裂缝里，地方性的传说和游吟诗人保留了对曾显赫一时的迈锡尼人以及他们的宏伟宫殿和辉煌业绩的遥远的记忆。游吟诗人们的口头诗歌里不仅记

述了发生在已变得模糊不清的迈锡尼历史中的种种英雄壮举，还记录了英雄的名字、甚至迈锡尼昔日的地理风貌——所有这些依稀的记忆都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公元前8世纪，这些模糊、扭曲并且与神话混杂在一起的记忆被荷马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两部不朽的皇皇巨著，而那些远古的关于神的传说也成为希腊神话的主干。在接下去的千年中，诞生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新的文明的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将成为世人与迈锡尼文明的黄金时代唯一的非考古学上的联系。

一个青铜时代的文物密藏器

A BRONZE AGE TIME CAPSULE



174

MINDFUL HEALING OF THE AEGEAN

大约3300年以前，一艘40英尺长的贸易货船沿土耳其南部海岸向西航行，大概是前往爱琴海。这艘沿着东地中海环形贸易航线前行的商船上载有迦南的玻璃铸块和芳香树脂、叙利亚的锡和约2万磅的塞浦路斯铜锭。

由于风向突然发生反常的改变，这艘船撞到了一个今天被称作乌鲁·布伦的岬角的岩石上。尽管船造得很结实——船体是用橡木钉将两英寸厚的杉木板牢牢地嵌合在一起做成的，但海水还是很快涌了进去。它几乎立刻沉到了距海面140—170英尺以下的倾斜的海床上，停留在那里。船体渐渐被船蛆吃光，用来作家具的贵重木材、青铜凿子、钻头、斧子、铸块、几把青铜剃刀和九只巨大的粘土坛子(其中一只还装满了石榴)散落得到处都是。不知道是否有人从这次海难中逃生。

这艘船的残骸在海底静静地躺了3000多年，无人打搅，只有一艘拜占庭船只撞在了一堆铸块上，失落了一支锚。1982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迈马特·卡基尔的土耳其潜水员在海底寻找海绵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后来他将其描述为“长耳朵的金属饼干”。卡基尔的船长已被德克萨斯A&M大学海上考古研究所(INA)的考古学家们告知该在海底留意些什么。他立刻意识到卡基尔已经发现了古代的四柄铸块——如左面的照片中所示。

来自海上考古研究所(INA)的潜水员很快对这个遗址进行拍照并画出了草图；1984年，一场全面的挖掘开始了。这次考古挖掘将持续数年，但它所揭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信息从一开始便显而易见。INA的所长乔治·F.巴斯在第一次看到那艘世界上最古老的沉船的照片时慨叹道：“我们正注视着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正如接下来的篇幅所展示的那样，把梦想变成现实将是一个艰巨、甚至危险的任务。

一个繁忙而又危险的工作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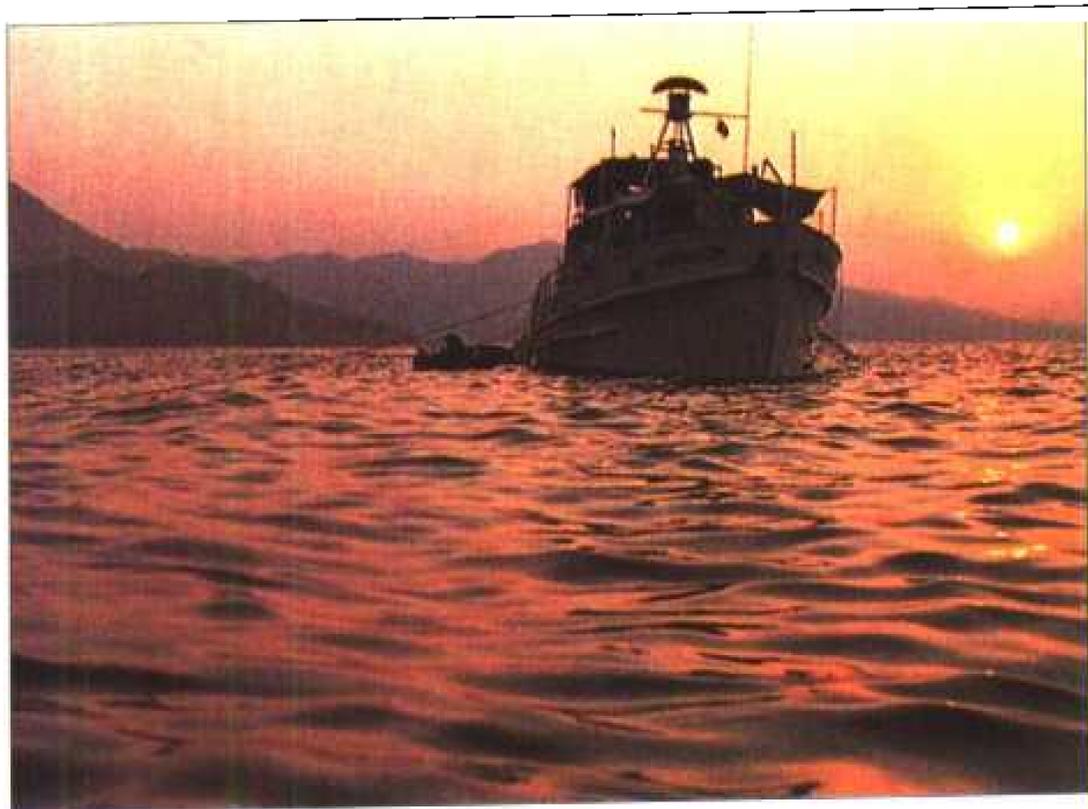
A BUSY AND DANGEROUS WORKPLACE

大海不会轻易交出它隐藏了那么久的秘密。一些散落的货物躺在距海平面190英尺深的水下——这个距离相当于一幢19层楼房的高度。在如此深的水下的巨大压力会引起潜水服发生绑结，而且不断增高的氮浓度会损害潜水员的判断力。“水深每下降50英尺。”巴斯说，“就会让潜水员产生一种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马提尼酒的感觉。”

为了降低潜水的危险性，在海床上工作的时间被限定为20分钟。INA的科研船又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安全停留地：一间为可能遇到危险的潜水员除去绑结的双锁再压缩室。第一批送到水下的设备之一是“电话间”——一个里面充满空气的用普列克斯玻璃制成的圆顶室，潜水员可以躲到里面避险或者与水面上的船只联络。“电话间”送到水下后不久，接着送下去的是用来对遗址进行立体摄影测量的一根长长的单杠和几架相机。一件东西在测绘图上的确切位置，很可能对今后解决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至关重要。真空管用来帮助清除文物上的沉渣，而充满空气的气球则用来把重物吊到水面上。

尽管有这些精巧的设备，大部分挖掘还是要靠艰苦、耐心的工作。比如，潜水员们不得不放弃使用小气凿，因为它们会对脆弱的文物造成危害；他们只能不停地用手刮下文物上的沉渣。有一次，3名潜水员在一个约2码见方的区域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人们的辛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大量考古珍品被发掘出来。





■ INA 的摄影师唐纳德·弗瑞将一架照相机固定在一根单杠上以拍摄沉船的立体照片。这座海底遗址的陡坡迫使考古学家们采用一种基本的绘图技巧——那就是用卷尺和测锤来记录每件东西的位置。

■ INA 的 65 英尺长的科研船维洛森号浮在古沉船上方，为水下的潜水员提供动力、通讯服务、空气和保护。





■ 一个重约60磅——或者像公元前14世纪的商人们所说的那样，重1塔兰特——的四柄铜铸被块放在一个托架上，用一只充满气的气球小心翼翼地吊离海底。

沉没的财富

——各种各样的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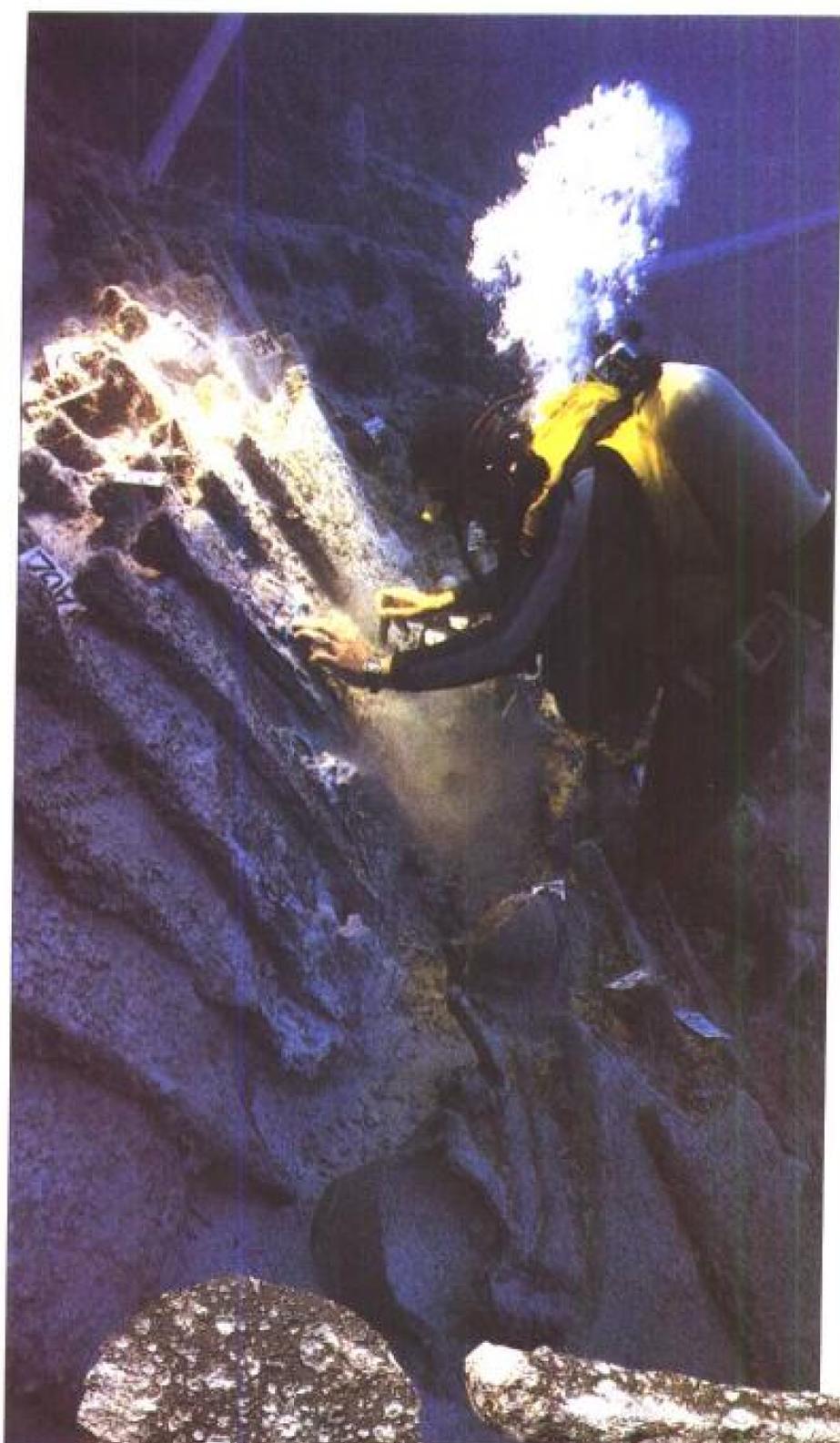
SUNKEN CARGO OF RAW RICHES

从对沉船最早的潜水探查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乌鲁·布伦角损失的这条船必定给将船上装满货物的运送人带来了惊人的损失。货物主要由贵重的原材料组成，其中铜和锡占了很大部分——这个时代因之得名的青铜便是用这两种矿物冶炼出来的。

船上装载的10多吨铜与锡合在一起冶炼后可以为一支500人的军队装备青铜头盔和胸甲，还能造出5000个青铜矛头和5000支青铜剑。和铜并排堆放在一起的是近一吨的锡。

这两种金属在装船时大都已浇铸成四柄铸块，这种形状的生金属被认为最适合放到牲畜背上驮运。铜很可能是从塞浦路斯的冶炼作坊用驴车运到港口的，而锡大概是从远至阿富汗的地方运到叙利亚海岸的。

船上的其他原材料包括来自热带非洲的类似乌木的黑檀、来自北欧的琥珀以及下页照片中所显示的象牙、松脂和玻璃，这些来自遥远异邦的原料一运抵目的地很快就会被制成工具、武器和装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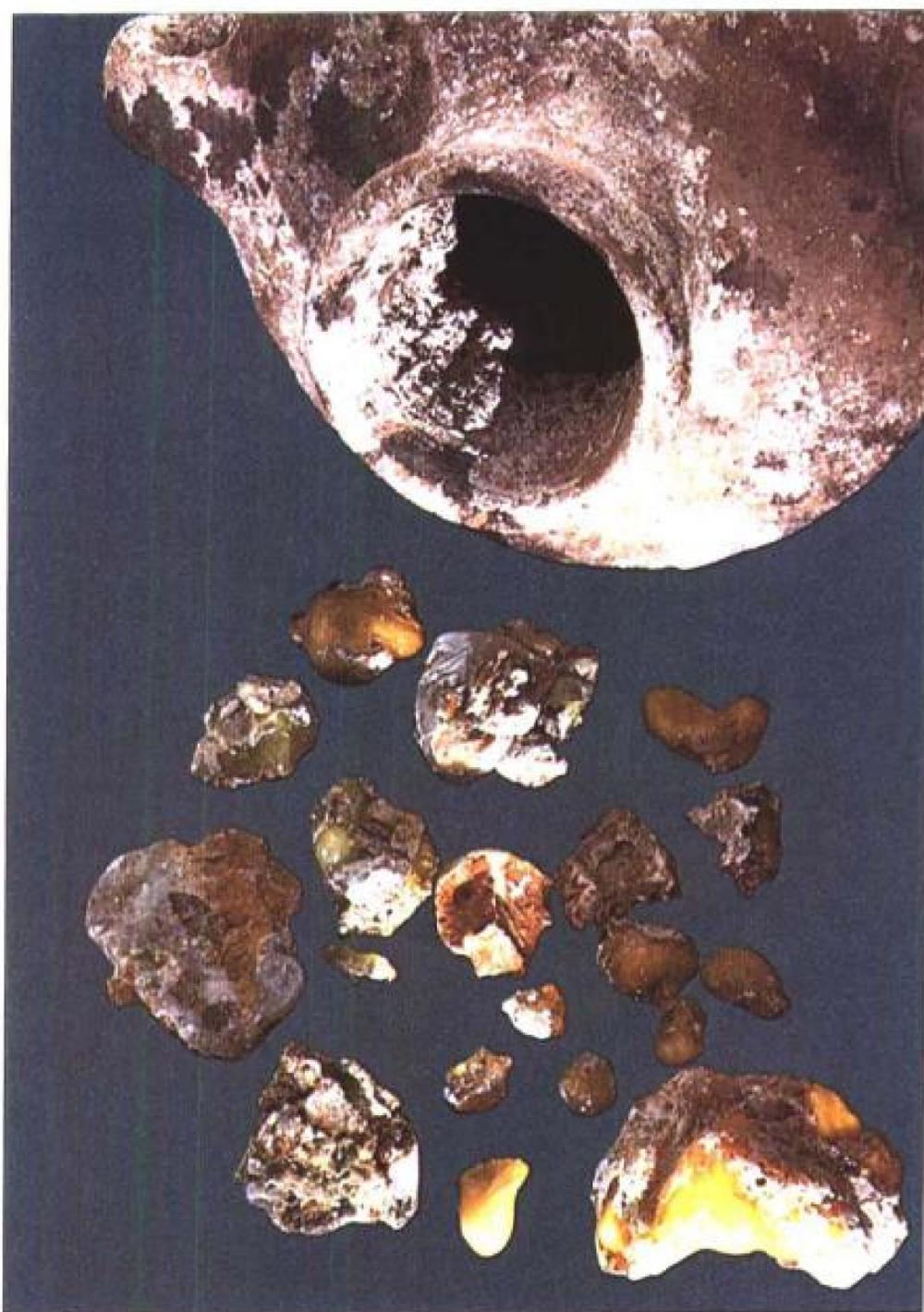


■ 像这根未加工过的8英寸长的象牙和13根河马的牙齿之类的东西也许来自叙利亚。它们很可能是要运到一个工匠的作坊，而工匠将把它们加工成小雕像、装饰品以及用来盛油膏和化妆品的日用容器。



■ 一名潜水员小心翼翼地用凿子削下一排铜铸块上由海底生物结成的如混凝土般坚硬的积壳。很明显，为了防止金属块在颠簸的船上滑动，它们像房屋一侧的木瓦一样被重叠着一层层码放在一起。两个锡块——一个状如馒头，一个是一块四柄铸块的1/4(上，嵌图)——由于久受侵蚀已变得坑坑洼洼、满是泡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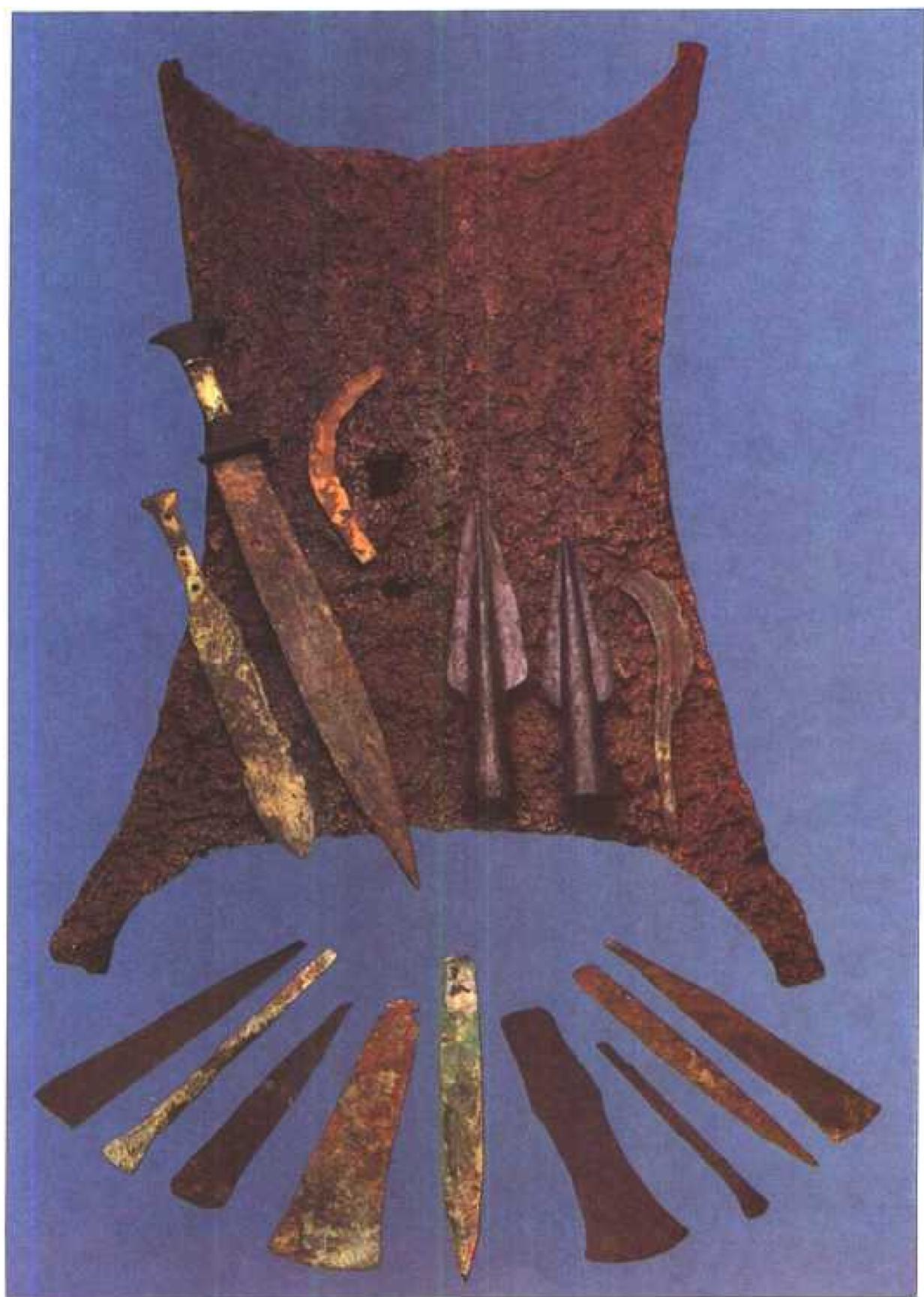
■ 这些 5 英寸宽的玻璃铸块是已知最早的此类加工品，它们大概是由迦南的玻璃匠在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地的作坊里冶炼出来的。由于冶炼时加入了钴类颜料，这些玻璃铸块呈蓝色，它们的化学成分与在迈锡尼发现的蓝玻璃珠子和在埃及发现的玻璃瓶完全相同。



■ 当年放在这只迦南双耳细颈中瓶中的粘稠的松脂，如今只剩下了这些形状不规则的淡黄色的块状物，在那艘沉船上总共发现了 100 多只双耳瓶。这些容器中盛放了近一吨的芳香树脂，每个瓶子都能装大约 2 加仑。芳香树脂在古代是一种极为贵重的东西，很可能用来制作香水和香。

一个世界性社会的诸般用具

IMPLEMENTS OF A COSMOPOLITAN SOCIETY



182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ARABIAN

在沉船上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制品中有一把结了厚厚硬壳、长达13英寸长的匕首。它被证明出自迦南，是公元前2000年期间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铸成的。这样的用品通常会为海上考古学家提供确定一艘船的国籍所需的线索。但就乌鲁·布伦角的沉船而言，这把古代匕首，连同其他许多发现物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船的来源，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

在沉船上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和工具，其设计风格表明它们来自塞浦路斯、迈锡尼、迦南和埃及等地。它们也许是运往市场的商品、旅客和船员的个人财产，或是船上武器库和木匠工具箱里的东西。

船上的这些器具大大丰富了人们有关青铜时代的贸易知识。学者们认为那个时代的商人按逆时针方向沿地中海航行，这条环形航线将他们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带到塞浦路斯，进入爱琴海，有时向西直达撒丁岛，然后又回到北非和埃及。船上的青铜用具和货物多种多样的来源，暗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从那些繁忙的港口一直深入到欧洲、中亚和非洲。船上的那些青铜武器也许是用来保护船只免受航路上的海盗的袭击；而那些青铜工具大概与用来造船的工具十分相似——正是这些船只使得这样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 在一块四柄铜铸块上面从左至右排列的分别是一把青铜匕首、一把青铜剑（下页的嵌图中也有这把剑的照片）、一把镰刀、两个青铜矛头和一把青铜剃刀。位于其下方的是系列青铜斧子、锛子、凿子和一个钻头。



■ 在上边的照片中，考古学家费思·汉特休从海床上举起一把8英寸长的迦南青铜剑。这把剑(嵌图，上)是用一整块青铜铸成的。剑柄上还镶嵌着非洲黑檀和象牙，由海底生物结成的一层厚厚的硬壳为剑身提供

了保护。在离这把剑3英尺远的地方发现了另一把剑(嵌图，下)，它那有罗纹的剑身和凸缘剑柄表明它来自迈锡尼。剑身和剑柄上小洞里的铆钉曾用来固定剑鞘。

在锅碗瓢盆中间闪闪发光的黄金

GLISTENING GOLD AMID THE KITCHEN POTS

当那艘商船解体时，几只巨大的大口陶坛从绑索上脱落，滚到了海床上。考古学家巴斯在一幅埃及绘画作品中见到过画中的船上有这样的坛子，便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坛子是用来盛淡水的。

但当一只大口陶坛在被举起的过程中发生倾斜时，潜水员们惊异地发现大量被打破的陶器从坛口倾泻出来。他们小心翼翼地坛中取出18件器皿——包括碗、灯和水罐，有些依然整齐地摞在一起，似乎刚被一名搬运工放进坛内。这些陶器帮助考古学家解开了有关这艘商船的航程的一个谜。“这艘船肯定是从塞浦路斯起锚的。”巴斯断言。他认出了塞浦路斯陶器那种粗陋、不对称的外观，因为陶工在烧制它们时没有使用陶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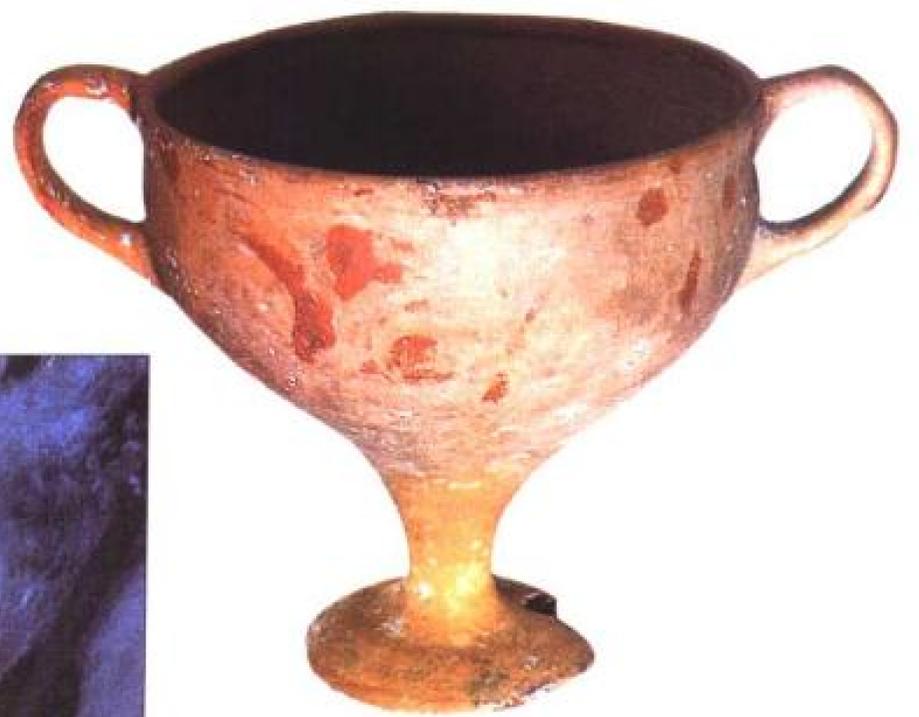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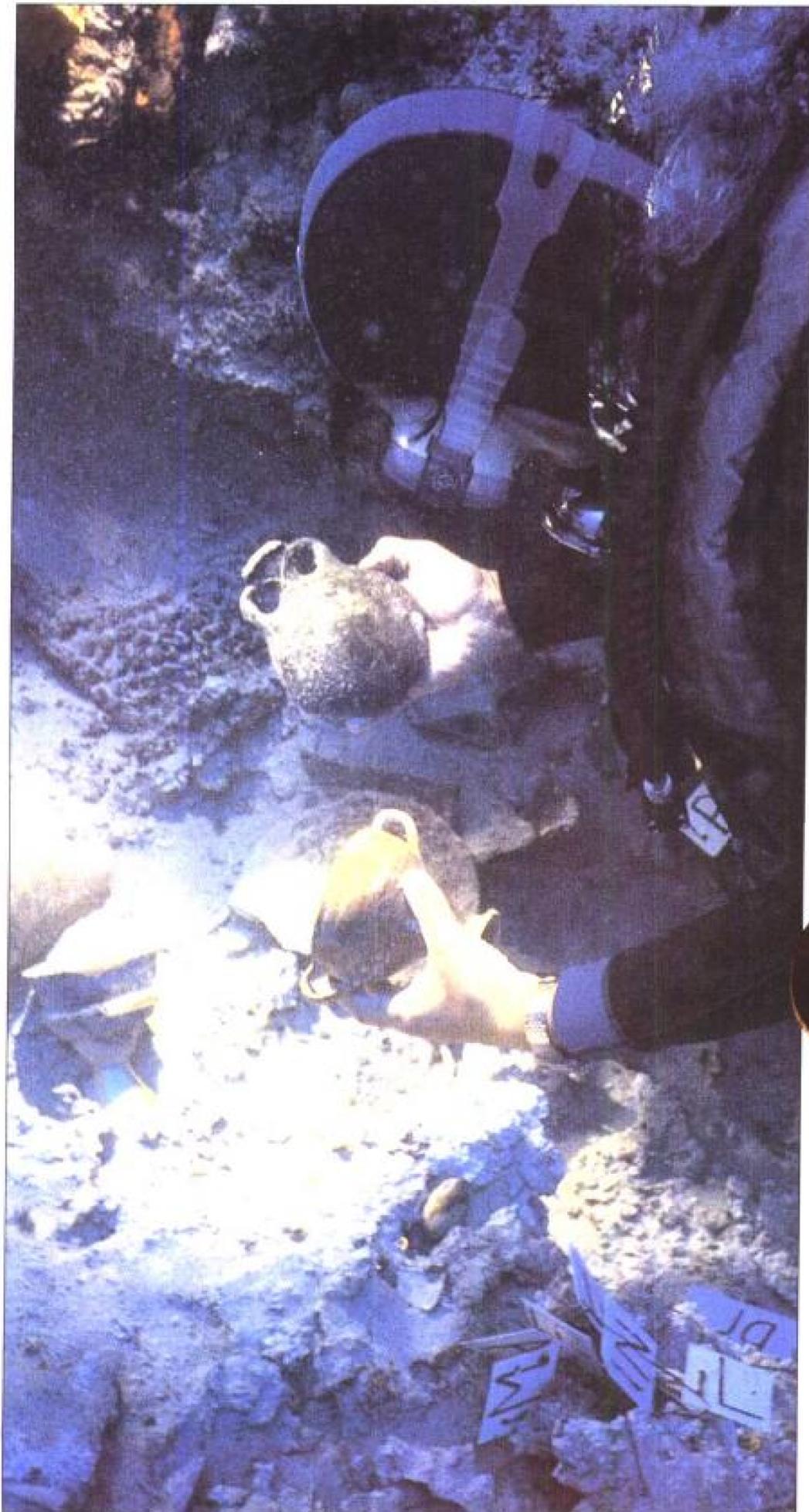
一名浮上水面的潜水员向聚集在维洛森号舷栏旁欢欣鼓舞的同事宣布他发现了一只金杯——这对众人来说又是一大惊喜。对考古研究来说，黄金并不比粘土贵重，但这只金杯可以说明那次航行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商贸之旅——也许它肩负着王室的使命，船上那些在军事上非常有用的金属更增大了这种可能性。

但一只基里克斯陶杯的发现被证明是比那只金杯更为重要的发现。人们无法确定那只金杯的年代和出处，但这只基里克斯陶杯的迈锡尼风格暗示它出自爱琴海地区，大概是在公元前14世纪烧制出来的——这为考古学家们推断船难发生的年代提供了第一条线索。



■ 一个储物坛在被气球吊起时开始向外倾洒陶器，一名潜水员正从坛中取出一只小水罐，而乔治·巴斯则在一旁将储物坛扶稳。在 3300 年中，海底生物和沉积物在坛子上结了一层如此厚的硬壳以致它最初被误认为是一块大砾石。

■ 在考古现场，此次挖掘的指挥者西马尔·普拉克手中拿着一个长颈瓶和右边嵌图中的那只基里克斯陶杯。在这张照片中，右下图中的那只金杯的一半还埋在沙子中，它的旁边是一个双耳细颈大陶罐



■ 上图中的这只带有双把手的基里克斯赤陶杯造型简单而优雅，由于在海底躺了数千年，杯身上的红色螺旋形装饰的颜色已经变淡了，尽管如此，它的美丽也毫不逊色于下图中那只闪闪发亮的金杯。奇怪的是，这两只杯子——一个作为日常使用，另一个大概用在仪式上——在沙子下面被人们发现时紧紧地靠在一起。这只金杯的上下两个锥形部分是用铆钉连接在一起的，而铆钉则隐藏在一个卡圈中。



与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宝贵联系

PRECIOUS LINKS TO VANISHED WORLDS

考古学家们从未在一艘沉船上花费过这么长的时间。在9年之中，他们总共潜水约2万次，在水下工作了近5500小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4000件手工制品，另有其他1万个从种子到碎陶片的各种小物件。所有这些东西都以其各自的方式为人们了解业已消失的文化打开了一扇扇小小的窗子。

比如，第190页上图中那个金隼垂饰被认为是公元前14世纪迦南的一件饰物。金隼垂饰下方那个赤血石圆筒印章和它在粘土上留下的印迹给人们上了一堂简短的历史课——外加一堂回收利用课。粘土块上的印迹显示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国王面对着一名小祭司头顶上方的女神——这部分图案是一个巴比伦工匠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雕刻的。400年之后，这个印章仍在使用之中——中间的那个武士和鹰首狮身兽的形象是在此时加刻上去的，它们具有明显的亚述风格。

第191页下图中的可折闭双连书写版，是此次考古挖掘中发现的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这块书写版带有两个象牙折叶，上面还覆盖着黄杨木，将蜡涂在木面上以后就可以用尖笔在上面刻字了。在发现这块书写版之前，最早的此类“书籍”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发现右页图中的金制圣甲虫形雕饰物时也引发了一次类似的轰动。它的背面以象形文字写着富有魅力的埃及王后奈菲尔提蒂的名字，这是在小亚细亚或爱琴海地区发现的第一件带有她或她的丈夫——信奉异教的法老阿克那顿的名字的物品。





■ 这个圣甲虫形雕饰物(左图)仅有1英寸长，它的背面写有著名的埃及王后奈菲尔提蒂的名字，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这位王后唯一的金制圣甲虫饰物。为了避免失落或损坏类似的小物件，上面照片中的潜水员在刷掉一个角状黄金垂饰上的沉积物时，另一只手小心地握着一根起保护作用的橡皮软管。



■ 这些物品的极小的尺寸揭示出考古学家在搜寻埋在海底的手工制品时所面临的困难。这个金隼(左上)的翼宽还不到 2.5 英寸。那个圆筒印章(左下)仅有 1 英寸高。那个可折闭双连书写版(下)的两页倒都有近 4 英寸高，但发现时已经碎成 25 块小片，装在一一只满是沙子和石榴碎屑的大口陶坛里。



年表：诞生于海上的文明

CIVILIZATIONS BORN FROM THE SEA

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传说中的名叫埃勾斯的雅典国王，在误以为其子忒修斯被克里特岛上的牛首人身怪弥诺陶洛斯杀死后投入大海自杀。这片后来被称作爱琴海的海域【在希腊语中爱琴海(Aegean)与埃勾斯(Aegeus)读音相近——译者注】以及其中的岛屿，连同从希腊延伸至上土耳其的海岸线，是几个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发祥地，而这些古老的文明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民间传说和神话的素材。

这些爱琴海文化的根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农业的出现导致了该地区定居地的增加。米洛斯岛上盛产一种可以加工成有锋利的工具和武器的火山玻璃——黑曜岩，这种矿产的重要性激发了一个覆盖该地区贸易网络的兴起。在做生意的旅途中，爱琴海商人很可能接触到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强有力而又富有文化修养的文明的思想观念。到公元前3000年时，居住在那些肥沃的河谷地区的民族已经开始建立城邦、发展

冶金业、建造宏伟的建筑，而且他们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等级分明的各个阶层。尽管新近崛起的各爱琴海文化无疑受到了这些河谷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的影响，但它们至少要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之相似的发展水平。

学者们将青铜时代所跨越的2500年分成早、中、晚三个阶段；在这2000多年中，几个各不相同但又彼此相关的文化出现在爱琴海地区不同的地理位置上，它们分别是基克拉迪群岛上的基克拉迪文化、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特洛伊文化、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化和希腊大陆上的希腊青铜文化。每种文化演进的速度不同，都有自己显赫的时期，在鼎盛期也都对其他文化发生过影响。考古学家们通常把青铜时代早期与基克拉迪和特洛伊文明联系在一起，把中期与弥诺斯文明联系在一起，把青铜时代晚期与希腊大陆上被称为迈锡尼人的族群联系在一起。

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 3500 年 - 公元前 2000 年

EARLY BRONZE AGE 3500-2000BC

在青铜时代开始时，位于爱琴海域南端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得以吸收在诸如埃及等地正在发生的令人兴奋的变化的成果——其时埃及正进入王朝时代，已经展示出高度复杂和成熟的文化。以航海为生的爱琴岛民进一步扩展始于新石器时代的黑曜岩贸易，同时他们又帮助把新观念传播到贸易路线上的其他爱琴海社区。

尽管有思想观念的传播，但爱琴海地区不同的土著群体沿着相对独立的路线发展——这一点对考古学家们来说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比如，早期特洛伊的防御墙和墙后的财宝库暗示这一文明发展出了强有力的政权机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艺术和技术的进步显然对基克拉迪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冶金业——爱琴海文明的基石——在基克拉迪群岛非常兴旺，基克拉迪艺术家雕刻的大理石头像(右图)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朴素、简洁之美，代表了当时爱琴海世界最高的艺术水准。



大理石头像



公元前2000年之后，说原始印欧语的民族的到来预示着这个地区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老的定居地的毁灭和新风格的陶器、建筑以及丧葬习俗的出现——还有一种作为希腊语的前身的新语言的出现——都表明该地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考古挖掘显示希腊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文明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衰退期，直到迈锡尼时代才恢复元气。

青铜时代中期 公元前2000年 - 公元前1600年
MIDDLE BRONZE AGE 2000-1600BC

克里特岛上的弥诺斯文明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的动荡的影响，进入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该文明以传说中的——一个或一系列名叫弥诺斯的国王命名，是爱琴海地区第一个做出了可与古代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相媲美的持久贡献的文明。

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初建于克里特岛



上的宫殿是弥诺斯社会生活的中心。这些建筑的复杂性表明岛上存在着一个拥有社会等级制度、官僚管理机构、宗教礼拜仪式和有组织的手工业生产的丰富的城市文化。由于频繁地毁于地震和大火，这些宫殿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被全部重建，从而激发了一段被后世称作弥诺斯文明的黄金时代的复兴时期。

和平、繁荣和社会稳定使弥诺斯人得以支配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该地区发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影响。他们的贡献包括在工程建筑、冶金技术和统治方式上的创新。弥诺斯人还发展出了几乎完全是原创性的书写系统——最初是写在粘土筒上的象形文字，继而而是至今尚未破译的A类线性文字。

弥诺斯人最恒久的遗产大概要算他们的艺术了。克里特艺术家通过绘画和雕刻等形式创作出优雅动人的不朽杰作。他们描绘大自然、宗教主题和诸如右图中的公牛那样神圣的象征物。弥诺斯艺术在整个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都受到推崇和模仿，尤其在邻近的瑟雷岛上的阿克洛提里镇更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发生在瑟雷岛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破坏，很可能加速了弥诺斯文明优势地位的丧失。



公牛头酒具

青铜时代晚期 公元前 1600 年 – 公元前 1050 年

LATE BRONZE AGE 1600–1050BC

紧随瑟雷岛上灾难性的火山爆发而来的，是由外族入侵和诸如地震这样的天灾等多种原因造成克里特岛宫殿建筑群大规模的毁灭——只有克诺索斯的宫殿是个例外。与此同时，在弥诺斯文化和希腊大陆青铜文化的融合达到顶峰后，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大陆上诞生了，后人以其最重要的城堡将其命名为迈锡尼王国。

迈锡尼文明具有显著的军事特征——各城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艺术作品中刻画的也通常是战争和狩猎场面。大陆人不仅从弥诺斯人手中攫取了权力，占领了他们在克诺索斯的宫殿，还接管了他们的贸易路线，甚至继承了克里特的书写系统。后来被称作 B 类线性文字的迈锡尼人的书写系统，是弥诺斯文字的一种变体，之所以发生某种转化是为了与希腊语相适应。

野心勃勃而又强有力的国王们积聚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比如左图中的那枚黄金图章戒指)，他们死后这些财物便随他们一起葬入墓中。迈锡尼的坟墓属于最早的坟墓之



黄金图章戒指



列，比起青铜时代中期那种将一块地圈起来用作坟墓的丧葬方式只是略微复杂了一些。然而，在晚些时候出现了拱顶蜂巢式石墓，这种坟墓是迈锡尼文明在建筑和工程技术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杰出代表。

在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人在爱琴海地区取得了霸主地位，但像之前的弥诺斯人的文明一样，他们的文明最终也开始崩溃。尽管学者们对导致该文明衰亡的原因争论不休——内部叛乱、外来入侵和自然环境的巨变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因素，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曾辉煌一时的文明最后彻底解体了。爱琴海地区的古老王国几乎被人们遗忘了300年，直到在荷马的史诗故事中重新浮现。



0759269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5080-2652-7



9 787508 026527 >

ISBN 7-5080-2652-7/G · 1218 定价：65.00 元